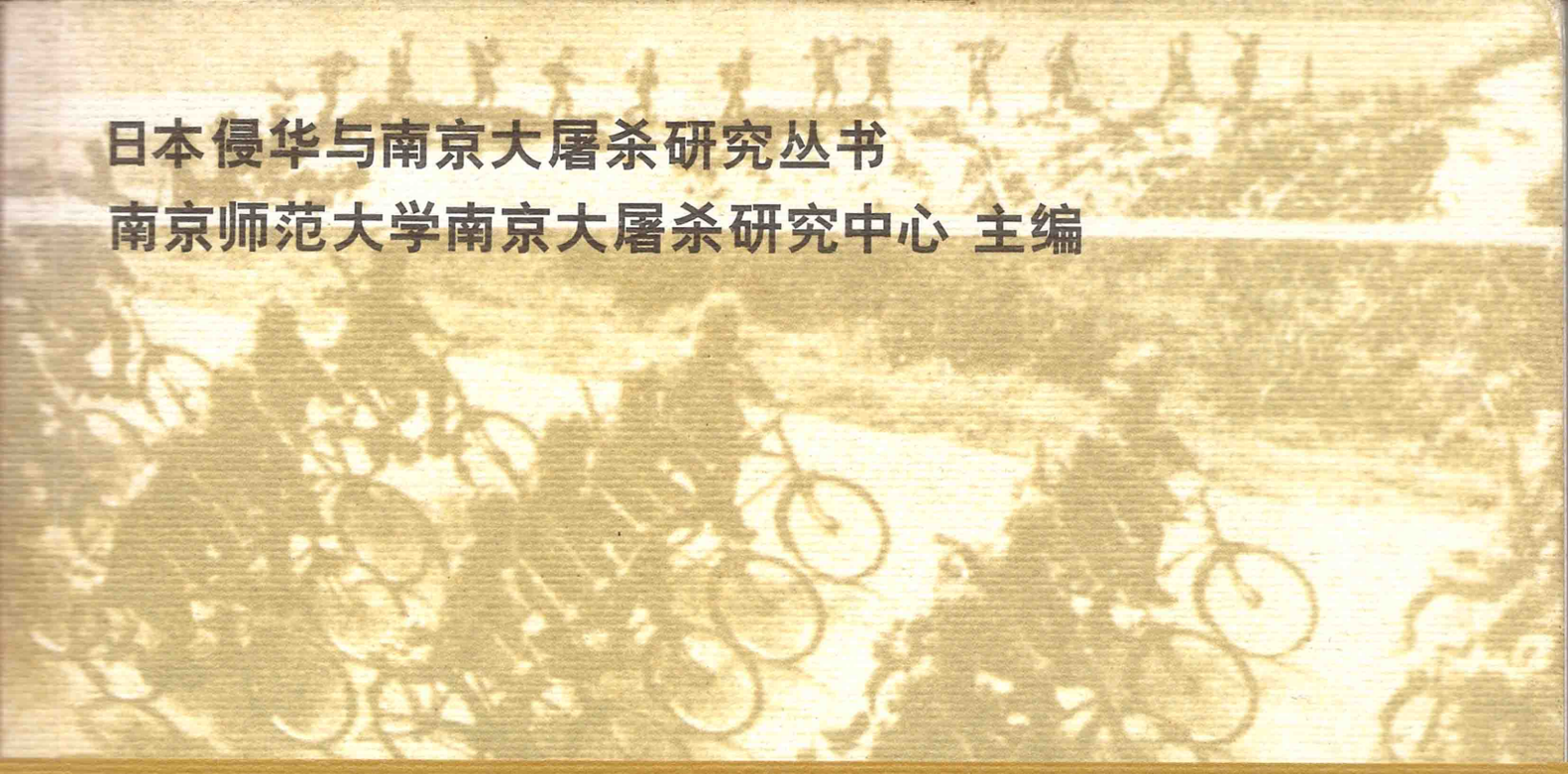


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主编

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日侵时期
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策划：柯冰蓉　调查：孙建成　主编：张连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主编
本书出版得到新加坡李氏基金资助

日侵时期
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策划：柯冰蓉　调查：孙建成　主编：张连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张连红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14-03670-3

Ⅰ. 日… Ⅱ. 张… Ⅲ. ①日本—侵略战争—史料—新加坡②日本—侵略战争—史料—马来西亚③战争罪行—伤害—华人—史料—日本 Ⅳ. K3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585 号

书　　名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著　　者	孙连红主编
责任编辑	何民胜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页 2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70-3/K·491
定　　价	4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一

李业霖

近十年来，马新港三地的历史工作者，基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指导思想，出版了十多种有关二战时期抗日战争的中英文著作，其中有史料汇编、回忆录和图片集，也有专题研究论文结集，从不同角度反映日据时期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建设“日据时期历史”这座大厦，具有添砖加瓦的作用。现在由孙建成先生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提供资料，才促成《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值得热烈祝贺。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失陷，日军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铺天盖地之势，从 21 日至 23 日，进行全岛性大检证，数万华人惨烈牺牲在屠刀和枪弹下，尸骸遍野，哀号震天。接着在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比拉、麻坡和振林山等城乡进行肃清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肝脑涂地，尸山血海，令人惊心动魄，日军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此外，日本军政府滥发军用票，当作货币流通市场；向华人勒索“奉纳金”5000 万元；征调“勤劳奉仕”以作无偿劳动；拉夫到泰国建筑缅泰铁路……在日本军政府统治下，华人备受剥削、劳役和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要搜集上述资料，仅靠文献档案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采访、调查、问卷来获得可靠的活资料。这些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耳闻者及其遗族与幸存者，他们提供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往往可补充、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以纠正传闻的讹误。

孙建成先生是受害者，柯冰蓉女士是留日记者，受到正义的呼唤，出于历史的良知，他们不惜奔波跋涉，到通都大邑甚至穷乡僻壤去访问，跟传媒接触，使用唇舌去解释，希望获得社会的了解和支持。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战争受害者或其遗族的回忆录 222 份；

二、强迫押送建筑缅泰铁路的幸存者的经历陈述 126 份；

三、军用票受害者的诉求书 226 份。

这些资料是千百受害者悲惨经历的真实记录，血泪斑斑的历史，将会唤起人们的悲悯与良知，从而发扬正义，涤邪荡恶，激发人们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从资料上反映，受害者和受害者的遗族，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他们合理赔偿，这是合情合理的诉求，我们义不容辞，全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幽灵还在游荡，右翼势力仍很嚣张，他们不忏悔，不认罪，不道歉，而且还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机和发动战争的日本 731 细菌部队。马来西亚二战时的受害者索取赔偿的诉求，满途荆棘，是一桩艰巨的事。

日军二战时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请求赔偿，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历经几许波折，终于胜诉，完成任务。这给人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发言权的威力已增强。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书中记录了二战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现由受害者提出证言，是确凿的。捏造的谎言不能掩盖血写的史实。是为序。

写于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003 年 10 月

序　二

高岛伸欣

这次以孙建成为中心，所收集的日本军侵略下受害者证言，以及资料等，得以出版成书，感到很欣慰。这个历史教训在未来的日子里意义深重。我认为由日本军所发起的侵略事实应当率直承认，日本社会应当赔偿，并要理所当然地负起责任。从这个立场而言，作为我们日本人来面对本书是很严峻的，我们要面对历史事实的责任追究。

本书的证言以及资料，由孙建成一手提供。他亲眼看见日本军屠杀自己的亲人，本身也受枪击重伤，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当时还是个稚童的孙建成虽然避过了死亡，但后来所经历的岁月都是荆棘满布、苦不堪言的。在恶劣的环境下，孙氏没有屈服，他比常人更加努力，成为马来西亚体坛的举重选手，活跃于社会。1982 年，当他得知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中歪曲了事实，便毅然站出来抗议，他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孙先生在以前就曾经给日本政府写过信，也给昭和天皇写过信，要求赔偿，那些信自然都已石沉大海。

孙建成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薄弱，决定呼吁全国各地受害者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于是组织了“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得到各方受害者（包括当事者及遗族）响应，参加成为会员。事实上，这些人仅代表一部分被屠杀者。

这件事让新加坡的柯冰蓉女士知晓了，她想把证言与资料编辑成书，将日军侵略新马的史实更加有力地公诸于世，她也亲自动笔添写新加坡受害者证言，在她的努力之下，本书才得以实现出版的机缘。同时，很幸运地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与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促成此书的整理、编辑和输入。更要感谢新加坡李氏基金，慷慨解囊，负责所有出版经费。

这部记录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日军侵略史实，所公布的证言和资料，

由新加坡和中国(南京)的热心人士联手协力出版,我感到是一件非同寻常、很有意义的事。一言以蔽之,事实俨然存在,无可推诿。可是,今日日本政府或日本社会人士,在包括补偿问题的战争责任事项上,施以冷淡处置的态度,令身为日本人的我感到羞耻。

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契机,我将继续尽力把日本军侵略的事实传达给国人,同时也希望本书在亚洲能吸引广大的阅读者。

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授
日本教科书起诉案原告

2003 年 9 月 14 日
(柯冰蓉译)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

张连红

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对恶魔，但人类似乎乐于记忆战争本身，却容易遗忘战争暴行对人类伤害的事实与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新兴帝国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在其所占领地区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血腥暴行，至少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我们无法想像今天我们还能否知道诸如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军票掠夺等日军暴行！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向一战之后在远东形成的太平洋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中国东北首先成为牺牲品。自此之后，日本对亚洲侵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37年7月7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火燃向华盛顿体系的霸主美国，随后，日军兵锋直指东南亚、南亚。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人类文明与尊严受到无情践踏与蹂躏。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暴行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慰安妇、强制劳工、重庆大轰炸等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作为华人一分子，日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所犯下的暴行我们却知之甚少，从1992年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孙建成先生坚持不懈地执着调查，其所获得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揭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一、新马华人成为日军暴行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为英国的殖民地，辖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中部、南部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其南端的

马六甲海峡是联结欧亚澳非四大洲的交通要冲，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占领马来亚是日军整个南进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只要占领马来亚，一则可以控制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二可以摧毁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和维多利亚空军基地，而解日本南进后顾之忧；三可以获取马来亚半岛的锡、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先遣队分别在泰国宋卡、北大年和吉兰舟的哥打巴鲁登陆，迅速占领飞机场和克拉地峡，与此同时，日机对马来亚各地机场进行大规模轰炸。12 月 10 日，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在关丹以东的海域被击沉。12 月 12 日，日军突破马来亚北部的主要防线——日得拉防线，并缴获了英军大量物资和武器。19 日，日军占领槟榔屿的空军基地。1942 年 1 月 11 日，吉隆坡陷落。1 月 31 日，英军被迫炸毁马来亚长堤，退守新加坡。2 月 9 日，日军分两路强渡柔佛海峡，14 日，占领新加坡水库，切断城内供水。2 月 15 日，英国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A. E. Percival)将军率 8 万守军向日军马来亚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马来亚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扬"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一方面将英国殖民势力彻底赶出马来亚，另一方面将迫害矛头指向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① 在同英军谈判的过程中，山下奉文虽然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许许多多的欧洲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关进章宜监狱，大批大批的华人毫不留情被处决。"②在日军统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马华人遭到日军残无人道的屠杀、掠夺与迫害。"无论是肃清或是奸杀掠夺，日军只对付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这可能是东京发动大东亚战争，准备长久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时所厘订下来的极重要战略。"③

另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此举

---

① 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② [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译：《太平洋战争 1941—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 1985 年，第 245 页。

③ 白铁儿：《肃清的背后》，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 8 月版。

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认为马来亚华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马来亚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①] 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日军对新马华人的暴行是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一项"膺惩"行动。

二、大屠杀、死亡铁路与军票

日军"膺惩"新马华人最为残酷的暴行是对华人进行的所谓"检证"和"肃清"大屠杀。在日军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初期，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就有：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麻坡、马力四隆、文律进行的大屠杀，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进行的清乡屠杀，另有较小规模的屠杀达29次之多。据称，即使不计华人义勇军的死亡人数，日军在马来亚所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15万以上。[②] 在新马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18日开始展开扫荡行动，以搜捕敌对的华侨，其搜捕标准共有9条：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4. 海南人[③]。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④]。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8. 公务员以

①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页。

② 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2页。

③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④ 在日本人看来，文身的男子皆为秘密会党的成员。

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①] 在这次大"检证"中，所有18—50岁的华籍男居民被日军指定到5个地区集中检证，凡认为可疑人员均被押上卡车送到海滨或用船只送到海面上以机枪扫射，许多华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遭到逮捕屠杀。据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5万人之多。[②]

强迫华人劳工修筑"死亡铁路"是日军在新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决定在暹罗和缅甸境内修筑一段铁路，试图将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宁铁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铁路连接起来，这两条铁路之间大约为250英里。铁路要通过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和经过蛮烟瘴雨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军为了战略需要，要求这条铁路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日军在征调英美等战俘从事修筑的同时，还通过强征或欺骗的手段使用了大约15万名民工，其中华人劳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据幸存者回忆说：他们"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5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③]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④] 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咨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

① 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页。

② 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对星洲华人的"检证"屠杀之役考察》，见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页。

③ 参见本书载《南洋商报》(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

④ 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

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①]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②]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④]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

① 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

② 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

③ 《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

④ 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 年 6 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 20 余年的艰辛努力，到 1971 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 8500 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 年 3 月 16 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 7 岁的孙建成全家有 9 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 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 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 560 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 210 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 120 余份，军票受害调查 220 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 8 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 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 1942 年 3 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 1500 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 8 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 1996 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

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收入投诉人的照片。4. 关于部分投诉材料的处理，在孙建成搜集的投诉人材料中，还有极少部分投诉材料不是反映华人受害事实，但考虑到史料的重要性，我们也将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在本资料集的整理过程中，杨国誉、张启祥、许书宏和王艳飞付出了很多艰苦劳动，张朔人、谢刚和钱春霞也协助校对了本书初稿，王艳飞还承担了全书照片扫描等后期出版的许多工作。为了促成本书的整理出版，邵子平先生和柯冰蓉女士多方努力，柯女士在得到李氏基金会的支持后还专程从新加坡前来南京指导，最后，本书能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的大力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整理与编辑，《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它凝聚了孙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众多投诉人以及关心支持这一工作人们的心血，我们期望此书的出版能给人类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为呼唤人类和平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历史正义不能随意被颠倒，为了让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让年轻一代得以坦对历史，让所有掌权当政者在作任何决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鉴。……(我们)不应视历史为包袱，而是一种责任，从而思考我们对历史所该负有的责任。”①

2003 年 12 月 28 日于南京

① 参见《南洋商报》2001 年 8 月 14 日。

目　　录

序一 …… (1)
序二 …… (1)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 …… (1)

一、蒙难华人受害调查 …… (1)
（一）投诉资料 …… (1)
（二）新闻报道 …… (144)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 (209)
二、“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 (232)
（一）投诉资料 …… (232)
（二）新闻报道 …… (299)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 (320)
三、华人军票损失调查 …… (333)
（一）投诉资料 …… (333)
（二）新闻报道 …… (436)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 (438)

后记 …… (459)

Contents

Preface Ⅰ ····· (1)
Preface Ⅱ ····· (1)

Introduction ····· (1)

PART Ⅰ: 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 (1)
1. Victims' complaints ····· (1)
2. Reportage ····· (144)
3. Tabular Data of Complainants ····· (209)
PART Ⅱ: 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in the Case of "Death Railway" ····· (232)
1. Victims' complaints ····· (232)
2. Reportage ····· (299)
3. Tabular Data of Complainants ····· (320)
PART Ⅲ: Survey of the Chinese Losses in the Case of the Military Scrip ····· (333)
1. Victims' complaints ····· (333)
2. Reportage ····· (436)
3. Tabular Data of Complainants ····· (438)

Postscript ····· (459)

一、蒙难华人受害调查

（一）投诉资料

1. 蒙难者：

孙紫针，男，32 岁，商人
孙雪霞，女，3 岁
郑　蜜，女，35 岁
孙　维，女，12 岁
孙建国，男，8 岁
王　在，男，38 岁
孙　腰，女，29 岁
王　意，男，8 岁
王　梅，女，6 岁

孙建成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M）。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孙紫针之子孙建成（Soon Kian Seng），58 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898892，现住于 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孙紫针，32 岁；妹妹孙雪霞，3 岁；二伯母郑蜜，35 岁；堂姐孙维，12 岁；堂哥孙建国，8 岁；姑丈王在，38 岁；姑母孙腰，29 岁；表兄王意，8 岁；表妹王梅，6 岁。以上九个亲人，无缘无故，冤枉无辜，被日军杀害。我孙建成家族九条人命及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今我本人是受害者的后裔，本身也是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凭着良心，给我一个合理的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3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

2. 蒙难者：

杨振华

杨金鸿，男，30 岁，商人

杨云章，男　　李九妹，女　　蔡德妹，女

杨信鸿，男　　李玉妹，女　　蔡亚妹，女

杨坤鸿，男　　李　玉，女　　杨小妹，女

杨金鸿之另外三妻

杨金鸿之子女五人

杨金鸿二弟子女四人

杨金鸿三弟子女三人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M）。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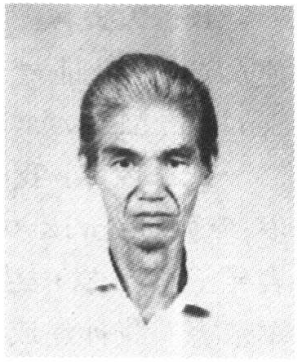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杨金鸿之子杨振华（Yoong Chin Fah），61 岁，退休，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 0223668，现住于 298. Taman Tutuk，Sikamat 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 70400。

投诉内容：日占时期，我的家属，一家大小 25 人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军人杀害，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起一切后果？这场屠杀使我家遭受了生命财产的双重损失，没有人能弥补我的这一巨大损失。没有人能想像出我的悲哀。这一事件（的记忆）将伴随我终身。我们受害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应当维护人类基本人权，给予蒙难者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3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

3. 蒙难者：



叶　苟

叶　庚，男，33 岁，务农

郑　娘，女　　黄　四，女　　叶正娣，女

叶显房，男　　叶　苟，男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M）。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叶庚之子叶苟(Yap Yak Keu)，60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961583，现住于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我本人名叫叶苟。我本来生活在一个七口之家。但是，1942年3月16日，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日本兵杀害了我们家的五口人，我受了七处刀伤却死里逃生。我的这些被杀害的亲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的另外一妻，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惨案发生那一年，我才9岁，但我能够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发生的一切。一大队日本士兵开进我们村庄，我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因为他说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不久我们被要求到一块空地上排队，我父亲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被带到河边。这些人都被杀害在河边，我的背上被刺了七刀，昏过去了，直到天黑才清醒过来。我不敢哭，爬起来，并且找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我们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可以看到火光，是日本兵在烧我们村庄的房子。我们被一个高州人救了，直到我们的伤口完全康复。想当年，日军用最惨无人道、最残暴的手段杀害我一家六人，我的亲人无辜牺牲在毫无人性的日军刺刀下。如今我们受害人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凭良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赔偿我们家族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日政府不应该违背良心！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

4. 蒙难者：

蔡湘郎，男，34岁，务农

蔡湘郎之妻

蔡菊英　　蔡谭妍　　蔡德修　　蔡德明

蔡德胜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蔡湘郎之子蔡德胜(Chai Teck Choon)，63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0225565，现住于54, Jalan Lister, Rd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5 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自行车闯进了瓜拉庇勝的港尾村，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命令所有村民到一块空地上排队站好，日本兵把这些村民分成人数不同的好多组。我当时 11 岁，我们这组被带到田后的一块泥地里，所有人都被刺了许多刀，我也挨了一刀。当我被刺了一刀以后，立刻就昏了过去，凶残的日本兵认为我像其他人一样也死了。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成功地离开了屠杀现场，我无比恐惧，以至于一直在树林里呆到第二天。我在寻找食物、住处和朋友的途中，遇到了受伤的小伙伴“发油仔”，他想自杀，但在我的劝说下，他决定活下去。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们，我们一直住在这位好心人的家里直到伤口痊愈。我被凶残的日本兵杀害的家人包括：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及两个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家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7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4）

5. 蒙难者：

吴紫语，男，52 岁，木工
郑　氏，女，46 岁，家庭主妇
吴承娘，女，11 岁，求学
吴定娘，女，5 岁
吴金生，男，9 岁，求学
吴金喜，男，2 岁
吴谭喜，男，7 岁
吴谭安，男，16 岁，求学

吴　旺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M）。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吴紫语之子吴旺（Ng Wang），65 岁，商人，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 3404604。现住址：森美兰州武吉不业律 24 号，邮编 7196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我们家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我家共有九口人，我在那时只有 13 岁。1942 年 3 月 16 日清晨，早饭前，一队日本兵大约 8 个人，来到我家，并要求家里的所有人都到外面去。日本人让我们走到约一

英里外的镇上去，镇上已经有大约500人，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所有人都呆在一处，当时大约是上午10点，日本人让我们排队，每队大约20人，所有人都被带到森林边上并在那儿被屠杀。我所在的那组被赶入一处建筑，日本人一次喊出7人杀害。当快要轮到我时，我跑了开去，却又被日本兵抓住了。我被从身后刺了一刀，倒在地上装死。因此日本人不再注意我，我才躲过一死。之后，我听到了房屋燃烧的声音，心想我们全家大概已经都死了。因为害怕被发现，我在森林里饿着肚子呆了一夜。

第二天，当日本兵走后，我才从森林里出来，我见到所有的房屋，包括我家的屋子都已经被彻底烧塌了。我估计损失大约有50万元。

我所有的家人都被杀掉了，他们包括我的父亲吴紫语、母亲郑氏、兄长吴谭安、妹妹吴承娘、胞妹吴定娘和胞弟吴金生、吴金喜、吴谭喜。这就是我们家所遭遇的一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2月3日。

6. 蒙难者：

王伍尾，男，20岁，农耕

王伍尾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1942年3月20日。

投诉人资料：王伍尾(Wong Ng Wee)，男，70岁，脚车修理工，祖籍客家，身份证号3557316，现住于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BT. 16/2 Terachi Kuala Pilau N. Sembilan)，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内石叻门山顶区(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我叫王伍尾，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抓住，被灌肥皂水，被拳打脚踢，我在日本人那里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看看我光秃秃的手指，看看我瘦弱的身体。我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能向谁寻求补偿？日本政府应该补偿我所遭受的一切伤害。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7. 蒙难者：

邓亚梅

邓　保，男，46 岁，务农

熊玉香，女，62 岁

邓监兴，男，24 岁

邓亚梅，女，14 岁

蒙难地点：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邓保之女邓亚梅(Teng Ah Moy)，65 岁，退休，身份证号 1645017，现住于 A3 Kampung Baru Rahang Sban N. S/No. 3220 Jil 32 Tmn Kayak，Seremban，N. S. Malaysia，邮编 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6 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车闯入了庇勝港尾村。他们屠杀了几百位村民，其中包括我的父亲邓保、母亲熊玉香和哥哥邓甘兴。我也身中 18 刀，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在被刺伤以后，我昏了过去，躺在尸堆中三天三夜都没有醒过来。一些好心的村民救了我。他们细心地照料我，直到我能够下地行走。在那时，我只有 13 岁。此后，我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谁该对我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我该不该为自己的悲惨遭遇索取赔偿？当然应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2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6)

8. 蒙难者：

陈谭娇

陈　王，男，40 多岁，胶工

尤　娣，女，胶工

陈王之子，10 岁

陈王之幼女，5 岁

陈谭娇，女，8 岁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陈王之女陈谭娇(Chen Tam Kui)，54 岁，身份证号 0229213，现住于 NO. 233 Tampinrd Kuala Pilah N. S. 。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我叫陈谭娇，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进行了大屠杀，我在这场屠杀中被刺了九刀，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及一个妹妹都在屠杀中被杀害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因为我的大伯救了我。你能够想像那些刀伤给我带来的痛楚吗？许多人帮忙给我治了好几个月，我在8岁小小年纪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能活下来，真是上帝保佑。那些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家人，并且刺伤了我，你说，我能原谅并且忘记他们吗？我要提出索赔。日本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并且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9. 蒙难者：

冯维启，男，35岁，商人

冯维启两个儿子

冯维启之女

冯梅妹，女，14岁

冯梅妹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香蕉芭。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冯维启之女冯梅妹（Fong Mei Mei），64岁，退休，身份证号1147760，现住于No. 7. Y-4，Block A，55200 JiL，Hang Tuah Kuala，Lumpur，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金马士。

投诉内容：我叫冯梅妹，1942年3月15日，我和父母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勝的港尾村。那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兵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和另一些村民被命令排成一队，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和弟妹都被杀死了。我和母亲却侥幸未死。妈妈和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我和我的母亲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场，遵守人类基本人权，还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因为我们的亲人无辜惨死在日军的尖刀下，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补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

10. 蒙难者：

张亚莲，女，34 岁，耕种

白炳水，男

白亚妹，女

白亚香，女

白亚银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张亚莲之女白亚银(Pok Ah Ngan)，59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586725，现住于柔佛州麻坡(45 Jalan Abdullah Muar Johor)，邮编 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6 日，日本军队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杀害了我的以下亲人，他们是：我的母亲张亚莲、姐姐白亚妹、妹妹白亚香和弟弟白炳水。他们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遇害的，我当时也在即将遇害的人群中，但我躲过了日本兵的杀害，因为当我见到鲜血从其他受害者身上喷涌而出时，我就晕了过去。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只见到周围的地上满是鲜血和尸体，你能想像到一个 8 岁的孩子是如何面对这巨大的悲痛的吗？我不敢哭，只是拼命甩开两腿跑去寻找帮助和庇护，我走遍了全村，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就这样饿着肚子无依无靠地走了两天，直到一对好心的夫妇收留了我。你怎么看待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人？你说他们还是人吗？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开杀戒的权力？你能想像得出我的家人都被杀光后我的悲痛吗？那么谁又该对这些事件负责呢？虽然惨案已过去半个世纪，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本着人类道德心，尊重人权与人道宗旨，合理赔偿受害人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更不应该执行强盗的政策，而宁愿永远成为一个没有人道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2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9)

11. 蒙难者：

吴　留，男，55 岁，胶工

冯　萍，女，47 岁，养鱼

冯平光，男，22 岁，杂工

吴　苟，男，22 岁，杂工

吴梅兰

吴谭金，男，16 岁，学生
吴亚虾，男，14 岁，学生
吴小个，男，10 岁，学生
吴亚发，女，8 岁，学生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今名巴力丁宜)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吴留之女吴梅兰(Yoo Mue Lan)，70 岁，家庭主妇，祖籍新惠，身份证号 2484095，现住于丹绒怡保大街 33 号(No. 33, Pekan Tanjung Ipoh N. S.)，邮编 7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我想讲出我的悲惨经历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马来西亚日治时期的那些日本兵有多么的凶残。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八口之家。在 1942 年初，我的父亲吴留，母亲冯萍，舅舅冯平光，哥哥吴苟，弟弟吴谭金、吴亚虾、吴小个及妹妹吴亚发住在港尾村。他们都是农民，作为农人，大人从早忙到晚，他们从不招惹谁，也不伤害谁，但他们突然间就被杀掉了，是谁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是那些日本兵。日本人连一声警告都不曾有过，问也不问，也不作任何说明，在一天之内就杀害了我家的这八口人，亲人们的尸体被抛在空地上任鸟兽啄食，空气中充满了尸体的腐臭味，各种小虫遍布地面，没有人敢从附近经过。你想像得出当时的情形吗？你怎样看待那些日本兵呢？他们是人还是野兽？这些日本人还配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吗？谁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那些受日军伤害的人们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19 日。

12. 蒙难者：
李　风，男
叶　娥，女
李　福，男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5 日。

投诉人资料：李风之子李辉(Lee Fui)，69 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 0525551，现住于 Apt. Blk 34 Stra Thmore Aye 3181 Singapore。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5 日，当时我 17 岁。这一天，一队骑车的日

本兵闯入了瓜拉庇勝港尾村，这些士兵随身带着步枪和刀。村长首先慰劳了他们，因为他被告知，这些日本兵是来检查村里的居民并分发口粮的。我却跑开躲了起来。欢迎仪式结束后，日本兵命令所有的村民到一块空地上集中，并分组排好，一组组的村民被带到村里的不同地点，并在那儿被杀掉。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就在这些被日军杀害的人之中。惨案发生迄今已经过去52年了，日军当年草菅人命，我们家族遭受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后裔，不希望日本政府一味奉行强盗的宗旨，始终宁愿违背良心，不肯尊重人权，令人感到遗憾。假如日本政府真有维护世界和平和执行民主人权的政策的诚意，必须妥善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才有资格称作一个民主人权的国家，因为你们拖欠我们的血债还没有解决。日本政府应当对当年的滔天大罪负责，必须对我亲人的被害进行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

13. 蒙难者：

熊玉香，女，家庭主妇

郑×兴，男，教师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6日。

李少明

投诉人资料：熊玉香之外孙李少明（Lee Sau Min），男，53岁，商人，祖籍客家，身份证号1558049，现住于158，K. S. M，Kg Larong Jelebu N. S.，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庇勝炎端伴。

投诉内容：1942年3月16日，一队日本兵带着罪恶的目的骑车闯进了港尾村。起初，村长赶去慰劳他们，村长告诉村民们这些日本兵是来给他们发身份证的。但随后，村民们遭到了屠杀，几百名村民被杀害，日本人甚至连一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我的外婆熊玉香、舅舅郑×兴也在遇害者之列。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外婆和舅舅的无故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月26日。

14. 蒙难者：

何振平

何伍贵，男，44 岁，小商人
钟远娇，女，72 岁
叶玉娣，女，38 岁
何志兴，男，15 岁
何金莲，女，13 岁
何伍贵另外三子女，9 岁，7 岁，5 岁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瓜拉庇勝。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何伍贵之侄何振平(Hor Ching Peng)，68 岁，退休，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2004595，现住于芙蓉沉香路 738 号，邮编 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丁。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八口人，他们是：祖母钟远娇、叔叔何伍贵、婶婶叶玉娣、堂兄何志兴、堂妹何金莲以及另外三个堂兄妹。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同幸存者及受害者遗属进行对话。当年日军犯下人类最残忍的滔天大罪行，而今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后果，公平合理地赔偿给我们蒙难者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天理何在？人类道义又在哪里？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8 日。

15. 蒙难者：

赖　源

Low Ah Tee，女
Lai Ah Ngau，男
Lai Ah Lai，男
Lai Peng，男
Lai Kin Mee，女
Lim Ai Lian，女
Lai Khoon，男
Lai Tian Lai，男
Chu Mok Lian，女
Lai Mok Sang，男
Lai Ah Kim 女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Low Ah Tee 之夫赖源(Lai Yin)，身份证号 2014353，现住于 KamPung Cina，Bahau，N. S.。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人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 11 口人，我这些被害的亲人是：我的妻子 Low Ah Tee，我的儿子 Lai Ah Lai、女儿 Lai Kin Mee，我的堂兄弟 Lai Khoon、堂嫂 Chu Mok Lian，我侄儿 Lai Ah Ngau、侄女 Lai Ah Kim，堂兄弟 Lai Peng、堂嫂 Lim Ai Lian，侄儿 Lai Tian Lai、Lai Mok Sang。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法公民，他们的年龄从 1 岁到 31 岁不等。残暴的日兵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家这么多亲人？他们应不应该为杀害我这些亲人付出代价？我认为，日本政府必须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向我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16. 蒙难者：

叶　娘，女，55 岁，农妇
黄　新，女，28 岁，农妇
李观涛，男，10 岁，学生
李观凤，女，9 岁，学生
李观玉，女，8 岁，学生
李观胜，男，6 岁
李观发，男，4 岁
李　福(音译)，男

李少文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李福之侄李少文(Lee Than Lin\Lee Sau Woon)，51 岁，园主，祖籍广东保安，身份证号 2485083，住址：No. 63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甘榜珍那。

投诉内容：我的叔叔李福(音译，Lee For)是个农夫，家住瓜拉庇勝港尾村。他家八口人被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了。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八处刀伤，当被刺伤后，他就躺在地上装死，在 1942 年 3 月 16 日的港尾，他就这样躺在那些死尸中。在那些日本兵离开屠杀现场后，他爬了起来，去寻找救助和医治，叔叔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了他所有的帮助，直

到他痊愈。从那以后，他几乎不能干什么重活，也挣不到什么钱，生活非常艰辛，我要为我这些亲人受到的伤害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 日。

17. 蒙难者：

黄　英，女，56 岁，家庭主妇

张　丽，女，34 岁，家庭主妇

何　凤，女，5 岁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何德铭

投诉人资料：黄英之子何德铭(Ho Tuck Ming)，78 岁，退休公务员，祖籍广东顺德，身份证号 0186713，现住于 1770 - 6 Rumah Kerajaan, Jalan Kesang, Jasin，邮编 75450。日本侵占时住址：Brt. Rambai Malaka。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6 日，日本兵在瓜拉庇勝港尾村屠杀了 600 多位村民，这些遇害者中有我的三位亲人，她们是我的母亲黄英、嫂子张丽和侄女何凤。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完全无辜的，为什么日本兵要杀害她们？那些日本兵真不是人。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18. 蒙难者：

邱宜钦，男，27 岁，商人

邱宜钦之妻，23 岁，家庭主妇

邱宜钦之女，5 岁

邱宜钦之女，一个月

蒙难地点：庇勝英文学校后。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0 日。

邱宜赞

投诉人资料：邱宜钦之弟邱宜赞(Khoo Gee Chan/Gan San Chuk)，63 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224198，现住于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在日治时期，日本兵杀害了我的哥哥邱宜钦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我的哥哥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开有一间杂货店。他的妻子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才一个月大。1942年3月10日，一队日本兵闯进了我哥哥家的小店，把他们一家四口都赶上外面的卡车，和另外许多同时被抓的人一起载往庇勝英文学校，共有四家26人被抓，四家店的货物全部被拍卖。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小山顶上，在那儿，这些善良的百姓全被杀害了。住在附近的村民听见了他们被杀时的哭声和叫喊声。你认为这些善良的人们应该受到这样没人性的杀害吗？我呼吁全世界的人们都来谴责这一残酷行径。目前的日本政府应该对整个事件负起全部责任。日本人应该对那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2日。

19. 蒙难者：

林　凑，男，59岁，小园主

林根本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武吉淡文须英文学校后面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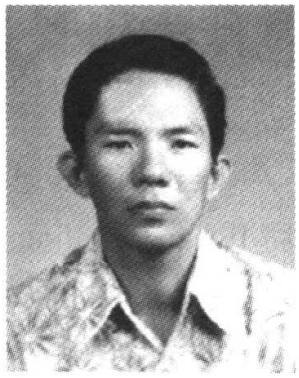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林凑之子林根本(Lim Keng Poon)，65岁，出租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3395765，现住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武吉士邦，门牌AG. 4825，邮编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冷宜埠，门牌9号。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一家人住在瓜拉庇勝县的冷宜埠。1942年3月10日上午，因为亲人林和协身故，受丧家委托，我父亲林凑和我的叔叔林固骑车去庇勝买棺木，返回冷宜至武吉淡文须时，遭日警备队设路障扣留。当日下午3时，他和另外几百人一起遭日本兵的集体屠杀。这一屠杀是在武吉淡文须的英文学校后面发生的。我父亲当时59岁，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日本人毫无缘由地杀害了他。此前英军早已投降，马来西亚已经不再发生战争了。在沦陷后的日治期，并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平民为亲人丧事出外买棺却惨遭杀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场，日本政府应该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2日。

20. 蒙难者：



谢 发

谢　栈，男，46岁，工人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英文学校。

蒙难时间：1942年3月。

投诉人资料：谢栈之子谢发(Cheah Fatt)，57岁，工人，身份证号1302508，现住于221 Taman Nesa Aman, Jalan Melang, Kuala Pilah, N. S.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Bukit Temansu Kuala Pilah N. S.。

投诉内容：我母亲告诉我，是驻扎在瓜拉庇勝英文学校的日军杀害了我的父亲，时间是1942年3月，当时我只有7岁。我的父亲无辜地被残忍的日军杀死，我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1日。

21. 蒙难者：

刘鼎传

刘天宝，男，商人

蒙难地点：芙蓉监牢。

蒙难时间：1942年。

投诉人资料：刘天宝之孙刘鼎传(Liew Tin Thye)，58岁，工人，身份证号1302196，现住于335, Jalan Aman 2, Taman Desa Aman, Kuala Pilah, N. 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37th mile stone, serting, Kuala Pilah, N. S.。

投诉内容：1942年，日本兵将我的祖父抓进监狱里，并在狱中将他折磨致死。日本兵凭什么毫无理由地杀害他？他是一个诚实本分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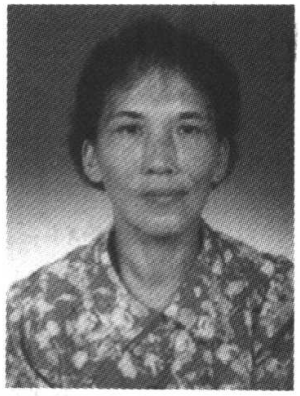
22. 蒙难者：

李玉固，男，33岁，督工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淡边路英文学校后山。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李玉固之女李娥娇(Lee Moi)，54岁，胶工，祖籍福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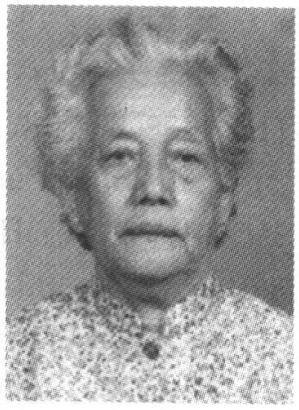

李娥娇

份证号 0228496，现住于 No. 31，Pekan Senaling，Kuala Pilah，N. S.，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Bukit Temensu，Kuala Pilah。

投诉内容：1942 年时，我的父亲李玉固是瓜拉庇勝 Pekan Senaling 的一名商人，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小镇上的许多人都喜爱我的父亲，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善良又热心。一天下午，在他从瓜拉庇勝城回家的路上，在 Sekolah Tuanku Muhammad 被一些日本兵扣留，然后毫无缘由地把他押往淡边路英文学校的后山。据一些目击者说，我可怜的父亲当即就在那儿被枪杀了。在我父亲死后，我亲爱的母亲，不得不一个人担起家庭重任，她必须辛苦工作以维持生计，我也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去工作。因为母亲没法拿出足够的钱交学费，我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是谁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这样的痛苦？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应该良心发现，负起一切责任，给我们赔偿。否则天理何在，人道又何在？

投诉日期：1993 年 5 月 13 日。

23. 蒙难者：


叶金花

王俊明，男，30 岁，小商人
刘　叶，女，29 岁
林亚清，女，25 岁
外　婆，女，70 岁
黄　×，男，73 岁
王　狮，男，7 岁
王文龙，男，5 岁
王文虎，男，4 岁
牛奶猪，男，3 岁
王　妹，女，11 岁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淡边路英文学校后面山上。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0 日。

投诉人资料：王俊明之弟媳叶金花（Yap Kim Hua），75 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0228485，现住于 No. 36，Senaling，Village Jalan Tampin，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投诉内容：我叫叶金花。1942 年 3 月 10 日，日本兵杀害了我家十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和侄儿侄女们。我的这些亲人被日本人押到了瓜拉庇勝英文学校，他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被屠杀了。我的这些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也没有惹过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会被杀害？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新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主持公道，给予受害者家属、后裔合情合理的赔偿。因为我的亲人当年都是遭到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杀害，无辜惨死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3 日。

24. 蒙难者：

陈四妹，女，31 岁，割胶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申那冷宜大桥头。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0 日。

萧亚满

投诉人资料：陈四妹之女萧亚满(Siow Ah Man)，53 岁，退休，身份证号 3999976，现住于 112, Kg. Baru Cina Paroi, Seremban N. S. 。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新那灵(Jalan Tampin Senaling N. S.)。

投诉内容：我母亲陈四妹当年被毫无人性的日军不问缘由地捉去残杀了。我是她惟一的女儿，当年两岁，在我母亲被害后，一位马来 Mah Cik 照顾了我。日军退出瓜拉庇勝的 Selaru 后，父亲把我接回了家。在我年幼时，我就没能得到母亲的关心和抚爱，生活非常艰辛，我小小年纪便要做家务活而未能接受应有的学校教育。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他们应该为我母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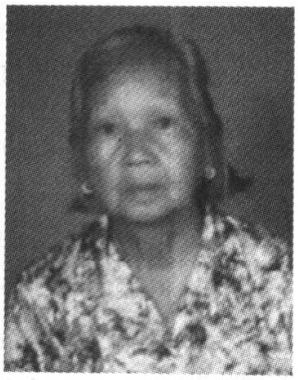
25. 蒙难者：

谭　泉，男，42 岁，胶工

谭泉家人三人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

蒙难时间：1942 年。


杜三妹

投诉人资料：谭泉之侄女杜三妹(Toh Sum Moy)，81岁，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 31，Batu 12，Kepis Kuala Pilah，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县甘榜西末南洛园丘2号公司。

投诉内容：日本兵在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杀害了我叔叔谭泉一家四口。我叔叔和他全家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守法本分，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日本兵杀害这些无辜的人真是太残忍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3日。

26. 蒙难者：

曾繁英，男，45岁，割胶工人

童符英，女

曾亚发，男

蒙难地点：柔河淡水路马洛红毛园。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0日。

曾耀华

投诉人资料：曾繁英之女曾耀华(Chan Yaw Wah)，64岁，祖籍海南，身份证号1302044，现住于204 Talan Tung Yen Kuala Pilah N. S.，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淡水路叶发(马洛公司)。

投诉内容：1942年3月，一队大约三十多人的日本兵来到了瓜拉庇勝的柔河，这些残暴的、不讲道理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父亲曾繁英、母亲董氏和弟弟曾亚发。我的母亲当时还怀着孕。在我这些亲人死后，我的少年生活充满了艰辛，我在13岁时，就不得不独立生活，也无法接受应受的学校教育。谁该对我遭受的这一切不幸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有权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月1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

27. 蒙难者：

钟运泉，男，27 岁，胶工

钟燕松，男，23 岁，胶工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马口埠新榕桔菜园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6 月 18 日。

钟胜松

投诉人资料：钟燕松之弟钟胜松（Chong Seng Chong），65 岁，钟表修理工，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 2720378，现住于森美兰州马口县巴架巴都，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州马口埠新榕桔菜园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6 月 15 日，是榕桔南洛园借粮日（预支月工资的日子）。三天后，住本菜园村的工头廖砚万在下午四时左右从榕桔镇上回来，到我家对我兄燕松及堂哥运泉说："我刚才就被日本宪兵问了话，现在日本宪兵等你们兄弟快去问话。"我两位哥哥信以为真，就去了，结果就被扣留，当晚没有回来。过了三天的一个下午四时，一辆军车停在十字路口，有四个日本兵拿着来福枪，其中一个日本兵用绳子绑着我兄燕松的手，牵着经过我们屋前大路，在村子周围走了一转。堂哥没有回来。然后，四个日本兵又从刚才经过的大路回到军车上。我哥哥依然被绑着手，被日本军车载去。从此，我的两位哥哥音信全无，一定是被日本军人杀死了。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2 日。

28. 蒙难者：

(1) 邱　庭，男，50 岁

邱　泉，男，35 岁

李　氏，女，47 岁（当时有身孕）

蓝　氏，女，26 岁

邱　胜，男，23 岁

邱三哑，男，5 岁

黄　氏，女，22 岁（当时有身孕）

邱四哑，女，4 岁

邱亚九，男，18 岁

邱　伦，男，33 岁

邱国隆

邱亚拾，男，16 岁
盘　氏，女，26 岁
邱庭之女，15 岁
邱庭之女，11 岁
邱庭之女，7 岁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柔河五十吉则地园。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2) 邱立洲，男，26 岁

蒙难地点：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园。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3 日。

(3) 邱　南，男，46 岁
邱　保，男，45 岁
邱　森，男，26 岁

蒙难地点：柔佛州永平新港。

蒙难时间：1943 年 8 月。

(4) 邱　耀，男，45 岁

蒙难地点：瓜拉庇勝冷宜南洛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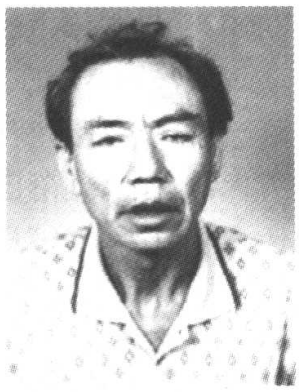
蒙难时间：1943 年 8 月。

投诉人资料：邱庭之侄邱国隆(Kow Kwoh Leong)，76 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 3561102，现住于 50 Membau Heights N. S.，邮编 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芙蓉庇勝冷宜镇。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3 日，日本人在森州林茂不叻士甘榜峇打园杀害了我的侄儿邱立洲。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人在瓜拉庇勝柔河五十吉则地园杀害了我的 17 位亲人。1943 年 8 月，日本人在柔佛永平新港抓走并杀害了我的堂兄邱南、邱保和侄儿邱森。同月，日本人还在瓜拉庇勝冷宜南洛园抓走我的堂兄邱耀并将他折磨致死。我的这些亲人都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残忍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如今，我们受害人的后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负起一切责任，站在人道立场上，公平合理地赔偿给我们损失，这样日本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15 日。

29. 蒙难者：



谭学文

(1) 谭亚启，男，40 岁，胶工
谭亚启一家另五人
谭颜州，男，38 岁
谭颜州一家另三人
谭亚水，男，46 岁
谭亚水一家另四人

蒙难地点： 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

蒙难时间： 1942 年。

(2) 张　廷　　麦　记　　谭(国)生
谭　伍　　谭　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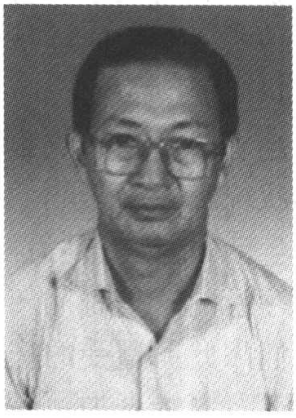
蒙难地点： 泰国。

蒙难时间： 1942 年被抓。

投诉者资料： 谭亚启之侄谭学文(Tam Ah May)，55 岁，工人，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 380110 - 05 - 5019，现住于 Batu 12，Kepis(Yuen Onn) Dangi，Johol N. S.，邮编 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

投诉内容： 1942 年，日本兵在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九号山(Dunlop Estate，Kg. See Kwee，Johol，Kuala Pilah)杀害了我叔叔谭亚启一家六口人、谭颜州一家四口人、谭亚水一家五口人。残暴的日本兵一共夺去了我 15 位亲人的生命。此外，日本兵还抓走了我的姑丈张廷、麦记、谭(国)生、谭伍和谭佳，让他们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再也没回来。我后来得知，因为受到了日本兵的虐待，他们都死在了泰国。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 年 2 月 23 日。



陈谭运

30. 蒙难者：

陈　开，男，45 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亚依峇旺落巴路口。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10 日。

投诉人资料： 陈开之子陈谭运(Chin Tham Jon)，54 岁，商人，祖籍广东海丰，身份证号 390205 - 05 - 5029，现住于 578，Taman Clonlee Tampin N. S.，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于：Air Mawang，Johol N. S.。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 年 3 月 10 日，日军在亚依峇旺落巴路口杀死了我的父亲。当时我才 3 岁。那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往淡边买货，当他骑到落巴路口时，突然听到大声呼救的声音，他就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却不幸被日军抓住。后来我们家人才知道，我父亲和另外三家人都被折磨并杀害了。与此同时，我母亲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及姐姐躲过了劫难。因为我母亲一个人无法抚养我们，我们在亲戚家被带大。现在，我的母亲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年幼时发生的这些悲惨往事的详情，我们既悲哀又愤恨。因此，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5 日。

31. 蒙难者：

陈亚篮，男，43 岁，菜农

蒙难地点：马六甲。

蒙难时间：1942 年 5 月 10 日。

陈佛兰

投诉人资料：陈亚篮之子陈佛兰（Tan Fot Lan），56 岁，割胶工人，祖籍广东海陆丰，身份证号 3400480，现住于森州柔河亚依峇旺，门牌 8 - A（No. 8-A，Air Mawang JohoL，N. S.），邮编 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亚依峇旺。

投诉内容：1942 年 5 月 10 日清晨两点左右，日本宪兵到柔河亚依峇旺我家搜查，并抓走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往马六甲。两个星期后，我母亲到马六甲宪兵处查问，一个叫作陈德秀的日本宪兵告诉她，我的父亲已经被杀了。我的父亲被害时 43 岁，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被无缘无故地折磨并杀害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养我们四个从 1 岁到 11 岁不等的孩子，我的母亲吃了许多苦。我们在极度的贫困中生活，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无法接受教育。因为食物十分粗劣单一，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大受影响。如果那些日本兵没有杀害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我父亲被杀时已经是英军撤退、日本占领后的沦陷时期。基于以上事实背景，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及我们因此而遭受的痛苦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2 日。

32. 蒙难者：

薛狗，男，35 岁，杂工。

薛统生

投诉人资料：薛狗之子薛统生(Sik Sang)，58 岁，身份证号 3062990。现住于 No. 50 So Kg Baru Ulu N Sembilan，邮编 71750。日本侵占时住址：中心区。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内容：我叫薛统生，住在 No. 50 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N. Sembilan。我父亲 35 岁时被日军抓夫，并遭日本人杀害。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说，我父亲是一个 lawabding 居民，受到人们的爱戴，没有任何仇人。父亲死后，我家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家庭的重担。我们没有多少食物和衣服，也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应该谴责谁？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日本政府应当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和我们所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5 日。

33.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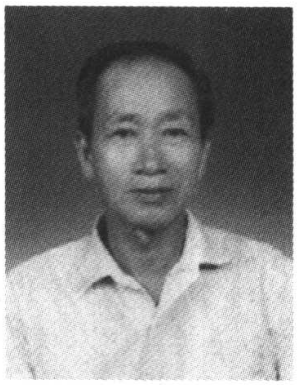
郑锦云，男

陈肴娘，女

郑春金，男

姚金桃，女

郑鍊娘，女



郑春桂

蒙难地点：甘榜武外。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郑锦云之子郑春桂(Tee Choon Kuai)，61 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2489104，现住于 No. 35 Rumah Rakyat Tanjong Ipoh，Tanjong Ipoh，N. S.。日本侵占时住址：庇勝神安池(甘榜武外)。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毫无道理地杀害了我们家五口人。那时我的父亲是在甘榜武外开小商店，同住者有母亲，刚结婚的二哥二嫂及二姐鍊娘。当时，日军开到我们店中，我只有 9 岁，日本兵押走父母二兄嫂及二姐，我无知地跟着父母，父亲好像知道不祥预兆，再三促我走开，不许我跟着，我便离开他们独自来到屋后不远河边的田野躲避，后来才知家人被害。

惨案发生迄今已过半个世纪，但日本政府从未正视他们士兵犯下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受害者家庭公正合理的相应赔偿。日本国家执政者只能逃避一时，不可能逃避一世，日本政府如果有实行民主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就应该以开明的态度处理这起惨案，负起责任，还我们受害者的血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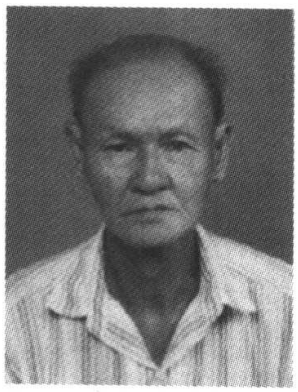
34. 蒙难者资料：

陈　桃，女，38 岁，家庭主妇

王　笑，女，19 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德拉打。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3 日。



林明德

投诉人资料：陈桃之子林明德(Lim Min Teck)，男，75 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203447，现住于 No. 3 - 2A, Jalan 3/40, Taman Pusat Kepong, K. L，邮编 5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甘榜丁雅。

投诉内容：我林明德，于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南侵马来亚半岛时期，居于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甘榜丁雅。当年屋子是向马来人租的木板屋，中间隔开，一边是我外祖父经营的杂货店，也是他们一家大小的居所，他家人共五位：外祖父、外祖母、怀孕的寡舅母，一岁半的小表弟、三岁的小表妹。另一边是我的家，父亲早逝，只有守寡的慈母陈桃 38 岁，太太(前妻)王笑 19 岁，大妹林亚宝 12 岁、二妹林玉梅 9 岁及我 23 岁(注：因为我是养子，所以慈母只大我 15 岁，二妹后因与家人意见不和，今已失去联系)。当年我是自己经营用自行车载杂货到处去售卖。

公元 1942 年 3 月 3 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了无人性、残暴似兽的日本军，使我失去敬爱的慈母及新婚七个月的贤妻。因为战乱而无法经营，生计顿陷困境，以及我兄妹 52 年的精神痛苦。

事发当天，我和平时一样，早上八时，用自行车载着货物出门，离家大约一里就被日军拦住，命令坐于大路旁，与我一样被命令坐在那里的人约有二十多位，至下午大约一时多才被释放，我马上飞快地骑自行车回家。一到家门，外祖父即告诉我，慈母抱着小表弟和我太太、妹妹，跑去屋后草芭躲避日本兵。我马上就去屋后草芭找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那时我心

慌意乱，不顾自身安危，回家骑了自行车又去神安池找。我一到神安池又再次被日本兵拦住，把我押去草场，命令我坐下，被令坐在草场上，那里大约有二百人，前后两排日本兵挺着枪对着我们，到下午大约四时才被释放回家。我不敢再去找他们，只好在家等，大约下午六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被一个好心的中年华人带回家，还对我说慈母和太太已遭日本兵杀害。

大妹即对我哭诉，大约我离家 20 分钟，就有日本兵来我家。慈母害怕日本兵会伤害她们，她手里抱着小表弟，即叫我太太和两个妹妹和她往屋后草芭跑，跑到一间马来人的屋子，要求马来人同意进他家里躲，被马来人拒绝，只好又带着大家跑到一条小河边，眼见日本兵逼近，即叫大家跳进河里躲，身靠河壁，头上有河边的野草掩盖，所幸河水不深。可是不幸的是我慈母手中抱的小表弟年幼无知，放声大哭，被日本兵发现，命令大家上岸，要大妹抱小表弟，将慈母及太太的双手反绑，押着大家走，走到胶园有间木板屋前，那里早有几十个同样被日本兵押来的双手反绑的人。然后，日本兵间隔的把双手反绑的人一次两个押进木屋里，只见押进去后就没有出来。当慈母和太太被日本兵押进木屋时，大妹抱着小表弟和二妹一起站在木屋旁，慈母和我太太被押进木屋后，一下子，妹妹们就听到慈母的大叫声“我苦啊”，之后就不再听见她俩的声音，也不见再出来。后来，我妹妹看见一个会讲日语的华人，跟日本兵讲了一些日本话，接着就带我两个妹妹回我家。他名叫孙亚才，台湾籍的中年人。

我十分痛恨日本兵无人性的残暴行为，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并带着小孩的妇人都加以杀害。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暴行负起全部责任。日本政府应公开向我蒙难家属道歉，并给予下列损失合理的赔偿。

(1) 我慈母陈桃和我妻王笑于 1942 年 3 月 3 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德拉打被日本兵杀害。

(2) 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导致战乱，使我无法再经营生意所造成的损失。

(3) 慈母及我妻的被杀，使我和妹妹这一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精神上的痛苦。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6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2)

35. 蒙难者：

李谭明

李　七，男，35岁，猪肉贩

蒙难地点：庇勝淡边路，申邦冷宜大桥头。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李七之侄李谭明(Lee Tam Ming)，6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2473906，现住于No. 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我的叔叔李七是瓜拉庇勝Selaru的一名猪肉小贩，1942年，他仍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贩猪肉到附近村子里去卖。1942年3月10日，在他回家途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队日本兵在瓜拉庇勝的Simpang Dangi把他拦了下来。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我的叔叔被日本兵带走了，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那时起，我的叔叔就再没有回家。我的父亲被告知，我叔叔已经被日本人杀掉了。那些认识我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礼貌且工作勤奋的人。在他遇害之后，他的家人生活十分艰辛。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些苦难？谁应该为这桩罪行受到惩处？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应不应该得到赔偿？我认为，这一罪行必须得到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8日。

36. 蒙难者：

陈娘锡

陈帝华，男，30岁，工人

蒙难地点：知知港。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陈帝华之侄陈娘锡(Chen Ngong Siak)，60岁，胶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3400595，现住于No. 66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Tampin, N. S. D. K.，邮编73100。日本侵占时住址：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 S.。

投诉内容：我的叔叔陈帝华在知知港邱娇园工作。1942年3月18日，也就是他预定结婚的日子的前一星期，被日本兵用刀刺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30日。

37. 蒙难者：

陈祖安

Tan See Kim，男，店员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Tan See kim 之子陈祖安(Tan See Wan)，身份证号 0217897，现住于 No. 21 Taman Pasir Mas, Rantau, N. S. ，邮编 71200。

投诉内容：在日占时期，我的父亲 Tan See Kim 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勝的 Terachi，是个店员，他被残暴的日军无缘无故地杀害了。在我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和祖母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养活全家，我们食不果腹，历尽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3 月 2 日。

38. 蒙难者：

李　森

李　振，男，38 岁，耕种

李　华，男　　黄　氏，女

李华之母　　李华之子　　李华之女

李　汉，男　　李　森，男

蒙难地点：柔河。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李振之子李森(Lee Sam)，61 岁，胶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0661364，现住于淡边新村 38 号，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地址：冷宜冷甲。

投诉内容：1942 年，在日本军队的一次搜山行动中，我和我的父亲各被日军的枪尾刺刀刺了三刀，但都被亲人救活了。我们能活下来可真是上帝保佑，伤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痊愈。但我叔叔李华一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住在士勿，他家有五口人在日军的屠杀中丧生，他们是：我的叔叔李华，他的妻子黄氏，他的岳母及他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一个 5 岁，一个才满月。我的另外一个叔叔李汉大概于 1942 年在柔河被日军捉走，再无踪影。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亲人的受害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9 日。

39. 蒙难者：

林　三

Lim Cheng Siong，男

Cheng Sun Teck，女

Lim Seng See，男

Lim Seng Yam，男

蒙难地点： Pertang, N. Sembilan.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 Lim Cheng Siong 之子林三（Lim Sun），74 岁，身份证号 3558116，现住于 85，Bukit Gelugor KamPung Baru，Kuala Pilah。邮编 72000。

投诉内容： 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兵在森美兰州 Pertang 的一个小村子里杀害了我的父亲 Lim Cheng Siong，我的母亲 Cheng Sun Teck，及我的两个兄弟 Lim Seng See 和 Lim Seng Yam。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法公民，与别人无冤无仇，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这些善良百姓？日本政府必须对我亲人的被害负起完全责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1 月 2 日。

40. 蒙难者：

魏锦英

Yang Hong Han

蒙难地点： Semonyit, Selangor.

蒙难时间： 1942 年 5 月间。

投诉人资料： Yang Hong Han 之妻魏锦英（Hgui Kim Yin），身份证号 0219878，现住于 10，Singapore Street，Seremban。

投诉内容： 1942 年 5 月，日本兵在 Semonyit，Selangor 抓走了我的丈夫 Yang Hong Han，他被关到了 Seremban。日本人不许我去探望他，有可靠的消息说，他在狱中受到了日本人的虐待，并最终被折磨致死。我是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无故被害作出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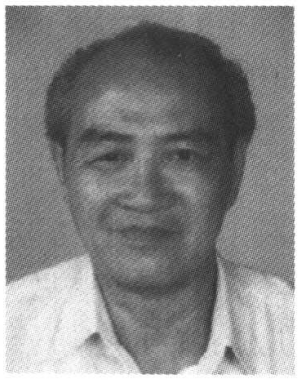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 1993 年 1 月 30 日。

41. 蒙难者：

郑胜通，男，17 岁

蒙难地点：知知港警局。

蒙难时间：1942 年。



郑胜通

投诉人资料：郑胜通(Chang Seng Fong)，男，69 岁，散工，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 0890672，现住于 156 - F Jalan Rasah Seremban N. S. D. K，邮编 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州知知港黎望。

投诉内容：1942 年，本人被怀疑为抗日分子，被日军抓去坐监。在坐监期间被日军诸多盘问，因自身并非抗日分子，与抗日军队毫无联系，无以奉告，因此被日军折磨得死去活来。光复以后，于 1954 年中期，病况发作，延医诊治，迄今共计 40 个年头(附医生证明书为证)，现还在继续由医生诊病与服药中。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16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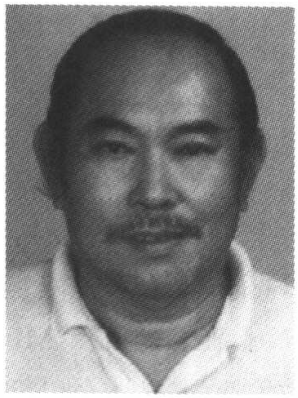
42. 蒙难者：

汪世明，男，40 岁，织缝师

谢九妹，女，38 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森美兰芙蓉宪兵部(今华侨银行)。

蒙难时间：1942 年。



汪豪仪

投诉人资料：汪世明之子汪豪仪(Wong Ko Joo)，60 岁，武术教练，祖籍广东太埔，身份证号 1998857，现住于 285 Taman Bukit Kaya Jalan Sungai Lijong Seremban N. S.，邮编 70200。

投诉内容：日本侵占马来亚五个月左右的一天，来了一辆军用卡车，四名日本兵，两个暗探(其中一个是中国人)把我父亲和隔壁姓谭的以及姓石的带走。十多天后，姓谭的和姓石的带着满身的伤回了家。谭先生回家后开始吐血，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石先生在战后回了中国，但却没有我父亲的消息。

几个月后，一名暗探(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他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告诉我的大伯，我的父亲已经在几个月前被日本兵杀头了，当时我才 9 岁。我母亲当时还住在中国，日本兵的暴行使我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幸好，我的大伯一家收留了我，尽管他们很穷，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他们自己还有十多个小孩。

在日本人三年零八个月的占领后，战争结束了，大伯捎信给我那住在中国的母亲，告诉她我父亲的死讯。但不幸的是，我母亲难以抑制失去深爱着的丈夫的悲痛，上吊自杀了。当时我才13岁。

我的大伯家非常穷，有十多个小孩要抚养，所以为了减轻负担，我不得不开始做工以养活自己，因此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为没受过学校教育，我不得不去做零工，但这种机会也不多，而且报酬也很低，作为一个孤儿所遭受的痛苦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因为日军的暴行，我的生活一直就十分艰辛。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遭受的磨难进行赔偿，这些赔偿应该包括我双亲生命的损失，40多年来的痛苦和悲伤，失去的教育机会以及因此而失去的体面和稳定的工作。我甚至无法描述我的家庭、我的亲人和我自己所遭受过的那些苦难，我认为，只有对我们进行赔偿才是公正合理的。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1日。

43. 蒙难者：

廖官球，男，24岁，商人

蒙难地点：芙蓉。

蒙难时间：1942年。

廖金雄

投诉人资料：廖官球之子廖金雄（Leau Kim Heon），58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897853，现住于No. 16，Rumah Murah，Simpang Pertang，N. S.，邮编72300。日本侵占时住址：葫芦顶新村，克拉湾路。

投诉内容：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期间，我的父亲廖官球是一个蔬菜商。1942年，Seremban的日本兵抓走了我的父亲，他们这样做是毫无理由的，我父亲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过，村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谦逊和蔼的人。在他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母亲得知，父亲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一个13口之家，失去了顶梁柱，我的母亲从此成了寡妇，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此成了没爹的孩子。我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长大。因为母亲无力供我们上学，我们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些灾难？当然是日本人。让日本人对我们进行赔偿是不是应该呢？当然应该。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给予蒙难者家属适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8日。

44. 蒙难者：

Leong Ah Soon，男

Leong Ah Soon 全家另外 11 人

蒙难地点： Tanah Raja.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间。

梁精华

投诉人资料： Leong Ah Soon 之侄梁精华(Leong Kim Hua/Leong Kim Hwa)，身份证号 2019436，现住于 Kodai Kg Gerang，Ram B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1300。

投诉内容： 在日占时期，我叔叔 Leong Ah Soon 一家住在 Tanah Raja，他家共有 12 口人。1942 年 3 月，日本人无故杀害了我叔叔家的所有人，他的自行车店也被砸开，里面的东西被一抢而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全家的被害和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3 月 20 日。

45. 蒙难者：

李克松，男，杂货店主

黄　蕉，女

李光庆，男，10 岁

李光发，男

李光辉，男，8 岁

李秀梅，女，6 岁

李克松之幼子，两个月大

李光绵

蒙难地点： 宁宜彭加兰榴莲李俊呈园丘内。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3 日。

投诉人资料： 李克松之子李光绵(Lee Kong Mian)，64 岁，身份证号 2498997，现住于 270 Teriang Taman Jaya，Seremban。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

投诉内容： 1942 年 3 月 3 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本人在宁宜彭加兰杀害了我家七口人，他们是：我的父亲李克松，母亲黄蕉，四位兄弟及一位妹妹。这些日本人的暴行给了我巨大的伤害，在我家里人死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亲戚了。我历尽了各种艰辛，我所经历过的艰难岁月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

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1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4）

46. 蒙难者：

陈　河，男，51 岁，店主

陈河之妻

陈河之女三人

陈　湍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正口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草场后。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陈河之堂弟陈湍（Tan Tuan），75 岁，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903615，现住于森美兰，正口大街，林茂，门牌 1643 - A。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阿士旦那拉惹，门牌 44 号。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我的堂兄陈河一家五口住在森美兰州正口的阿士旦那拉惹，开着一间杂货店。1942 年 3 月 18 日中午，一队日本兵来到我堂兄的店里，便把我亲人一家大小全部拉到靠近我兄家后面草场，遭到集体惨杀。当他们被杀害后，杂货店里的东西也都被人抢走了。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被杀害的这些人又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平民，却惨遭杀害，此天怒人怨之冤，站在人道立场上应该予以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2 日。

47.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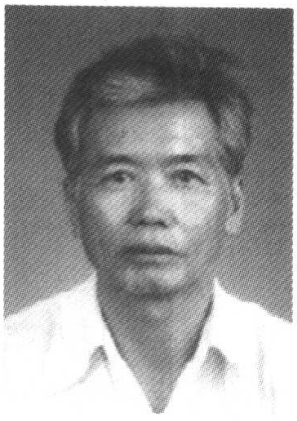
张家转，男，32 岁，商人

陈　云，女，56 岁，家庭主妇

苦　蜜，女，31 岁

张家转之子二人

张家转之女二人



张　情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高岛，马来甘榜。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3 日（正月十八）。

投诉人资料：张家转之侄张情（Leo Cheng /Teo

Cheng)，61 岁，胶工，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3058645，现住于 Lot 1424/50 Taman Tinggi，Linggi N. S.，邮编 71150。日本侵占时住址：亚依坤岭金马士森美兰州。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在高岛杀害了我家的下列亲人：我的叔叔张家转，我的婶婶苦蜜，他们的四个子女和我的祖母陈云，日本人毫无道理地杀害了我的这些亲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以上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2 日。

48. 蒙难者：

郑岳伍，男，40 岁，小商人
陈六妹，女，38 岁
郑招云，女，12 岁
郑福来，男，5 岁
郑亚烈，男，6 个月
郑亚妹，女，3 岁
郑　来，男，7 岁

郑　来

蒙难地点：不叻士昆都五条石武吉巴容郑生郎园。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4 日。

投诉人资料：郑岳伍之子郑来(Chang Loy)，59 岁，胶工，广东梅县，身份证号 2016044，现住于 Ran J No. 43，Felda Sendayan N. S.，邮编 71950。日本侵占时住址：Bukit，Payang Penas. N. S Malaya。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4 日，在森美兰，不叻士，昆都五条石，武吉巴容，郑生郎园，我被日本兵刺了四刀，而我的亲人全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我的父亲郑岳伍，我的母亲陈六妹，大姐郑招云，弟弟郑福来、郑亚烈，妹妹郑亚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亲人的遇害及我因此而遭受的痛苦给予赔偿。当年我的亲人全部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残杀，日本政府为何不给我们受害者赔偿？日本政府良心何在？人道精神又在哪里？我们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我们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0 日。

49. 蒙难者：

罗女士，女，26 岁，家庭主妇

李玉琼，女，10 岁

李玉忧，女

李玉兰，女

李　华

蒙难地点： Ulu Penas N. S.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4 日。

投诉人资料： 罗女士之子李华(Lee Hwa)，63 岁，退休，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1926444，现住于 65 - A Jalan Besak Penas, N. S.，邮编 71400。日本侵占时住址：Ulu Penas, N. S Malaya。

投诉内容： 1942 年 3 月 4 日，残暴的日本兵在 Ulu Penas 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我的母亲罗女士，我的姐姐李玉琼，妹妹李玉忧、李玉兰。我的这些亲人没有惹过那些日本兵，也没有惹过任何人。日本人有什么权力杀害她们？当年，日军是与英国政府发生战争，根本不是与人民发生战争。我的家人无辜地惨死在毫无人性、毫无人道的日军的刺刀下，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责赔偿？我们的受害，家破人亡，都是日军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必须负责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 年 3 月 20 日。

50. 蒙难者：

陈　留，男，39 岁，店主

陈水福

蒙难地点：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 陈留之子陈水福(Tan Sui Hok)，60 岁，胶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992261，现住于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甫罗士邦，门牌 H4942，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 43 号。

投诉内容： 1942 年 3 月 18 日上午，我父亲陈留与亲人陈干两人去旧住址阿士旦那拉惹采药草医病。到中午，在半途中遇见日军设路障，便被扣留。当日下午 2 时多便遭集体屠杀。在我父亲死后，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

担起家庭重担，我们缺衣少食，在日治时期，过得十分艰辛。这件事发生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我父亲又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只是一个与亲人采药草的平民，却惨遭杀害，此乃天怒人怨之冤，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场上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钟记生

51. 蒙难者：

杨　蓉，女，38 岁，杂货小商贩

钟镜生，男，16 岁

钟妹姑，女，14 岁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甘榜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某日。

投诉人资料：杨蓉之子钟记生(Chong Kee Seng)，59 岁，裁缝，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 2003272，现住于 No. 838 (Lot 8390) Jalan Kedidi 1, Taman Paroi Jaya, Seremban, N. S. ，邮编 704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林茂县甘榜峇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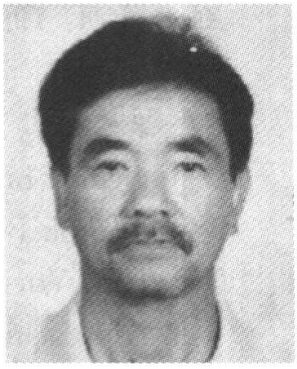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我至亲的母亲、哥哥及姐姐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但被毫无人性的日军无辜滥杀。在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难者家属郑重道歉，并应负起一切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9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5)

52. 蒙难者：

陈海俊，男，43 岁，店主



陈亚九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陈海俊之子陈亚九(Tan Ah Kau)，56 岁，小园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628543，现住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月里士，门牌 Ag1923，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 44 号。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我父亲陈海俊与亲人驾车去芙蓉看病，回到半路途中，在阿士旦那拉惹就遇到一队日本兵，便被扣留，下午两时多，便遭集体惨杀。当时他 36 岁，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人，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但残忍的日本兵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他。在亲爱的父亲死后，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我父亲并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他只是一个与亲人驾车去芙蓉看病的平民，却惨遭杀害。这真是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53. 蒙难者：

丘仁霖，男，47 岁，菜农

蒙难地点：金马士。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岳垆楠

投诉人资料：丘仁霖之子丘垆楠(Hew Luk Num)，52 岁，小贩，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 0235410，现住于 No. 55 - B, Lorong - 4 Jalan Rompi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武吉古鲁莪 32 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我的父亲丘仁霖在 Bukit Gelugo 被日本人抓走，关到了金马士。我们亲爱的父亲受到了残暴的日本人的虐待，他无法忍受这些拷打和折磨，最终死在了警局的监牢里。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担起照料全家的重任，我们遭受了许多艰难困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在日治时期遭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54. 蒙难者：

Tan Geok Chin
Wong Geok Fong
Tan Kim Yuen
Tan Kim Lian
Tan Kim Kuan
Tan Choon Lin

陈高升

蒙难地点：Pedas，N. Sembilan.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4 日。

投诉人资料：陈高升（Tan Kow San），男，身份证号 2027604，现住于 4，Jalan Besar，Pertang，N. S.。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4 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我叔叔 Tan Geok Chin、Tan Choon Lin；我的堂兄弟 Tan Kim Yuen、Tan Kim Lian、Tan Kim Kuan；我的妻妹 Wong Geok Fong。这些野蛮的日本人真是罪该万死，他们根本就不配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我的这些亲人是在 Pedas，N. Sembilan 被害的，他们的年龄从 1 岁到 30 岁不等，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出那些日本人是多么残忍，他们连小孩也不放过。此外，我哥哥被抓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自从走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去了。作为上述遇害者的亲属，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55. 蒙难者：

萧炳宽之父

萧炳宽之兄二人

萧炳宽之弟一人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萧炳宽

投诉人资料：萧炳宽（Siow Peng Kon），男，57 岁，退休，身份证号 A2161492，现住于 856，Jalan Masjid，Port Dickson，N. S.，邮编 7196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属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1942 年 2 月 15 日，日军占领新马。自从日军占领后，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滥杀无辜，令人心寒。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无故残杀我一家四口：父亲、二位哥哥、一位弟弟。他们都是无辜遭日军杀害的。日本政府对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当负起一切后果，给我们受害者家属后裔合理赔偿，这样，日本国家才谈得上有民主人权的存在。虽然惨案的发生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是对于我们受害者，不幸的遭遇终身难忘。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10 日。

56. 蒙难者：

萧　娣，女，26 岁，胶工
骆　生，男，27 岁
廖　英，女，49 岁
骆　华，男，28 岁
骆　昆，男，27 岁
骆　清，男，16 岁
骆　强，男，4 岁
骆亚妹，女，3 岁
骆妹妹，女，1 岁

萧瑞英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知知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萧娣之侄女萧瑞英(Siow Swee Ying)，57 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 2002752，现住于 159，Jalan Zaaba，Seremban，N. S. Malaysia，邮编 7010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在余朗朗，我的九位亲人在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兵的大屠杀中丧生。大屠杀共杀死了 1400 多无辜忠良的老百姓。我的这些遇害的亲人有：我的姑姑萧娣、姑丈骆生，骆生的母亲廖英、大伯骆华、二伯骆昆、弟弟骆清、骆生的长子骆强、次女骆亚妹、小女骆妹妹。日本政府良心何在？假如日本政府有民主人权的存在，应当负起一切责任，对受害者家属给予赔偿。日本政府欺骗蒙难者家属后裔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日本政府不应抵赖，应该贯彻人道精神，给我们合理补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10 日。

57. 蒙难者：

(1) 黄　妹，女，35 岁，种植香蕉
赵兴和，男　　赵　松，男　　赵　发，男
赵　明，男　　赵　水，男　　赵桂梅，女
赵桂莲，女

许三妹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6 日。

(2) 萧桂财，男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黄妹之女许三妹(Hew Saam. Moi)，42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8097008，现住于No. 19, Rumah Rakyat 2 Simpang Durian, N. S.，邮编72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诉内容：我的亲人无辜遭受毫无人性的日军残暴杀害，如今我是受害人的后裔，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够遵守人类基本人权，赔偿我们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6)

58. 蒙难者：

郑　卓，男，56岁，商人(经营树胶店)

郑　接，男，23岁，商人(经营树胶店)

李　术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县依打那拉者。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2日。

投诉人资料：郑卓之儿媳李术(Lee Chot)，6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281213-05-5018，现住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大街门牌31号。

投诉内容：1942年3月12日傍晚4时左右，我大伯郑接与我公公郑卓骑自行车去依打那拉者岳母家，就没有出来。过了二三天，有位马来人来到正口街上告诉家婆，说郑接与郑卓已遭日军集体惨杀，他是骑着郑接与郑卓的自行车来的，还说那尸体已去掉(扔进)井里。我家的这两位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他们都是本分人，认识他们的人都很喜欢他们。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无缘无故就杀人，真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啊！作为在沦陷后的日治时期，去岳母家的平民，而非战争时期的抵抗分子，却惨遭杀害，此为天怒人怨之冤。日本政府应站在人道立场上予以赔偿，并声明蒙难者是无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岳父和大伯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3日。

59. 蒙难者：

林玉树，男，26岁，胶工

刘桂英

蒙难地点：吉隆坡扣留营。

蒙难时间：1942 年 5 月。

投诉人资料：林玉树之妻刘桂英(Lew Kiew Ying)，75 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 2493184，现住于 220 Broga Village Broga. N. S.，邮编 71750。日本侵占时住址：武来岸粪清港。

投诉内容：我，75 岁的刘桂英，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林玉树的被害作出赔偿。我丈夫死时年仅 26 岁。1942 年 5 月，我的丈夫在 Semonyit Selangor 被日本人抓走，他被关到了 Kuala Lumpur，被折磨致死。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人会干出如此残暴的事。作为受害者的妻子，我有权就我丈夫的遇害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0 日。

60. 蒙难者：

陈　考，男，28 岁，小园主

黄　皆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镇甘榜阿士旦那拉惹。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某日。

投诉人资料：陈考之妻黄皆(Eng Kai)，74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230686，现住于马来西亚森州高岛镇平民屋门牌 88 号，邮编 7135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镇永达三号园丘对面树胶园里。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我丈夫是个小园主。1942 年 3 月份的一天早上，他告诉我要去高岛镇咖啡店喝早茶。这么一出去至夜间都没回来。我们以为他在朋友家过夜，真没想到，第二天，有位巫人(马来人)朋友来报信，告知“你的亲人被日警扣留了”，我们问那位朋友我丈夫被扣在哪里，他说被扣在甘榜阿士旦那拉惹。我们就去找，可是连人影都不见。就这样，他无辜地被杀害了，还挂个莫须有的罪名说是抵抗分子，实在是天怒人怨。他死后，只剩下我和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我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带大两个小孩。孩子失去父亲，我失去丈夫，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变得异常困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和我们所经受的苦难

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61. 蒙难者：

李　信

李　照，男，56 岁，菜农

邓　恒，女，48 岁，菜农

李亚苟，男，13 岁

李亚鸟，男，9 岁

李妹仔，女，4 岁

蒙难地点：森州林茂市郊区菜园地。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3 日。

投诉人资料：李照之女李信(Lee Shin)，68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1640251，现住于 582，kg，Dioh，kuala Pilah，N. S.，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州林茂市郊区。

投诉内容：我们家五个亲人都被日本兵杀害了，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的年纪跨度很大，从 56 岁到 4 岁，甚至我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也没有逃过被杀害的厄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3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7)

62. 蒙难者：

郑何英

Wong Liang Yew，男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2 年某日。

投诉人资料：Wong Liang Yew 之外甥女郑何英(Chan Ho Yin)，身份证号 2475751，现住于 21，New Village，Ulu Berangang N. Sembilan。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舅舅 Wong Liang Yew，他被关在了 Kuala Lumpur。我的舅舅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本分人为什么会被抓走？日本人在狱中虐待我的舅舅，他无法忍受这

些拷打和折磨而最终死在扣留营里。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舅舅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63. 蒙难者：

Pai Geok，男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Pai Geok 之子贝曹九（Pai Chow Keo），男，身份证号 2006624，现住于 Kg. Ulu Berangang N. Sembilan。

贝曹九

投诉内容：日本人将我的父亲 Pai Geok 从 Ulu Berangag 我们家中抓走，并且野蛮地杀害了他。这些毫无人性、无法无天的日本人应该受到惩处。在我父亲死后，我们家承受了许多痛苦和艰辛，我母亲想方设法维持着这个家，在日占时期，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也经常食不果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日治时期我们所蒙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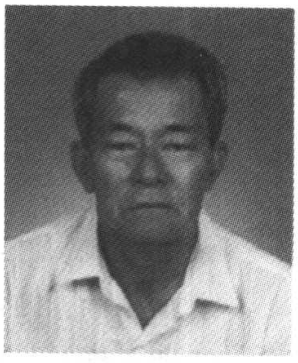
64. 蒙难者：

张×，女，60 岁，家庭主妇

徐满妹，女，8 岁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甘榜双溪拉央金河小园丘。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徐秀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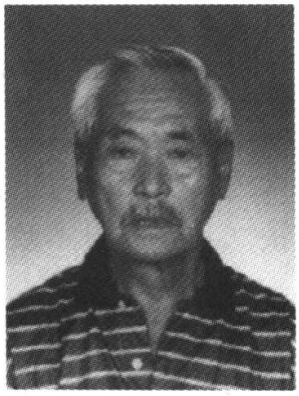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张×之子徐秀林（Chi Siew Lim），男，66 岁，铁匠，祖籍广东大甫，身份证号 0568462，现住于 1944，Rj2/22，TMN Rasah Jaya，Seremban，邮编 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林茂双溪拉央。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母亲张＊和妹妹徐满妹。我至亲的母亲和妹妹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却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无辜滥杀。在此，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向蒙难者家属郑重道歉，而且它还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给受害者后裔一个合理的血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6 日。

65. 蒙难者：

何　水，男，52 岁，胶工



何天发

蒙难地点：瓜拉庇劳冷宜新邦十字路口。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0 日。

投诉人资料：何水之侄何天发(Ho Tin Fat)，80 岁，退休，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2013775，现住于 No. 40kg. Baru Cina, Air Hitam,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 72120。日本侵占时住址：李寄山柔佛。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伯父何水、堂兄何桂父子两人，住在李寄山柔佛以割胶为生。1942 年 3 月间，伯父经过太兴山十字路口时被日军抓去杀头。当时我的亲人被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如今作为受害者的亲属，我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合理要求，赔偿一切人命大损失。因为我的亲属根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根本是蒙冤被害。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立场出发，遵守国际公法，合理赔偿而不要坚持强盗的立场。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能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0 日。

66. 蒙难者：

郑秀凤，女，45 岁，家庭主妇

张亚财，男，15 岁

张黑狗，男，12 岁

张谭福

蒙难地点：马口双溪镭。

蒙难时间：1942 年 7 月 31 日。

投诉人资料：郑秀凤之子张谭福(Teo Tam Hock)，58 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302465，现住于 33, Wisma Sentosa, Kuala Pilah, N. S.，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州双溪镭橡胶加工厂。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我的父亲在双溪镭开着一家杂货店，兼营橡胶加工。1942 年 7 月 31 日，一队日本兵来到了这个小村庄，因为这些日本兵来意不善，我母亲让我们离开并找地方躲起来。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往一个方向跑，我和我三哥往相反方向跑。当日本兵发现我们俩后，

他们在后面紧追过来，我迅速跳进河里，日本兵用他们的刺刀往河里乱扎，我险些被刺到，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当外面安静下来后，我和我三哥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我们发现母亲和两个哥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杀死了。我们的小店被烧成了废墟。我是劫后余生者，当年亲眼看见惨案发生时的一切惨况。如今，我们受害人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从人道立场出发，进行赔偿。日本政府更不应该执行成为一个强盗国家的政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母亲和哥哥的被害及我们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2 日。

67. 蒙难者：

陈其芹，男，33 岁，商人

蒙难地点：彭亨州文德甲。

蒙难时间：1944 年 12 月 2 日。

投诉人资料：陈其芹之妻黄瑞云（Huang Swee Yune），77 岁，退休教师，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 1298898，现住于 No. 161 - C，Taman Sentosa，Jalan Temiang，Seremban N. S.，邮编 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彭亨州文德甲大街。

黄瑞云

投诉内容：1944 年 11 月间，我的丈夫被日本兵叫去，关在 Mentakab 集中营。随后被转到 Temerloh 监狱。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直到满身伤病，他被送进了 Mentakab 医院，很快在那儿死去。日本人通知我们家到 Mentakab 医院去收尸。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6 日。

68. 蒙难者：

骆　贵，男，55 岁，胶工

郑　妹	篮四妹	骆　×	骆云发
李　带	杨运娣	骆　添	骆　华
李　满	李　运	骆　×	骆纪福
骆牛奶	骆观娣	骆欠妹	骆观妹
骆天生	骆纪妹	骆观练	骆吉粪

骆观福

骆覃生　　骆家利　　骆　瑞

蒙难地点：芙蓉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骆贵之女骆观福(Lock Kon Fook)，79 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 0886189，现住于 100Bt 3 1/2，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通讯地址：No. 9 off Galan Lobak Seremban N. S.)，邮编 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日军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杀害了我家 24 位亲人，他们是：

父亲骆贵，母亲篮四妹，哥哥骆云发，嫂嫂杨运娣，侄儿骆观练、骆覃生、骆瑞、骆×，大叔父骆华，大婶李运、郑妹，堂弟妹骆纪福、骆观娣、骆观妹、骆纪妹，二叔父骆×，二婶李带，堂兄弟骆吉粪、骆家利，三叔父骆添，三婶李满，堂弟妹骆牛奶、骆欠妹、骆天生。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1 日。

69. 蒙难者：

文　永，男，24 岁，胶工

张　利，男

张　兴，男

文　珍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文永之弟文珍(Mun Chan)，74 岁，退休，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 1299817，现住于 209 新泉栈花园。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兵在知知港余朗朗杀害了我家三位亲人，他们是我的兄长文永及两个表弟张利和张兴。日军用残暴的手段杀害了他们。惨案发生已超越半个世纪，日本政府始终不肯良心发现，承认罪行，令人遗憾。如今我呼吁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场，给我们一个合理赔偿。假如日本政府真正执行民主人权，有公理存在，就应尽快赔偿给我们受害人。同时我希望，广大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能够多多帮助那些在日本人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30 日。

70. 蒙难者：

骆　桂，男，49 岁，农民

叶　满，女　　骆观添，男　　骆观胜，男

骆观和，男　　骆观清，女　　骆观娇，女

骆观妹，女

骆　凤

蒙难地点：森美兰日拉务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骆桂之女骆凤(Lok Fong)，74 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 1296006，现住于 237 Taman Rasah Jaya Seremban N. S.，邮编 7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日拉务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一队日本兵带着罪恶的目的闯进了知知港余朗朗村。在这一天里，这些野蛮的日本人屠杀了村里数不清的善良百姓。我家的八位亲人也在其中遇害。他们是：我的父亲骆桂，母亲叶满，哥哥骆观添，弟弟骆观胜、骆观和，妹妹骆观清、骆观娇、骆观妹。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71. 蒙难者：

张　福，男，33 岁，胶工

曾来英，女，31 岁，胶工

张建文，男，10 岁

张家凤，女，7 岁

张　友，男，12 岁

张　祥

蒙难地点：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

蒙难时间：1942 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投诉人资料：张友之子张祥(Chong Sung)，36 岁，胶工，祖籍客家，身份证号 5188826，现住于 No. 228，Kampung Baru Tampahan Air Kuning Selatan，Batang Melaka，邮编 73300。日本侵占时住址：冷宜八号公司。

投诉内容(张福之子张友叙述)：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 年，日本兵在瓜拉庇勝的冷宜杀害了我的四位亲人，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我受了五处刀伤，却得以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在今天讲述这一切。

我身上的刀伤过了好几个月才愈合，我不得不承受许多痛苦。在日治时期，我们缺衣少食，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谁该对我遭受的这些不幸负责？谁该对我家人的被害负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8）

72. 蒙难者：

梁日新，男，30 岁，汽车修理员

蒙难地点：雪兰莪州吉隆坡。

蒙难时间：1942 年 7 月 15 日。

梁亚女

投诉人资料：梁日新之女梁亚女（Leong Ah Nool），女，58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附，身份证号 2000304，现住于 12，New Village，Ulu Berangang，N. S.，邮编 71750，日本侵占时地址：森美兰州芙蓉十八碑机新脚车店。

投诉内容：1942 年 7 月 15 日，日本人又踢又推地把我的父亲梁日新带出了我们在 Ulu Beranang 的自行车店，父亲晕了过去，被扔上了卡车，他被带到了 Kuala Lumpur。我的母亲求日本人让和父亲见个面，但被拒绝了。我的母亲得知我父亲受到了那些野蛮的日本人的折磨，最终他无法忍受这些拷打和虐待而去世了。我的母亲痛苦万分，她不得不辛苦工作以抚养全家。我们缺衣少食，只上过很短时间的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在日治时期所经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73. 蒙难者：

陈寿谭，男，39 岁，种植

钟登凤，女，38 岁，种植

陈天送，男，13 岁，求学

陈兰娣，女，11 岁，求学

陈天来，男，9 岁，求学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陈福娣

投诉人资料：陈寿谭之女陈福娣(Chin Fook Tai)，68岁，种植，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0908811，现住于 160Kg. Petaling, Jelebu, N. S. West Malaysia，邮编 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我叫陈福娣，68岁，1942年3月18日，我亲眼见到二十多个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母、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日本兵进行屠杀时，我躲在屋后菠萝园里。日本兵在杀害了许多村民以后，放火烧毁了村里的木屋。这些残酷而又可怕的记忆将伴随我终生。在我家人被害后，我经历了许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7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9)

74. 蒙难者：

陈水仁，男，28岁，工人

蒙难地点：知知港邱娇园。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8日。

陈　吉

投诉人资料：陈水仁之侄陈吉(Chin Kiat)，67岁，胶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 0235674，现住于 4159 Pulau Sebang, Tampin, Negeri Sembilan, Melaka，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1942年3月18日，我叔叔陈水仁在知知港邱娇园工作时被日本兵捉去枪杀。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被害作出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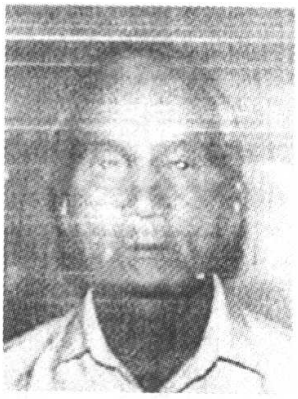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年9月30日。

75. 蒙难者：

赵成波，男，50岁，农耕

蒙难地点：庇勝港尾村。

蒙难时间：1942年3月16日。



赵　坤

投诉人资料：赵成波之子赵坤(Chew Knan)，77岁，农耕，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0775844，现住于 No. 38. Taman Yan, Kedah, D. A.，邮编 06900。日本侵占时住址：庇勝港尾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6 日，日本兵在瓜拉庇勝的港尾村杀害了我的父亲赵成波和另外许多村民。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罪过，那些残暴的日兵为什么要杀害他？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不得不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们经受了许多痛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0）

76. 蒙难者：

杜　吉，男，32 岁，菜农

蒙难地点：知知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杜国兴

投诉人资料：杜吉之孙杜国兴（Too Kok Heng），26 岁，营业代表，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671128 - 05 - 5025，现住于 52 Kg Baru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 S.，邮编 73100。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我的祖父杜吉在知知港工作地点和另外两位工人一起被日本兵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30 日。

77. 蒙难者：

颜　樟，男，商人

颜世豪，男

颜世平，男

陈　振，男

蒙难地点：双溪镭。

蒙难时间：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十九日。

颜世锦

投诉人资料：颜樟之子颜世锦（Gan Su Keng），70 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303227，现住于森美兰马口甘榜精那，门牌 134，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双溪镭。

投诉内容：1942 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日本兵在双溪镭杀害了我家三口

人，他们是我的哥哥颜世豪、弟弟颜世平和舅舅陈振，我的母亲在听说她的儿子被害后，服毒自杀。我的父亲颜樟被日本人召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结果一走之后再无音信。我相信他一定是在那儿遇难了。是谁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是谁让我们小小年纪就蒙受痛苦？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1）

78. 蒙难者：

Yee Kim Seng，男

蒙难地点：Seminyih，Selangor。

蒙难时间：1942 年 5 月。

余成汉

投诉人资料：Yee Kim Seng 之侄余成汉（Hee Sin Hun），57 岁，身份证号 0223492，现住于 96 Miun Rd-Broga，N. S. 。

投诉内容：1942 年 5 月，日本兵在 Seminyih Selangor 抓走了我的叔叔 Yee Kim Seng。他后来被关到了 Kuala Lumpur。据那些最后见过他的人说，他被日本人砍了头。那些残忍的日本人杀人从不需要理由，他们不配被称作是“人”。作为他的侄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叔的死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6 日。

79. 蒙难者：

陈玉莲之母

陈玉莲之姐

陈玉莲之伯母

陈玉莲之侄儿三人

陈玉莲之外甥四人

陈玉莲之外甥女四人

陈玉莲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不叻士林茂，郑生郎园。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4 日。

投诉人资料：陈玉莲（Tan Nyok Lun），女，65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

身份证号 0220553，现住于 No. 35. Jalan Besar Mantin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17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不叻士大街。

投诉内容：我陈玉莲当年是和父亲郑椰住在不叻士大街，和大姐看孩子，后来我姐夫他们要搬去林茂树胶园居住。因为我想和我父亲看店，所以没有跟他们去，因此我逃过劫数。我母亲在胶园里被杀，我姐姐的八个年龄从 1 岁到 10 岁的孩子（四男四女），还有我伯母儿子的三个孩子都被日军杀掉了。我姐姐 10 岁的儿子当时未死，过了一个星期才死去。她告诉我，日军残忍地把小孩子绑起来用尖刀刺杀。日本政府当年犯下滔天罪行，残杀无辜，现在应当负起一切后果，不该逃避任何责任。我们受害人后裔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站在人道立场，给我们一个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3 日。

80. 蒙难者：

黎　仲，男，约 30 多岁，商人

甘　氏，女，约 20 多岁，家庭主妇

黎亚南，男，约 7 岁

黎亚牙，男，约 6 岁

黎亚松，男，约 5 岁

蒙难地点：双溪镭。

蒙难时间：1942 年 7 月 31 日。

黎　金

投诉人资料：黎仲之子黎金（Lai kum），男，55 岁，劳工，祖籍高州，身份证号 3054398，现住于波德申石古洞（Ladang, Sg Ujong, Port. Dickson, N. S.）。日本侵占时住址：双溪镭（Sg Lui, N. S）。

投诉内容：1938 年 1 月 18 日，我出生在双溪镭（Negri Sembilan-Bahau-Sungai Lui），在那时，我和我的父母及兄弟们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但是，1942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 点，日本兵闯进了我们的双溪镭村。他们一进村就命令所有人到村里的杂货店前集中，所有的村民（包括当时 4 岁的我）都到了那儿。当人到齐了后，日本兵让男人站到一边，妇女和儿童站在另一边。当男人们站出来后，日本兵就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让他们在烈日下站好。同时，日本人命令妇女和儿童进杂货店里去。大约下午 1 点钟，日本兵当着男人们的面用机枪杀死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幸运的是，我和另外一个妇女逃过了这一劫，因为当时我正好处在一个铁水槽的后

面，而这位女士也只受了一点轻微的枪伤。与此同时，日本人用他们的军刀砍杀那些男性村民。后来我的亲戚们得知，当天人们就找到了368具尸体。所以，1942年7月31日这一天，在日本兵的刀砍枪击之下，我失去了我的五位亲人，他们是：我亲爱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和三个兄弟黎亚南、黎亚牙、黎亚松。

在这场灾难之后，那位女士带我到她的Custody去，我们在那儿的厕所里没吃没喝躲了6个小时，直到日本人离开我们的村子，我们才走了出来。直到今天，双溪镭还有为这368位遇害者建立的纪念碑，如果日本政府需要实地证实的话，这个纪念碑就是最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双亲和三个兄弟，他们是全然无辜的。我一直感到深深的痛苦，我永远无法忘掉我亲人们的惨死。最后，我请求委员会采取必要行动为这一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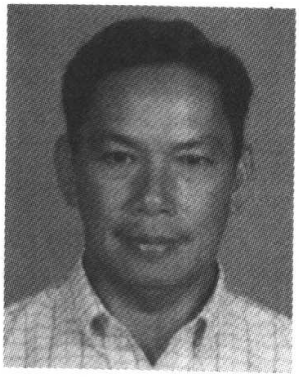
81. 蒙难者：

黎　水，男，32岁，农夫

黎　华，男，8岁

蒙难地点：双溪镭(Bahau)。

蒙难时间：1942年7月31日。



黎　洪

投诉人资料：黎水之子黎洪(Lai Hong)，54岁，农夫，祖籍高州，身份证号2027057，现住于No. 50, Paroi KamPong, Baru, N/V, N. S.，邮编70400。日本侵占时住址：双溪镭。

投诉内容：1942年7月31日，日本人在双溪镭杀害了我的父亲黎水和我哥哥黎华。我和我的母亲Lee Eng及我的姐姐躲过了那次屠杀，我们在森林里躲藏了十天，当我们从藏身地出来后，却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和哥哥了。在日本侵占时期，我们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的母亲不得不艰辛劳作以承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上述两位亲人的被害和日本军队占领期间我们遭受的苦难给予赔偿。日本政府应该本着人道精神给我公平合理的赔偿，如果日本政府不肯承担后果和责任，它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是一个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3年2月8日。

82. 蒙难者：

陈达权

Chong kim Guan，男，20 岁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述人资料：Chong Kim Guan 之子陈达权(Chang Tat Khuin)，52 岁，身份证号 3066402，现住于 16，Main Road，Beranang，N. S.。

投诉内容：在我父亲 Chong Kim Guan 20 岁那年，日本人抓走了他。这些野蛮的日本人将他杀害了。这些毫无人性、无法无天的日本人必须受到惩罚。在我亲爱的父亲死后，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我母亲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出去做工，以所得收入补贴家用。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艰辛向我们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83. 蒙难者：

苏天送

苏天送，男，25 岁，商人助手

蒙难地点：马口双溪镭。

蒙难时间：1942 年 7 月 31 日。

投诉人资料：苏天送(Soo Cnow)本身，男，78 岁，退休，祖籍客家人，身份证号 2217834，现住于：马口甘榜，支那(No. 168 KamPung Cina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Bahau N. S Malaya。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是一个商人。1942 年 7 月底，日本兵在双溪镭屠杀了大约 360 人，我也在当时的屠杀中受伤，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今天。日本政府应该为这次屠杀承担责任，给予合理赔偿。我个人目前年老，行动不便，不能承担任何工作，作为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赔付补偿金。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2)

84. 蒙难者：

刘九妹

吴　英，女，53 岁，种植
刘秀清，男，18 岁，种植
刘水金，男，16 岁，求学
刘秀英，女，15 岁，求学
苏新娇，女，13 岁，无业

蒙难地点：余朗朗知知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吴英之女刘九妹（Ki Moi/Liew Kow Moy），74 岁，无业，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3406276，现住于 125，Kg. Petaling，Jelebu，Negeri Sembilan，West Malaysia，邮编 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余朗朗知知港。

投诉内容：我亲眼目睹了我的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及一位弟媳的被害，是日本兵杀害了他们。这场屠杀是那么残酷，在我有生之年是再也无法把它忘记了。我能够活到今天真是很幸运，我今年已经 75 岁了，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日本兵制造的那场屠杀的情况，可以找我面谈。在日本占领期间，我承受了许多的痛苦，无法填饱肚子，无法上学，无法得到母亲的关爱。日本人应该对我遭受的这些苦难负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和我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20 日。

85. 蒙难者：

刘修良

刘修良，男，30 岁，小学校长

蒙难地点：芙蓉瓜拉庇勝路一间鬼屋里。

投诉人资料：刘修良（Liew Siew Leong）本身，男，80 岁，退休校长，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 0217826，现住于芙蓉淡边路芙蓉园，门牌 597 号，邮编 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芙蓉埠新街（利华律）门牌 28 号。

投诉内容：我，刘修良，1943 年 11 月 13 日被新加坡来的日本特务队逮捕，我和另外两个人被关在同一间囚室里，日本人逼迫我承认我并未参与做过的事（开抗日同盟会），我拒绝了，因此我被拳打

脚踢，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虐待，一些无法承受这些虐待的被捕者在监狱里死去。我被关了 95 天，监狱里的生活十分恶劣，吃不饱且生病时无药医治，晚上睡在牢里的石板上，没有被盖，冷得发抖，因此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那儿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地狱。我能够活下来真是幸运。我刚被释放时，异常瘦弱，以至于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所遭受的这些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1 月 1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3）

86. 蒙难者：

Pun Kuan

潘锦荣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Yee Lang-lang Titi N. Sembilan）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Pun Kuan 之子潘锦荣（Pun Ah Kow），身份证号 0888782，现住于 41，kg，Baru，Mam Bau，Seremban。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我父亲（Pun Kuan）在知知港余朗朗被日本人杀害，与他同时遇害的有几百人。我很幸运，我的母亲将我保护得很好，凶残的日本兵没能发现她和我。在我小的时候，经历了十分艰苦的生活。因为贫穷，我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我的母亲也无法抽出足够的精力来关心我。谁应当对我遭受的这些苦难负责？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遭受的这些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87. 蒙难者：

萧呈姑，男，64 岁，种植
萧先财，男，22 岁，胶工
萧带娣，女，13 个月
萧福林，男，15 岁，胶工
萧添福，男，12 岁
萧添财，男，5 岁
巫　娇，女，23 岁，胶工

钟　妹

萧遇妇，女，4 岁
萧强莲，女，8 岁
钟妹，女，21 岁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钟妹(Chong Moi)，女，72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 2473152，现住于 119，Rahang New Village Seremban N. S West Malaysia，邮编 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我叫钟妹，今年 72 岁，1942 年在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余朗朗村，日本兵在我身上刺伤了四处。上帝保佑，我的小命是保住了，但我家里的其他人和余朗朗村的几百位村民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他们全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在一天之内杀害了。我被刺伤之后昏了过去。他们，那些野兽一样的士兵认为我死了，就走开了。我就这样和自己流出的一滩鲜血呆在一起。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看到周围除了尸体还是尸体。你能体会到我当时所经历的恐惧吗？你能想像出我必须承受的痛苦吗？你能感觉到当我看到家里人被杀时有多么悲哀吗？是谁给我带来了这一切的灾难？公道！我要为我的悲惨遭遇所讨还的就是公道！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5 日。

88. 蒙难者：

萧　谭，男，种田
黄　四，女，63 岁，种田
萧月华，男，33 岁，种田
雪　嫂，女，32 岁，种田
萧俊良，男，5 岁
萧佛良，男，3 岁
萧　妹，女，2 岁
萧冬娣，女，19 岁
萧富娣，女，16 岁，学生

萧　英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萧谭之女萧英(Siew Yin)，75 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客家，身份证号 2004178，现住于：280 - C Jin Temiang Seremban N. S Malay-

sia。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Yee LangLang Titi, N. Sembilan)杀害了我家九口人，我恨透了这些杀害我亲人的日本兵。我的这些亲人完全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守法本分的人。我被害的这些亲人分别是：父亲萧谭，母亲黄四，哥哥萧月华，嫂子 Yuen Mei，两个侄儿萧俊良、萧佛良，侄女萧妹及两个妹妹萧冬娣、萧富娣。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89. 蒙难者：

萧九故，女，40 岁，种食

叶　胜，男，45 岁，种食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萧　庚

投诉人资料：萧庚(Siow Kang)，男，53 岁，板厂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559490，现住于 No. 124 - H, Batul, Kampung Parit, Jalan Seremba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属知知港。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日本军队来到知知港城外，将当地人驱赶到一起，开始检查日本人当时发的身份证。在将人们成群成群地赶拢到一起后，日本兵走到人群中开始了对人们的讯问。突然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兵们发怒了，日本指挥官让他的士兵都插上刺刀，并开始刺杀周围的人，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场被杀死，那些试图逃离的人们也被看见的日本兵开枪打死。在这之后，日本兵在离开前，又烧毁了村子里的房屋。就是在这场灾难中，我的亲人萧九故和叶胜无辜地失去了生命。因此，作为受害者的后裔，我代表我叔叔的家人，就他们亲人的被杀，以及所受的伤害和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7 日。

90. 蒙难人：

萧三才　　高秀梯　　萧登梯　　萧带金

萧细妹　　萧亚排　　萧长梯

萧登来，男，23 岁，割胶

蒙难地点：余朗朗家里。

蒙难时间：1942 年。

王金莲

投诉人资料：萧登来之妻王金莲（Wong Kim Lian），71 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 2500818。现住于榴槤知贝门牌 49 号，邮编 7240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我叫王金莲，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住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和我的丈夫萧登来、公公婆婆以及四个小姑在一起生活。除了我，我的其他八位家庭成员都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失去了丈夫，我万分痛苦，不得不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杀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20 日。

91. 蒙难者：

萧　长，男，25 岁，胶工

萧亚才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村。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叶秀珍

投诉人资料：萧长之妻叶秀珍（Yap Siew Chin），73 岁，家庭主妇，祖籍客家，身份证号 2479095，现住于榴槤知贝门牌 48 号（No. 48，Durian Tipus，N. Sembilan），邮编 7240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村。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及儿子生活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村，我丈夫是个胶工。当那天日本兵闯入余朗朗村开始屠杀时，我恰好到知知港镇上去买菜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家中的其他人当时都在家里，他们都被日军无情的杀害了。其后的日子异常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和我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20 日。

92. 蒙难者：

林玉兰

李云娣，女，35 岁，农人（种植）
吴玉星，男，12 岁，学生
吴志新，男，10 岁，学生
吴志明，男，8 岁，学生
吴凤英，女，5 岁
吴秀珍，女，2 岁

蒙难地点：古打灵奎岭四十二格。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吴桂发之妻林玉兰（Lim Nyak Lan），74 岁，祖籍广东蕉岭，身份证号 1312010，现住于 19 Rumah，Murah，Petaling，Jelebu N. Sembilan，Darul Khusus，邮编 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古打灵奎岭四十二格。

投诉内容：我叫林玉兰，我的丈夫叫吴桂发。1942 年 3 月 18 日下午 3 点，日本兵在森美兰州古打灵村（Kutalin N. S）杀害了我丈夫的前妻及他们的五个孩子，这些受害者都是善良的百姓，他们完全是无辜的。3 月 18 日这一天，日本人在当地共杀害了 46 位村民，这些日本兵应该为他们的野蛮行径负责。日本政府应该为他们士兵当年的残暴行为向受害者的家庭进行赔偿。基于以上原因，我为我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8 月 9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4）

93. 蒙难者：

陈金水

陈　干，男，41 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阿士旦那拉惹国文小学后面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陈干之子陈金水（Tan Kim Swee），53 岁，烧鸭店主，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990812，现住于马来亚马六甲州新邦安村，门牌 AG72 号，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 42 号。

投诉内容：我父亲叫陈干。1942 年 3 月 18 日上午，他与亲人陈留去阿士旦那拉惹采草药，到中午，在半路遭日本军队设路障扣留，当天下午两点多，便遭集体屠杀。据那些在他生命最后时刻见过他的人说，他受到了残暴的日本人的虐待，我的父亲架不住这些非人的折磨而死去。我的父亲是完全无辜的。他只是一个与亲人去采草药的平民，却惨遭杀害，真是天怒人怨之冤。在我父亲遇害后，我母亲不得不承担起抚养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所过的生活真是悲惨，我们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基于以上事实，我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94. 蒙难者：

彭水青，男，42 岁，菜农

蒙难地点：芙蓉。

蒙难时间：1942 年。

彭 云

投诉人资料：彭水青之女彭云(Pang Yong)，63 岁，家庭主妇，祖籍海陆丰，身份证号码 3050379，现住于马六甲州马吉丹那，门牌 5196(5196 Masjid Tanah, Melaka)。

投诉内容：我，彭云，在此吁请研究者们关注以下事实：1942 年 5 月 20 日晚上，日本宪兵把我的父亲彭水青带去芙蓉，结果他在芙蓉被日本人杀死。此后，我母亲不得不一人承担起抚养我们兄妹四人的重任。我们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常常食不果腹，我的兄妹和我都没能接受学校教育，所以我们都只能做体力劳动者。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我们现在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谁该对我们的悲惨遭遇负责呢？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完全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 日。

95. 蒙难者：

Chong Sze Lai，男

Chong Sze Lai 之妻

Chong Sze Lai 之子

Chong Sze lai 之子

李　长

蒙难地址：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Chong Sze Lai 之外甥女李长(Lee Chong)，身份证号 1636940，现住于 No. 6，New Village，Ulu Beranang，N. S.。

投诉内容：无法无天、毫无人性、野蛮残暴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舅舅 Chong Sze Lai、他的妻子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我舅舅一家是全然无辜的，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却被日本人杀害了。作为他们的亲人，我要就他们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骆玉娣

96. 蒙难者：

骆　谭，男，65 岁，种菜
赖　氏，女，62 岁，种菜
骆　奉，男，45 岁，割胶
江　冯，女，40 岁，割胶
骆　友，男，20 岁，割胶
黄　娇，女，19 岁，割胶
骆　明，男，13 岁，种菜
骆　发，男，11 岁，种菜
骆　仁，男，9 岁
骆　强，男，7 岁
骆　琴，女，5 岁
骆　英，女，3 岁
骆　玉，女，1 岁
骆　兰，女，1 岁

蒙难地点：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骆奉之女骆玉娣(Loh Geok Tai)，66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 1298822，现住于 557 Jalan，Temiang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 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一队日本兵闯入了知知港余朗朗村，杀

害了我的下列亲人：祖父骆谭，祖母赖氏，父亲骆奉，母亲江冯，哥哥骆友，嫂子黄娇，弟弟骆明、骆发、骆仁、骆强，妹妹骆琴、骆英、骆玉，侄女骆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97. 蒙难者：

何　生，男，33 岁，耕种

蒙难地点：吡叻州金保埠。

蒙难时间：1943 年。

何征禧

投诉人资料：何生之子何征禧（Ho Ching Hee/Ho Foo），50 岁，商贩，身份证号 7928231，现住于 No. 19 Jalan Kenar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编 435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州金保埠。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父亲在耕作时被日本人抓去。当时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裤子。因为没有钱给那些日本人的走狗，家里任何人都无法见到我父亲。父亲在坐牢期间，每天只分给两小块木薯充饥。还挨了日本人的鞭打。祖母只好拆下房屋上的白锌片卖钱，用钱买通走狗，才见上我父亲的面。再筹够足够的钱，买通走狗跟日本鬼子讲好话，我父亲才走出鬼门关。我父亲在带着满身伤病走出鬼门关后，看医吃药总不见效，就这样含恨去世了。作为他的子女，我向日本政府就我父亲被折磨致死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98. 蒙难者：

王　坤，男　　李　妹，女　　王俊兰，男

王世礼，男　　王廖妹，女

蒙难地点：美罗吉叁仔梁根水喉公司内。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王世雄

投诉人资料：王坤之子王世雄（Wong Sai Hoong），64 岁，退休，身份证号 1066381，现住于 23 Tamah Aman Bidor Perak，邮编 35500。日本侵占时

住址：美罗吉叁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吡叻州。

投诉内容：我叫王世雄，当年和父亲王坤、母亲李妹、哥哥王世礼、妹妹王廖妹、叔叔王俊兰住在美罗吉叁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在日本人的“肃清”行动中，我亲眼看着他们被烧死。当日本兵来“肃清”时，我与弟弟王世有到稻田看已成熟的稻米，当听到枪响时，便跑回家。远远看到家园起火，我们兄弟俩便赶快躺下藏着。日军走后，我发现家人和大约一百多人在梁根水喉公司内被绑在一起，烧成干尸。过后，经村民帮忙，把那堆尸体一起安葬在一个墓内。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99. 蒙难者：

云逢鐀，男，农夫

蒙难地点：吡叻州安顺冷甲田芭。

蒙难时间：1943 年农历七月初九。

云昌记

投诉人资料：云逢鐀之侄云昌记（Wong Sung Han），80 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 4007092，现住于 P. T. 1510, Taman Bunga, Okid, BT. 12, Jalan, Bidor, T. K Intan, Perak Malaysia，邮编 36020。

投诉内容：云逢鐀原在槟城居住，因日本军队南进，侵略战争将爆发，以为航运水路断绝，槟岛会缺粮，居民会挨饿。一方面又由报纸得知吡叻安顺冷甲曾吉容田芭开发以供人民耕种粮食，于是在日本军队未登陆前的 1941 年由槟城携带二子云昌×、云昌冽及二女云莲书、云爱娥来安顺冷甲田芭编号一号沟定居，种植粮食，可自给自足。1942 年间，女儿云莲书出嫁。

1943 年农历七月初九，日本军队肃清“抗日分子”。早晨 6 点多，日本军人来捕人焚屋，三名年幼的小孩幸免于难，但在枪尖下离开，屋内贵重物件和一切都被焚毁，连木屐都不存。大约上午 10 点钟，约数十人集体被机枪射杀，云逢鐀为蒙难者之一。第二天死者尸体才由华侨协会请准亲属领去安葬，四名海南籍死难者云逢鐀、史贻经、范厚兼、韩××由亲属共租一架大卡车运载四个棺材殓葬于曾吉容九支石广东公冢。死难者无有亲属者，即在被杀处下葬。被枪杀者中有五人受枪伤但尚活未死，其中四名伤者由华侨协会送到中央医院急救，但在医院被日军弄上兵车载走，未知去向。过后数日，冷甲市街有日军告白说，一碗白饭有数滴石油滴入，应将石

油铲出，难免一些未沾石油的白饭亦被铲去。这样的情形，是明知错杀而杀。

如今，我是我叔叔的惟一侄儿，我有权力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补偿，要求补偿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6 日。

100. 蒙难者：

张　北(Cheong Pek)，男，38 岁，农民

张　北

蒙难地点：打巴旧警察局。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张北(Cheong Pek)本身，男，86 岁，退休，祖籍广东何婆，身份证号 2096054，现住于 No. 6，Jalan Bruseh，Bidor，Perak。日本侵占时住址：十干巴沙乃双溪稔三条半碑。

投诉内容：本人张北，在日本统治大马期间，曾经是被日军冤枉的受害者。当年本人才 38 岁，家有一妻一子。住在十干巴沙乃双溪稔三条半碑，是一位农人。

当时因为大肃清，本人一清早打开门要去做工时被日本兵无辜捉走，根本不给理由，也不听解释。就这样把本人关在打巴旧警察局，只留下一妻一子在家。当时有数十人同时被关。在这警局里有两间房，我们全部被关在此房，想找个地方睡也不能，因为实在太挤了。我在这里一共关了 13 天。在被关期间，每天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日夜不分地被殴打，被灌水逼供一些本人根本不明白的事件。每日都一样的被逼供无数次。最难忘和悲痛的是被灌水，先殴打，然后推倒在地上，将水从口中灌到肚子里，肚子胀大后，在肚子上放上一块板，然后日本兵就在板上一压，肚里的水就从鼻口耳流出，多残忍的做法。也因这样，本人从此变得失聪至今，因为水从耳出，把本人右耳膜弄破成聋，左耳变成撞聋了。每日都要挨饿，一日只可以吃两小块番薯，一个大男人以这两小块番薯怎么能填饱肚子呢？而且每日还要受虐待，使我的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每日都如此地虐待直到第 13 天，因为已证明了本人的确是无辜的，才由陈炳安先生为本人担保出来，和本人同关的其余人士就下落不明了。

在这 13 天里，本人饱受虐待，家里人也日夜为本人担忧，最可悲的是，我的一切农作物变得血本无归。自从本人被放出来后，身子一天不如一

天,(身体状况)恶化病倒在床上,也因为灌水而使我体内的五脏弄坏了。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现在本人只想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101. 蒙难者:

萧招娣,女

陈四妹,女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2 年。

陈水森

投诉人资料:萧招娣之子陈水森(Chin Swee Sim),56 岁,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 0418814,现住于 No. 7 Kampung Masjid, Jalan Sungkai, Bidor, Perak,邮编 35500。

投诉内容:当日军杀害我母亲和妹妹之时,我只有 5 岁大,什么都不知道。刚好父亲带我上街去了,假如留在家里的话,可能也已同归于尽了。事情已隔了几十年,心中还是很难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102. 蒙难者:

莫　聚,男,22 岁,劳工

杨　南,男

蒙难地点:吡叻州木歪埠。

蒙难时间:1942 年 6 月 16 日。

莫亚妹

投诉人资料:莫聚之女莫亚妹(Mock Ah Moi),47 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 7572062,现住于 No. 167, Jalan Simpang Jelapang,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 3002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州木歪埠。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新马半岛时期,1942 年 6 月 16 日上午,日军来到我家捉人,我母亲亲眼看着日本兵用强迫手段将我父亲与外公绑着拉走,在木歪埠囚禁一个多月。我父亲和外公遭受日军各种手段的折磨与虐待,他们受到日军棒打、晒太阳、脚踢、灌水等各种不人道的残害。虽然后来父亲和外公被放回家,可是他们两人满身伤痛,当年我们没有钱医治他们,拖了几年,伤痛发作而死。对这一起惨案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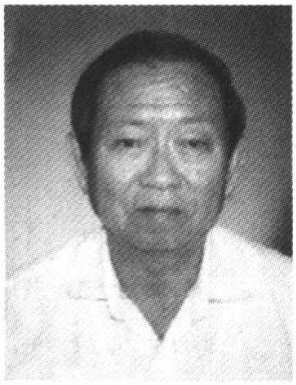
切责任，给我们受害者后裔合理补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103. 蒙难者：

黄安华叔叔全家

黄安华舅父及舅父四子



黄安华

投诉人资料：黄安华（Wong Onn Wah），男，64 岁，商人，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1406928，现住于美罗大街 41 号，邮编 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美罗三保岭。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我家的下列亲戚被日本兵杀害：叔叔、婶婶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一位舅父受刑致死，他的四个孩子被杀。只剩下外婆，由我赡养到去世。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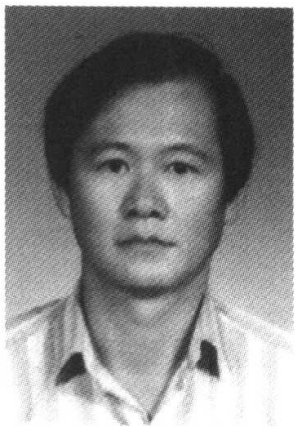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3 日。

104. 蒙难者：

Li Chang Chin，男，Pajakgadai

蒙难地点：新加坡。

蒙难时间：1942 年。



Li Pik Pan

投诉人资料：Li Chang Chin 之子 Li Pik Pan / Li Chok Fhan，56 岁，店员，身份证号 0091275，现住于：13. Lorong Bayan Telok Wan Jah 05200 Alor Setar Kedah。日本侵占时住址：Kulai Johore。

投诉内容：1942 年，我父亲被日本兵抓去折磨致死，他死于新加坡。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6 日。

105. 蒙难者：

蔡传克，男，28 岁，劳工

蒙难地点：吡叻泠甲应一乡村。

蒙难日期：1943 年农历七月初九。

投诉人资料：蔡传克之外甥黄汉文（Wong Hon Woon），52 岁，劳工，

身份证号 1456816，现住于 I. 23，No. A，Air Kuning，Kampar Perak Malaysia，邮编 3192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冷甲乡村。

黄汉文

投诉内容：本人黄汉文，蒙难者是我舅父蔡传克。我舅父出生于中国农村，秉性纯朴善良，14 岁时南来谋生，初时生活困顿，辗转流离。日军南进时，他定居于吡叻冷甲应一村落，从事农耕，稍有盈积即汇寄回乡，以周济乡下家人之生活。

1943 年农历七月初九凌晨，日军在我舅父居住之村落进行大肃清，当时舅父正在家中睡眠未醒，遂遭扣捕。与舅父同时被捕者，尚有无辜村民数十人。据目击者相告，被捕者皆被反缚双手，由日军驱赶至近郊一胶林旷地，并被强迫并排跪于地下，旋由日军以机枪对准扫射，舅父与其他被捕者皆死于日军枪弹下，无一幸免。舅父死时年仅 28 岁，其尸身弹孔累累，惨不忍睹。由于当年正逢战乱，民不聊生，舅父之尸体乃由我母亲负责草草殓葬于原地。历 50 年迄今，仍然委骨荒野穴宅未营。此则日军草菅人命之悲剧，日本政府实难辞其咎。

作为他的惟一亲属，我有权追究这件惨案的发生，我希望日本国家和政府应当负全部责任，还回一个公道，给予合理补偿。因为我舅父当年受日军残害根本是无辜的。如果日本真是讲民主人权的国家，就不应该抵赖而应赔偿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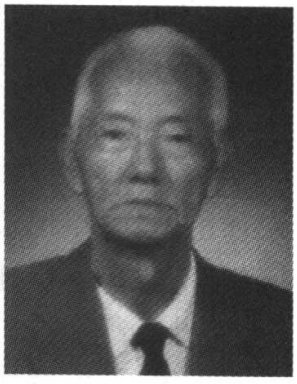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4 日。

106. 蒙难者：

陈　林，男，34 岁

蒙难地点：吉打州西岭。

蒙难时间：1942 年农历正月初七。


陈　林

投诉人资料：陈林（Tan Lim）本身，男，85 岁，退休，祖籍广东普宁县，身份证号 2555713，现住于 304 Bagan Selatan Tan Jung Piandang Perak，邮编 34250。日本侵占时住址：吉打州西岭。

投诉内容：我——陈林，在此陈述我 1942 年所受到的日本人的虐待，当时日军怀疑我接济共产党人。1942 年农历正月初

七，我在吉打州的西岭被日本兵抓住，并在位于 Sungai Petani Kedah 的集中营里受到残酷折磨，忍饥捱饿，并一直被关了五个月。因为在此期间受到的虐待，我的腰部严重受伤，双耳被打聋，头部受伤，时常晕痛。日本兵还强行给我灌水，再用脚踩我的肚子。最后，在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被放了出来。我希望日本有关方面能对我的遭遇进行调查，并就我所受到的伤害进行公正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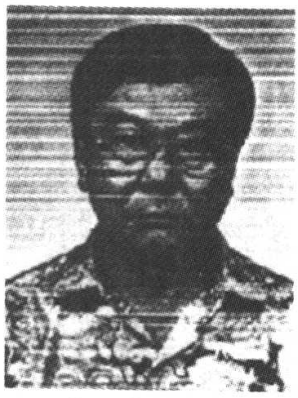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 日。

107. 蒙难者：

王火水，男，25 岁，商人

蒙难地点：美罗吉令仔。

蒙难时间：1943 年。



王增光

投诉资料：王火水之子王增光(Ong Chin Kong)，52 岁，小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 2099323，现住于吡叻美罗大街 63 号(NO、63，Jalan Besar Bidor Perak)，邮编 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6 $\frac{1}{2}$ miles，Jera Mukung Bidor Perak。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王火水，当年 25 岁，被残酷、没人性的日军残害致死。听母亲说，那时我才 3 岁，姊姊 4 岁，二弟才 1 岁。父亲是遭汉奸陷害的。当天，我父亲骑自行车出门去，要买牛奶回来给二弟吃，在半路被残酷、没人性的日本兵捉去，就这样一去永不回家了。当天还有人看见，回来报信，说我父亲被日军捉住，在半途中已给打得半死，又灌水，后来就押到吉令仔屠杀掉，当时还把附近房屋放火烧掉。我的父亲永远沉睡在泥土里，无法雪冤。美罗吉令仔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大本营。

自从先父被残无人道的日本兵杀害后，家破人亡。我们小小年纪就失去爸爸，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生活非常困苦，吃的是番薯和木薯，后来居住在外婆家，靠耕种和割胶来维持生活，那时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最可悲的是当父亲被日军捉去时，我母亲已经怀孕了，父亲遗留下一个遗腹子，他就是我的三弟，可怜地下的父亲也不知道他还遗留下一个遗腹子。最令人悲哀的是连父亲的尸体都不知在何处，无法雪冤！

母亲今年已 73 岁，年老多病，她老人家流过多少血和泪，她的心中有多少恨和仇，这笔惨痛的血债怎能弥补。这 50 年来，我母亲内心痛苦，流

不尽的辛酸泪水，她永远不能忘掉这惨痛的记忆。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还我们家属一个公道，赔偿我们的血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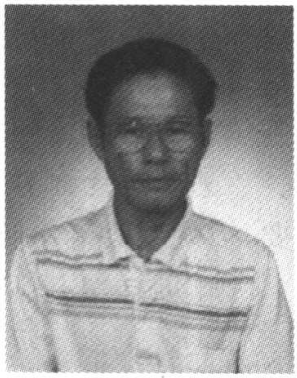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108. 蒙难者：

Voon Tee，男，35 岁，农民

蒙难地点：吡叻打巴警察局(Tapah, Perak)。

蒙难时间：1943 年。


Voon Swee Khiew

投诉人资料：Voon Tee 之子 Voon Swee Khiew，54 岁，农民，祖籍广东(Ben Seng Canton)，身份证号 400205 - 08 - 5099，现住于 2 BlockA, Rumah Awam3, Bidor, Perak，邮编 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6th mile, Jalan Teluk Intan Bidor, Perak。

投诉内容：我是遇害者 Voon Tee 的儿子，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在 1943 年被日本人杀害，我们为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我们得知，我们亲爱的父亲在 1943 年被日本兵抓去打巴警察局，我们的母亲当时还去狱中探望了他几次，他受到残酷折磨并最终被虐待致死。打巴警察局的警察向我们的母亲通知了父亲的死讯，他被埋在了不知名的地方。当听到父亲被害时，我们一家人是多么地痛苦啊。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拆时间：1994 年 7 月 27 日。

109. 蒙难者：

邱文德，男，38 岁，杂工

邱武隆，男，23 岁，杂工

蒙难地点：太平新板章吉×令至峭山途中。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邱武鸿

投诉人资料：邱文德之侄邱武鸿(Khoo Boo Hong)，76 岁，小店主，祖籍福建海澄，身份证号 1014532，现住于新邦安××门牌 15 号(15, Simpang Ampat, Semanggol, Bagan Serai, Perak)，邮编 344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同上。

投诉内容：我祖父邱天厚生有六男，我父亲邱文果排行老大，邱文德是我六叔，邱武隆是三叔文荣之子。日军南进时，人心惶惶，大小商店劫后纷纷关门停业。我叔文德与堂弟武隆及众朋友一二十人用自行车载米在半途贩卖。那天，不知哪一队日军经过，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将他们统统赶到山上去屠杀，这一二十人都被杀，至今未得伸冤。现在我的父辈都已作古，我六叔埋在太平福建公塚，堂弟尸体都未寻着，不知何终。我就我这两位亲人的被害向日本提出索赔。

另外我还存有香蕉票约 1000 元，本为上万元，但因长期无用，小儿玩耍，被烧或为老鼠咬碎，仅剩此数。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7 日。

110. 蒙难者：

黄观有，男

黄茂龙，男

蒙难地点：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黄观有之女黄玉英（Wong Yoke Yeng），63 岁，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2095190，现住于 TB25，kg Baru 35500，Bidor Perak，邮编 35500。日本侵占时住址：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

黄玉英

投诉内容：我当年同父亲黄观有、母亲吴火娇、哥哥黄茂龙以及妹妹黄月英住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日军来“肃清”时，因为我当时有病，正与母亲及妹妹离家在美罗医病，等到我母亲听到消息说日军在梁根水喉公司内“肃清”而赶到现场时，才知道我父亲以及哥哥都已不幸被枪毙了，被一起埋葬在乱葬岗。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时间：1993 年 10 月 16 日。

111. 蒙难者：

关亚毬，男，42 岁，耕种

蒙难地点：雪邦二十三行芭至十七行芭途中。

蒙难时间：1942 年 10 月间。

投诉人资料：关亚毬之子关毬仔（Kwang Mee Kia），59 岁，小园主，祖

关毯仔

籍兴化甫田，身份证号 3586900，现住于 243，New village，Sepang，Selangor，Malaysia，邮编 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雪兰莪州双溪比力十七行芭。

投诉内容：1942 年 10 月间，我父亲关亚毯被日军捉去，那时我父亲 42 岁，我只有 10 岁。我们在日治时期是住在十七行芭，父亲是到二十三行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某日下午二时，我父亲从二十三行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截捕，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我父亲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我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迄今无音讯，很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当年日军不分黑白，乱杀无辜，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无辜受害者家属后裔合理赔偿。因为家父并不是与日军作战而死，而是被日本兵无辜杀死，日本政府应当给予赔偿才合理。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5）

112. 蒙难者：

吴金义，男，贩猪商

蒙难地点：雪邦吉枳。

蒙难时间：1942 年 1 月 12 日。

吴亚邦

投诉人资料：吴金义之子吴亚邦（Goh Ah Pang），62 岁，的士司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1501140，现住于双溪比力新村二五七号，邮编 43950。日本侵占时住址：雪邦吉枳。现住址：257，N/V，Sg. Pelek Sepang，Selangor。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我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我父亲吴金义是贩卖猪只的商人。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英军战败撤退后，炸毁了附近的一道桥，以断绝交通。1942 年 1 月某日，日本军追到雪邦仔过不了港，就将我父亲的三间店、两间住家屋拆去造桥。这五间屋的桁檬柱子很长，适合做桥柱，所以在一夜一日之间拆光了我们的家。我们无家可归，寄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我的父亲悲伤过度，过了一年多就因为悲伤得重病而死。日军破坏我们的家园，日本政府要负起一切责任，给我吴亚邦合理赔偿，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就是

土匪行为，强盗政策。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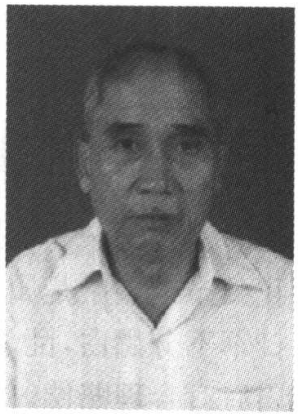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5）

113. 蒙难者：

曾会留，男，20 岁，养猪及耕种

蒙难地点：雪兰莪州加影监牢及半山芭监牢。

蒙难时间：1942 年。



曾　辉

投诉人资料：曾会留之弟曾辉（Cheng Hool），63 岁，退休，祖籍福州，身份证号 341023－01－5009，现住于 No. 120，Kampung，Baru，Sepang，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 439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丹那美拉，九号山芭场。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哥哥曾会留被日军捉去，那时他只有 18 岁。大约是 1942 年某月某日，他才新婚过了五个月，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分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在 1943 年，母亲去探望他，他被日军从监牢里放出与母亲相会，但不允许他与母亲说话。他出来时，母亲见到他十分伤心，因为哥哥看见地上有香蕉皮便立刻拾来吃，可见牢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凄惨与辛苦。当年有一位日籍园丘经理人有意协助担保他出来，只可惜抵达那边时，得知他已经病倒，送往医院了。1944 年 4 月间，在吉隆坡文良港医院才获知他在 1944 年 2 月 14 日已去世了。我哥哥那时只有 20 岁就无辜惨死。当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残害了我的兄长，日本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5）

覃亚林

114. 蒙难者：

覃瑞三，男，37 岁，工人

覃　介，男，工人　　覃　福，男，工人

覃　有，男，工人　　覃　荣，男，工人

覃　五，男，工人　　覃圣瑞，男，工人

谢　南，男，工人　　扣　友，男，工人

廖　兄，男，工人

蒙难地点：三巴央（吉南）卡章武莫，吉打州。

蒙难时间：1942 年 5 月 9 日。

投诉人资料：亲属覃亚林（Tam Ah Lam），男，53 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1611013；现住于 1045 Bee Bee Park Simpang Kuala Alor Setar, Kedah，邮编 0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72，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72, Kachang, Bubok kedah）。

投诉内容：1942 年 5 月 9 日，残暴的日军在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覃瑞三、覃介、覃福、覃有、覃荣、覃五、覃圣瑞、谢南、扣友、廖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0 日。

115. 蒙难者：

董炳抄，男，20 岁，学生

蒙难地点：槟榔律格成＊宝一监狱。

蒙难时间：1943 年 3 月 26 日晨（被捕），1945 年 5 月 11 日（死亡）。

董炳赞

投诉人资料：董炳抄之弟董炳赞（Tang Peng Chan），50 岁，公务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3465432，现住于 497 - D, Jalan Bunga Matahari, Tanjong Bunga Penang。邮编 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槟城丹容督公门牌 495。

投诉内容：日本兵将我的哥哥抓走，并在狱中将他害死。他被捕时，是由宪兵及蒙面侦探四人当场以绳缚其手及头部，要他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及后又押进监狱用绳吊起，用刀刺身体各部及火烧、殴打，后因受不起酷刑，我哥哥被迫承认参加反法西斯联合会及抗日同盟会。其后，他就禁于狱中，过着劳苦之生活，终日挨饿，身体受病，后死于监狱医院。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哥哥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23 日。

116. 蒙难者：

孙瑶琼，男，老板

蒙难地点：槟城州社尾区附近。

蒙难时间：1941 年 12 月 19 日。

孙玉枝

投诉人资料：孙瑶琼之女孙玉枝(Soon Gaik Kee)，63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 3464128，现住于 92，Jalan Gajah，Penang，邮编 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312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投诉内容：日本空军的飞机轰炸，炸死了我的父亲，日本政府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给我们这个受害者家庭以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7 日。

117. 蒙难者：

王亚婷，女，29 岁，家庭主妇

亚　秀，女，60 岁

林亚娥，女，8 岁

林亚娥

蒙难地点：槟城姓林桥。

蒙难时间：1941 年。

投诉人资料：王亚婷之女林亚娥(Lim Ah Ngoh)，61 岁，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2561863，现住于吡叻瓜拉古＊惹兰班台门牌 363 号(No，363，Jalan，Pantai kuala Plurau，Perak，malaysia)，邮编 34350。日本侵占时住址：槟城姓林桥祖屋。

投诉内容：日本飞机空袭槟城时，炸弹炸中了我的母亲王金锭，她当场就死去了。我家祖屋被彻底炸毁，我的祖母被炸死在其中。我的左手肘被飞迸的弹片击伤，直到今天，这块伤疤还是历历在目，每次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想起我在空袭中失去的母亲、祖母，想起我们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我要就此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2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6)

118. 蒙难者：

Khoo Soo Guan，男，35 岁，政府高级职员

蒙难地点：Penang，Malaya。

蒙难时间：1943 年 8 月。

Khoo Kay Lock

投诉人资料：Khoo Soo Guan 之子 Khoo Kay Lock，55 岁，马来西亚海军退役人员，身份证号 5989651，现住于 647 - Q，Lorong Gajah，Fettes，Park Penang Malaysia，邮编 1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Batu Farringhi，Penang，Malaya。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 Khoo Soo Guan 是日本军人和宪兵在马来亚的 Pulau Tikus，Penang 进行的一次肃清行动中被抓走的，时间大约是在 1942 年的 3 月至 5 月之间。在这次行动中，一个蒙着脸的人指了指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后背上被用红笔写上字，并随即被带走。这是我父亲在 Pulau Tikus Penang 的朋友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位朋友在“肃清”行动进行时，和我父亲呆在一起。后来，大约是在 1943 年 8 月，我们家里人知道了父亲在 Penang 监狱的死讯，这就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期间被害的主要事实。

就像二战中日本兵在瓜拉庇勝和其它地点残忍杀害或是折磨致死的其他人一样，我父亲是全然无辜的。在我父亲被宪兵抓走后，我们缺衣少食，就像被扔在了野地里。甚至到了战争结束后，这种痛苦和艰辛还伴随着我们，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受教育程度。我要求日本现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25 日。

119. 蒙难者：

郭木生，男，34 岁，商人

蒙难地点：槟城缎罗申街巫廷谦药行处。

蒙难时间：1941 年 12 月 8 日。

郭尚和

投诉人资料：郭木生之子郭尚和（Koay Seong Hoe），60 岁，书记员，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 3199851，现住于 22，Perak Lane，Penang，Malaysia，邮编 1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22，Perak Lane，Penang。

投诉内容：我父亲郭木生，当时在槟城中街（Beach Street）巫廷谦（台湾人）药行处被日本飞机炸死，被炸死时 34 岁，遗孀陈凤英至今还活着，可以作证。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12 日。

120. 蒙难者：

卢亚德

卢栾×，男，37 岁，种菜
郭　妹，女，35 岁，种菜
卢栾之子，男，10 岁
卢栾之子，男，6 岁
卢栾之子，男，2 岁
卢栾之女，女，9 岁
卢栾之女，女，7 岁
卢栾之女，女，4 岁

蒙难地点： Ulu Bruas Perak。

蒙难时间： 1943 年 6 月 26 日。

投诉人资料： 卢栾×之侄卢亚德（Lu Ah Tik），60 岁，身份证号 A3548750，现住于 11，Jalan 15137，Taman Bukit Maluri Kepung Kuala Lumpur，邮编 5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Ulu，Bruas，Perak。

投诉内容： 我叔父卢栾×，当年 37 岁，与妻子郭妹，当年 35 岁，及六名子女（三男三女），年龄由 10 岁至 2 岁，一家八口居住在吡叻木威鸟路街后的菜园屋，靠种菜和种烟为生。

194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点左右，一队为数约十多人的日本兵荷枪实弹，在一名差人的带领下来到我叔父家。日军将三家一共 16 人带到叔父的房屋内，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把他们全部枪杀。我叔父家八口人全部被杀，另外八位邻居也同时被害。惨案发生时，我与父亲都听到枪声和惨叫声，父母亲带我逃入森林中去避难。还好日军没来我家，我和父母等日军走后才从森林出来。心狠的日军杀了人还把尸体叠成一堆，然后放火烧屋，16 具尸体被烧得焦黑，惨不忍睹。我要为叔父一家伸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惨案负起责任，给予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1 月 7 日。

121.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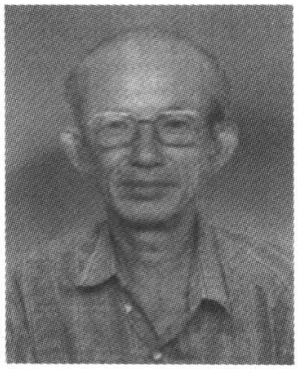
柯雨水，男，40 岁，商人

蒙难地点： 有利银行。

蒙难时间： 1943 年 10 月 15 日。

投诉人资料： 柯雨水之子柯世文（Kua Say Boon），64 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 1551678，现住于 1134，洪明贵花园，（高/葛?）多峇汝吉兰

丹（1134, Ang Beng Kooi Garden, Kotabharu, kelantan），邮编 15400。日本侵占时住址：No. 21 Main Street, Kuala Krai, Kelantan。


柯世文

投诉内容：大约 1943 年 10 月 15 日，日本人来到瓜拉吉赖埠组织宪兵，总部设在（葛/高?）多峇汝（Kotabharu）的有利银行，宪兵头头是 minami。当天下午 5 点钟，一队日本宪兵在 minami 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家中，宪兵抓走了我的父亲，大约有两卡车的人，其中大多数是瓜拉吉赖的居民，被抓到宪兵总部有利银行去，且一去不回返。那时我 13 岁，1943 年 10 月 17 日，我去 Kota Bharu 寻找父亲，得知他就关在宪兵总部的房子里，他再也没能回到家中，相信他已经被日军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3 日。

122. 蒙难者：

谢仰平，男，33 岁，教育

蒙难地点：诗巫警察署。

蒙难时间：1943 年 5 月 16 日—1943 年 6 月 27 日。

谢仰平

投诉人资料：谢仰平（Sia Ngiong Ping）本身，男，83 岁，教育，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 K146369，现住于 No. 9 - A, Brooke Drive15, Sibu, Sara Wak, Malaysia，邮编 96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亚砂罗越诗巫不杰立麻。

投诉内容：我名叫谢仰平，福建福州人，于公元 1938 年 2 月 8 日（“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年）携妻南渡到砂罗越的诗巫与父母及三位小弟团聚（彼等于 1929 年来诗巫）。夫妻俩任教于益智小学。1942 年春日军占领诗巫。日治期间曾设“日文养成所”，通令所有英殖民地期间之教师必须入训。唯有我弃教从耕，1943 年，经营茶室于新珠安。讵料是年 5 月 16 日早上，日警署副署长率警冲进店内，倾箱倒箧，搜检我房中所有书籍文件，发现旧时我由大陆带出来之各机关文件及亲友来往之书信，全部被搜查带走。说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当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时许，即令警员把我紧绑于警署内之水泥柱上，不准饮食，不许睡眠，不时还令警员鞭打，或以掌掴，如此三日夜后，我已不省人事，署长才令解绳松绑。内子

在外设法营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无门，呼天不应，呼地无声，内子因忧伤过度，遂致精神错乱，历时年余。当时我已育有三个儿子，年仅三岁、四岁和五岁，皆托亲人抚养。

我被囚警署内，日警时加盘问，我不作答时，或摇头否认“反日”时，副署长即施掌掴，无法无天。如此40昼夜，于6月25日获释。是时我身负重创，精神沮丧，不能操作。内子神经不正常，尚未康复，家庭生活日夕难度。直至1945年，大战结束，1946年，重任教职，家庭生活稍纾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过去“军国主义”之黩武罪行，对于战时遭难者应负赔偿之责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对我当时肉体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击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0日。

123. 蒙难者：

张傑儒，男，38岁，教员

蒙难地点：砂勝越诗巫木杰立麻。

蒙难时间：1945年6月9日。

吴瑞华

投诉人资料：张傑儒之妻吴瑞华（Ngu Swee Hua），67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K322033，现住于115，Jalan SS19/1F，Subang Jaya，Petaling Jaya Selangor，Malaysia，邮编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砂勝越（Binatang，Sarawak Malaysia）。

投诉内容：1945年6月9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丈夫张傑儒，并在他还未断气前就将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后来被关在诗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并最终和另一些马来西亚的平民一起被日军枪杀，日本人在他中弹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这样，我在18岁时就成了寡妇。因为日军杀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儿无法过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养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儿。自从丈夫被害后，谋生的压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抑郁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杀害我的丈夫导致的，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其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负责，并对受害者

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赔偿。尽管任何东西都已不能让逝者复生，日本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30 日。

124. 蒙难者：

骆　树，男，45 岁，农民

叶　满，女　　骆玉兰，女　　骆玉梯，女

骆玉娇，女　　骆天送，男　　骆天生，男

钟　妹，女

骆玉英

蒙难地点：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8 日。

投诉人资料：骆树之女骆玉英(Loow Yoke Yin)，66 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 1297885，现住于 No. 9，Rasak Road Seremban，邮编 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18 日，残暴的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杀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我的父亲骆树，母亲叶满，姐姐骆玉兰，妹妹骆玉梯、骆玉娇，弟弟骆天送、骆天生及继母钟妹。我上述亲人完全是无辜的，没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毫无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5 日。

125. 蒙难者：

丁海珊，男，36 岁，水果小贩

丁怡利

蒙难地点：淡边大街。

蒙难时间：1942 年 6 月间。

投诉人资料：丁海珊之子丁怡利(Tan Jee Lee)，52 岁，建筑承包商，祖籍大埔，身份证号 1219910，现住于 No. 9057，Kuala Ina，Pulau Sebang，Tampin N. S.，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淡边大街。

投诉内容：本人父亲一向在淡边大街摆卖水果为生，1942 年 6 月间，突然来了三个日本人逮捕了他，据

说被带去马六甲，从此下落不明，消息全无。当年他 36 岁，他没有任何罪过。在我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必须承担起抚养全家的重任，失去父亲的支撑，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艰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死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126. 蒙难者：

Tai Mok Thong，男，25 岁，农民

戴南送

蒙难地点：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

蒙难时间：1942 年某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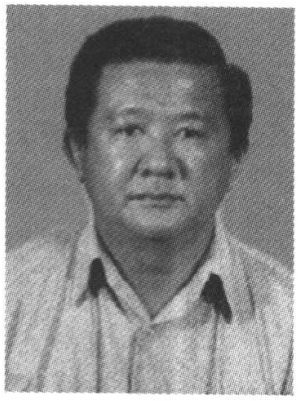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Tai Mok Thong 之子戴南送（Tai Nam Song），身份证号 0863563，现住于 Ag127，Machap Umboo，Malacca。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Batu17，Jalan Jasin/Malacca，Jasin Malacca）杀害了我的父亲 Tai Mok Thong。我父亲遇害时约 25 岁，他当时是个农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127. 蒙难者：

何庭初，男，60 岁，商人



何福喜

蒙难地点：马六甲丹绒吉斐。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何庭初之子何福喜（Ho Fock See），56 岁，出租车司机，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 3047073，现住于马士日丹那，马六甲（No. 57，Taman Maju Jaya Masjid Tanah Melaka），邮编 7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六甲马士日丹那，No. 2050 大街。

投诉内容：我叫何福喜，住在马六甲马士日丹那的 Taman Muju Jaya。我的父亲名叫何庭初，在他 55 岁时，日本兵在马六甲的马士日丹那杀害了他。熟悉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很好的地方领袖，

当人们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乐意去帮助他们，没有人知道凶残的日军为什么要杀害他。我是他的儿子，我有权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日本人应该站在人道立场上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清算。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2 日。

128. 蒙难者：

戴佛容，男，21 岁，菜农

蒙难地点：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1942 年 11 月 10 日。

戴　港

投诉人资料：戴佛容之弟戴港（Tai Kong），59 岁，劳工，祖籍海丰，身份证号 0881525，现住于 J5163，Jalan Jati，Taman Maju，Jasin，Malacca，邮编 77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望万牙邦菜园。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在野新十七支胶园里（Batul7，Jalan Jasin/Malacca，Jasin，Malacca），杀害了我的哥哥戴佛容（Tai Fook Yong），他当时大约 21 岁，是个农民。我希望就我哥哥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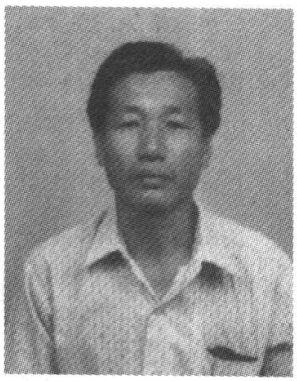
129. 蒙难者：

杨裕祥，男，50 岁，农耕

杨仁和，男，26 岁，农耕

蒙难地点：马六甲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1942 年 11 月 10 日。



杨均如

投诉人资料：杨裕祥之孙杨均如（Yong Kiun Yee），57 岁，胶工，祖籍梅县，身份证号 0208688，现住于 J－4196，Taman Bemban，Bemban Melaka，邮编 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六甲望万牙邦。

投诉内容：1942 年 11 月 10 日，日本兵在马六甲野新十七支胶园（Batul7 Jalan Jasin/Melaka，Jasin Malacca）杀害了我的爷爷杨裕祥和我的叔叔杨仁和。我爷爷当年 50 岁，我叔叔当年 26 岁，他们俩被害前是小果园主，同时也从事农耕。我要就这两位亲人的被害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9 日。

130. 蒙难者：

刘云开，男，32岁，车衣店主（裁缝店主）

蒙难地点：不明。

蒙难时间：1942年3月。

刘金泉

投诉人资料：刘云开之子刘金泉（Leow Chin Chau/Liw Kim Chin），62岁，劳工，身份证号0200612，现住于马六甲州马日丹那南文真勿杀，邮编7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勿里杵。

投诉内容：我父亲刘云开在他33岁时被日本人杀害。当家里失去了父亲这个主心骨后，我们家里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全家的责任，我们缺衣少食，更谈不上什么接受学校教育了。是谁让我们遭受了这样的痛苦？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政府应该为我们所蒙受的痛苦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0日。

131. 蒙难者：

郑学琛，男，33岁，商人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5年9月5日。

郑建成

投诉人资料：郑学琛之子郑建成（Tay Keng Seng/Teh Kah Seng），54岁，退休音乐教师，身份证号0868833，现住于No. 346G, Ujong Pasir, 75050, Melaka, West Malaysia。

投诉内容：先父郑学琛是一个善良谦和、诚实且有礼貌的商人，当他在世时，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并且乐于助人的人。在日本侵占马六甲地区期间，他很不幸地被日本人误抓去，在监狱中关了一年零七个月。在狱中日本人折磨他，比如说，用烟头烫，往指甲内刺针，往鼻孔里灌水，等等。他每天都被折磨，直到他病倒，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在结束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灾后，他被释放了。见到他回来，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但不到一个星期，1945年9月5日，他又被抓走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了，那天夜里，他和他的十个朋友（有两人成功地逃脱了）被用汽艇秘密地载往马六甲的Pulau Besar，准备处死。我的父亲因为十分瘦弱，便将手从捆着的绳子中脱了出来，他试图从船上

逃走，但不幸的是，他在跳入海中之前，被打死了，并且被推进海里。他的八位朋友被载到了 Pulau Besar，在那儿，他们被刺死，并扔进一口大井中。后来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被葬在离马六甲 9.25 英里的地方。去年，也就是 1992 年 8 月 12 日，有二十多位日本教师来到 Umlai 拜祭我父亲和他的朋友的墓。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在 30 岁就成了寡妇，她必须拼命工作以养活我们（我们都还不到八岁），我父亲被害时 33 岁，他身后没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因为只有依靠母亲每月的微薄收入，我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我们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因为长期的痛苦、压力、忧虑、悲伤和哭泣，我可怜的母亲在 79 岁时已患有眼疾和多种其它疾病。她需要医疗和手术，但这又需要花一大笔钱。

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7 日。

132. 蒙难者：

谢耀×，男，41 岁，胶工

蒙难地点：马六甲三保山。

蒙难时间：1943 年 12 月 15 日。

谢卓汶

投诉人资料：谢耀×之子谢卓汶（Chae Chek Man），54 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3564265，现住于森美兰马口榕桔 C2（No. 20 - C2 - Ladang Geddes Bahau, N. S.），邮编 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六甲亚罗牙也呀叻陈仄源树胶园。

投诉内容：1943 年 12 月 15 日，日军把我的父亲捉去马六甲三保山，在那儿的屠杀中将他无辜杀害。我是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被杀掉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予以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8 日。

133. 蒙难者：

戴荣桂，男，23 岁，农夫

蒙难地点：吉山热水湖（Batu17 Jalan Jasin/Malacca Jasin Malacca）。

蒙难时间：1943 年 1 月 6 日。

投诉人资料：戴荣桂之女戴秀娥（Tye Siew Ngoh），51 岁，家庭主妇，

身份证号 0875636，现住于 J - 13，Jalan Bendahara，Melaka，邮编 75100。日本侵占时住址：野新。

投诉内容：1943 年 1 月 6 日，我的父亲被日本人冤枉为共产党而惨遭杀害。父亲被害前是一名农夫，被害时大约 23 岁。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7 日。

戴秀娥

134. 蒙难者：

龚　佑，男，30 岁，割胶工人

蒙难地点：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

蒙难时间：1942 年 11 月 10 日。

投诉人资料：龚佑之妻黎玉兰（Lye Nyok Lan），74 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624968，现住于 Batu10，Jalan Kampong Tehel，Bemban Melaka，邮编 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

黎玉兰

投诉内容：我的丈夫龚佑是在 1942 年 11 月 10 日，被四名日本宪兵从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工人宿舍带走扣留的，他从此便一去不返，日本投降后至今没有消息。他当时是一名胶工，大约 30 岁，他被害后给我留下了三个孩子，年龄从 2 岁至 3 岁不等，并且在他死后不久，他的遗腹子又出生了。打那以后，我就过着非常艰难和困苦的生活。我不得不节衣缩食来抚养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后来我们的小孩中的老二被一个亲戚收养。我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真是难以形容，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无助的寡妇，又生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那样的困难环境中。我们的亲人都是无辜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的立场，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3 日。

135. 蒙难者：

戴南煜，男，28 岁，菜农

蒙难地点：野新十七支胶园里。

蒙难时间：1942 年 11 月 10 日。

张新招

投诉人资料：戴南煜之妻张新招（Chong Sin Chau），76岁，祖籍海丰，身份证号0213872，现住于J4503望万，马六甲（J4503，Taman Bemban，Pos Bemban，Jasin，Malacca），邮编7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望万牙邦菜园。

投诉内容：1942年11月10日，日本兵在马六甲的野新十七支胶园杀害了我的丈夫戴南煜，他当时大约28岁，是个菜农。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2月2日。

136. 蒙难者：

Lee See，男，41岁

Lee Sang，男，16岁

蒙难地点：Serdang，Kuala Lumpur，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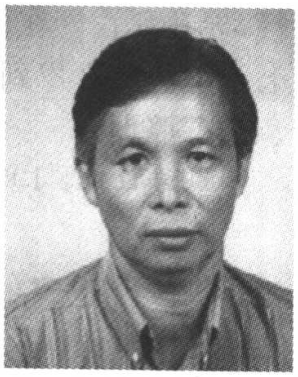
蒙难时间：1942年某日。

李亚覃

投诉人资料：Lee See之子李亚覃（Lee Ah Tam），身份证号7909237，现住于No. 397，Serdang Bahru，Kuala Lumpur，Selangor，Malaysia。

投诉内容：在日本侵占马来西亚期间，1942年，日军抓走了我的父亲Lee See和哥哥Lee Sang。他们是在Serdang，Kuala Lumpur Selangor的住地被抓走的。当时我父亲41岁，我哥哥16岁，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父亲该有92岁，我哥哥也该有60岁啦。但他们直到现在也没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2月18日。


陈光明

137. 蒙难者：

陈进水，男，24岁，黄梨厂督工

蒙难地点：吧生港口日本兵营。

蒙难时间：1942年10月间。

投诉人资料：陈进水之子陈光明（Tan Kwan Ming），又名陈良明（Tan Leong Ming），51岁，厂工，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7866782，现住于No. 3，

Usj2/2P,Subang Jaya, Petaling Selangor,邮编 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吧生 Kampong Ba,Kuda,Klang Selangor。

投诉内容:我父亲陈进水当时在吧生黄梨厂当督工时,可能得罪了有些汉奸走狗,在某一日半夜里,被日本兵逮捕,扣留于吧生港口日本军营内,被日本兵拷打逼供,遍体受伤。隔日我母亲到扣留营见他时,他尚可言语。第三日见他时,由于严重受伤,他已不能说话,最后我父亲交给我母亲一块血书,血书写着:"养大我们的孩子。"第四日欲去见他时,已不知其踪。从此以后,便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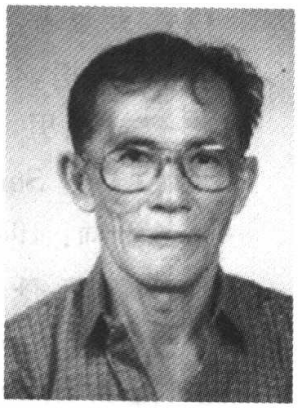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138. 蒙难者:

翁世猷,男,60 岁,渔夫

蒙难地点:巴生港内。

蒙难时间:不明。


翁德逢

投诉人资料:翁世猷之子翁德逢(Ong Teck Fong),62 岁,司机,祖籍海南,身份证号:1195405,现住于 No. 62,Leng Kongan,Melikai,Kaw8,Kampong, Raja Uda,Port Kalang,邮编 4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巴生港海南村。

投诉内容:约在 1945 年 3 月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他被捕时 61 岁。日军令我父亲下海捕鱼给他们吃,每当天气不好,出海捕鱼收获不好,就会被日军以枪柄殴打,但还好,每次都能捕到一些鱼。由于被扣留九个月期间常被殴打,已受重伤,最后一次出海捕鱼时成果不好,又被痛打,导致死亡。在他死后,我们家失去了生活来源,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七个年龄从 2 岁到 17 岁不等的孩子。我翁德逢是在代表我那死去的父亲进行控诉。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139. 蒙难者:

李克名,男,49 岁,火车站漆工

郑雪云,女,48 岁,家庭主妇

李植槐,男,20 岁,学生

林创荣

李植葵，男，12岁，学生
李钟奴，女，15岁
李小妹，女，8岁
李舜卿，女，23岁
林慧兰，女，3岁

蒙难地点：吉隆坡洗都火车站工人宿舍。

蒙难时间：194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

投诉人资料：李克名之女婿林创荣（Lim Chung Yong），80岁，退休，祖籍潮州潮阳，身份证号0509432。现住于No. 20, Jalan Segambut Tengah, Kuala Lumpur，邮编5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吉隆坡洗都火车站工人宿舍。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0日上午10点（英文版），一架英国盟军的轰炸机（F29型）往吉隆坡洗都火车站扔下一颗炸弹，当时，我岳父李克名是这个火车站上的一名油漆工。他侥幸躲过一死。但我的其他亲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炸弹彻底摧毁了住屋和里面的所有东西，我的这些遇难的亲戚包括：我的岳母郑雪云，我的姻弟李植槐、李植葵，我的姻妹李钟奴、李小妹，我那正怀孕的妻子李舜卿，以及我两岁的女儿林慧兰。因为我当时正离家去买东西，因此得以幸运地逃过这一劫。我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和人类同情心的立场上，就英国飞机轰炸而造成的这一灾难作出赔偿[①]。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8日。

140. 蒙难者：

周玉容

周世文，男，44岁，咖啡店主

蒙难地点：吉隆坡。

蒙难时间：1943年。

投诉人资料：周世文之女周玉容（Chew Ah Yong），58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3856952，现住于No. HD55, Hock Ann Estate, Batu 4 1/2, Jalan Klang Lama, Kuala Lumpur，邮编58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新街场香蕉芭。

① 英国飞机轰炸日本军事目标而误炸——编者

投诉内容：1943 年，一队日本兵闯进了新街场芭蕉园，当时我与双亲同住该地，并开有一家咖啡店。这些日本兵要捉拿“共产分子”，但当地却没有共产党人，这些残暴的家伙不顾人们的哀求，逮捕了大批香蕉芭的居民，我父亲也是被抓者之一。他被关在牢房里，并受到虐待。他被逼着喝下肥皂水直到肚子胀满，然后日本人就将木板放在他的肚子上踩，使水从口中呕吐出来，我父亲多次昏死过去。当他从监狱中被放出时，身体极度虚弱，无法再行工作，只得依靠我母亲的收入过活。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抚养全家，而父亲在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磨，生不如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所受的虐待和我们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8 月 2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7）

141. 蒙难者：

李二妹，女，26 岁，家庭主妇

黄亚生，男，17 岁

蒙难地点：李二妹——和丰至太平途中。

黄亚生——和丰也浪新村 26 哩山边。

蒙难时间：李二妹——1942 年 6 月中。

黄亚生——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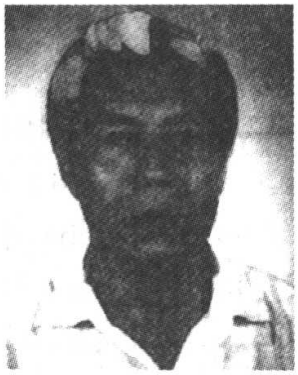
黄　满

投诉人资料：李二妹丈夫黄满（Wong Moon），82 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755700，现住于 No. 5A, Jalan18/13 Pataling Jaya, Selangor，邮编 46000。日本侵占时住址：No. 25, Jin Lin Tang Road, Sungai Siputu, Perak。

投诉内容：我的下列亲人被日本兵杀害了，他们是：我的妻子李二妹，26 岁；我的侄儿黄亚生，17 岁。李二妹是日军在太平派米粮途中被杀害的；黄亚生是在和丰也浪新村 26 哩山边被枪杀的。我的这些亲人完全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本份人。日本兵当年杀害了我的亲属，今日的日本政府应该依照人类道德，遵守人道的立场，合情合理地给予受害者后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3 日。

142. 蒙难者：



辜金祥

Kho Chai Kiat，男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投诉人资料：Kho Chai Kiat 之子辜金祥（Kho Beng\Foo Kim Sieng），身份证号 7726717，现住于 No. 166，New Village Semenyih Ulu Langat。

投诉内容：我父亲名叫 Kho Chai Kiat，日占时期，日本人无缘无故地把他抓走，我母亲获准去警局探望了他一次，但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父亲的音信了。我母亲后来得知他已被日本人折磨致死了。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8 日。

143. 蒙难者：

姚观生

姚　蓉，男，42 岁，板厂老板
潘　义，男，42 岁，板厂工人
姚　森，男，38 岁，板厂厂长
赖　如，男，37 岁，板厂工人
姚　松，男，35 岁，板厂副厂长
温　任，男，39 岁，板厂工人
王　度，男，22 岁，板厂工人
李带来，男，18 岁，板厂工人

蒙难地点：森美兰州十八碑森合板厂。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21 日。

投诉人资料：姚蓉妹夫姚观生（Yau Kon Sang），57 岁，司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3059962，现住于 B27，Kampong Baru 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 435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双坡十八碑。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16 日。

144. 蒙难者：

黄　信，男，36 岁，农夫
黄九华，男，33 岁，理发师

蒙难地点：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黄金华

蒙难时间：1942 年 2 月。

投诉人资料：黄信之子黄金华(Wong Kim Wah/Wong Kim Pah)，小贩，身份证号 090807055077，现住于 439 Kampung Baru Sg Chua Kaj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 4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Bt18，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 年 2 月，我的父亲黄信和叔叔黄九华在 Ulu Beranang，Negeri Sembilan 被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4 日。

145. 蒙难者：

Tan Fok，男

曾　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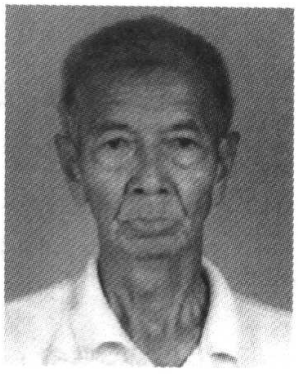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某日。

投诉人资料：Tan Fok 之妻曾妹(Chen Moi)，身份证号 2704970，现住于 94 New Village Semanyih。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召去了我的丈夫，让他充当“认人组”，他给日本人工作了一年多，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的朋友告诉我，我丈夫是在日本人的严刑折磨之下而死的。作为他的妻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爱的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8 日。



林柳枝

146. 蒙难者：

陈　华，男，53 岁，种菜

陈亚财，男，23 岁，种菜

蒙难地点：万挠义山路口。

蒙难时间：1942 年 2 月。

投诉人资料：亲属林柳枝(Lim Liew Kee)，男，71

岁，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 0521166，现住于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 0200－59。日本侵占时住址：万挠双溪珠。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兵把 24 位菜农带走，包括我的 2 名亲人，这群人离开我们家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8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8）

147. 蒙难者：

叶　财，男，30 岁，胶工

蒙难地点：芙蓉知知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管银妹

投诉人资料：叶财之嫂管银妹，90 岁，身份证号 2704979，现住于雪兰莪州士毛月新村门牌 202 号。

投诉内容：我丈夫之贤弟叶财，在日治时期被日本兵用无情残暴的手段杀死。1942 年，叶财一家居住在芙蓉知知港，以割胶为生，他被日兵残杀时，年仅 30 岁，他的妻子在饥寒交迫中病死，留下三名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困苦，我本人负责领养这些孩子直到成人。我希望他们所受的折磨与痛苦能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4 月 15 日。

148. 蒙难者：

Yap Ching，男

Yap Tau Chin，男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2 年——Yap Ching。

日占期间某日——Yap Tau Chin。

投诉人资料：Yap Ching 之妻杨金（Yong Kin），73 岁，身份证号 2990448，现住于 No. 51，Kg Bahru Semenyih，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 43500。

投诉内容：1942 年，日本人抓走了我的丈夫 Yap Ching，并使用各种酷刑对他进行折磨，尽管如此，我丈夫还是挺了下来，并且后来一直活到了 73

岁。此外，我的侄儿 Yap Tau Chin 也是被日本人抓走的，并从此音信全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侄儿？我想大概原因只有那些日本侵略者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人的这些暴行。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所蒙受的折磨和苦难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3 月 10 日。

149. 蒙难者：

谢顺发，男，38 岁，杂工

蒙难地点：马六甲亚沙汉市。

蒙难时间：不明。

谢奕文

投诉人资料：谢顺发之侄谢奕文(Che Ng Man)，72 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3811469，现住于森州马口榕吉 C 公司，邮编 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阿逸君令双溪拉玛公司。

投诉内容：我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 38 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当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日军下毒手杀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叔父的被害给予公平、公正、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1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29)

150. 蒙难者：

Lee Peng Lam，男，工人

Lee Tiam Sui，男，工人

蒙难地点：Jalan Kapur, Klang。

蒙难时间：1945 年。

李炳金

投诉人资料：Lee Peng Lam 之弟李炳金(Lee Peng Kim)，身份证号 2865552，现住于 42 - D, Tengkat, Tong shin kuala Lumpur，邮编 50200。

投诉内容：我叫李炳金，1945 年，我的两位哥哥无缘无故地被日军抓走，并且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音信。

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那时我8岁，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住在Jalan Kapur Klang 1 3/4碑的Attap屋里，我的家里很穷，主要靠我的两位哥哥挣钱养家。Lee Peng Lam和Lee Tiam Sui都在涂料公司里做工人。他们都只有十几岁，但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辍学做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不幸的是，有一天，我的这两位哥哥在上工的路上，经过一座桥时，被日军拦住了，日本人无缘无故地把他们关了起来（在那时，日军抓走了大部分年轻人并且从不给理由）。当我父母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就带我一起到Klang警局去探望我的哥哥，那时我只有8岁。在警局关了两个星期后，我的两位哥哥又被转押到Pudu监狱。作为他们的家人，我们获准两个星期去探望他们一次。起先，我的哥哥们让我们不要着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出来。我父亲和我每两星期就给他们送一次衣衫和裤子。我仍然记得，监狱里那个管事的人会给我们一张用蓝笔写着被囚者姓名的卡片，换进那些衣物，在我们去了四五次之后，他告诉我们，我的两位哥哥死了。因为换衣物用的卡片已经换成用红笔写了，这意味着这两个被囚者已经死了。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悲哀，最后病倒了。我母亲不得不给人家当佣人以挣取每月20元钱的工钱，后来她又去一家工厂做工，每天挣两元钱。因为经济上很困难，我的父母无法让我们接受完整的教育，我念到了六年级，而我姐姐一天学都没上过。因为两位哥哥的死，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2月10日。

151. 蒙难者：

王明月，男，24岁，香蕉商贩

王明发，男，22岁，香蕉商贩

蒙难地点：双坡公路上。

蒙难时间：1942年3月22日。

林　甘

投诉人资料：王明月之妻林甘（Lim Kam），77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1216038，现住于：140，Kg Baru Sungai Chua Kajang，邮编：4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森美兰州顶峇玲珑18支（既武来岸公路）。

投诉内容：我叫林甘。1942年，我和我的全家人住在森美兰州顶峇玲珑18支。1942年3月22日我的丈夫王明月和我的

小叔王明发及他俩的一些朋友载香蕉去 Lenggeng，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抓住了他们，随后将他们集体枪杀在公路上，把他们的尸体扔在路边。失去丈夫以后，我不得不独自一人照看起全家。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全家人吃，没有足够的衣服给小孩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受了很多磨难，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苦难的日子。我有权就我两位亲人的死亡及全家所遭受的痛苦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7 日。

152. 蒙难者：

吴佐南，男，44 岁，商人

蒙难地点：吉隆坡半山芭监牢。

蒙难时间：1943 年 8 月间。

吴培生

投诉人资料：吴佐南之子吴培生（Eng Poy Sang），50 岁，小贩，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 7988885，现住于 12，Jalan 19/48，Taman Dato Senu，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邮编 51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雪兰莪州吉隆埠“万生堂”药行。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吴佐南在日本占领时期住在雪兰莪州吉隆埠，并开着一家叫做“万生堂”的中药店。1943 年他被日军强行捉去，囚在半山芭监牢里。我母亲去探望过他两三次，他对我母亲说，他在监牢内被日军用烟头烧身，还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用水灌肚，再踩其肚皮将水挤出。两个月后，由于捱不住，父亲在监牢中去世，被日军埋在乱葬坟。我有权就我父亲的死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8 月 24 日。

153. 蒙难者：

张家佑，男，40 岁，电器管工

蒙难地点：吡叻州双溪古月。

蒙难时间：1943 年。

张国辉

投诉人资料：张家佑之子张国辉（Chang Kok Wai），71 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 1444140，现住于 774C Jlin Sentul，Kuala Lumpur，邮编 510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州双溪古月。

投诉内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8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0）

154. 蒙难者：

蔡明谁，男，32 岁，农民

蔡明谨，男

蒙难地点：吡叻州金保古背。

蒙难时间：蔡明谁——1943 年 6 月间。

蔡明谨——1944 年。

蔡贵美

投诉人资料：蔡明谁之子蔡贵美（Chai Kooi Mui/Chai Shok Chai），50 岁，小贩兼保险代理员，祖籍广东揭阳河婆，身份证号 7596250，现住于 565，Jalan Besar Sungai Ruan Raub Pahang Malaysia，邮编：2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州金保古背。

投诉内容：1943 年 6 月的一天，一队日本兽兵闯进了我们住的金保古背村，抓走了我的父亲蔡明谁和另外一些青壮年，在经受了各种酷刑以后，他们被日本人集体屠杀了，并被葬在一处乱葬坟里。我的父亲被害时 30 岁，我的母亲当时只有 29 岁，父亲遇害后，我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寡妇。第二年我的二叔蔡明谨也被日本人抓走了，在历经各种折磨之后，他被放了回来，但已被打得半死不活，放回不久就死去了，身后留下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为了寻求生计，我的二婶带着她的儿子离开了我们村，并从此失去音信。我的祖父无法承受接连失去两个儿子的打击，含恨去世。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把她的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姐送给人家收养。我的母亲历尽艰辛才把我和我的大姐带大。因为没了父亲，我们无法读书受教育，我的大姐甚至一天学都没上过。

我的母亲今年 79 岁了，尽管已经过去 50 年，但我们从未忘记这些深仇大恨，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偿还血债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28 日。

155. 蒙难者：

卢　塔，男，43 岁，果农

卢永根

蒙难地点：彭亨州淡马鲁。

蒙难时间：1942 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

投诉人资料：卢塔之子卢永根(Lou Eng San)，53 岁，小树胶园主，祖籍福建大田，身份证号 3493260，现住于 No. 48，Kampung Baru Kerayong，Triang，邮编 2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直凉郊外，离市区约二英哩。

投诉内容：我父亲叫卢塔，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哩处。1942 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约 10 时左右，我父亲在家中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兵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我父亲是个果农，遇害时仅 43 岁。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苏焕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照料五个孩子的重任。在那个时期，生活真是太困难了，为了带大几个孩子，我的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艰辛。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7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1)

156. 蒙难者：

何来胜，男，32 岁，商人

何金华

蒙难地点：双溪地毛。

蒙难时间：1943 年 7 月 19 日。

投诉人资料：何来胜之子何金华(Ho Kim Wah)，58 岁，劳工，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 0910938，现住于 No. 155，Jalan Mat Kilau，Kuala Lipis，Pahang，邮编 2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彭亨哒啤门牌 97 大街。

投诉内容：我爸爸何来胜，是受过中英文教育的商人，他有个温暖的家。为了养妻育儿，他还与朋友一起做金矿。不幸的是，他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1943 年 7 月 19 日被捉，并关在牢里。可怜的爸爸从此便没回家了。还听说，他是 1943 年 9 月 27 日被载去“双溪地毛”受害的。天呀，爸爸生前的生意被人吞了，住所也没了，何处是我们的家呀，正好有位远房亲戚可怜我们，把我们收留。可怜的妈妈从此担起做人父与母的责任。爸爸死时，我们最大的 7 岁，最小的 2 岁，生活费都不够，我

们哪有机会上学。在贫穷、困苦、忍辱、凄凉的环境下，妈妈病倒了。为了找活，终于病死在胶园里。可怜爸妈死得好惨呀。我们姐弟妹五人都成了世上可怜的孤儿。无语问苍天，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就是日本政府当年无辜残害我的亲人才导致这样的。日本政府应该凭人类道德，遵守人道立场，给予受害者后裔合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28 日。

157. 蒙难者：

李焕明，男，32 岁，教师

蒙难地点：夕加迫拉，瓜拉啦啤彭亨。

蒙难时间：1943 年 7 月 19 日被捉，1944 年遇害。

李福南

投诉人资料：李焕明之子李福南(Lee Foh Nam)，50 岁，商人，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 3077986，现住于 No. 14，Kg Bukit Betong，Kuala Lipis，Pahang D. M.，邮编 27200。日本侵占时住址：Kampung Chega Perah，Kuala Lipis，Pahang D. M.。

投诉内容：我父亲教书兼开杂货店，我母亲协助管理生意，家庭成员还包括二男二女四个小孩，有白锌板屋一间。日军占领后，我父亲继续教书，他被人诬告，于 1943 年 7 月 19 日在夕加迫拉被捉去，集体载走，地点不明。1944 年被集体杀死于立啤——巴登冬姑火车路 1/4 英哩小山上。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9 日。

158. 蒙难者：

廖恩英，男，24 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5 日。

廖炽安

投诉人资料：廖恩英之侄廖炽安(Liew Chit On) 39 岁，矿工，身份证号 7554620，现住于 No. 63 Kampong Baru Padang Tungku Kuala Lipis，Pahang Malaysia，邮编 27100，日本侵占时住址：Cegar Perah，Kuala Lipis，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日军先锋队来到 Cegar Perah，在夜晚把我三叔廖恩英和三

位同乡捉到 Kuala Lipis，同时在 Kuala Lipis 和四十多位同胞给杀了。我三叔的死是无辜的，现在我要日本政府还给我一个公道及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159. 蒙难者：

刘　德，男

林　风，女

刘　广，男

刘德之子，男，5 岁

刘德之子，男，3 岁

蒙难地点：柔佛士乃。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间。

投诉人资料：刘德之弟刘端（Low Toon），男，79 岁，身份证号 1332423，现住于彭亨而连突新村 111 门牌（111，Sungai Jan，27000，Jerantut，Pahang）。

投诉内容：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侵略马来亚。1942 年 3 月间日军已经进入柔佛士乃，那个时候，吾兄、其妻、二个孩子及吾叔住在士乃一胶园内。日军一直进入到新加坡，约十天后，又从新加坡退回马来亚，此次日军开始杀人。在当日，吾兄、其妻、两个孩子及吾叔出街到士乃被日军杀害，在当日被杀的人约有两百人左右。此事发生后，我逃离士乃，搬到彭亨南唛，耕种烟叶、种禾及养猪，有一天，日军来到我所在南唛村庄，烧我的家，烧毁五十包谷类及一千公斤烟叶和 12 头猪。日本政府应该就我亲人的被害及我们蒙受的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 日。

160. 蒙难者：

卓　明，男，工人

Toh Tin Swee，男

Toh Kok Swee，男

蒙难地点：Parit Laya，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蒙难时间：1942 年 4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卓明之子卓连水（Toh Lian Swee），

卓连水

男，59岁，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2965573，现住于Jorak Estate, Bukit Pasir, Muar, Johore，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投诉内容：1942年4月16日，日军在Parit Laya同时枪杀了我的父亲卓明和我的两位哥哥Toh Tin Swee和Toh Kok Swee。日军当时真是太残酷了。我要提出投诉，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1日。

161. 蒙难者：

周志渊，男，42岁，商人

蒙难地点：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蒙难时间：1942年2月25日。

周顺发

投诉人资料：周志渊之子周顺发(Chiew Soon Huat)56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1232167，现住于No. 177, Jalan Besar, Mersing Kecil, Mersing, Johor Darul Takzim，邮编86800。日本侵占时住址：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Johor。

投诉内容：1942年2月25日，日本兵在Batu Empat,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杀害了我的父亲周志渊。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3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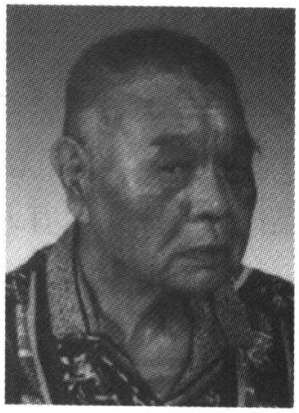
162. 蒙难者：

潘松如，男，16岁，学生

潘松如之堂兄

蒙难地点：振林山。

蒙难时间：1942年3月5日。



潘松如

投诉人资料：潘松如(Phuan Soon Joo)本身，男，69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683318，现住于No. 62, Blk. 0211, Taman Ungku Tun Aminah Johor，邮编81030。日本侵占时住址：振林山(Gelang Patah Johor)。

投诉内容：我潘松如从小住振林山旧明德学校旧址，就读于明德学校直至六年级完毕。1942 年 3 月 5 日，日军“脚车部队”就在市区出现，我和堂兄见到日军手提机关枪、步枪，见人就抓。被抓的人手被绑起押到街边小山丘的防空壕或港边，日本兵用刺刀、机关枪进行集体屠杀。我堂兄被枪杀死，我的头被枪头打破六七寸长，奄奄一息，过了几小时后，才苏醒。我头受重伤，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经三年八个月日本惨痛统治，又经过漫长岁月，现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3 年 3 月 15 日。

163.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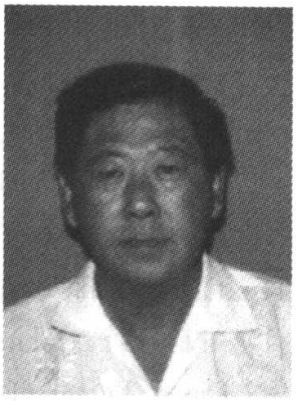
梁金蝶，男，19 岁，胶工

梁金春，男，24 岁，店员

林　×，男，26 岁，胶工

蒙难地点：巴力峇九丰兴山。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7 日。



梁金水

投诉人资料：梁金蝶之弟梁金水（Neo Kim Chwee），57 岁，卡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042463，现住于 255 - 6，Jalan Bakri，1 $\frac{1}{4}$ Batu Muar Johor，Malaysia，邮编 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Muar Bakri Jil 2 $\frac{1}{4}$ Batu Kubber Estate。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7 日下午，在巴力峇九丰兴山，日军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杀害我家族三位亲人，他们是我兄梁金蝶、堂兄梁金春和表兄林×，另有 150 名手无寸铁者，包括妇孺老少在内，同时遇难。日本政府当年占领时期乱杀无辜老百姓，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切责任，给予合理赔偿，因为我们有人证物证，铁证如山，日本政府不能抵赖。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0 日。

164. 蒙难者：

韦　就，男，33 岁，工人

蒙难地点：芙蓉。

蒙难时间：1942 年。

投诉人资料：韦就之子韦兆伦（Whay Tang/Whay Chiew Luen），54岁，小园主，祖籍广西，身份证号2023420，现住于Jorak, Est,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邮编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Tanah Merah Est, Port Dickson, N. S. Malaya。

韦兆伦

投诉内容：我是日占时期被日军夺去父亲的受害者后裔之一。在日占时期，我的父亲韦就呆在Tanah Merah Estate Port Dickson, N. S.。他是一个工作努力且诚实的人，他经常给家里寄钱，因为全家生活全靠着他。他从未参加过反日活动，而是一直忙着他自己的事务。但有一天，他被日军抓走了，受到了折磨，随后被无缘无故地枪杀了。打那以后，我们不得不四处迁移以谋求生计，因为日军的残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并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们蒙受的巨大损失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165. 蒙难者：

黎　允，男，67岁，小园主

罗　氏，女，65岁，家庭主妇

黎　氏，女，10岁

蒙难地点：柔佛州文律市区。

蒙难时间：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日。

黎森全

投诉人资料：黎允之孙黎森全（Lai Sum Choon），86岁，退休，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1164878，现住于55 Jalan, Newana 41 Taman Newana Ampang Selangor，邮编68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州文律（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祖父黎允、祖母罗氏和姑母黎氏，我是日军刀下余生者。日本政府应站在人道立场，尽快给我们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日。

166. 蒙难者：

姚础勋，男，39岁，中医师

姚础勋之妻

姚础勋之女

蒙难地点：柔佛州彼咯埠昆日山。

蒙难时间：1943 年。

姚　贤

投诉人资料：姚础勋之弟姚贤(Yew Yin)，82 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0217312，现住于 C - 2，Division Ladang Geddes，Bahau，N. Sembilan，邮编 7211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州彼咯埠。

投诉内容：1943 年 5 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兄长姚础勋和我的嫂子及侄女，他们当时住在柔佛州，我的哥哥是一个胶工，我的嫂子是个家庭主妇，我的侄女在被害时年纪还十分小。我的上述亲人没有任何罪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我要求日本当今政府就我这几位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20 日。

167. 蒙难者：

贺　祥，男，38 岁，司机

蒙难地点：沙河 Jalan Sawan Pekan Nanas。

蒙难时间：1942 年 10 月间。

贺细妹

投诉人资料：贺祥之女贺细妹(Ho Say Moi)，51 岁，杂工，祖籍广东丈坡，身份证号 7754724，现住于 Lot 1580，Pekan Nanas，Johor，邮编 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沙河，Jalan Sawan Pekan Nanas，Johor。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后，日军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华人大肆屠杀。听我母亲说，1942 年 10 月，日本兵硬捉去我父贺祥，时年 38 岁，一去无返，相信他已被残酷的日军杀害了。日军残酷、无情地杀害我无辜的父亲，使我母亲毕生难忘(家母已逝世)。1942 年 2 月 15 日，(当地)英政府已投降日本政府，以国际哪一条法律规定，日军可以到处乱杀无辜老百姓？日本政府当年统治时期，犯下滔天大罪，日军无缘无故残杀家父，日本政府必须负起一切后果，给以合情合理的赔偿。假使日本政府拖欠我们的血债，始终不肯赔偿，是对受害人后裔很不公平。只有恶霸强盗才会不讲公理。假如日本政府实施民主人权，就须尽快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2）

168. 蒙难者：

周良川

周隆皇，男，36 岁

蒙难地点：巴士隆张厝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2 月间（农历正月十三）。

投诉人资料：周隆皇之子周良川（Chew Liang Chuan），68 岁，小贩，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0737282，现住于 A54，Kg Legong Jaya，kota，N. Sembilan，邮编 71350。日本侵占时住址：麻坡二马路（周泉兴）。

投诉内容：1942 年 2 月间，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守法公民。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他这个平民，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7 日。

169. 蒙难者：

欧　南

欧　炽，男，42 岁，胶工

欧　汉，男，41 岁，胶工

欧亚兰，女

张　妹，女

陈　信，男，38 岁

蒙难地点：Kulai Johor。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间。

投诉人资料：欧炽之侄欧南（Au Nam），83 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 3002014，现住于 34 Jalan Teng Ho Saleng，Senai，Johor，邮编 81400。日本侵占时住址：Kulai 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某日，日本兵在 Kulai Johor 杀害了我的五位亲人，他们是，我的叔叔欧炽，哥哥欧汉，嫂子张妹，侄女欧亚兰，表叔陈信。当时遇害者共有 130 人之多。日军毫无人性，残无人道，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家族五个亲人胡乱杀害，我们受害人家属经过长期调查，了解到我们家属根本是冤枉无辜的，遭日军惨无人道地残杀。如今我们受害人的家属希望日本政府应当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体恤受害人的感受和痛苦，对当年犯

下的滔天罪行负责。日本政府应该负责一切后果。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7 日。

170. 蒙难者：

彭记祥，男，27 岁，芭场书记

彭展兴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柔佛州，昔加挽拉，美士路九英里“范宏树桐公司芭场”（现址是广西村附近）。

蒙难时间：1944 年中。

投诉人资料：彭记祥之子彭展兴(Pang Chang Hin)，50 岁，木工，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 7660093，现住于 302，Bukit Siput, segamat, Johore Malaysia，邮编 8502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州，昔加挽埠市中心“新奇合”杂货糖果店(已被日军放火烧光)，今改为依仕迈街。

投诉内容：先父生于 1917 年，原籍中国广东省陆丰县，年幼南来，是三位兄弟中的老大。1944 年初，时年 27 岁，正值人生最为光辉灿烂的年华，也是人生旅途上开始创业守业的大好开端。很不幸的是，就在此时他被日本占领军捉去并强加罪名，时至今日，仍毫无音信，寒骨何处，后辈一无所知，乃人生一大遗憾。在此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立场，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以慰人心，讨回公道。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7 日。

171. 蒙难者：

林炳清，男，33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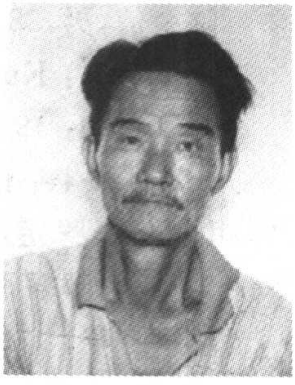
陈珠花，女，24 岁

林美兰，女，5 岁

林文其，男，7 岁

林美莲，女，8 岁

林美娇，女，2 岁



林文锦

蒙难地点：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家中。

蒙难时间：1945 年 7 月 15 日。

投诉人资料：林炳清之子林文锦(Ling Ng Kheng)，58 岁，工人，祖籍福州古田，身份证号 2271021，现住于 No. M－40, Batu 3, Jalan Karak

Mentakab, Pahang D. M. ,邮编 28400。日本侵占时住址：Batu 4 1/2, Jalan Labis, Yong Peng, Johore。

投诉内容：1945 年 7 月 15 日，日本兵在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英里半杀害了我的下列亲人：父亲林炳清，母亲陈珠花，弟弟林文其，妹妹林美兰、林美莲和林美娇，我是这场屠杀中惟一的幸存者，因为当时我正好出去了，不在家中。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15 日。

172.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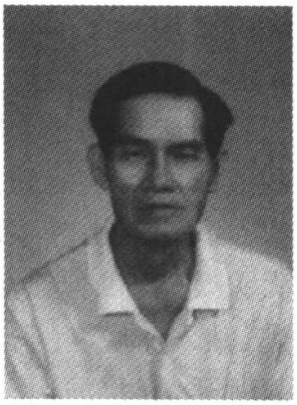
陆　桂，女，37 岁，家庭主妇

阮照东，男，14 岁

阮木金，男，6 岁

阮月华，女，11 岁

陈　新，男，49 岁，胶工



阮　但

蒙难地点：笨珍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蒙难时间：1943 年 10 月 21 日。

投诉人资料：陆桂之子阮但(Yon Tam)，61 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320420-71-5057，现住于 DH - 130，Pekan Nanas, Johor, Malaysia，邮编 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投诉内容：二战中日本侵占马来亚期间，马来亚华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家四口人在屠杀中丧生，房屋也被烧毁了。虽然我当时只有 12 岁，但我仍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 1943 年 10 月 21 日，那时我们住在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当时日本兵欺骗村民说，他们将向人们派发食物，大约 300 人跟着日本人到一个叫做 Kangkar Pulai 的地方，在那里，所有人，包括无辜的儿童都被屠杀了。其中就有我的母亲陆桂，哥哥阮照东，弟弟阮木金和妹妹阮月华，只有我和父亲侥幸逃过一劫，因为我和他并没有一起跟去，而是呆在家里照看房子。在同一天，我的岳父陈新也被日本人杀害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4 日。

173. 蒙难者：

罗娇，女，45 岁，农民

卢 礼

卢亚文，男，6岁
卢华娇，女，4岁
钟碧华，女，20岁，农民
卢亚苟，四个月

蒙难地点：北干那那沙河村。

蒙难时间：1942年10月22日。

投诉人资料：罗娇之子卢礼(Lu Lee)，73岁，祖籍广西容县，身份证号3010322，现住于DH208，Pekan Nanas Johore，邮编8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笨珍廿七里，沙河芭。

投诉内容：1942年10月22日，日本人在北干那那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我家19口人。当时我妻子和母亲告诉我，日本兵在搜捕男人，嘱我暂勿回家。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河边。过了两个小时，一切复归沉寂，我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找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的，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吧。我的母亲罗娇、妻子钟碧华、弟弟卢亚文、妹妹卢华娇、幼儿卢亚苟是被活埋的。三天后，我的岳父钟耀和他的弟弟钟左与我见了面，告诉我，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底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到约三尺宽的壕沟时，我岳父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我岳父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部分在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我家被害的亲人都是守法公民，日本兵有什么权力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3)

174. 蒙难者：

陈　其，男，25 岁，胶工

潘　瑞，男，28 岁，胶工

廖　惠，男，49 岁，胶工

陈　序，男，20 岁，胶工

陈运英

蒙难地点：笨珍北干那那街上。

蒙难时间：1943 年 10 月 21 日。

投诉人资料：陈其之侄陈运英（Chin Cheng Yin），男，63 岁，胶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3009891，现住于 DH－130，Pekan Nanas，Pontian Johore Malaysia，邮编 81500。日本侵占时地址：笨珍北干那那大山路。

投诉内容：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后，日军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华人进行了大屠杀。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那是 1943 年 10 月 21 日，当时我才 13 岁，在我们北干那那村，日本兵假意对村民们说，如果大家能够自动集合起来的话，他们将向村民分发食物。大约 300 人集中起来，其中包括一些小孩。很快他们被带到附近的 Kankar Pulai。在那里，这些无辜的人们不但没有得到食物，反而遭到了集体屠杀，尸体被扔进了一个池塘里。这些遇害的人当中就有我的叔父陈其、舅父潘瑞和堂兄陈序。我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因为在去 Kangkar Pulai 的半路上我转身回家了，此外，我的外父廖惠也是被日本人折磨致死的。日本人强迫他喝下大量的水，然后，残忍的日本兵就在他的肚子上踩踏，水从他的鼻子、嘴巴、耳朵里冒出来。他在回家后很快就死去了，我的外母对外父的死无法承受而发疯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 日。

175. 蒙难者：

张　桐，男，49 岁，农夫

张天炎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4 年 7 月 16 日。

投诉人资料：张桐之子张天炎（Teo Thian Yam），55 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390419－01－5137，现住于 Block A，189，Jalan Dato，Bukit Pasir，Muar，

Johore，邮编 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Sg Buloh N/S，Muar，Johore。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张桐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农民，也从来没参加任何抗日组织。但就不明不白地在 1944 年 7 月 16 日被日军捉去，从此再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已经被杀害，当年日军是多么残酷。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诉和索赔。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4 日。

176. 蒙难者：

陈友杰，男，49 岁，工人

蒙难地点：Penkaranbai，Makan Kota Tinggi，Johor Malaysia。

蒙难时间：1941 年 2 月 6 日。

陈耀财

投诉人资料：陈友杰之子陈耀财(Tan Yiow Chye)，67 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 S0627477C，现住于 60，Jalan Rambai 4 Taman Kota Jaya Kota Tinggi，Johor，Malaysia，邮编 81900。日本侵占时住址：Penkaranbai，Makan，Kota Tinggi，Johor，Malaysia。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在日本入侵马来亚时，在手无寸铁、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惨遭日军无辜杀害。日军这种残无人道的行为是举世目睹、天人共愤的。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应给予我们合理的人身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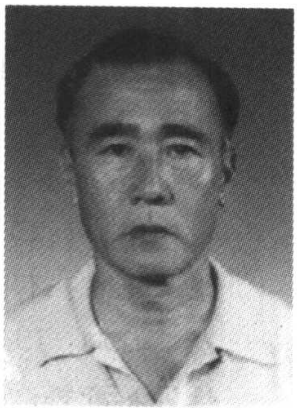
177. 蒙难者：

吴　鲍，男，32 岁，农夫

吴福财，男，1 岁

蒙难地点：Jorak，Bt Pasir，Muar Johore。

蒙难时间：1994 年 2 月 24 日。



吴福财

投诉人资料：吴鲍之子吴福财(Goh Hock Chai)，52 岁，小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0057746，现住于 No. 53，Bt. Pasir Block(B) N/V，Muar，Johore Malaysia，邮编 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Jorak，Bt. Pasir，Muar，Johore。

投诉内容：我父亲的姓名叫吴鲍，当年他是在 Bt. Pasir. Jorak 村抱着我本人逃离日军的追杀而丧生在枪下，我也受了重伤，但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今天想起当年日军对老百姓的残酷屠杀，就很难过，那真是草菅人命。所以我要在这里向日本政府提出投诉和要求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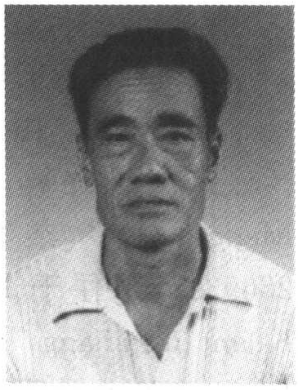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4 日。

178. 蒙难者：

吴　鲍，男，32 岁，农夫

蒙难地点：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蒙难时间：1994 年 2 月 24 日。



吴福溪

投诉人资料：吴鲍之子吴福溪(Goh Kok Koi)，57 岁，小园主，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0064978，现住于 No. 53,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邮编 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投诉内容：我父亲的姓名叫吴鲍，当年他是在 Bt. Pasir, Jorak 村被日军枪杀的。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农民，但是他就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无辜地丧生在日本兵的枪口下。对他，对他的家人，是非常残忍和不公平的。因此我提起控诉，也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4 日。

179. 蒙难者：

廖恩英，男，24 岁，杂货店主

蒙难地点：彭亨啦啤，夕加迫×。

蒙难时间：1943 年 7 月 19 日。

廖国安

投诉人资料：廖恩英之侄廖国安(Liew Kok On)，35 岁，商业职员，祖籍广东五华城五口塘，身份证号 5705851，现住于彭亨而连突双溪仁闪电屋 17 号(No, 17, Rumah Kilat, Sungai Jan Jerantut, Pahang Malaysia)，邮编 27000。日本侵占时住址：Cheka Perak,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廖恩英是我父亲廖海英之胞弟，被害的起因是无赖之徒名叫 Chie Kek Tong 做鬼头(暗探)，他对日军说，这里的商人每斤克扣 2 两给山芭佬(共产党)，在这莫须有的罪名下，就将 24 碑及 30 碑金矿两处的华人

扣捕，那晚有23人（其中就有廖恩英）就在半夜三更被集体屠杀共穴。监房印度人给探监者暗示，有23人出去不见回来，并说下次不用再来探视。日本政府应该就我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4日。

180. 蒙难者：

符国宜，男，32岁，木工

蒙难地点：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关丹。

蒙难时间：1941年2月10日。

符斯明

投诉人资料：符国宜之子符斯明（Hoo See Meng），61岁，杂工木匠，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证号2869347，现住于B959 Taman Sentosa, Air Putih, Kuantan Pahang, Malaysia，邮编25350。日本侵占时住址：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关丹。

投诉内容：1941年2月10日，一队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潘亚兴胶园。当时，日本兵无缘无故地闯入了我们家，把我的父亲拖出门外，并对他进行毒打，我的母亲求日军不要抓我父亲，也遭到了日军的殴打。从那天起，我们就再也没看到父亲了。我母亲伤心得每天以泪洗面，当时我一家大小的辛苦是笔墨写不出的。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我才7岁多，弟妹更小，生活上的困难很多，我母亲曾经想自杀，幸好被朋友们救了，要不然，我们几兄妹更惨。我母亲现在80岁了，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她这些年因为丈夫被杀而遭遇的艰难困苦作一个赔偿，以使她在余生之年能过上更加平静和正常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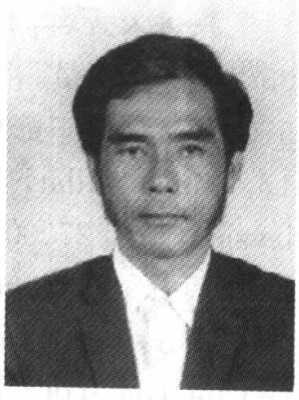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4日。

181. 蒙难者：

陈国芳，男，45岁，小园主

蒙难地点：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蒙难时间：1943年。



陈仕明

投诉人资料：陈国芳之子陈仕明（Sam See Meng），53岁，小园主，祖籍海南，身份证号3074983，现住于513－1, Kampong Tenga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sia，邮编2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ong Batu Puti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1943 年，日军抓走了我的先父陈国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后来，我听跟我同一个村子的人说，我的父亲在被抓后就被杀害了。日本政府应就我父亲的被害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3 月 4 日。

182. 蒙难者：

徐　德，男，56 岁，农夫

蒙难地点：马来亚彭亨文德甲，宪兵部。

蒙难时间：1943 年 10 月 29 日。

投诉人资料：徐德之孙徐旌水（Che Swee Kam/Chui Kam Swee），57 岁，退休管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 3493785，现住于 16 Kampung Mentri，Triang，Pahang D. N.，邮编 28300。日本侵占时住址：彭亨文德甲客家村（今旗山花园后）。

徐旌水

投诉内容：1943 年，日本宪兵在 Mentakab 将我 56 岁的祖父徐德折磨致死。当时，我的祖父和我的父母及我们兄妹几个和另几家人住在文德甲客家村，我们有自己的住屋和土地，种植蔬菜、果树和水稻，并养了一些猪，生活上能够自给自足，我们家的住址就在如今的旗山花园后面。我的祖父每天忙完农活后，总喜欢到街上走一趟。1943 年 10 月 29 日的下午，我祖父去文德甲游乐场消遣，却再也没回来。我们得知，在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捉拿抗日游击队时，他也被一并围住抓走。他被抓到了宪兵队，受到了审问，并被施以灌水酷刑。我们推测，以他这样的年纪，受这样的酷刑，很快就会不行的。很久之后，我们才从文德甲医院的医生那里得到了我祖父的死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尸体被葬在了哪里。

我的祖父是一个善良、安分守己的人，他从未参加过秘密组织或当地的反日游击队，日本宪兵用这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一个无辜的人真是残忍专横。我现在和我的妻儿住在 16，Kampung Mentri，28300 Triang，Pahang，我母亲韩英在 1982 年过世，我的父亲徐信也在 1988 年辞世。我要为我祖父的无辜被虐待和最终被害提出索赔，以让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每当我的家人在祖父的忌日上供祭奠时，我都会想起他。我希望所有在日本宪兵的暴行和肆意杀戮中受害或遇难的人们，都能得到完全的赔偿，就像日本政府要给在

战争中被日本人炸毁的那些工厂房屋和货物作出赔偿一样。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3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4）

183. 蒙难者：

苏月霞

苏许春，男，35 岁，商人

蒙难地点：仕林河大街。

蒙难时间：1942 年 9 月间。

投诉人资料：苏许春之女苏月霞（Soo Yot Hoi），57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0230035，现住于 55A，Woon Terrace Housing Jalan Seremban，Tampin，Negeri Sembilan，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仕林河（Slim River）Perak。

投诉内容：1942 年，在 Perak 的仕林河，日本兵当着我母亲的面用机枪打死了许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我的父亲当年是无辜的，却被日军杀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作出人道与合理的赔偿，为我的父亲伸冤。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4 日。

184. 蒙难者：

辜芳萍

辜世善，男，39 岁，树胶商兼保险代理

辜炎枢，男，28 岁，树胶商兼保险代理

辜清洪，男，18 岁

辜明菊，女，3 岁

蒙难地点：吡叻丹戎马林。

蒙难时间：1943 年。

投诉人资料：辜世善之子辜芳萍（Koh Hong Peng），67 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1089302，现住于 R4 - 02 - 03 Subang Perdana Phase，Good year 5，Persiaram Kewaji USJ，Subang Jaya Selangor，邮编 4761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丹戎马林，张亚炳街门牌 30 号。

投诉内容：1943 年，日本兵杀害了我家四口人，包括我的父亲、两个叔叔和一个姐姐，他们的岁数从 39 到 3 岁不等。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兵无故杀害我的这些亲人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6 日。

185. 蒙难者：

林金带，男，23 岁

林金带之妻

林金带之子

蒙难地点：吡叻美罗。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林金带

投诉人资料：林金带(Lem Kam Tai)本身，男，75 岁，退休，身份证号 3095284，现住于 No. 7. Jalan Wan Malini (1), Taman Se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邮编 57000。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占领新马时期，当时我 23 岁，日军诬赖我是抗日军，将我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当我逃回家后，却发现日军残无人道活活残杀了我的妻儿。这仇与恨使我毕生难忘，我被日军一日之间残害得家破人亡。虽然惨案发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犯下的滔天罪行始终不予正视。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当年日军杀害马来亚的千万无辜百姓始终不肯良心发现，你们的过错令人遗憾。我本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给我合理补赔，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5)

186. 蒙难者：

倪瑞庆，男，19 岁，学生

倪瑞麟，男

蒙难地点：槟城监狱。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张明珠

投诉人资料：倪瑞庆之弟媳张明珠(Chang Ming Choo)，65 岁，退休教师，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 1257968，现住于 32 Jalan, Shariff Baling Kedah，邮编 09100。日本侵占时住址：100 Dato, Kramat Road, Penang。

投诉内容：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我的四伯倪瑞庆和他的弟弟倪瑞麟当时正在 Penang 的 Chung Ling 高中就读。这正是他们求学受教育的黄金时期，没想到竟然被日军误为抗日分子，双双在一个大白天的肃清日子里被日军叫出去后监禁在槟城监狱里，叫天不应，唤地无门。家翁和家婆及兄弟姐妹们相顾失色，惟有日夜以泪洗面，食难下咽，欲去探监，又深恐日军加害。不到三年八个月，四伯倪瑞庆便因抵不住在监牢里的鞭打、灌水及钳指甲等种种酷刑的折磨而惨死狱中，死时也不过 20 岁左右。

直到日军投降后倪瑞麟才被释放，他的身上患有多种疾病和日本人严刑拷打留下的伤痕，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家公家婆立即想方设法给他救治，但寻医问药最终毫无用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抵御疾病的迅速入侵，在被放出来两年后，他也死了。

请问日本执政者，如果死者是你的孩子或亲人，你会怎样？你是否会破口大骂“八格牙鲁，还我孩子的命来”。然而事实归事实，“命”是无论如何——哪怕以你整个日本国家也无法再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倪瑞庆或倪瑞麟来。如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贵政府当局能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弥补贵政府在昔日军阀主义下所造成的过失，并聊以安慰我那枉死在九泉之下的四伯和五伯的亡灵。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6 日。

187. 蒙难者：

何良天，男，48 岁，商行书记

蒙难地点：吡叻州司南马日军宪兵部牢狱里。

蒙难时间：1942 年 11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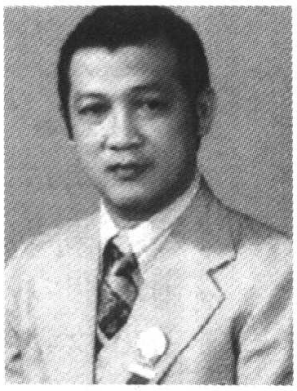
何亚喜

投诉人资料：何良天之子何亚喜(Haw Ah Hee)，63 岁，退休军人，祖籍广东陆丰搏尾，身份证号 320714-71-5255，现住于 B - 1 - 6，Rumah Pangsa，Kelang Lama，Kulim Kedah，邮编 090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吡叻司南马(Selama Perak)。

投诉内容：日占时期，我父亲何良天，枉被日警探无辜捉去，套上一个罪名说是抗日，每日受毫无人性的日警探毒打，逼其招出同党名单，被日警打到吐血。夜冷，睡地下蚊子叮，我父亲不到半个月就惨死在牢狱里。我是他的后裔，日本政府应当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还我父亲一个公道，日本政府更加应该给予受害人后裔一个合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6 日。

188. 蒙难者：



练炳球

练　康，男，59 岁，建筑承包商，侨领

练　林，男，53 岁，工人

练炳舟，男，26 岁

蒙难地点：上吡叻，高乌区。

蒙难时间：1942 年 4 月 1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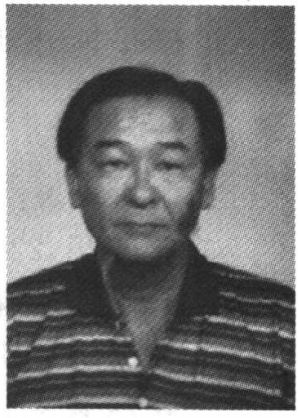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练康之子练炳球（Lian Peng Chew），63 岁，退休公务员，祖籍广东云浮，身份证号 0773572，现住于 352 - 6 - 4，Gat Lebuh Macallum，Penang，Malaysia。邮编 10300。日本侵占时住址：61，Main Road，Klian Intan 33200 Perak。

投诉内容：我父亲练康在一次肃清中被捕，于 1942 年 4 月 18 日蒙难。我父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但也受到同样的遭遇，于 1942 年 4 月 18 日被日军残杀，留下孀妻及一儿一女，使这个家庭家破人亡。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我要向日本当局索赔，这是我们家属的基本权利。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6）

189. 蒙难者：



黄维杨

黄尉臣，男，33 岁

蒙难地点：端洛埠桥头。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31 日。

投诉人资料：黄尉臣之子黄维杨（Wong Wei Yang），60 岁，祖籍潮州，身份证号 2095595，现住于 No. F6，Kg，Baru，35500 Bidor，Perak。

投诉内容：先父黄尉臣，在 33 岁时被当时的日军所杀害。1942 年 3 月 31 日，父亲被日军捉去，在屋前不远就被乱枪杀死，当时还有几位同胞也一起受到杀害。地点是在端洛埠桥头。目前先父是葬在端洛义山。在父亲死后，母亲和家里人不得不拼命

工作以维持生计，在日军占领期间，我们吃了许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2 日。

190. 蒙难者：

李×文，男，55 岁，胶工

李达昭，男，23 岁

李国强，男，10 岁

李兰花，女，8 岁

李志南

蒙难地点：Kulai，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投诉人资料：李×文之子李志南（Lee Chee Nam），70 岁，退休，祖籍广东罗定，身份证号 1248659，现住于 64 Sedenak N/V，Kulai Johor，邮编 81010。日本侵占时住址：Kulai Johor，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的某日，日本兵在新港园大西洋公司杀害了 130 多人，其中有我家四口人，他们是我的父亲李＊文、哥哥李达昭、弟弟李国强、妹妹李兰花。我的这些亲人没有任何罪过，也没有伤害过谁，我不知道残忍的日本兵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当年日军喜欢乱杀无辜，日本政府的军队犯下滔天大罪行。日本政府更加应当伸手援助这些不幸者、受害人。日本政府应该凭人道的精神，负责一切损失的赔偿。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家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3 月 2 日。

191. 蒙难者：

黄东来，男，22 岁，胶工

黄省综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柔佛蒜坡武吉甘密新港 19 支。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4 日。

投诉人资料：黄东来之子黄省综（Ng Sing Chong），52 岁，旅行社职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 2238828，现住于马亚西亚柔佛蒜坡惹基砂套万金花园 18 号，邮编 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柔佛蒜坡武吉港脚。

投诉内容：我家在祖父时代，原系小康之家，生活美满幸福，奉公守法，与世无争。惟当日本侵占期间，粮食断绝，暗无天日。为着生存，我父亲冒死到武吉甘密采购木茨回来充饥，就在归途中，被日本肃清部队惨无人性地刺杀而亡。害得我祖父为痛失爱儿而病倒，无力管理产业，最后就家破人散。就因为日本兵残忍杀害我无辜的父亲的行径，我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的关爱和教导，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属，在此希望日本政府能凭人道立场，赔偿吾父人命的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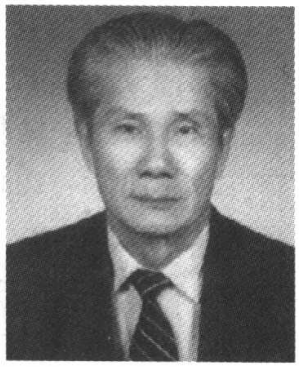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3 日。

192. 蒙难者：

郭潮城，男，48 岁，商人

蒙难地点：Batu，Tiga，kebon Tea，J. B.。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2 日。



郭明祥

投诉人资料：郭潮城之子郭明祥（Quek Meng Siang），71 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 220123 - 71 - 5087，现住于 No. 2，Tingkat 4，Blk D，Jalan Lumba kuda，Johor Baru，Malaysia，邮编 80300。

投诉内容：1942 年 2 月 15 日下午 4 点钟，日本帝国政府开始统治新马半岛，我父亲郭潮城当年 48 岁，是一位商人。1942 年 3 月 2 日，我父亲受日军无辜冤枉，捉去杀害。如今我是受害者的后裔，我有权力向日本政府追根究底，要求日本政府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还回一个公平合理，给予受害者家属一个合理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人权的存在。日本政府欺骗受害者家属后裔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不应抵赖和欺骗我们，因为我们有人证物证，铁证如山。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5 日。

193. 蒙难者：

沈亚保，男，34 岁，农夫

蒙难地点：Batu Gunang，Selangor。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25 日。

沈来俊

投诉人资料：沈亚保之子沈来俊（Sim Lai Chuan），58 岁，管工，祖籍福建，身份证号 0532901，现

住于 No. 53, Bukit Pasir, Blok (B) N/V, Muar, Johore, 邮编 84300。日本侵占时住址：Batu Gunang, Selangor。

投诉内容：我父亲名叫沈亚保，他是在 Batu Gunang 被日军捉去，然后受尽各种各样的折磨，终于刑死狱中。但他是一个农夫，并没有任何犯罪，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就这样无缘无故、白白被折磨而死，对他对他后裔都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要提出投诉，要求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4 日。

194. 蒙难者：

郑益兴，男，45 岁，商人

郑锡豪，男，17 岁

蒙难地点：振林山。

蒙难时间：1942 年。

郑亚列

投诉人资料：郑益兴之侄女郑亚列（Tay Ah Lek），64 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 2469828，现住于 No. 6, Jalan Anggerek 4, Taman Johor, Jaya Johore Bahru，邮编 81100。日本侵占时住址：振林山。

投诉内容：我叔叔是在被日本兵捕去后，用铁线绑住殴打致死的。我兄长郑锡豪是被日本人捉去割草，而后被杀害的。日治时，我们商店里的五卡车货物全部被日军抢光，商店二间住屋有一间全部失去。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7 日。

195. 蒙难者：

余祥洋，男，35 岁，胶工

蒙难地点：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条石半马九港。

蒙难时间：1942 年 2 月 27 日。

余光露

投诉人资料：余祥洋之子余光露（Ee Kan Lu），51 岁，胶工，祖籍福州，身份证号 3587356，现住于 505 Palong Satu Gemas, Negeri Sembilan，邮编 7343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条石。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父亲余祥洋住在柔佛州永平的 Bt. 4 1/

2 Jalan Labis。1942 年 3 月的一天，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他出街买日常用品。结果一去不回。在永平拉美仕路四里半，有位朋友名杏仁刀下余生，他说，余祥洋被日本兵杀死。这是母亲生前告诉我的。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养活全家人，我们全家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日本政府应该对我亲爱的父亲的被害和我们承受的苦难负起责任。我要求日本政府就其士兵的暴行(造成的恶果)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10 日。

196. 蒙难者：

傅庆文(?)，男，20 岁，脚车修理工

蒙难地点：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

蒙难时间：日占时期。

赖群娇

投诉人资料：傅庆文之妻赖群娇(Li Fan Kew)，66 岁，身份证号 270213 - 71 - 5782，现住于 41，Jalan Nakhda Tigg Taman Ungku Tun Aminah Sekudai，Johor，邮编 8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

投诉内容：我从 14 岁逃难到 15 岁，日本兵无时无刻不来找花姑娘强奸，我父亲担心，便将我嫁给 18 岁的傅庆文，当时是住在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石，我丈夫是修理自行车的。我 16 岁生了一个女儿，到了 17 岁那年，我抱着女儿在五脚基看丈夫修理自行车，忽然来了一车日本兵，到了我家门口，便停了下来，有两个日本兵就来捉我丈夫上车，我看到他捉我丈夫，就向他求情放过我丈夫。他只是摇摇头，挥手叫我走。后来他用手押着我丈夫肩头，叫我丈夫坐到车里面，把他载走，从此就没有了消息。后来和我丈夫一起被捉去的人，有一个回来对我说，我的丈夫已经死了，是被日本兵折磨——灌肥皂水、反绑双手吊起鞭打、用烧红的铁板烫我丈夫肚子而死的。巴吉利一条街的人都看到我丈夫是被日本兵捉上车去的，他们都可以作证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丈夫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18 日。

197.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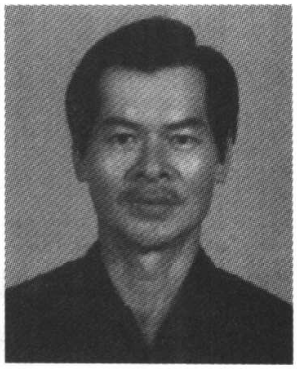
钟　生，男，39 岁，石厂工人

林　妹，女，36 岁

钟　女,女,16岁

蒙难地点:柔佛州古来勿刹东山园。

蒙难时间:1942年4月间。



钟天彬

投诉人资料:钟生之子钟天彬(Choong Thian Pin),57岁,小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2311751,现住于338, Taman Gkandvew Fasa2, Jalan Buli Simsim, Sadakan, Sabak, Malaysia,邮编90000。日本侵占时住址:在古来勿刹东山园居住,在马赛路石山工作。

投诉内容:当年,我父亲钟生39岁,母亲林妹36岁,姐姐钟女16岁,我的三位亲人,全部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日本兵杀害。想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的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到处乱杀一等良民,简直是在毁灭人类!天理何在?我的三位亲属无辜牺牲在残忍的日军的尖刀下,家破人亡,我的姐姐被比禽兽还不如的日本军人先奸后杀。对于这一切惨况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负起一切责任后果,给予我们合情合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而言。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9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7)

198. 蒙难者:

蔡明型,男,26岁,耕作
蔡高旨,男,55岁,耕作
蔡高设,男,35岁,耕作
蔡高对,男,40岁,耕作
蔡　兑,男,38岁,耕作
蔡明蓝,男,16岁
蔡明北,男,14岁

蔡世有

投诉人资料:蔡明型之弟蔡世有(Chai Sey Yu),65岁,退休司机,祖籍广东桔西汤坝寨,身份证号0006557,现住于20 Jalan Keruing Kebun Tek Park Johor Baru, Johor,邮编8025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士乃上泗隆园,王梨及胡椒园。

投诉内容:1941年12月8日,日本第一次侵占马来亚时,我才13岁,从那时起生活就变得很不幸。那时,我住在Selung Garden Senai Jo-

hor,在一个菠萝和胡椒种植园内工作。我们家七口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在残暴的日本兵登陆马来亚以后,我们的生活全变样了。日本控制了所有的食物(包括家畜)的供应,强奸无助的妇女,犯下各种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1943 年春,情况尤为糟糕。那年,我大哥蔡明型和我二叔蔡高旨及堂叔父蔡高对骑车去 Johor Bahru 解决粮食配给证的问题。不幸的是,在回来经过 Pandan 时,他们被 Kulai Division 来的日本兵抓住了。他们被带到和关押在 Kulai 警局,三个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最后他们被带到 Ayer Itam 路 33 英里处的一座桥边,日本兵把他们的手绑在身后,然后将他们砍头处死。在我哥哥被推下河时,他只受了些伤,便假装已死。当日本兵走开后,他大声呼救,但没人敢去救他。第二天,他们都被葬在了河边。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遗骸才被收敛安葬在 Kebun Teh 中心公墓,这些都是我的一个蔡姓亲戚告诉我们的。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三位亲人遇害了,而那时已经是 1950 年了。

在我哥哥被抓的几个月后,日本兵彻底洗劫了 Selung 花园,大约有 100 人被抓走,我们家和许多邻居的房子都被烧毁了。我们藏在种植园和森林里活了下来,却一无所有了。我的细叔父蔡高设就是在这次被抓走的。我们从此再也没见到过他。我的叔公蔡兑是在家午睡时被捉,屋被烧,人被拉到一里外枪杀。当日本人来到我叔公家时,我正从他家出来,我飞奔逃入胡椒园,听见有数下枪声,命大不死。

我的堂弟蔡明蓝、蔡明北,住在古来七三园,在日本兵放火烧屋时都被烧死。在房屋被烧后,为了逃生,我们四处辗转,我们仅有的食物就是红薯和木薯淀粉。

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只有三年零八个月时间,却犯下了无数罪行。两颗原子弹阻止了日本人进一步破坏世界的和平,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是罪有应得。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6 日。

199. 蒙难者:

黄　芋,男,24 岁,农工

蒙难地点:马来西亚麻属武吉甘蜜新港 19 支。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14 日。

投诉人资料:黄芋之子黄金忠(Ng Lok),55 岁,园工,祖籍福建永春湖

洋，身份证号 1891380，现住于马亚西亚柔佛麻属利×港，实廊路 8 1/4 支(Lot Pdt 7800, Bt 8 1/4 Jalan Serom, Sungai Mati, Muar, Johor)。邮编 844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来西亚柔佛麻属实廊区，丹绒实拉区。

黄金忠

投诉内容：当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一名平民劳动者，对于一切与世无争，每天为家中的大小生活而劳作。自从当年父亲蒙难受害而使得家破人亡，母亲也为生活所迫，在我童年时弃我而去。我父亲当年受到日本兵残无人道、毫无人性地杀害，他的死亡是非常冤枉与无辜的。如今我是受害者的惟一家属，在此，我希望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就我父亲的被害给予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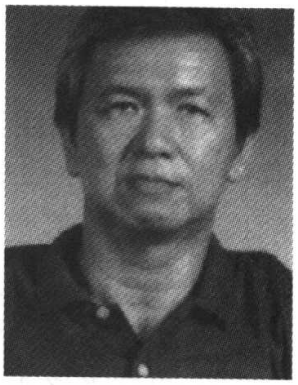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3 日。

200. 蒙难者：

张　克，男，26 岁，务农

蒙难地点：吉隆坡。

蒙难时间：1943 年 11 月 23 日。



张小信

投诉人资料：张克之子张小信(Chong Siow Sin)，50 岁，祖籍广东揭西，身份证号 7858356，现住于森美兰州淡边新村，门牌 149 号，邮编 73000。日本侵占时住址：吉隆坡黑风洞山脚下。

投诉内容：我们一家有祖母、父母亲、两个姐姐，我是遗腹子。大家居住在以前叫“大山脚”现在称黑风洞山脚下，养猪种菜为生。1943 年 11 月 23 日清早，我父亲被日本兵逮捕，便一去不回头了。后来我祖母去探听下落，一些有幸被释放者告知，我父亲在狱中受到了殴打，被强迫喝下肥皂水，他是被活活打死在狱里的。连尸体都不知所踪。我要控诉日本政府，我父亲是无辜的，这一笔血债应给一个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5 日。

201. 蒙难者：

李生姑，男，58 岁，农民

沈　县，女，58 岁，家庭主妇

李启泰，男，35 岁，农民

蒙难地点：北干那那。

蒙难时间：1942 年农历一月二十日。

李宝珠

投诉人资料：李生姑之孙女李宝珠（Lee Poo Choo），66 岁，身份证号 3010284，现住于 21K，550，Bodok North Avel，＃ 12－514，Sel646 Singapore，邮编 1646，日本侵占时住址：北干那那（Pekan Nanas）。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日军不分青红皂白，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进行残杀，我的三位家人在北干那那被日本兵杀害。我的这些亲人是：我的祖父李生姑，祖母沈县，我的父亲李启泰。我这三个亲人平白无辜牺牲在没有人性的日军兵的刺刀下，日军可以说是人类中最野蛮的。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对受害人家族进行赔偿？这很不公平。日本政府对于在二次大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当负起一切责任。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2 日。

202. 蒙难者：

Teh Yong Chai，男，21 岁，商人

Teh Ah Soot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3 年。

投诉人资料：Teh Yong Chai 之姐妹 Teh Ah Soot，身份证号 2559516。

投诉内容：我的兄弟 Teh Yong Chai 是个聪明勤劳又乐于助人的小伙子，很受周围邻居的欢迎。他是我们 Teh 家的独子，也是主要的劳动力。在日本入侵之前，他从 15 岁开始，就在 Penang 工作。在日军入侵后，他回到家乡搞些经营。1943 年，在他 21 岁时，日军逮捕了他，并且无缘无故就把他折磨致死，连尸体都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因为丧失独子的巨大悲痛，两个月不吃不睡，后来也死去了。我的父亲因为这些突然的打击，也病倒了。他的橡胶种植园和所有的经营资产全被日军抢走了。从此，Teh 家这一支就开始衰落和消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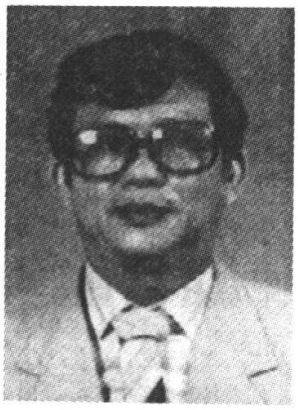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0 日。

203. 蒙难者：

庄金泰，男，店主

蒙难地点：不详。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庄玉泉

投诉人资料：庄金泰之子庄玉泉（Choon Kerk Serng），身份证号 2238209，现住于 92，Jalan 17/2，Petaling Jaya，邮编 46400。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日本兵杀害了我的父亲庄金泰，他的店铺被烧成了废墟，所有的货物都付之一炬，我的母亲和我侥幸躲过了这一劫。在我父亲死后，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火烧光了，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辛，我母亲不得不拼命工作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她在日占时期吃尽了苦头。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父亲的被害，我们财产的损失及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2 日。

204.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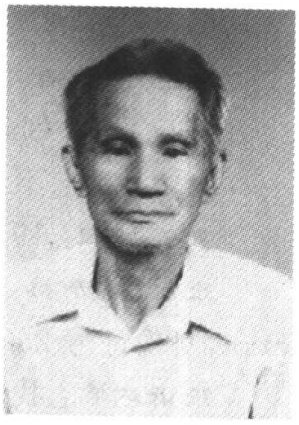
王茂利，男，69，商人

王贵荣，男，19，商人

王光成，男，17，学生

王亚禺，男，14，学生

王秀媛，女，12，学生



王霖盛

蒙难地点：39 Sungei Kemang，Kota Tinggi，Johor。

蒙难时间：1941 年 2 月 6 日。

投诉人资料：王茂利之子王霖盛（Heng Lim Seng），75 岁，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 0019844，现住于 69 Sungei Kemang，Kota Tinggi Johor，Malaysia，邮编 81900。日本侵占时住址：39 Sungei Kemang，Kota Tinggi，Johor，Malaysia。

投诉内容：我父亲、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共五人，是在日军入侵后在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抵抗情况下被日本兵无辜杀害的。日军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举世目睹及共愤的。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合理的人身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5 日。

205. 蒙难者：

黄吉灵，男，12

萧英娘，女，46

蒙难地点： 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Malaya。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15 日。

投诉人资料： 萧英娘之婿谢怡通(Chia Yee Toone/Chia Yee Toong)，76 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90325 - 05 - 5019，现住于 245 Lorong 9 Taman ACBE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港尾村新芭。

投诉内容： 我岳母萧英娘、妻舅黄吉灵，是 1942 年 3 月 15 日，在瓜拉庇勝港尾村新芭无辜被日军杀害的。我们的亲属当年是手无寸铁无辜牺牲的，日本政府应对日军当年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必须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 年 11 月 25 日。

206. 蒙难者：

杨就娘，女，39 岁，家庭主妇

萧亚才，女，30 岁，家庭主妇

刘×荣，男，19 岁

刘招荣，男，17 岁

刘庆荣，男，13 岁

刘长荣，男，10 岁

刘富英，女，8 岁

刘丽英，女，5 岁

刘昌荣，男，2 岁

刘炳荣

蒙难地点： 文律。

蒙难时间： 1942 年 3 月 8 日。

投诉人资料： 刘长荣之兄刘炳荣(Liu Ping Yung)，68 岁，商人，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3015254，现住于 4，Jalan Jaffar, Benut, Johore, Malaysia。邮编 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律坡惹兰甫生街 43 号(43, Jalan Musang, 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1942 年 3 月 8 日，在日军“肃清”部队所进行的一次屠杀中，

我的母亲、五位兄弟和两位妹妹遇害。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 日。

207. 蒙难者：

何细汝，女，11 岁

刘法荣，男，8 岁

刘亚麟，女，10 岁

刘加荣，男，7 岁

罗亚由，女，42 岁

刘加荣

蒙难者地点：文律。

蒙难时间：不详。

投诉人资料：刘亚麟之弟刘加荣（Lew Kah Yong），59 岁，商人，身份证号 0694394，现住于 No，125 - 2，Jalan kukup kg Rimba Terjun，Pontian，Johor，邮编 8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律。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期间，日军“肃清”部队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三人，我和罗亚由受了刀伤，侥幸得以生还。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5 日。

208. 蒙难者：

罗梦娇，男，38 岁，农民

罗秋源，男，36 岁，农民

罗海永

蒙难地点：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1942 年 1 月 10 日。

投诉人资料：罗梦娇之子罗海永（Loh hai Yong），56 岁，务农，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 2330697，现住于 19kg，Parit Tengah Benut Johore，Malaysia，邮编 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律五条吧力（Ungu Parit，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期间，日军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及堂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1 月 25 日。

209. 蒙难者：

纪如花，女，45岁，家庭主妇

蒙难地点：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纪如花之子吴奉新(Go Hong Sin)，69岁，商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2324036，现住于柔佛文律惹兰也吧22号，邮编82200。

吴奉新

投诉内容：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进行的大屠杀中，我的母亲纪如花遇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210. 蒙难者：

罗素江，男，40岁，渔夫

黄朝龙，男，25岁，种植工人

蒙难地点：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1942年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罗素江之子罗永宏(Loh Eng Hong)，59岁，书记员，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1805572，现住于Lot 2175，Lorong 4，Pt Sayang，Benut，Johore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律海边。

罗永宏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年1月10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和表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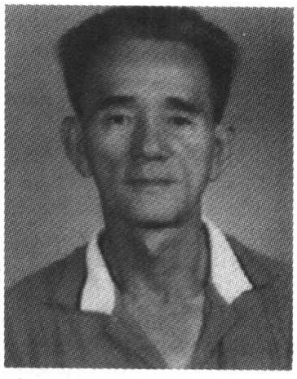
211. 蒙难者：

梁丕日，男，55岁，商人

蒙难地点：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梁丕日之孙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5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2329993，现住于26 Jalan Jaffar，Benut，Johor，Ma-



梁慎言

laysia，邮编 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文律。

投诉内容：我祖父梁丕日当年 55 岁，是个商人。1942 年 3 月 8 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9 日。

212. 蒙难者：

杨旭新，男，51 岁，裁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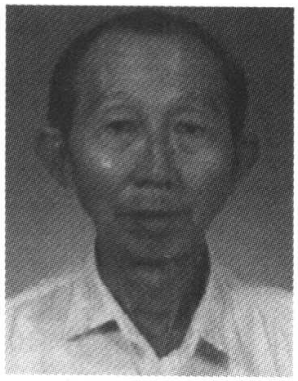
丘梁清，女，49 岁，家庭主妇

杨南群，男，3 岁

杨淑兰，女，10 岁

萧葵花，女，13 岁

黄亚狗，男，1 岁



杨易松

蒙难地点：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1942 年 3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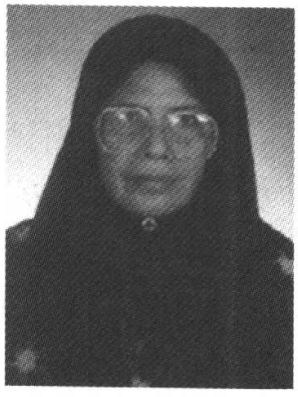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杨旭新之子杨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 岁，裁缝，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01 - 5029(2329761)，现住于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 24 号(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邮编 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文律。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8 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母、儿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这些亲人无辜被日军残杀，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1 日。

213. 蒙难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 岁，部队番号：Heho 342。



Saleha Bte Abd Hamid

投诉人资料：Abdul Hamia B Gamat 之女 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证号 3325269，Suri Rumah，马来西亚人，现住于 Batu 8 Kampung Gelam, Tg. King, Malacca Melaka，邮编 76400。日占时住址：Batu 8 Kg Gelam, Tg Kling Mela-

ka Malaysia。

投诉内容：我是 Abdul Hamia B Gamat 的女儿。日军占领 w. e. f 的 1942—1945 年，我父亲被送到 Papa New Gunie 为他们服役。他们所乘坐的船被美国人用 Tyopdo 击中，他死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还有 Baba Bin Abdul Rahman 先生，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Heho 350。这是我所知的我父亲的事。那时，生活很苦，量入为出都很困难。更多的信息请你和 Baba B Abdul Rahman 先生联系，他居住在 8th M/S kpg. Gelam Tg. 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0 日。

214. 蒙难者：

曾 Kim Chien，男。

曾思贵

投诉人资料：曾 Kim Chien 堂兄弟曾思贵（Chen Soo Kooi），身份证号 2483451，现住于 297，Kanp Ung Baru，2350 Semenyih。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堂兄弟曾 Kim Chien 被日本军逮捕。他被残忍的日本人拷打。他无法忍受无尽的拳打脚踢，最后在拘留期间死去了。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这个守法的居民？作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2 月 8 日。

215. 蒙难者：

李桦卓（Lee Wah Cheak）[①]

投诉人资料：李桦卓本身，男，76 岁（已去世），住址：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诉内容：1942 年，新加坡沦陷后约一两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楼上，白天在码头对面的日本造船厂里工作。某日，来了一名男子，并非日本军人，操着方言，极可能是日军的“走狗”，也是当时我们称为“汉奸”的华人，来逐家敲门，喊我们“所有男子，快出来！去排

① 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蔡大善、陈福来、游镜传、谢昭思、梁亚六等八人的资料为柯冰蓉女士调查提供。

队受检证!”

附近屋里的男子陆续走出来,往旧丹戎百葛前面,现在的珊顿道一号(No 1 Shanton Way),便是当年的“大检证”现场之一。队伍排得很长,前方设一桌子,两个日本军人坐在桌旁,“汉奸”立在近侧,凡有人排到桌前,汉奸与日本军人或点头或摇头或耳语,交谈几句话,便决定该人是否应盖下“检”字章,有人盖在上衣的项后,有的携了手帕去盖。没有盖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当人数凑够一车,便由军车开来载走。听人说,他们被载到海边射杀,或载到不知何处隐秘地点,被开枪“处理”掉!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 PSA 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击事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 9 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 年,登记上载 14 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 16 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 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李桦卓先生站在实龙岗路,指出当年他 14 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勝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实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

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 50 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 50 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

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Dame! 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

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继续！"我说："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 年 9 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1998 年 9 月初。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黄宝珠

投诉人资料：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 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1998年8月25日。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叶尚友

投诉内容：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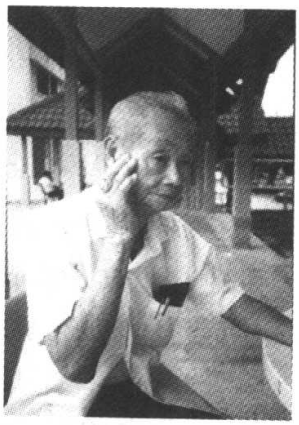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

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 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1998 年 8 月 20 日。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

蔡大善，1932 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 BLK 28，Jalan bukit Mera 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我今年 77 岁，属鸡，来新加坡已 67 年，10 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 21 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 10356 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

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 Dover Rd 附近，过去叫 ABC 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 11 个子女，9 女 2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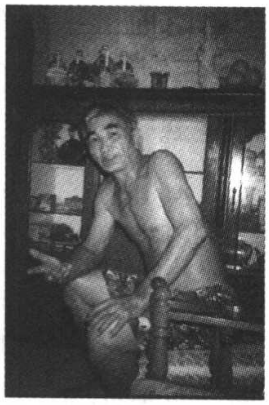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8 年 8 月 25 日。

219. 蒙难者：

陈朝根，男，40 余岁

陈福裕，男，8 岁

陈玉枝，女，7 岁



陈福来

投诉人：陈福来，男，1936 年生，现在住在 BLK 95 #07 - 770，Com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我只记得是在 1942 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 6 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 6 人、姐妹 3 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 10 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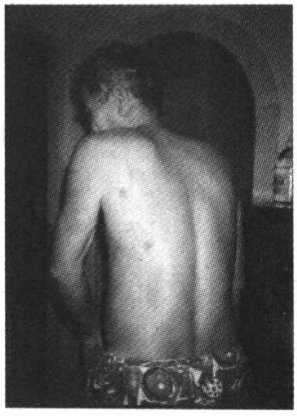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

领去看中医师，在丝丝街，吉宁街，一家中医药行，他们用草药敷。

刚刚回家时，除去白灰炸伤，部分皮干后，浮肿，连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浓血拔除，每日清除浓血。像鸡骨那样，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后才慢慢复原，前后经历七八个月，这位中医师没收半分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别人一定医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则双腿溃烂，在医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领出医好。


陈福来身上的伤口

我父亲和表兄在我们转入竹脚医院三四日后，检证时，一检不回头，被日本兵不知载到何处杀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伤心落泪。

我曾遭遇日本人，让他们看我身上的两个洞，他们说那是朝鲜人打的。

以前我家楼下，尚住一位老太婆，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很深的疤痕，为日军屠杀时杀错手留下的最佳证据，可惜她已死去。

投诉日期：1998 年 8 月 24 日。

220. 蒙难者：

游镜传，男

投诉人：游镜传弟弟游镜泉，1914 年生，原籍广东大埔。现在住在 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 - 158，Singapore 2365。

游镜泉

蒙难地点：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投诉内容：1938 年左右，日本打中国，我只身由汕头乘船来寻长兄，打算在南洋谋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们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长兄南渡。

抵达新加坡后，我就与哥哥及一班同乡住在武吉班让九条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军入侵新加坡，由兀？纵贯大道，突击而至，事发突然，我们都很惊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难，只有听天由命躲在宿舍。

事情发生于 1942 年 2 月 14 日（大除夕），夜里 10 时余，我们住在离客属公会不远的九条石，几十个没家眷的单身汉，被拥入的日本兵带走，到了牛山，有个农场，我们被命在农场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 2 点多钟，日本兵押我们出九条石路旁的石厂篱笆下，我们

都知道，日本兵进入武吉班让后，他们的大本营设在石厂再过，火车桥桥底下，照估计有二三十位日本宪兵占据该地点。

4点多钟，他们把我们带去石厂边，先杀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将剩余三人带往他处，至于什么地方则不得知，后来音讯全无，应该也牺牲掉了。

七人名单我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是：我兄游镜传，陈玉，陈和，陈榷，赖溪，黄锡元。

我哥哥本来可以免去砍头之列，他的脚有肿伤，骗说走不动，宪兵叫他离开，却又见他能行动，便又叫回来，就在铁轨旁，一刀斩下头颅，可怕极了，被害时才27岁。我们那时双手都被反绑，无法逃亡。

游镜泉后颈处的刀伤，至今清晰可见。

轮到我时，也同样在铁轨旁执行，宪兵一刀斩下，我痛得昏死过去，不知人事。两天后，苏醒过来，见有两三个日本兵仍在附近活动，我惊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却叫我“逃”、“回家”。

我赶紧逃到附近一客家人住屋，他们给我后颈刀伤处敷上青草药。后来人家介绍我去南洋医院（在海山街），就是现在胡赐道的父亲胡再坤医生，他为我缝合了十余针，医了三个星期才医好，他嘱我千万莫告诉他人是他医好的。

我是木工，当时工钱一天约有八毛至一块，我退休至今已有六年，最后一年月薪有2000元。现与妻子同住，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

日本鬼子野蛮无理。我是一介平民，何以惨遭屠杀，希望日本政府能道歉赔偿。我长兄年纪轻轻便无辜被杀害，就算赔偿了也难平我心中常年的伤害。

投诉日期：1998年8月10日。

221. 蒙难者（投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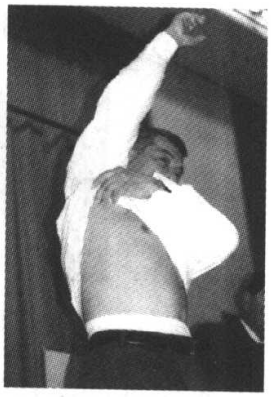
谢昭思（Chia Chew Soo），男，1932年1月出生，现在住在BLK 4，Ghim Moh Road # 12-250，Singapore 270004。

谢昭思

投诉内容：我父亲叫谢财善，母亲陈秀梅，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 年，日本军入侵时，我 11 岁，家住阿逸拉惹路的一个新芭。

12 月中旬，战云密布，轰炸机不断来袭，我们躲入多弗路（Dover Road）的一个村民合力挖掘的防空洞里。1942 年 2 月 14 日早晨，突然来了一连队的军人，长行排列在斜坡上。

我当时在姑母的室里，突闻惊呼救命声，说时迟，那时快，我姑母已被日军杀死。日本兵钻入防空洞，用手电筒探照，他们穿卡基衣，披着渔网似的衣物，提着尖刺刀，呼我们出洞。当时，有同龄亲友蹲在地上写一行字："先生，你叫我们做什么？"日本兵用枪托狠狠击他背部，他立起身后，便连同我们一起被驱赶至一处鸭寮，那个先前写字的人，第一个被士兵用刺刀刺下去，送了命！



谢昭思当年被刺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

我舅父在人堆里喊："快逃！杀人了！"

我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少年四散逃跑，我和我堂兄被他们在乱中刺了几刀，我还记得一个士兵拉我到胶林，一个拉手又伸脚把我绊倒在地，用刺刀刺我头，刺我身，我头和身上多处受伤，我只听到"卜"一声，就昏死过去，没有知觉。

倒下时，感觉极痛楚，身体像火烧似的。在昏死中，我梦见自己走入好像地狱之门，见到许多诡异的幻境，有阎王审犯，有成排的人头墓石，又有荒山野岭，我的身体在此间飘来飘去，最后由一个长者指示我走出生天（这段情景，我在日后写了回忆录，并绘了插图）。

我在泥堆里被活埋了两日后，竟奇迹般复活。醒来时觉得口渴，呼吸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挣扎着身躯，用力扒开土堆，力图站起，但无法起立，站不牢，眼花身软，又倒在地上，如是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前进，一心想爬回家，赶紧见到家人。

我在爬回去的过程，路经不少尸首，也越过我们邻家女尸，叫阿云的，他父亲叫陈世昌，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阿喜，小的叫阿云。后来才听说，阿云很勇敢，为了不让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她抱住日本兵的腰身不让刺，谁知日本兵刺杀她母亲后又反过身来对她刺了一刀，母女三人共赴黄泉。

日本兵血洗我们这个村庄，我家和伯父家共牺牲了九条人命。屠杀发生前，我家成员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有父亲的 2 个叔伯夫妻，堂兄弟 4 人，

堂姐妹3人，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舅舅和舅母2人，远亲4人，共计25人，同居一屋，而存命下来的，仅4人而已。我先死了父亲，伯父谢财成，堂兄谢昭原，他当年只有15岁左右，还有舅舅。我母亲也身受重伤，不过，她有七个月身孕，很勇敢的坚持活到胎儿出世，才带着重创过世。

再回头说我匍匐爬抵家门，只见满屋狼藉，到处横卧尸首，女尸首占多数(亲戚)，有的已浮肿，发出腐臭味；有个小孩尸体，大约一岁半，也遭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这样滥杀良民，真令人悲叹。

我大姐也身受重伤，躲在床下，不敢见人，我母亲见我回来，抱住我的头说，幸好我仍活着。她摸我头时的那种慈祥，我永生难忘，三个月后，她散手西行。我一生痛恨日军，为何令我丧失慈母，为何在我只有10岁时便尝尽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常暗自呼唤，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母亲。可我母亲再也不会归来了！

我记起我们埋尸时，又经历了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村里人都开始收拾尸首，抬去掩埋，而我们家的大男人都被杀害，剩下妇女小孩，我母怀孕更不便做粗重活。母亲在悲痛下对伯母说，我们是女人，受了伤，又没有力气搬动尸体，将来也无力养育子女，不如带着孩子们跳入养殖的池塘，寻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两个妇女走到池边，伯母叫我们跳下去，我察觉到又要面临死亡，很难过，我刚刚从鬼门关逃回来，由活埋的土堆里逃出来，我强烈的求生愿望呼唤我，我不愿寻死，于是向大人喊：我们不要死！大人和小孩都悲恸地哭泣。

邻人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赶来，劝解我们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几个大男人来，合力把九具尸体抬到胶林里埋葬了，这才结束了眼前悲惨的困境。

过了不久母亲生下一个男婴，是我弟弟。母亲因受伤又精神郁郁寡欢，没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着弟弟，到处向人讨奶汁，喂育弟弟。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不久就遗下我们撒手西去。我弟弟后来被伯母转送他人抚养。我们这群孤儿跟着伯母生活。

伯母是妇孺之辈，没有受过教育，那时她听说日军要来抄家，便把我们父亲、伯父辛苦积攒的英国统治时代的货币，一叠叠的放在火炉里燃烧，我们宽裕的日子，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日据时代，这种货币在黑市中叫价更高，可是妇女的无知，却让我们面临赤贫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算宽裕，父亲延师让我与其他同宗小孩念过几年私塾，

少年时代替英军服务时，也偷师学过绘画。我在战后60年代，陆续写下自己经历战争的回忆录，并绘了多幅图画，包括当我昏死在泥地、魂游地狱的一幕幕诡异奇景，又有我亲眼目睹日军如何残酷杀戮村民，他们的暴行十分恐怖，有两幅画是我真实目睹，终身难忘。其一为一家六口华人，因夫妻是裁缝，领了印度人贩来的布制衣贩卖，而遭日军毒手，绑在胶林树上，连两个小孩都遭殃，绑了四五日，最后大概饿死了，路经的人都感毛骨悚然。真相是印度人偷走日军营中的布贩卖，以致株连这家人，日军用这种杀鸡儆猴方式警告良民。

投诉日期：1998年8月28日。

222. 蒙难者：

孙绿娘	大妈	黄宝娘	母亲	梁悠远	大哥
王砚娘	大嫂	雷秀菊	二嫂	陈春来	三嫂
梁亚笑	三姐	梁亚五	五哥	梁亚冬	四姐
梁亚七	七弟	梁亚八	八弟	梁亚九	九弟
王爱娘	侄媳妇	梁序才	侄男	梁序马	侄男
梁序猪	侄男	梁郡和	侄男	梁富仔	侄男
梁妹娘	侄女	梁桂娘	侄女	梁桂桃	侄女
梁金碰	侄男	梁金廷	侄男	梁金枝	侄女
梁金风	侄女	梁金钗	侄女	梁金汉	侄男
梁胡椒	侄女	梁亚英	侄女	梁尾仔	侄男
梁玉华	侄孙男	梁春英	侄孙女		
未取名字(二个月大)	侄孙女				

投诉人资料：梁亚六，男，1933年生。

蒙难时间：1942年2月14日。

蒙难地点：新加坡武吉知吗六英里。

台上左起第二人为梁亚六先生，他已于1995年过世。

投诉内容：我的名字叫梁亚六，生于1933年。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里，包括父母姑叔兄弟姐妹一共40人，住在新加坡西北部的一个叫林厝港的乡村。虽然大家不住在同一间屋子内，我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本身也受到长辈们的宠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享之不尽的母爱与

物质。

父亲名叫梁宙，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时取得英国人启新和南塔里的信任，被委托开拓林厝港数千亩的森林地带。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把原来杂乱的草丛开垦成耕种田地，也把整个乡村建设的有条有理。他的功劳获得肯定，因此得到了当时殖民地政府和英国皇家的许多勋章和奖状，这包括了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封的 OBE。我父亲的事业和生意蒸蒸日上，并当上了林厝港的村长，深获这一带居民的爱护。甚至林厝港内的一条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日军未攻入新加坡之前，为了全体家族的安全，我们搬进去武吉知吗六英里的一座拥有防空壕而且设备齐全的住宅。本以为能免受日军的轰炸，没想到这地方也逃不过后来的浩劫。那是 1942 年 2 月 14 日，也就是农历新年除夕日，大约中午时刻乘搭三辆大卡车的日军来势凶猛到我家，凶神恶煞地要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和几位亲戚不在家，日军分批把我们一家 30 多人包括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从防空壕里拖到地面。他们声色俱厉地呼喝，拳打脚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连老妇与婴儿都不放过。日军刺杀的手法非常残酷，一刀接一刀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刺，有的还把刺刀在肉体内转了一下才拔出来。个个被刺的亲人嚎啕大哭，不停地捶胸痛哭和呼天唤地。个个都皮开见肉，血流如注，四处飞溅，死不瞑目。当时日本兵的残酷动作与那刻骨铭心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这 9 岁小孩的心灵里。

日军不但对我们的哀声惨叫无动于衷，更变本加厉地杀害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而大部分是妇女小孩的无辜人民。在屠杀十多人后，日本兵暂停休息，个个汗流夹背，一边不停地抹汗，一边叽哩咕噜地说话。我们则心惊胆战，不断地颤抖哆嗦，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不久，凶暴的日本兵又开始残杀我们。由于恐惧，大家都挤在一起，被日军包围住。我这时站在人群中。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接着惨叫声四起，一个个卧倒地上。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与那时的悲惨场面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从中午杀到晚上，日军才离去。这场浩劫使我家族失去了 30 多个亲人和一大批贵重的金银珠宝。我被当时身受重伤的佣人从死尸堆中拖出来。目睹周围堆满亲人的尸体，身上又沾满血浆，浑身无力。大腿内侧挨了数刀，痛苦不堪。我带着重伤走向武吉知吗七英里，又遇上日军以机关枪扫射，还好天空一片漆黑，没被子弹击中。我躲在草丛里过夜，隔天有一位经过那里的日军的劳工发现了我，他脱下外衣给我穿。这位善心人是被

日军抓去为他们挑担子的华人。

梁亚六家族墓地

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里，我吃不饱，穿不好，居无定处，必须依靠别人帮助。往后的日子里，我每当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悲从中来，无法入眠，不思茶饭。虽然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所作所为逐渐淡忘，我却无法忘怀。历年来，每逢农历新年除夕日也是我那些死亡亲戚的祭日，我无法跟多数的华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过年。每逢清明节日，我都带着沉重的心情到武林山被日军杀害的亲人的坟墓前悼念，数十年来如一日，以往的悲惨遭遇，无法得到公平的赔偿，使我终身耿耿于怀。

经过了这痛苦的51年，我已经头发苍苍，如再不出声，再不说话，我死后这段悲惨的家仇家恨将永久得不到应得的偿还，我将对不起那些惨遭日军杀害的所有无辜亲属。因此，我坚决地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责51年前日军对我家族的屠杀与劫掠，在我有生之年给予适当的赔偿与道歉。

投诉日期：1993年4月9日。

（二）新闻报道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

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

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 80 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 10 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 11 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 2 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

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勝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勝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勝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

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 2）

3. 1990 年 2 月 24 日，锦华：《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　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 1942 年 3 月 16 日在庇勝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勝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勝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

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

叶苟指出：我在高州佬的家里居住及接受医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侠义精神。

叶苟另一个居住在中华义山宿舍的母亲陈祝英，已获知港尾村全村罹难的消息，但没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杀，感到非常悲伤。

十多天后竟然有人传来消息，知道叶苟受伤未死，并由高州佬收留医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门将叶苟接到义山宿舍，延医为他医治。

叶苟说：待我的刀伤复原后，陈祝英派出义山工作人员，由我带他们到父亲遇难的河边，由于事隔十多日，遍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但我认得父亲的腐尸，但无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尸体边立木为据。

再过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义山工友将他父亲的骨骸收拾，移到中华义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亲的骨骸并未与其他的罹难者埋葬于一穴，不过另两位母亲及姐弟的尸骨完全无从认领。

叶苟感慨万千地表示，时间虽然能冲淡一切，但蝗军惨无人道的港尾大屠杀，以及一家人无辜地惨死在魔掌的历史，是毕生难忘的。

数十年来，为了生活，他离开伤心地到外地去谋生，至今才有机会回到庇勝见到日本反战的林博史，并能够将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为蝗军血腥无人道无辜杀戮百姓的史实印证。

（参见本节案例 3）

4.《星洲日报》增版 6，郑顺智：《蝗军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证——全家七口死剩一人　蔡德胜中刀不该绝》

1942 年 3 月 16 日，蝗军在庇勝港尾村（巴士丁宜）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00 多名手无寸铁的华裔乡民全部被斩头，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该绝者逃出生天。

惨剧至今已将近半世纪，随着不久前蒙难遗属展开挖骨建纪念碑，加上日本反战分子前来搜查史实而掀开这宗惨案始末。

昨日，当日本和平反战组织一要员林博史教授到来访问一些当年死里逃生者时，因此又有两名当年负伤"死里逃生"者现身追述遇难之过程。

发安居证为籍口

蔡德胜，现年 60 岁，当年他只不过是 10 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 年 3 月 16 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

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蔡德胜讲述蝗军杀害他一家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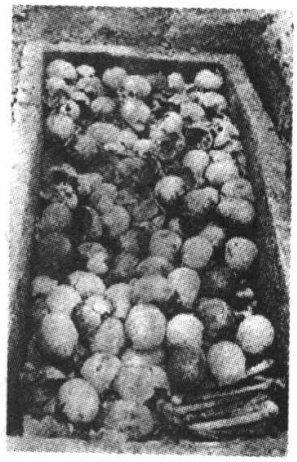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勝各地去。

蔡德胜说：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勝，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勝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参见本节案例 4）

5. 1993 年 2 月 21 日《中国报》，陈逸平：《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　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 20 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

的医治而腐烂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经是一位 72 岁高龄老年人了，祖籍是广东海丰。不过他在很早前已经皈依了回教，另取名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勝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靠着一双仅有少许拇指，而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掌盘，为该乡村地区内的居民修理脚车过活。

王氏指出，日治时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勝港尾村内部的石叻门山顶区。1942 年，日本蝗军在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悲剧前三天上午八时左右，他在踏着脚车朝着瓜拉庇勝市区而行时，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军截停下来，原来对方硬指他是共产党成员，并迫他马上带领日军进入森林攻打共产党的营寨。虽然王伍尾当时曾表明他并不是共产党分子，不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对方怎样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带路进入森林对付共产党，结果当时一行人进到森林地带走了一圈而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勝，那些为蝗军服务的爪牙仍不放过他，将他带到瓜拉庇勝警局扣留起来。当时扣留所内早已有数十名人士在那儿，各人都被蝗军或爪牙以种种残酷的刑法来逼供，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教人听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进扣留所后，有关爪牙迫他必须供出共产党的下落，否则将会蒙受更多苦头。由于王伍尾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无所知，只好哑不出声，对方在盘问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气冲天，除了拳击脚踢之外，同时进一步以军靴跟底，将他的一双手的十只手指，以及右脚的五只脚趾踩踏得稀烂，鲜血不停地流。当时的他，受到这种没有人性的蝗军的折磨，的确痛楚万分，恨不得马上死去，以避免继续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

草药治伤

后来他得到负责瓜拉庇勝区军事的日本军官岩田亲自下令释放，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当时王伍尾一双手十根手指和右脚五只脚趾的伤势非常严重，于是便到医院求医，但是医生对他的手指和脚趾几乎变成肉酱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只给了他一些药品暂时敷住伤口而已。

当时王伍尾的母亲和两位妹妹都居住在马口，事后他虽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处，但是在那里他举目无亲，有谁来照顾他这位受了重伤的人？结

果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位外号叫“曹操”的农民对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收留了他，并想办法采草药替他治伤。

王伍尾的右脚没有了脚趾，虽然过了 51 年，其伤口还不时流出血水。

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 6）

6. 1996 年 7 月 12 日《南洋乡情》：《54 年前身中 18 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　索蒙难赔偿美金 20 万》

〔吉隆坡 11 日讯〕54 年前，身中 18 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 20 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 1942 年 3 月 16 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 14 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 60 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 62 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 24 岁）与森州庇勝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 18 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

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勝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1)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扛锄头翻尸救女孩　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 54 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 675 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 年前，陈谭娇只有 8 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 50 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 90 多岁。

8 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 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 10 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 5 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 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 60 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 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 1942 年 3 月 16 日。

当 40 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 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

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刀，接着他把陈王的尸体踢翻。这时候，他目睹了一张清秀的小女孩的脸，紧闭着双眼，紧闭着嘴唇在瑟瑟发抖等死。

但陈谭娇当时虽然还没有断气，军令如山，况且旁边还有很多日本兵，他当然不敢公然网开一面，放开她救她一命。

他是军人，当然要动手：一直把她刺到死为止。

可能，陈谭娇的恐惧面孔表情，或者瘦小的身躯，却激发起他内心隐藏着的良知；可能，在日本或台湾家乡，他也有一个像陈谭娇一样大，或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妹。

他于心不忍了，他急中生智把陈谭娇翻转过来，然后在她背上，力道把捏得很准确地连续刺了几刀，但只伤及皮肉，并没有穿肠破肚。

开始的几刀，可能陈谭娇吃痛，乱翻转身体，而令日本兵误伤到肚子和左肋各一刀。

这个日本兵，可能为了救陈谭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一命，就这样故意

把她刺到昏死过去一动不动为止。

这怎能说是救人呢？流血过多也会虚脱而死的呀！

中九刀不死

战争中，受伤的人能否活下去，可就要看各人的际遇与造化了。日本兵的善行，只能算是良知上的尽人事，但求个人一时的心安而已。

被他杀的人是否能活下去，那是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了。

在杀昏了头的屠场上，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良知上的片刻些许清醒。

以上的推断，只是把日本兵往善良的一方面设想。假如往坏的一方面推本溯源，又是另一番丑恶面目。

这一个日本兵是个心理变态的刽子手，他不愿一刀把陈谭娇刺死，因为这太便宜她了。

他玩弄着从军训中苦练来的刺杀技术，只把陈谭娇刺伤，他要她大量脱水慢慢而死。

在杀人过程中还要折磨人，这个日本兵的心理上，有着变态的需求。

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村民 675 人，陈谭娇在这场劫数中身中九刀，是铁一般的事实；身中九刀而不死，令人想起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死，是悲剧；不死，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心创伤。

旧屋给日本兵烧毁了，大伯过后又在港尾村，另外搭一间新屋住，负起养育侄女的责任。

陈谭娇每想起死去的父母亲和兄弟，就会伤心地哭泣起来，陈和因此时常慈祥地安慰她。大伯待陈谭娇，就像父亲疼女儿一样。

陈和抚养陈谭娇到 13 岁大，由于港尾村一家人没有女儿，又是好人家，陈和便把侄女过继给这家人做养女，那已是和平后的事……

（参见本节案例 8）

8. 1988 年 8 月 20 日《星洲日报》，郑顺智：《庇勝港尾冯梅妹和李英谈日治时期苦难日子》

当年日军在庇勝巴力丁宜（港尾村）干下令人发指暴行，罄竹难书，且再听听下列两位当年余生者谈谈经历：

冯梅妹的遭遇

那是46年前的事了，记得那一年是1942年3月15日。

冯梅妹并非是港尾村原居民，原本是住在金马士，当年日军成功侵占马来亚，金马士是铁道交通之总枢纽，每日见到许许多多日军在流动。

冯梅妹

冯梅妹的父亲冯维启，认为金马士非安全区，日军流动性大，分分钟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一家商议后，决定离开金马士，因为他有兄弟在庇勝，他觉得庇勝港尾村是“绝头路”（没有其他的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地区了。

于是一家人也包括母亲萧凤，两位弟弟，一姐一妹联袂收拾行旅，沿着火车路步行，由金马士到马口，由马口到庇勝港尾村，就住在港尾村新芭（香蕉芭）的一间木屋。

冯梅妹现年59岁，居住在吉隆坡，当年只不过13岁。

她说：当年兵荒马乱，只知逃难别无其他事可做，来到港尾是寄居朋友的家。

一晃已三个多月，以为这是安全区了，岂料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原来，当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来了一队日军。

日军传出讯息说要来登记户口，所有的人必须留在家中，否则作坏人论。

“当时弟弟们在外面玩，也叫回来，以等待登记。”

“姐姐宝英，因为住不惯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妆成老人，跟着牛车到庇勝去了。”

“不久，约有十名日军到来，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完全没有反抗余地，任由日军带到森林边去。”

她悲戚地说：“到了山边，日本兵吩咐我们一线长一排坐下，不得转头，而日本兵却站在我们背后各持尖刀枪往每个人背后刺戮，惨叫声，救命声此起彼落，血肉飞溅，一个个应声而倒，几乎没有一人幸免……”

冯女士讲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着满眶热泪说：“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样之命运……也许命不该绝，妈妈与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所幸日军并未发现，幸免加刀。

日军离去后，我们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阑人静，母女负伤摸索回到老家。

虽然房屋没有被烧毁，母亲取了一些铁打丸伤药，带我到不远之地洞敷药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带躲藏。

痛定思痛之后，也感到饥渴交织，于是母亲不得不出外去寻找食物及清水，可怜妈妈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两日……四五日母亲仍然不回来，一定是迷路了，这时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饿，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杀不死，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顾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颠，已是有气无力了。

突然从山脚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抖擞精神发出弱小的回声，最终，母亲在一男人陪同下来救我，相抱而哭，那情况有如再见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亲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亏遇到贵人相助。

我们母女终于死里逃生，母亲也告诉我，在她去找水时发现不少未死者向山里爬，不少都死于途中，满山遍野尸骸，惨不忍睹。

父亲，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无再生之希望了。

过了许久，我们再到当时杀人地方，希望能认出亲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骨骸发现一枚父亲所戴的金戒指，将父亲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则不能认出作罢。"

她感慨人生悲惨事，终身难以忘怀，那是日本黩武主义的暴行，人神共愤。

……

（参见本节案例 9）

9. 1988 年 8 月 18 日《南洋商报》，卢有明：《那段日军滥杀良民的日子——三位妇女劫后余生追述惨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孙建成奔走联络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时期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军进行悲惨大屠杀事件中死里逃生者，前来瓜拉庇勝与众多有关人士相聚，同时也于 8 月 15 日下午，和来自日本的一批民间和平访问团成员在上述纪念碑，一齐参加一项追悼祭拜仪式。

她们今次趁着参加追悼集会之便，分别向新闻界追述当年惨痛的往事。

白亚银：尸堆觅生机

白亚银，现年55岁，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时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种为生。

惨案发生时，她的父亲白桂虽然乘机会逃走而没被屠杀，不过母亲张亚莲，姐姐亚妹，妹妹亚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军的刀尖下牺牲了，她则在尸堆装死才逃出生天。

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勝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死尸堆中寻父母　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勝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勝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

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勝,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勝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勝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

底下……”

李辉说：“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 7 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 41 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勝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

消消心头之恨。

45 年前，曾耀华只有 13 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 11 个工人：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 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 20 人。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 5 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 2 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 6 点出来，到了下午 5 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 4 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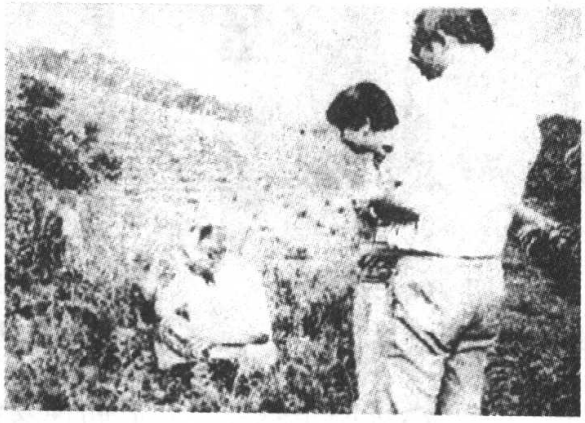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勝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

国，如今已 50 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参见本节案例 26）

12.《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
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 1961 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勝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 20 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有后裔的张广、谢耀、张劳、张坤、谭广、陈松、黎文、梁松、黄富、吕标、胡广、客家义、余廷及妻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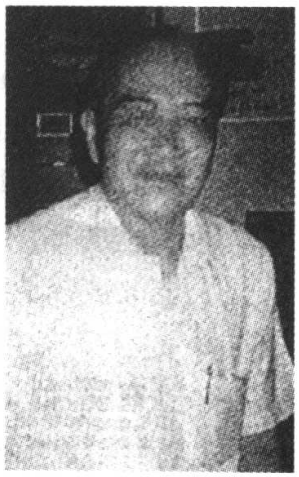
郑春桂告诉记者称：除了他本人每年在清明节到此公坟祭拜祭填字之外，已不见其他人来祭拜。

由此推测，其他的冤魂的后裔可能多已离开人间，年轻一辈不甚了了，抑或远走他方？无法进一步查究。

（参见本节案例 34）

13. 1992 年 12 月 18 日《南洋商报》，丘盛添：《郑胜通声声大控诉——当年被日本军折磨得死去活来》

郑胜通，今年 68 岁，目前是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的一名老座办。50 年前，正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当年他是住在森州知知港黎旺小地方。



现年 68 岁的郑胜通

50 年前的往事，他迄今仍不能原谅那一群意图置他于死地的日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郑胜通的往事，他在少年时代期间，被日本兵拷打至死去活来，可说是一个由地狱里活着回来的人。

他当时完全没有知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有了游丝的一呼吸，他望着西下的太阳……

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复活了，不过，他已是一个奇异的、没有感觉的怪人……

年迈的郑胜通，于 14 岁时跟随父母亲由中国南来，初抵当时的马来亚时，是先到森州的知知港黎旺种植香蕉，那时候香蕉芭场遍地皆是，他们一家是住在香蕉芭里。

日本南侵攻入马来亚时，是于 1942 年，知知港也不例外，黎旺农村的香蕉芭，经常是日本兵出没的地方。

记得 1942 年农历四月初九日，是其朋友严必能结婚的日子，严氏请酒宴会，他并没有参加宴会，结果留在家里时，一群日本兵来到家里，日本人说他们接济抗日军，所以将他与父亲郑锡逮捕。

郑胜通是在回忆往事，记得他第一次被日本兵逮捕的依稀印象。

二次被捕

他说，他共被日本兵逮捕二次，第一次很快就放掉，那时他们居住的整条港（地区）共有六人被捕，日本兵把他们叫上车去，载去不远的瓜拉格拉旺兵房。

郑胜通说，他被关进兵房内 20 天，由于他当年还是一个 10 多岁的孩子，日本兵较少对他用刑，而那些 20 多岁、30 多岁的被捕者，人人都被拷打，有些受不了而企图逃走时被枪毙的也有。他有一个同伴叫马利招，当时已有病在身，他便是乘机会而要逃走，结果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当

场倒毙现场。

一天吃一餐

郑氏说，在被扣留期间，吃得不足，每人每天只有一餐饭吃，一餐饭只给一团饭，配上一点鱼头、蕃薯等，所以令他浑身都软弱无力，行也不能行。

他说，被扣留了 20 天后，他与父亲及另一名叫钟昌的人士都被释放了，钟昌被拷打得严重受伤，释放后屡医无效，不久后即去世。

郑胜通说，他记得第二次被日本兵逮捕时，是事隔几个月，当晚约午夜 12 时，村子里，他与另一人谢财被捕，当时约有 200 名日本兵到家里来将他带走，日本兵说他与谢财二人认识山顶上的抗日军，并与抗日军有联络，于是逮捕他们一同上山去找抗日军。

郑胜通示范日本兵如此将他双手反背绑住

他们被带上山顶去，在半山时，日本兵就遇到四名抗日军，结果双方交火，抗日军受伤被捕。

当时是凌晨时分，日本兵把他们带返知知港的警察局去。

郑氏示范如此跪着，小腿上放一圆木棍，一人站一边踏上去滚动，使他痛不欲生。图中二人站立示范者为庄辉山(右)及傅金水扮演日本人。

否认一切

日本兵怀疑他是抗日军的联络人或情报员，并且说他拥有手枪，他极力否认一切，并且与一名日本长官广田[顶嘴]口角，他记得反问说："大人，

我是个小孩子，如果是你，你会相信给我手枪吗？”

日本兵问不出手枪来，便将我不断地拳打脚踢，两个日本兵用大藤棍轮流将我打，打得我痛不欲生，晕倒过去醒来后，又将我灌肥皂水喝，由上午折磨到下午约5时后，便将我关在牢里过夜。

第二天清早6时，我又被带去盘问，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双小腿上置放了一根圆木棍，横放着，两个日本人各在一端站上去压住转动，其痛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吊起拇指

他被问不出任何结果后，就用电线将其手拇指绑住吊起来，双脚离地，吊起来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后，便将其双手反背绑住吊起在半空中，像个太空人似的。

郑氏说，这项折磨最痛苦，实非语言可以形容，只记得，大量汗水自我体内排泄了出来；一会儿，便昏厥了过去，完全不省人事。

待苏醒过来后，望见太阳已西下，该是黄昏时候，再看看四周，日本兵不见了，而自己麻痹的身体上，骇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已不见了……

再细看一下，原来自己的双手却在双臂之下生长出来，由于没有了感觉，不知怎么的一回事，双手却会生长在这个腋下的地方。

今年68岁的郑胜通，口述其毕生难忘的被日本兵拷打的一幕。

永不磨灭

郑氏说，我的身体每一寸地方，由脚趾到头上，都被日本兵折磨得痛不欲生，迄今，不但我的肉体还常常带来隐隐作痛，更带来我精神上的失常，在我心灵的深处，仍是伤痕累累，永不磨灭的印象……

他说，他宝贵的少年时代，17岁的金色年华，日本兵，残酷的日本兵，把他置之于死地后，想不到他却会大难不死，重新地呼吸了起来，这的确是个神奇，冥冥中似乎有神助似的，他居然会重新活了起来。

他带着残伤的躯体回到了家里，见到了母亲，恍如隔世一般，他经过了调养，医治；事隔迄今50年的时光中，他都是经常靠药物维持着，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如常人一般。

死过的人

他说，他神经失常症迄今仍未消失，有时夜深人静时，一声巨大声响，

尤其是开关车门的响声，他都会受惊而到处要躲藏起来，深怕被人再捕而去。所以，家人、亲戚、朋友都了解他这个神经病，时时都对他嘘寒问暖，不敢大声对他说话。

郑胜通说：我这一身，也可说是我这一生，是由死亡边缘地方捡回来的，虽然体内常感到痛，精神上也时而失常；但是生命总算是我的，我能够呼吸，算是一个重新获回生命的人，我非常珍惜它，也不怕它怎样，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死过的人啦！

对生命似乎已不怕死的郑胜通，他自己也在研究中医及针灸，主要都是在治疗他自己，用他自己做试验品，偶尔也有外人找他针灸一番，试试看！

郑先生一谈起日本人，就感到无限伤心事，不知从何说起？恨不得自己马上变成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把天下日本鬼子杀尽以解心头恨。

（参见本节案例 41）

14. 卢有明：《一家七口遭蝗军杀害　李光绵要为至亲申冤》

目前在芙蓉居住的李光绵（64 岁），在瓜拉庇劳向新闻界披露，于日本军队占领马来亚时期，他的父母亲、哥哥、三位弟弟及一位妹妹都是先后被日本蝗军抓去杀害，他本人则因为当时没有在家，而侥幸逃出鬼门关。

李光绵是阅读了报章的新闻后，特地前来瓜拉庇劳，联络负责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的孙建成，并参与集体索偿的行动，同时向新闻界讲述他家人在当年的不幸遭遇。

李氏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只有 13 岁，他们一家人是在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地区，其父亲李克松是在罗木支那镇上开设合春杂货店，住宅则在该镇的郊区。

他说，其父亲是一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商人，当时为了担保一位被警方逮捕的朋友，而导致于 1942 年 3 月 3 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发生全家七人先后被日军抓去屠杀的惨剧。

担保他人惹祸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该镇上的一位菜贩莫寿，有一天从马六甲办了一批货物回到罗木支那时，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警方扣留了，其父亲得知这件事后，自告奋勇前往警局担保莫氏出来。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当一批日本兵列队进入罗木支那时，很可能是当

李光绵的父母等一家七口全被蝗军杀害

地的警方人员对该担保事件存有某种异议而心里不服，于是向日军告了他父亲一状。结果造成整队蝗军开到该镇郊区，单独包围他们的住家。当时在家里的母亲黄蕉、10岁的三弟光庆、8岁的四弟光辉、6岁的妹妹秀梅以及年仅两个月大的小弟弟全部都被蝗军抓去。

在那个时候，其父亲、哥哥光发和他本人都不在家，过后他的哥哥光发获知家人被日本兵拘捕的消息马上赶去看个究竟，谁知这一来竟是自投罗网，也一起被蝗军逮捕。

是日下午，他的父亲与朋友亚美及一位咖啡店东主叫“蒙各”者驾车一起从马六甲回来时，也同时被日本蝗军拘捕。

事后他一家七口，以及亚美与“蒙各”总共九人，被押到离开罗木支那大约五英里以外的宁宜彭加兰榴莲地区李俊呈园丘内，动手进行集体屠杀。

在这场浩劫中，只有名叫“蒙各”的海南人被蝗军刺中两刀后大命不死，而逃出生天，但是过了两年之后，“蒙各”也与世长辞了。

这项血腥惨案发生后，他一家七位亲人的尸体在亲友的协助下就地挖了七个洞穴草草加以埋葬，直到1948年，才把有关亲人的遗骸移葬在宁宜华人义山之原。

森林里躲七月

至于在惨剧发生之时，李光绵本身为何会侥幸逃过被捕及被杀的厄运，成为一家之中的惟一的生还者，李氏解释说，在当年小时候，他每天放学回来都喜欢到园丘里的工人宿舍，与印度人的孩子游玩，惨案发生当天也是一样。

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当他从园丘回到店中时，其姐夫告诉他，他的全家人都被日本兵抓去了，于是急忙把店门关好，与其姐夫一同走去园丘内印度朋友的宿舍躲避，以防万一。

过了不久，他们两人又逃到马六甲野新地区的森林里躲藏了七个月的时间，当时由其姐夫每天设法出去寻找食物，以解决温饱问题。在那段日子里，由于饮食量不足，加上森林里蚊虫多，简直是度日如年，最后终于因

为体力不支而病倒了，所以只好从森林出来，回到宁宜船头居住谋生。

他的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因为上述事件而告破碎，在家破人亡的困境中，只有靠着姐夫的其他亲戚的协助，在没有至亲的人在身边的日子，度过一段孤独的、像流浪似的寄人篱下之生活，直到他长大成年。

想起过去那一段终生难忘的辛酸悲惨的生活经历，他就对日本蝗军残忍的血腥暴行感到非常痛恨。他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对当年蝗军这项滥杀无辜的罪行负起全责，他这次为不幸被害的七名至亲申冤，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蒙难者后裔应有的赔偿；同时也希望其他受害者家属也能挺身而出，揭发更多日本蝗军在当年干下一连串滥杀良民的血腥罪行，并且也应该支持蒙难者家属集体向日本政府追讨合理赔偿的行动。

（参见本节案例 45）

15.《蝗军肆虐滥杀无辜　钟记生索血债赔偿》

（29 日讯）钟记生，现年 59 岁，目前是居住在芙蓉巴蕾再也花园门牌 838 号，他在瓜拉庇勝向新闻界投诉，指日本蝗军在当年杀害他母亲和兄姐三人，并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这笔痛失亲人的血债。

他指出，在日治时期，他年约 8 岁，因为父亲在早年病逝，便与母亲杨容、哥哥钟镜生和姐姐钟妹姑一家四口，在森美兰州林茂甘榜峇都居住，经营小杂货店为生。

日本占领马来半岛之后，在蝗军铁蹄统治之下，到处发生滥杀良民的事件，消息传来之后，地方上的居民都感到害怕，过后他们一家也跟随其他居民搬到离甘榜峇都不远的双溪拉央“金河山园丘”去避难。

当时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该园丘是一个安全避难所，因此从附近地区逃难到那儿的居民约有 20 多家，共有 100 余人。避难者除了住在该园丘的工人宿舍之外，余者是住在临时建搭的长屋内。

他说，1942 年 3 月份的某一天，日本兵通过地方上的领袖，通知在金河山园丘避难的“难民”不要再躲在该处，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家。

由於这是蝗军的命令，居民们都不敢违抗，因此各家各户便相继搬回原地去。由于钟记生的小杂货店在他们逃难后不知被何方人士放火烧了，因此造成无家可归，于是母亲便决定先搬到朋友罗荣英位于双溪拉央的家暂住。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

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　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蝗军杀八口　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

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劳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屠杀

当所有村民都到来集中后，日本蝗军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员分别列队，然后分批由七八名日军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男人都被绑住手，妇女及儿童则免绑。一声号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杀，在场的妇孺都被吓得号淘大哭，最后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体刺杀，死里逃生者仅有极少数。

她又说，她母亲黄妹当时头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数刀，右眼也中刀而导致后来失明。黄妹受伤后便昏倒在其他尸体之中，由于没有断气，而被当时睡在尸体堆中装死的姑母救出来，她丈夫与儿女则全部因伤重身亡。当天傍晚，日本蝗军又重临该村放火烧屋。

黄妹因为受伤，其侄儿便带她到森林里，由抗日军负责以草药医治，直到伤势治好后才从森林出来。由于在日治时期，听人说女人如果没有结婚便会被征召去当慰安妇（军妓），她因为害怕便与第二任丈夫萧氏结婚。

痛苦一生

黄氏由于过去受了伤，经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许三妹的父亲许耀当时体恤黄妹的处境，便与她结婚，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婚后，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

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李　信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勝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 61）

18. 1988 年 4 月 19 日《星洲日报》，郑顺智：《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 58 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 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 12 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 60 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勝，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 46 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 60 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第二天早晨 7 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

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 60 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 71）

19. 1993 年 7 月 28 日《中国报》：《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 27 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

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
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 岁)，她一家 5 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 岁)，她死了 6 名亲人；(3) 邱鸿(63 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舡，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 1942 年 3 月 18 日下午 3 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舡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 1943 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 12 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 73）

20. 1993 年 10 月 23 日《南洋商报》:《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 22 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勝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赵　坤

现年 78 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 20 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勝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勝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 年 3 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 50 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勝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 200 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 15 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

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 75）

21.《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勝 26 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 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勝向新闻界诉说 40 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勝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勝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 1942 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勝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勝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勝，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勝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 77）

22. 1993 年 10 月 28 日《南洋商报》，卢有明：《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庇勝 27 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 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勝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 1942 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 25 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 7 月 31 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 10 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 83）

23. 1992 年 8 月 26 日《南洋商报》，徐明生：《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日军自 1941 年 12 月 8 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勝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50岁的刘修良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勝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

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 10 至 15 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 1948 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 95 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 1972 年才退休。这 20 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 85）

24.《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勝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勝 7 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粪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 岁），前来瓜拉庇勝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 2 岁至 12 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粪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 1942 年 3 月 18 日下午 3 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 44 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 2 人，一共 46 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 5 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

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 44 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 30 多年前病逝，享年 55 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 92）

25.《星洲日报》，郑顺智：《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毡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劳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关毡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 62 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 243 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毡，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 10 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 2 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 64 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 120 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 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 1942 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仰川

李氏 52 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 20 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他说：“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 63 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 257 号。

他说：“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 111、112、113）

吴亚邦

26. 1992 年 12 月 22 日《光华日报》，林源海：《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 50 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 59 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 363 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 12 个内孙及 6 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 1941 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 8 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槟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虽然那已经是 50 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

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槟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　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

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

(参见本节案例140)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28.《24 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 0220 - 59 的林柳枝(71 岁)向记者揭露：1942 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 24 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勝，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 20 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 1942 年 2 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 24 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 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 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 146）

29. 1993 年 7 月 20 日《南洋商报》，卢有明：《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 C 公司的谢奕文（现年 75 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勝，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 1943 年 10 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他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 38 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其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其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军下毒手屠杀。

谢奕文本人则于某一天下午 4 时左右在园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来一队日本兵强迫他等 25 人一同登上军车，然后被载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们一行 25 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车前往泰国的“万蓬”地方，接着转火车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翻山越岭，步行约一英里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建筑铁路工作地点。

在上述工作地区，除了他们 25 位华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劳工，总共约五六百人之众。

当时他们一班人的工作任务是搬运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铁轨，有关工作非常辛苦，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管理他们华裔工人的日本兵头比较善良，所以没有随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给的粮食也相当不错。

至于其余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曾经看见许多表现比较懒散的印籍工人被日军殴打，甚至进行严刑处罚，残酷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谢氏又说，若按照当时日本兵的口头许诺，当他们工作期满三个月后，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领取二元（泰币）的工资，可是当他们辛苦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蝗军并不肯放人，却把他们转码头到“马南加西”去干相同性质的工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惟有遵命听从，谁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环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对待也差劲，后来幸好得到管理前码头工地的日本军官的说情，新管理层才放松管理尺度，他们才不至于受到更大的苦头。

福星高照

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同伴韦亚明和梁亚德可说是福星高照，被遴选担任专门伺候日本军人膳食的事务，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后为止。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支联军开到当地，将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区”集中营，总数约有 6000 人，大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之后，才由联军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改乘火车回家乡。

他表示，该次被日军召去当建造死亡铁路劳工，而有机会回乡与亲友重聚，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不少人都得了疟疾、泻痢症、烂脚病等。军方只有供应“金鸡纳霜”单味药品，患病者只好听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异乡，白白牺牲宝贵的性命。

谢氏在当地工作前后大约两年的时光，在他那一伙 25 人当中，只有两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点去世，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奕文指出，当他在“他蒙区”集中营时遇见了故乡同村的人，对方说其父亲在他走后，也被日本军送去泰国建筑死亡铁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单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彼此没有机会见面。该同村朋友也向他报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亲在工作期间由于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与世长辞，他听后感到万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谢氏在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先后失去了父亲与叔父，这种人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 149）

30. 邓丽华：《张国辉夫妇追述伤心往事“蝗军严刑害死父亲”》

（吉隆坡 20 日讯）日治时期，发生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张国辉（71 岁）的父亲张家佑就是在那个乱世期间被蝗军杀害，让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绵绵恨意。

张国辉（左）与王翠英要为先人讨回公道

为了向世人告发日军的残酷行径及讨回一个公道，张家佑的儿子张国辉和媳妇王翠英今日向本报控诉日军的罪行。

王翠英（69 岁）说，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双溪古月的一家铁船公司当电器管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可说是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后，形势的危急和混乱使得人心惶惶，结果张家佑被迫停工，带领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稍后，形势略为平定时，张家佑重返铁船公司上班。本以为霉运已过，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却遭日军带走，几天后一个下雨的清晨，该名同事随同几个日本人到张家佑的家里，把他带走，同时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实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我的家公就去开门，结果几个日本军进来后用枪指着他，那个时候他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只穿了一条短裤，我赶快拿了一条长裤给他换，然后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王翠英并不知道为什么家公会被带走，后来才从被释放的两个同事口中知道原来日军诬指他们是共产党，并且还使用严刑要他们招认，结果被捉六人中只有两人带着满身伤痕归来，张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却因忍受不了严刑而逝世。

“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 40 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

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 153）

31.《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　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吉拉央 22 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 1942 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 10 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 43 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 13 岁和 6 岁的姐姐，一位仅 7 岁的哥哥，我 3 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 155）

32. 1993 年 4 月 2 日《南洋商报》，曹盛干：《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 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

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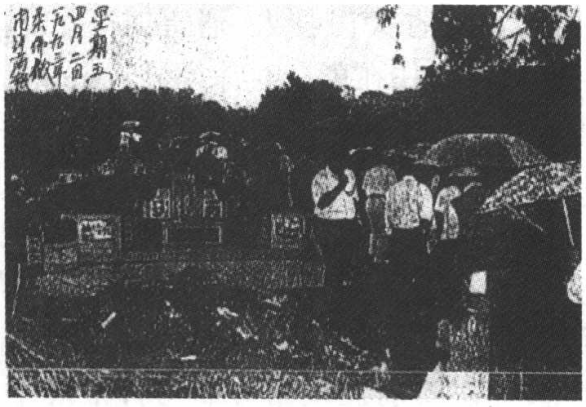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

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贺细妹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

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 45 岁）、妻子钟碧华（死时 20 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 岁）、妹妹卢亚娇（4 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 20 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 200 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 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 60 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 173）

34.《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　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直凉 5 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 50 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徐旌水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 1943 年 10 月 29 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 56 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

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日军活活杀我妻儿　血债缠老汉40年》

（吉隆坡27日讯）两次从日军刀口逃生，对40年前的血债耿耿于怀，一名白发老者愤愤不平现身说法，怒揭日军暴行。

“娇妻与稚子被日军活活刺死与烧死，自己也在日军百般折磨下几乎人头落地……”这些有如电影中的残酷情节，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林金帝身上！

现年75岁的林金帝虽然已白发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这一笔血海深仇就热血沸腾与激动异常。

林金帝提起被日军迫害的前尘往事，仍激动不已！

由孙建成发起的日治时期受害者委员会日前呼吁受害者，现身指证日军40年前侵略马来西亚半岛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林金帝向本报申诉自己在日治时期“死过翻生”的遭遇时叙述，他还清

楚记得23岁时他住在霹雳美罗，当时日军诬赖他是“抗日军”，将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最终将他捆绑等候斩首。

不过，林金帝这次却大难不死，他与其他几个被日军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时，乘着守岗的日军熟睡时，自行松绑，跳进打巴河避过枪林弹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后面临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与仅出生几个月的男婴竟遭惨无人性的日军刺死及烧死了……一夜之间丧妻失子，林金帝对这残酷的一幕悲愤万分，也毕生难忘。

两度逃生

林金帝在万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逃走，就在这时，他又遭日军发现抓回去。

“这次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斩了别人的头后，将血淋淋的头颈放在我头上吓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后尾的一个……”

胆小的人可能已被吓破了胆！但林金帝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感到极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还是很强烈。

“这一次，我也是乘着日军打瞌睡时，自行挣扎松绑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过两次死劫对林金帝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军，展开与日军继续对抗的地下活动！

（参见本节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报》：《日军屠杀三口　血淋淋惨剧没齿难忘——仁丹练家索血债》

练康遗容

练炳舟遗容

（仁丹17日讯）虽然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下的杀害无辜暴行已相隔数十年，但对不幸罹难者的后代及家属而言，这人神共愤的血泪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里的创痛是永远无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节祭拜被杀害的至亲时，心里头的气愤更是难平。

受人尊敬的上吡叻仁丹侨领练康，其堂弟练林及长子练炳舟，就是在日治时期被蝗军套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后，就地枪杀。

这三名受害者练康，当年59岁，是仁丹华人侨领，被英属政府委为华人彭古鲁，也是仁丹公立学校董事长，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驻守高乌区日军肃清拘捕，诬告捐款救济中国打日本，不幸惨遭无辜杀害。

练林，当年53岁，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极刑后押往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枪杀。

练炳舟，当年26岁，为练康长子，受到同样的不幸遭遇，在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被日军开枪杀死。

48小时失3亲人

根据上吡叻，仁丹练氏家族代表练炳球校长（前大马篮球国际裁判）向报界投诉，在日治时期，日本蝗军以莫须有之罪名，在48小时内杀害其家族3名当家成员，顿时使到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员没齿难忘。

练校长严正地向日本当局提出控诉，并要求有关当局还他家族一个公道。

讨公道索偿

练校长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员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外，也已申请加入由孙建成领导之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向日本首相署讨回公道及血债赔偿。

练校长也同时呼吁蒙难家属挺身而出提出申诉。

练校长说，其先父练康，是练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深受各阶层人士尊敬，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当年，在日军的一项肃清行动中被拘捕，押往高乌拘留所，受尽折磨，灌水拷打，严刑逼供，始终顽强不屈，于1942年4月19日蒙难，令亲友惋惜悲痛。

蝗军害惨家破人亡

练林遗容

练康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蝗军残杀，遗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这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其独子练虾，现居住新加坡，为一名音乐师。

练康长子练炳舟被拘捕后也逃不过劫数，与父同时同日惨遭杀害，遗下孀妻及一男练再新，现居仁丹。

遗下寡妇和八子女

练校长悲痛的追忆令人发指的往事时说，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亲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时的苦难幸好在两名堂兄的协助下，方能度过漫长的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

练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惨家变，令人不胜唏嘘，如练老先生于黄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惨败降服，也许可以瞑目。

（参见本节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国报》文章：《一家三口遭"蝗军"杀害　钟天彬向日本索赔》

（庇勝28日讯）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钟天彬（57岁），特地前来瓜拉庇勝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当年遭日本蝗军杀害的惨剧，同时参加该"蒙协"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

钟天彬

钟天彬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们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来勿刹的东山园，父亲钟生与母亲林妹是在马赛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钟女当年是16岁，哥哥7岁，他则只有4岁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队日本蝗军进入东山园候，并命令全村大约300余名的男女老幼，必须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军官分发良民证。

结果当天被蝗军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

兵屠杀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当天他能够从死里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张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给予的机会。

根据张娘在后来告诉钟天彬说，当天蝗军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时，张氏刚好已经离家外出，而钟氏与哥哥则留在家里，由于张娘是他们的亲戚，当她回家时，知悉日本军队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经去报到，她以为不去是不行的，又见钟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着钟氏，另左右手则牵着她的孩子和钟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领取良民证。

当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们别向前走，尽快折回去躲避，虽然该名日军没有说明前往集合处会去“送死”，但是看那时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因为当时张氏已听到阵阵的枪声正从远处传过来，张氏于是立刻带众人回头，并躲藏在附近的丛林里。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不见有任何村民从集中处回来，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枪杀了，而他们四人却幸运地逃出了生天。

张娘指出，其姐姐当时是女扮男装躲在家里的冲凉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军召去后，被蝗军发现芳踪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奸后杀。

他指出，近年来他从报章上获悉孙建成仗义执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蒙难者家属伸冤，并领导“蒙协”进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并值得蒙难者家属给予全力支持，以实际行动力争到底。

（参见本节案例 197）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序号	投诉人	性别	年龄	职业	祖籍	身份证号码	现在住址	电话	邮编	日本侵占时住址	受害人数	填表日期
1	孙建成 (Soon Kian Seng)	男	58岁	退休	福建永春	0-898892	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813079	72000	瓜拉庇勝港尾村	9	1993年11月3日
2	杨振华 (Yoong Chin Fah)	男	61岁	退休	广东梅县	0-223668	298. Taman Tutuk, Sikamat, Seremban, 70400 Negeri Sembilan	06-724303	70400	瓜拉庇勝港尾村	25	1994年3月3日
3	叶苟 (Yap Yak Keu)	男	60岁	退休	客家	2961583	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6	1992年12月2日
4	蔡德胜 (Chai Teck Choon)	男	63岁	退休	客家	0-225565	54, Jalan Lister, Rd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72000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7	1993年11月27日
5	吴旺(Ng Wang)	男	65岁	商人	广东丰顺	3404604	森美兰州武吉不业律,门牌24号	06-673385	71960	瓜拉庇勝港尾村	8	1993年2月3日
6	王伍尾 (Wong Ng Wee)	男	70岁	自行车修理工	客家	3557316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BT. 16/2 Terachi Kuala Pilau N. Sembilan)		72000	瓜拉庇勝港尾村内石叻门山顶区	1	1992年12月20日
7	邓亚梅 (Teng Ah Moy)	女	65岁	退休		1645017	A3 kampung Baru Rahang sban N. S/No. 3220 Jil 32 Tmn kayak 70450, Seremban, N. S. Malaysia	714616/06-784209	70450	庇勝港尾村	3	1993年1月12日
8	陈谭娇 (Chen Tam Kui)	女	54岁			0-229213	NO. 233 Tampinrd Kuala Pilah N. S.			瓜拉庇勝港尾村	4	1992年12月20日

9	冯梅妹 (Fong Mei Mei)	女	64岁	退休		1147760	No. 7. Y - 4, Block A, 55200 JiL, Hang Tuah kuala, Lumpur, Malaysia	03 - 2221163		森美兰州金马士	4	1992年 12月23日
10	白亚银 (Pok Ah Ngan)	女	59岁	家庭主妇	广东	1586725	柔佛州麻坡(45 Jalan Abdullah 84000 Muar Johor)	06 - 912670	84000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4	1992年 12月22日
11	吴梅兰 (Yoo Mue Lan)	女	70岁	家庭主妇	新惠	2484095	现住于丹绒怡保大街33号(No. 33, Pekan Tanjung Ipoh, 71500, N. S.)	06 - 887180	71500	瓜拉庇勝港尾村	8	1992年 12月19日
12	李辉 (Lee Fui)	男	69岁	退休	客家	0 - 525551	Apt. Blk 34 Stra Thmore Aye 3181 singapore	02 - 4724765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港尾村	3	1992年 12月20日
13	李少明 (Lee Sau Min)	男	53岁	商人	客家	1558049	158, K. S. M, Kg Larong Jelebu 71600 N. S.	06 - 606309	71600	庇勝炎端伴	3	1993年 1月26日
14	何振平 (Hor Ching Peng)	男	68岁	退休	广东惠州	2004595	芙蓉沉香路738号	738275	70200	文丁	8	1993年 11月18日
15	赖源(Lai Yin)	男				2014353	KamPung Cina, Bahau, N. S.				11	1993年 1月15日
16	李少文(Lee Than Lin \ Lee Sau Woon)	男	51岁	园主	广东保安	2485083	No. 63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06 - 842134	72100	甘榜珍那	8	1993年 1月2日
17	何德铭(Ho Tuck Ming)	男	78岁	退休公务员	广东顺德	186713	1770 - 6 Rumah kerajaan, Jalan kesang, Jasin		75450		3	1993年 1月20日
18	邱宜赞(Khoo Gee Chan/Gan San Chuk)	男	63岁	退休	福建永春	0 - 224198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72000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06 - 811935	72000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4	1992年 12月22日
19	林根本(Lim Keng Poon)	男	65岁	出租车司机	福建永春	3395765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武吉士邦,门牌AG. 4825	06 - 414877	7300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冷宜埠,门牌9号	1	1992年 12月22日

20	谢发(Cheah Fatt)	男	57岁	工人		1302508	221 Taman Nesa Aman, Jalan Melang, 72000 Kuala Pilah, N. S. Malaysia	06-813162	72000	Bukit Temansu Kuala Pilah N. S.	1	1993年10月11日
21	刘鼎传 (Liew Tin Thye)	男	58岁	工人		1302196	现住于335, Jalan Aman 2, Taman Desa Aman, 72000 kuala Pilah, N. S.		72000	37th milestone, serting, kuala Pilah, N. S.	1	1993年10月12日
22	李娥娇 (Lee Moi)	女	54岁	胶工	福建	0-228496	No. 31, Pekan Senaling, 72000 Kuala Pilah, N. S.	871692	72000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1	1993年5月13日
23	叶金花(Yap Kim Hua)	女	75岁	退休	福建	0-228485	No. 36, 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811522	72000	森美兰州瓜拉庇勝 Senaling Village Jalan Tampin	10	1992年12月23日
24	萧亚满(Siow Ah Man)	女	53岁	退休		3999976	112, Kg. Baru Cina Paroi, Seremban N. S.	06-775121		瓜拉庇勝新那灵(Jalan Tampin Senaling N. S.)	1	1993年11月22日
25	杜三妹(Toh Sum Moy)	女	81岁		广东罗定	130219-71-5074	No. 31. Batu 12 Kepis 72000, kuala, Pilah, Malaysia		72000	瓜拉庇勝县甘榜西末南洛园丘2号公司	7	1994年2月23日
26	曾耀华(Chan Yaw Wah)	女	64岁		海南	1302044	204 Talan Tung Yen Kuala Pilah N. S.		72000	瓜拉庇勝淡水路叶发(马洛公司)	3	1993年1月13日
27	钟胜松(Chong Seng Chong)	男	65岁	钟表修理工	广东梅县	2720378	森美兰州马口县巴架巴都	06-844721	72100	森美州马口埠新榕桔菜园村	2	1993年12月2日
28	邱国隆(Kow Kwoh Leong)	男	76岁	退休	广东罗定	3561102	50 Membau Heights N. S.	06-614151	70300	芙蓉庇勝冷宜镇	17	1993年12月15日
29	谭学文(Tam Ah May)	男	55岁	工人	广东罗定	380110-05-5019	Batu 12, Kepis(Yuen Onn) 73100 Dangi, Johol N. S.		73100	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	15	1994年2月23日
30	陈谭运(Chin Tham Jon)	男	54岁	商人	广东海丰	390205-05-5029	578, Taman Clonlee 73000 Tampin N. S.	06-412703	73000	Air Mawang, Johol N. S.	1	1994年2月25日

31	陈佛兰（Tan Fot Lan）	男	56岁	割胶工人	广东海陆丰	3400480	森州柔河亚依峇旺，门牌8-A（No. 8-A, Air Mawang 73100 JohoL, N. S.）	06-468122	73100	亚依峇旺	1	1992年12月22日
32	薛统生（Sik Sang）	男	58岁			3062990	No. 50 So Kg Baru Ulu 71750 Lengeng N Sembilan		71750	中心区		1993年9月15日
33	郑春桂（Tee Choon Kuai）	男	61岁	退休	福建永春	2489104	No. 35 Rumah Rakyat Tanjong Ipoh, 71500 Tanjong Ipoh, N. S.	06-618136/618007		庇勝神安池（甘榜武外）	5	1994年3月12日
34	林明德（Lim Min Teck）	男	75岁	书记员	福建永春	1203447	No. 3 - 2A, Jalan 3/40, Taman Pusat Kepong, K. L.	06-6223800	52000	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勝县，甘榜丁雅	4	1994年7月16日
35	李谭明（Lee Tam Ming）	男	60岁	退休	广东	2473906	No. 112 Kg Baru Paroi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06-467759	73100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 S.	1	1992年12月28日
36	陈娘锡（Chen Ngong Siak）	男	60岁	胶工	海丰	3400595	No. 66 Kg, Baru, Air Mawang, 73100 Johol, Tampin, N. S. D. K.				1	1993年9月30日
37	陈祖安（Tan See Wan）	男				0217897	No. 21 Taman Pasir Mas, 71200 Rantau, N. S.		71200		1	1993年3月2日
38	李森（Lee Sam）	男	61岁	胶工	广东	0-661364	淡边新村门牌38号	412931	73000	冷宜冷甲	5	1993年1月9日
39	林三（Lim Sun）	男	74岁			3558116	85, Bukit Gelugor KamPung Baru, 72000 Kuala Pilah		72000		4	1993年1月2日
40	魏锦英（Hgui Kim Yin）	女				0-219878	10, Singapore Street, Seremban				1	1993年1月30日
41	郑胜通（Chang Seng Fong）	男	69岁	散工	广东陆丰	0-890672	156 - F Jalan Rasah 70300 Seremban N. S. D. K.	06-717156	70300	森州知知港黎望	1	1994年2月16日

42	汪豪仪(Wong Ko Joo)	男	60岁	武术教练	广东太埔	1998857	285Taman Bukit Kaya Jalan Sungai Lijong Seremban N. S.	06-731521	70200		2	1993年11月1日
43	廖金雄(Leau Kim Heon)	男	58岁		广东	1897853	No. 16, Rumah Murah, 72300 Simpang Pertang, N. S.	899727	72300	葫芦顶新村，克拉湾路	1	1992年12月28日
44	梁精华(Leong Kim Hua/Leong Kim Hwa)	男				2019436	Kodai, Kg, Gerang, 71300 Ram B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71300		7	1993年3月20日
45	李光绵(Lee Kong Mian)	男	64岁			2498997	270 Teriang Taman Jaya, Seremban			森美兰州宁宜附近的罗木支那(属马六甲州)	7	1993年12月10日
46	陈湍(Tan Tuan)	男	75岁	店主	福建永春	0-903615	森美兰，正口大街，林茂，门牌1643-A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4号	5	1993年2月2日
47	张情(Leo Cheng / Teo Cheng)	男	61岁	胶工	福建	3058645	Lot 1424/50 Taman Tinggi, 71150 Linggi N. S.	06-670026	71150	亚依坤岭金马士森美兰州	7	1994年3月22日
48	郑来(Chang Loy)	男	59岁	胶工	广东梅县	2016044	Ran J No. 43, Felda Sendayan N. S.	06-652646	71950	Bukit, Payang Penas. N. S. Malaya	6	1994年3月20日
49	李华(Lee Hwa)	男	63岁	退休	广西	1926444	65-A Jalan Besak Penas, N. S.	06-651367	71400	Ulu Penas, N. S. Malaya	4	1994年3月20日
50	陈水福(Tan Sui Hok)	男	60岁	胶工	福建永春	1992261	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甫罗士邦，门牌H4942	06-416990	7300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 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3号	1	1993年1月20日
51	钟记生(Chong Kee Seng)	男	59岁	裁缝	广东梅县	2003272	No. 838 (Lot 8390) Jalan Kedidi 1, Taman Paroi Jaya, 70400, Seremban, N. S.	06-772512	70400	森美兰州，林茂县甘榜峇都	3	1993年10月29日

52	陈亚九(Tan Ah Kau)	男	56岁	小园主	福建永春	1628543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月里士,门牌 Ag1923	06-560107	7300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 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4号	1	1993年1月20日
53	丘炉楠(Hew Luk Num)	男	52岁	小贩	广东陆丰	0-235410	No. 55-B, Lorong-4 Jalan Rompin, Bahau, N. S.	842178	72100	武吉古鲁莪32碑	1	1993年2月8日
54	陈高升(Tan Kow San)	男				2027604	4,Jalan Besar, Pertang,N. S.				8	1993年1月20日
55	萧炳宽(Siow Peng Kon)	男	57岁			A2161492	856, Jalan Masjid, Port Dickson, N. S.		71960	森属知知港余朗朗	4	1994年1月10日
56	萧瑞英(Siow Swee Ying)	女	57岁	家庭主妇	客家	2002752	159, Jalan Zaaba, 70100 Seremban, N. S. Malaysia	06-729528	70100	知知港余朗朗	9	1994年3月10日
57	许三妹(Hew Saam Moi)	女	42岁	胶工	广西	8097008	No. 19, Rumah Rakyat 2 72400 Simpang Durian, N. S.	06-894708	724000	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	8	1993年10月25日
58	李术(Lee Chot)	女	65岁	家庭主妇	福建永春	281213-05-5018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林茂县正口大街门牌31号				2	1993年11月23日
59	刘桂英(Lew Kiew Ying)	女	75岁		福建安溪	2493184	220 Broga Village Broga. N. S.	8110359	71750	武来岸粪清港	1	1993年11月20日
60	黄皆(Eng Kai)	女	74岁	家庭主妇	福建永春	0-230686	马来西亚森州高岛镇平民屋门牌88号		7135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镇永达三号园丘对面树胶园里	1	1993年1月15日
61	李信(Lee Shin)	女	68岁	家庭主妇	福建	1640251	582,kg, Dioh, 72000, kuala Pilah, N. S.	06-812336	72000	森州林茂市郊区	5	1993年10月30日
62	郑何英(Chan Ho Yin)	女	63岁			2475751	21,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 Sembilan				1	1993年2月8日

63	贝曹九(Pai Chow Keo)	男	64岁			2006624	Kg. Ulu Berangang N. Sembilan				1	1993年2月8日
64	徐秀林(Chi Siew Lim)	男	66岁	铁匠	广东大甫	0-568462	1944, Rj2/22, TMN Rasah Jaya, 70300 Seremban	06-615748	70300	森美兰州林茂双溪拉央	2	1994年9月6日
65	何天发(Ho Tin Fat)	男	80岁	退休	广西	2013775	No. 40 kg. Baru Cina, Air Hitam, 72120 Bahau, Negeri Sembilan	06-861546	72120	李寄山柔佛	2	1994年9月20日
66	张谭福(Teo Tam Hock)	男	58岁	商人	福建永春	1302465	33, Wisma Sentosa, 72000 Kuala Pilah, N. S.	06-811140	72000	森州双溪镭橡胶加工厂	3	1993年2月2日
67	黄瑞云(Huang Swee Yune)	女	77岁	退休教师	广东揭阳	1298898	No. 161-C, Taman Sentosa, Jalan Temiang, 70200, Seremban N. S.	06-735900	70200	彭亨州文德甲大街	1	1993年11月16日
68	骆观福(Lock Kon Fook)	女	79岁	家庭主妇	惠州	0-886189	100Bt 3 1/2, Jalan Labu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通讯地址: No. 9 off Galan (Lobak?) Seremban N. S.)	(723110转?)	70200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24	1993年10月21日
69	文珍(Mun Chan)	男	74岁	退休	广东高州	1299817	209新泉栈花园,**	612018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3	1993年11月30日
70	骆凤(Lok Fong)	女	74岁	家庭主妇	惠州	1296006	237 Taman Rasah Jaya Seremban N. S.	06-611635	70300	森美兰日拉务知知港余朗朗	8	1993年10月20日
71	张祥(Chong Sung)	男	36岁	胶工	客家	5188826	No. 228, Kampung Baru Tampahan Air Kuning Selatan, 73300 Batang Melaka	(02-329049?)	73300	冷宜八号公司	5	1993年10月25日
72	梁亚女(Leong Ah Nool)	女	58岁	家庭主妇	广府	2000304	12, New Village, Ulu Berangang, N. S.		71750	森美兰州芙蓉十八碑机新脚车店	1	1993年2月8日
73	陈福娣(Chin Fook Tai)	女	68岁	种植	广东惠州	0908811	160Kg. Petaling, Jelebu, N. S. West Malaysia	06-606306	71600	知知港余朗朗	5	1993年7月20日

74	陈吉(Chin Kiat)	男	67岁	胶工	海丰	0-235674	4159 Pulau Sebang, 73000 Tampin, Negeri Sembilan, Melaka	06-412023	73000	Air Mawang Johol,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1	1993年9月30日
75	赵坤(Chew Knan)	男	77岁	农耕	广西	775844	No. 38. Taman Yan, Kedah, D. A.	04-465476	0-6900	庇勝港尾村	1	1994年3月20日
76	杜国兴(Too Kok Heng)	男	26岁	营业代表	广东	671128-05-5025	52 Kg Baru Air Mawang 73100 Johol Kuala Pilah N. S.	06-467472	73100		1	1993年9月30日
77	颜世锦(Gan Su Keng)	男	70岁	商人	福建永春	1303227	森美兰马口甘榜精那,门牌134	06-842170	72100	双溪镭	4	1993年10月15日
78	余成汉(Hee Sin Hun)	男	57岁			0223492	96 Miun Rd Broga, N. S.				1	1993年1月16日
79	陈玉莲(Tan Nyok Lun)	女	65岁	家庭主妇	福建	0-220553	NO. 35. Jalan Besar Mantin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682718	71700	森美兰州,不叻士大街	12	1994年3月23日
80	黎金(Lai Kum)	男	55岁	劳工	高州	3054398	波德申,石古洞(Ladang, Sg Ujong, Port. Dickson, N. S.)	06-641771		双溪镭(Sg Lui, N. S.)	5	1992年12月24日
81	黎洪(Lai Hong)	男	54岁	农夫	高州	2027057	NO. 50, Paroi KamPong, Baru, N/V, N. S.		70400	双溪镭	2	1993年2月8日
82	陈达权(Chang Tat Khuin)	男	52岁			3066402	16, Main Road, Beranang, N. S.				1	1993年2月8日
83	苏天送(Soo Cnow)	男	78岁	退休	客家人	2217834	马口甘榜,支那(NO. 168 KamPung Cina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72100	Bahau N. S. Malaya	1	1993年12月20日
84	刘九妹(Ki Moi/Liew Kow Moy)	女	74岁	无业	广东惠州	3406276	125, Kg. Petaling, Jelebu, Negeri Sembilan, West Malaysia		71600	余朗朗,知知港	5	1993年7月20日
85	刘修良(Liew Siew Leong)	男	80岁	退休校长	福建安溪	0217826	芙蓉淡边路芙蓉园,门牌597号	06-715597	70450	芙蓉埠新街(利华律)门牌28号	1	1993年1月15日

86	潘锦荣 (Pun Ah Kow)	男				0－888782	41, kg, Baru, Mam Bau, Seremban				1	1993年1月15日
87	钟妹(Chong Moi)	女	72岁	家庭主妇	广东惠阳	2473152	119, Rahang New Village Seremban N. S. West Malaysia	06－612734	70450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8	1993年10月15日
88	萧英(Siew Yin)	女	75岁	家庭主妇	惠州客家	2004178	280－C Jin Temiang 70200 Seremban N. S. Malaysia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9	1993年1月15日
89	萧 庚(Siow Kang)	男	53岁	板厂工人	广东	1559490	NO. 124－H, Batul, Kampung Parit, Jalan Seremba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812060	72000	森属知知港	2	1993年10月27日
90	王金莲(Wong Kim Lian)	女	71岁	家庭主妇	客家	2500818	榴槤知贝门牌49号	06－894425	72400	知知港余朗朗	8	1993年7月20日
91	叶秀珍(Yap Siew Chin)	女	73岁	家庭主妇	客家	2479095	榴槤知贝门牌48号，(NO. 48, Durian Tipus, N. Sembilan)	06－894825	72400	知知港余朗朗村	2	1993年7月20日
92	林玉兰(Lim Nyak Lan)	女	74岁		客家人(广东蕉岭)	1312010	19 Rumah, Murah, Petaling, Jelebu 71600 N. Sembilan, Darul Khusus	06－606641	71600	古打灵奎岭四十二格	6	1993年8月9日
93	陈金水(Tan Kim Swee)	男	53岁	烧鸭店主	福建永春	1990812	马来亚马六甲州新邦安村，门牌AG72号	06－569037	7300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高岛，阿士旦那拉惹，门牌42号	1	1993年1月20日
94	彭云(Pang Yong)	女	63岁	家庭主妇	海陆丰	3050379	马六甲州，马吉丹那，门牌5196(5196 Masjid Tanah, Melaka)	06－541406			1	1993年11月1日
95	李长(Lee Chong)					1636940	NO. 6, New Village, Ulu Beranang, N. S.				4	1993年2月8日

96	骆玉娣(Loh Geok Tai)	女	66岁	家庭主妇	广东惠阳	1298822	557 Jalan, Temiang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06-734623	70200	知知港余朗朗新村	8	1993年10月20日
97	何征禧(Ho Ching Hee /Ho Foo)	男	50岁	商贩		7928231	NO. 19 Jalan Kenari Taman Paling, Jaya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43500	吡叻州金保埠	1	1993年1月20日
98	王世雄(Wong Sai Hoong)	男	64岁	退休		1066381	23 Tamah Aman 35500 Bidor Perak	05-441748	35500	美罗吉舜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吡叻州	5	1993年10月17日
99	云昌记(Wong Sung Han)	男	80岁	退休	华人	4007092	P. T. 1510, Taman Bunga, Okid, BT. 12, Jalan, Bidor, 36020 T. K Intan, Perak Malaysia	05-6561140	36020		1	1993年11月26日
100	张北(Cheong Pek)	男	86岁	退休	广东何婆	2096054	NO. 6, Jalan Bruseh 35500, Bidor, Perak	05-441542		十干巴沙乃双溪稔三条半碑	1	1993年10月17日
101	陈水森(Chin Swee Sim)	男	56岁		广东惠阳	0-418814	NO. 7 Kampung Masjid, Jalan Sungkai, Bidor, Perak		35500		2	1993年10月17日
102	莫亚妹(Mock Ah Moi)	女	47岁	家庭主妇		7572062	NO. 167, Jalan Simpang Jelapang, 3002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268144	30020	吡叻州木歪埠	1	1993年10月17日
103	黄安华(Wong Onn Wah)	男	64岁	商人	广东惠州	1406928	美罗大街41号	05-441735	35500	美罗三保岭	10	1993年10月13日
104	Li Pik Pan/Li Chok Fhan	男	56岁	店员	华侨	0-091275	13. Lorong Bayan Telok Wan Jah 05200 Alor Setar Kedah	7317797		Kulai Johore	1	1994年8月6日
105	黄汉文(Wong Hon Woon)	男	52岁	劳工	客家人	1456816	I. 23, NO. A, Air Kuning, 31920, Kampar Perak Malaysia			吡叻冷甲乡村	1	1993年12月4日
106	陈林(Tan Lim)	男	85岁	退休	广东普宁	2555713	304 Bagan Selatan 34250 Tan Jung Piandang Perak	04-556894	34250	吉打州西岭	1	1993年11月1日

107	王增光(Ong Chin Kong)	男	52岁	小商人	福建惠安	2099323	吡叻美罗大街63号(NO. 63, Jalan Besar 35500 Bidor Perak)	05-445323	35500	61/2 miles, Jera Mukung Bidor Perak	1	1993年10月17日
108	Voon Swee Khiew	男	54岁	农民	广东(Ben Seng Canton)	400205-08-5099	2 BlockA, Rumah Awam 3, 35500 Bidor, Perak	05-443387	35500	6th mile, Jalan Teluk Intan 35500 Bidor, Perak	1	1994年7月27日
109	邱武鸿(Khoo Boo Hong)	男	76岁	小店主	福建海澄	1014532	新邦安**门牌15号(15, Simpang Ampat, Semanggol, Bagan Serai, Perak)		34400	同上	2	1994年8月7日
110	黄玉英(Wong Yoke Yeng)	女	63岁		广东惠州	2095190	TB25, kg Baru 35500, Bidor Perak		35500	美罗吉朗仔梁根水喉公司附近	2	1993年10月16日
111	关毯仔(Kwang Mee Kia)	男	59岁	小园主	兴化甫田	3586900	243, New village, Sepang, Selangor. Malaysia	03-8471218	43900	雪兰莪州双溪比力十七行芭	1	1994年9月25日
112	吴亚邦(Goh Ah Pang)	男	62岁	的士司机	福建	1501140	双溪比力新村二五七号(257, N/V, Sg. Pelek Sepang, 43950 Selangor)		43950	雪邦吉枳	1	1994年10月8日
113	曾辉(Cheng Hool)	男	63岁		福州	341023-01-5009	NO. 120, Kampung, Baru, 43900 Sep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03-8471614	43900	森美兰州丹那美拉,九号山芭场	1	1994年9月25日
114	覃亚林(Tam Ah Lam)	男	53岁	商人	广西	1611013	1045 Bee Bee Park Simpang Kuala Alor Setar, Kedah	724908/010410782	0-5400	72, 吉南三巴央卡章武莫(72, Kachang, Bubok kedah)	8	1994年3月20日
115	董炳赞(Tang Peng Chan)	男	50岁	公务员	福建	3465432	497-D, Jalan. Bunga Matahari, Tanjong. Bunga, 11200, Penang	04-8906319	11200	槟城丹容督公门牌495	1	1993年12月23日
116	孙玉枝(Soon Gaik Kee)	女	63岁	家庭主妇	福建惠安	3464128	92, Jalan Gajah, 11200 Penang	04-8908292	11200	312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1	1993年11月27日

117	林亚娥（Lim Ah Ngoh）	女	61岁		福建	2561863	吡叻瓜拉古＊惹兰班台门牌363号（NO，363，Jalan，Pantai kuala Plurau，34350 Perak，malaysia）		34350	槟城姓林桥祖屋	1	1992年12月22日
118	Khoo Kay Lock	男	55岁	马来西亚海军退役人员		5989651	647－Q，Lorong Gajah，Fettes，Park 11200 Penang Malaysia	04－8902099	11200	Batu Farringhi，Penang，Malaya	1	1993年12月25日
119	郭尚和（Koay Seong Hoe）	男	60岁	书记员	福建惠安	3199851	22，Perak Lane，Penang，Malaysia	04－215982	11600	22，Perak Lane，Penang.	1	1994年1月12日
120	卢亚德（Lu Ah Tik）	男	60岁			A3548750	11，Jalan15137，Taman Bukit Maluri Kepung Kuala Lumpur	6343797	52100	Ulu，Bruas，Perak	8	1993年1月7日
121	柯世文（Kua Say Boon）	男	64岁	商人	福建南安	1551678	1134，洪明贵花园，（高/葛?）多峇汝吉兰丹（1134，Ang Beng Kooi Garden，15400，Kotabharu，kelantan）		15400	NO. 21 Main Street，Kuala Krai，Kelantan	1	1994年7月13日
122	谢仰平（Sia Ngiong Ping）	男	83岁	教育	福建闽清	K146369	NO. 9－A，Brooke Drive15，96000 Sibu，Sara Wak，Malaysia.	084－320280	96000	马来亚砂罗越，诗巫，不杰立麻	1	1993年9月10日
123	吴瑞华（Ngu Swee Hua）	女	67岁	家庭主妇	福建古田	K322033	115，Jalan SS19/1F，Subang Jaya，475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Malaysia	03－7330292	47500	砂勝越（比那丹?）（Binatang，Sarawak Malaysia）	1	1994年6月30日
124	骆玉英（Loow Yoke Yin）	女	66岁	家庭主妇	惠州	1297885	NO. 9，Rasak Road Seremban	723110	70200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8	1993年10月25日
125	丁怡利（Tan Jee Lee）	男	52岁	建筑承包商	客家大埔	1219910	NO. 9057，Kuala Ina，Pulau Sebang，Tampin N. S	411036/412642	73000	淡边大街	1	1993年1月20日
126	戴南送（Tai Nam Song）	男				0－863563	Ag127，Machap Umboo，Malacca				1	1993年2月8日

127	何福喜（Ho Fock See）	男	56岁	的士司机	广东大埔	3047073	马士日丹那，马六甲（NO. 57，Taman Maju Jaya Masjid Tanah Melaka）	542773	78300	马士日丹那，马六甲，NO. 2050大街	1	1993年1月12日
128	戴港（Tai Kong）	男	59岁	劳工	海丰	0-881525	J5163，Jalan Jati，Taman Maju，77000，Jasin，Malacca	06-591762	77000	望万牙邦菜园	1	1993年2月2日
129	杨均如（Yong Kiun Yee）	男	57岁	胶工	梅县	0208688	J-4196，Taman Bemban，77200 Bemban Melaka	06-397118	77200	马六甲望万牙邦	1	1993年1月29日
130	刘金泉（Leow Chin Chau/Liw Kim Chin）	男	62岁	劳工	客家	0200613	马六甲州，马日丹那，南文真勿杀	544132	78300	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勿里杵	1	1993年11月20日
131	郑建成（Tay Keng Seng/Teh Kah Seng）	男	54岁	退休音乐教师		0868833	NO. 346G，Ujong Pasir，75050，Melaka，West Malaysia	06-225527			1	1993年1月7日
132	谢卓汶（Chae Chek Man）	男	54岁	胶工	广西	3564265	森美兰马口榕桔C2（NO. 20-C2-Ladang Geddes Bahau，N. S.）	861539	72110	马六甲，亚罗牙也，呀叻，陈仄源树胶园	1	1993年10月18日
133	戴秀娥（Tye Siew Ngoh）	女	51岁	家庭主妇		0-875636	J-13，Jalan Bendahara，75100，Melaka	06-（0153 8681?）	75100	野新	1	1993年11月17日
134	黎玉兰（Lye Nyok Lan）	女	74岁		广东	1624968	Batu10，Jalan Kampong Tehel，77200，Bemban Melaka	381619	77200	马六甲野新，武吉新宜，甘文路"Dunlop Eastate"	1	1993年1月13日
135	张新招（Chong Sin Chau）	女	76岁		海丰	0-213872	J4503望万，77200，马六甲（J4503，Taman Bemban，Pos Bemban，77200，Jasin，Malacca）	06-397484	77200	望万牙邦菜园	1	1993年2月2日
136	李亚覃（Lee Ah Tam）	男				7909237	NO. 397，Serdang Bahru，Kuala Lumpur，Selangor，Malaysia.				1	1993年2月18日

137	陈光明(Tan Kwan Ming) or 陈良明(Tan Leong Ming)	男	51岁	厂工	福建绍安	7866782	NO. 3, Vsj2/2P, 47500, Subang Jaya, Petaling Selangor		47500	吧生 Kampong Ba, Kuda, Klang Selangor.	1	1993年10月20日
138	翁德逢(Ong Teck Fong)	男	62岁	司机	海南	1195405	NO. 62, Leng Kongan, Melikai, Kaw8, Kampong, Raja Uda, 42000 Port Kalang	3682453	42000	巴生港海南村	1	1994年4月21日
139	林创荣(Lim Chung Yong)	男	80岁	退休	潮州潮阳	0-509432	NO. 20, Jalan Segambut Tengah, 51200 Kuala Lumpur	6266291	51200	吉隆坡洗都火车站工人宿舍	8	1993年9月18日
140	周玉容(Chew Ah Yong)	女	58岁	家庭主妇		3856952	NO. HD55, Hock Ann Estate, Batu 4 1/2, Jalan Klang Lama, 58100 Kuala Lumpur	03-7824264	58000	新街场香蕉芭	1	1993年8月2日
141	黄满(Wong Moon)	男	82岁	退休	广东	1755700	NO. 5A, Jalan18/13 Pataling Jaya, 46000 Selangor	03-7928112	46000	NO. 25, Jin Lin Tang Road, Sungai Siputu, Perak	3	1994年3月23日
142	辜金祥(Kho Beng \Foo Kim Sieng)	男				7726717	NO. 166, New Village Semenyih Ulu Langat				1	1993年1月20日
143	姚观生(Yau Kon Sang)	男	57岁	司机	广东	3059962	B27, Kampon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Malaysia	03-8139087	43500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双坡十八碑	8	
144	黄金华(Wong Kim Wah/Wong Kim Pah)	男		小贩	客家	0-9080 7055077	439, Kampung Baru, Sg, Chua, Kajang, 43000, Selangor Malaysia	8333997	43000	Bt18, Ulu Beranang, Negeri Sembilan	2	1993年2月4日
145	曾妹(Chen Moi)	女				2704970	94 New Village Semanyih				1	1993年1月20日
146	林柳枝(Lim Liew Kee)	男	71岁	退休	福建安溪	0-521166	吉隆坡洗都新镇门牌0200-59	03-4424952		万挠双溪珠	2	1993年10月8日
147	管银妹	女	90岁			2704979	雪兰莪州士毛月新村门牌202号				1	1993年4月15日

148	杨金(Yong Kin)	女	73岁			2990448	NO. 51, Kg, Bahru, 43500 Semenyih, Darul Ehsan, Malaysia				1	1993年3月10日
149	谢奕文(Che Ng Man)	男	72岁	胶工	广西	3811469	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	861490	72110	阿逸君令双溪拉玛公司	1	1993年7月15日
150	李炳金(Lee Peng Kim)	男				2865552	42-D, Tengkat, Tong shin 50200 kuala Lumpur				2	1993年2月10日
151	林甘(Lim Kam)	女	77岁		福建安溪	1216038	140, Kg, Baru, Sungai Chua 43000 Kajang	03-8366358	43000	森美兰州顶玲珑18支(既武来岸公路)	2	1993年1月27日
152	吴培生(Eng Poy Sang)	男	50岁	小贩	广东高州	7988885	12, Jalan 19/48, Taman Dato Senu, Sentul Pasar, 51000 Kuala Lumpur	03-4417036	51000	雪兰莪州吉隆埠,"万生堂"药行	1	1993年8月24日
153	张国辉(Chang Kok Wai)	男	71岁	退休	海南	1444140	774C Jlin Sentul, Kuala Lumpur	4413058	51000	吡叻州双溪古月	1	1993年10月18日
154	蔡贵美(Chai Kooi Mui/Chai Shok Chai)	男	50岁	小贩兼保险代理员	广东揭阳河婆	7596250	565, Jalan Besar Sungai Ruan 27500 Raub Pahang Malaysia	09-386243	27500	吡叻州金保古背	1	1993年12月28日
155	卢永根(Lou Eng San)	男	53岁	小树胶园主	福建大田	3493260	NO. 48, Kampung Baru Kerayong, 28300 Triang	09-255557	28300	直凉郊外离市区约二英哩	1	1994年8月7日
156	何金华(Ho Kim Wah)	男	58岁	劳工	广东东莞	0-910938	NO. 155, Jalan Mat Kilau, Kuala Lipis, Pahang	03-312617	27200	彭亨啦啤门牌97大街	1	1994年8月28日
157	李福南(Lee Foh Nam)	男	50岁	商人	广东梅县	3077986	NO. 14, Kg Bukit Betong, 27200 Kuala Lipis, Pahang D. M	09-312805	27200	Kampung Chega Perah, 27200 Kuala Lipis, Pahang D. M	6	1994年5月9日
158	廖炽安(Liew Chit On)	男	39岁	矿工	客家	7554620	No. 63 Kampong Baru Padang Tungku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09-341515	27100	Cegar Perah, Kuala Lipis, Pahang Malaysia	1	1993年1月20日

159	刘端(Low Toon)	男	79岁			1332423	彭亨而连突新村111门牌(111,Sungai Jan, 27000, Jerantut, Pahang)				5	1993年10月2日
160	卓连水(Toh Lian Swee)	男	59岁	园主	福建	2965573	Jorak Estate, Bukit Pasir, Muar, Johore	06-956560	84300	Parit Laya, Batu Pahat Johore Malaysia	3	1994年6月21日
161	周顺发(Chiew Soon Huat)	男	56岁	商人	福建永春	1232167	No. 177, Jalan Besar, Mersing Kecil, 86800 Mersing, Johor Darul Takzim	07-7991380	86800	Jalan Lombong, Kampung Lukut, Kota Tinggi, Johor.	1	1993年3月9日
162	潘松如(Phuan Soon Joo)	男	69岁	退休	福建永春	0-683318	No. 62, Blk. 0211, Taman Ungku Tun Aminah 81300 Johor	07-5575420	81030	振林山(Gelang Patah Johor)	2	1993年3月15日
163	梁金水(Neo Kim Chwee)	男	57岁	罗里车司机	福建永春	0-042463	255-6, Jalan Bakri, 1 $\frac{1}{4}$ Batu 84000 Muar Johor, Malaysia	06-929733	84000	Muar Bakri Jil 2 $\frac{1}{4}$ Batu Kubber Estate.	3	1993年11月20日
164	韦兆伦(Whay Tang/Whay Chiew Luen)	男	54岁	小园主	广西	2023420	Jorak, Est,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06-956559	84300	Tanah Merah Est, Port Dickson, N. S. Malaya	1	1994年2月21日
165	黎森全(Lai Sum Choon)	男	86岁	退休	广东番禺	1164878	55 Jalan, Newana 41 Taman Newana Ampang Selangor	03-9847797	68000	柔佛州文律(Benut Johore)	3	1993年9月1日
166	姚贤(Yew Yin)	男	82岁	胶工	广西	0-217312	C-2, Division Ladang Geddes, Bahau, N. Sembilan	861324	72110	柔佛州彼咯埠	3	1993年7月20日
167	贺细妹(Ho Say Moi)	女	51岁	杂工	广东丈坡(客家)	7754724	Lot 1580, 81500 Pekan Nanas, Johor	07-893689	81500	沙河, Jalan Sawan Pekan Nanas, Johor	1	1993年9月20日
168	周良川(Chew Liang Chuan)	男	68岁	小贩	福建永春	0-737282	A54, Kg Legong Jaya, 71350 kota, N. Sembilan		71350	麻坡二马路(周泉兴)	1	1994年8月7日

169	欧南(Au Nam)	男	83岁	退休	广东罗定	3002014	34 Jalan Teng Ho Saleng, Senai, Johor	07-595507	81400	Kulai Johor, 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5	1994年2月27日
170	彭展兴(Pang Chang Hin)	男	50岁	木工	广东陆丰	7660093	302, Bukit Siput, segamat, Johore Malaysia	07-932898	85020	柔佛州, 昔加挽埠市中心"新奇合"杂货糖果店(已被日军放火烧光),今改为依仕迈街	1	1994年2月27日
171	林文锦(Ling Ng Kheng)	男	58岁	工人	福州古田	2271021	No. M-40, Batu 3, Jalan Karak 28400 Mentakab, Pahang D. M.	09-275723	28400	Batu 4 1/2, Jalan Labis, Yong Peng, Johore	6	1993年7月15日
172	阮但(Yon Tam)	男	61岁	胶工	广西	320420-71-5057	DH-130, Pekan Nanas, Johor, Malaysia	891614	81500	北干那那大山路,沙河芭	5	1992年12月24日
173	卢礼(Lu Lee)	男	73岁		广西容县	3010322	DH208, 81500 Pekan Nanas Johore		81500	柔佛笨珍廿七里,沙河芭	8	1993年1月20日
174	陈运英(Chin Cheng Yin)	男	63岁	胶工	广西	3009891	DH-130, Pekan Nanas, Pontian Johore Malaysia	891614	81500	笨珍北干那那大山路	4	1993年1月1日
175	张天炎(Teo Thian Yam)	男	55岁	退休	福建	390419-01-5137	Block A, 189, Jalan Dato, Bukit Pasir, Muar, Johore	06-956028	84300	Sg Buloh N/S, Muar, Johore	1	1994年7月14日
176	陈耀财(Tan Yiow Chye)	男	67岁	商人	广东潮州	S0627477C	60, Jalan Rambai 4 Taman Kota Jaya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07-8834668	81900	Pekaranbai, Makan,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1	1993年11月15日
177	吴福财(Goh Hock Chai)	男	52岁	小园主	福建	0-057746	No. 53, Bt. Pasir Block(B) N/V, Muar, Johore Malaysia		84300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1	1994年2月24日
178	吴福溪(Goh Kok Koi)	男	57岁	小园主	福建	0-064978	No. 53,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84300	Jorak, Bt Pasir, Muar, Johore Malaysia		

179	廖国安(Liew Kok On)	男	35岁	商业职员	广东五华城五口塘	5705851	(No,17,Rumah Kilat, Sungai Jan 27000 Jerantut, Pahang Malaysia),彭亨而连突双溪仁闪电屋17号	09-264199	27000	夕加迫*哒啤北上24碑	1	1994年4月4日
180	符斯明(Hoo See Meng)	男	61岁	杂工木匠	海南文昌	2869347	B959 Taman Sentosa, Air Putih, Kuantan Pahang, Malaysia	09-562815	25350	彭亨州林明路10英里巴都沙化关丹	1	1994年2月24日
181	陈仕明(Sam See Meng)	男	53岁	小园主	海南	3074983	Kampong Tenga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sia	09-861415	24300	Kampong Batu Putih Kertih Kemaman Trengganu Malaya.	1	1993年3月4日
182	徐旌水(Che Swee Kam/Chui Kam Swee)	男	57岁	退休管工	广西	3493785	16 Kampung Mentri, 28300 Triang, Pahang D. N	09-253788	28300	彭亨文德甲客家村(今旗山花园后)	1	1993年10月23日
183	苏月霞(Soo Yot Hoi)	女	57岁	家庭主妇	广东	0-230035	55A, Woon Terrace Housing Jalan Seremban, 73000 Tampin, Negeri Sembilan	413800	73000	仕林河(Slim River)Perak	1	1993年10月24日
184	辜芳萍(Koh Hong Peng)	男	67岁	退休	福建永春	1089302	R4-02-03 Subang Perdana Phase, Good year 5, Persiaram Kewaji USJ, Subang Jaya Selangor	03-7312304	47610	吡叻丹戎马林,张亚炳街门牌30号	4	1994年8月6日
185	林金带(Lem Kam Tai)	男	75岁	退休		3095284	No. 7. Jalan Wan Malini(1), Taman Se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57000		2	1994年6月25日
186	张明珠(Chang Ming Choo)	女	65岁	退休教师	福建南安	1257968	32 Jalan, Shariff 09100 Baling Kedah		09100	100 Dato, Kramat Road, Penang	2	1994年7月6日
187	何亚喜(Haw Ah Hee)	男	63岁	退休军人	陆丰搏尾	320714-71-5255	B-1-6, Rumah Pangsa, Kelang Lama, 09000, Kulim Kedah	04-907302	09000	吡叻司南马(Selama Perak)	1	1994年1月6日

188	练炳球(Lian Peng Chew)	男	63岁	退休公务员	广东云浮	0-773572	352-6-4, Gat Lebuh Macallum, 10300 Penang, Malaysia	04-626188	10300	61, Main Road, Klian Intan 33200 Perak	1	1994年5月20日
189	黄维杨(Wong Wei Yang)	男	60岁		潮州	2095595	No. F6, Kg, Baru, 35500 Bidor, Perak	07-662440			1	1993年10月12日
190	李志南(Lee Chee Nam)	男	70岁		广东罗定	1248659	64 Sedenak N/V, 81010 Kulai Johor		81010	Kulai Johor, 新港园大西洋公司	4	1993年3月2日
191	黄省综(Ng Sing Chong)	男	52岁	旅行社职员	福建永春	2238828	马来西亚柔佛麻坡惹基砂套万金花园18号	06-916651	84000	马来西亚柔佛麻坡武吉港脚	1	1994年2月23日
192	郭明祥(Quek Meng Siang)	男	71岁	商人	广东潮州	220123-71-5087	No. 2, Tingkat 4, Blk D, Jalan Lumba kuda, 80300, Johor Baru, Malaysia				1	1993年11月15日
193	沈来俊(Sim Lai Chuan)	男	58岁	管工	福建	0-532901	No. 53, Bukit Pasir, Blok (B)N/V, Muar, Johore		84300	Batu Gunang, Selangor	1	1994年2月24日
194	郑亚列(Tay Ah Lek)	女	64岁	家庭主妇		2469828	No. 6, Jalan Anggerek 4, Taman Johor, Jaya Johore Bahru	07-550843	81100	振林山	2	1994年2月7日
195	余光露(Ee Kan Lu)	男	51岁	胶工	福州	3587356	505 Palong Satu Gemas, Negeri Sembilan	06-868196	73430	柔佛州永平拉美士路四条石	1	1993年7月10日
196	赖群娇(Li Fan Kew)	女	66岁			270213-71-5782	41, Jalan Nakhda Tigg Taman Ungku Tun Aminah 81300 Sekudai, Johor	575810	81300	马来西亚柔佛麻坡吧吉利巴口六条半	1	1993年12月18日
197	钟天彬(Choong Thian Pin)	男	57岁	小商人	广东	2311751	338, Taman Gkandvew Fasa2, Jalan Buli Simsim, 90000 Sadakan, Sabak, Malaysia	089-2722862	90000	古来勿刹东山园居住, 马赛路石山工作	3	1994年6月29日

198	蔡世有(Chai Sey Yu)	男	65岁	退休司机	广东桔西汤坝寨	0006557	20 Jalan Keruing Kebun Tek Park 80250 Johor Baru, Johor	07-321235	80250	柔佛士乃上泗隆园,王梨及胡椒园	7	1993年10月26日
199	黄金忠(Ng Lok)	男	55岁	园工	福建永春湖洋	1891380	Lot Pdt 7800, Bt 8 1/4 Jalan Serom, Sungai Mati, Muar, Johor。马来西亚柔佛麻属利*港,实廊路8 1/4支	(宅)06-952369 (办)06-901087	84400	马来西亚,柔佛麻属实廊区,丹绒实拉区	1	1994年2月23日
200	张小信(Chong Siow Sin)	男	50岁		广东揭西	7858356	森美兰州淡边新村门牌149号	06-413592	73000	吉隆坡黑风洞山脚下	1	1993年1月15日
201	李宝珠(Lee Poo Choo)	女	66岁			3010284	21K, 550, Bodok North Avel, # 12-514, Sel646, Singapore	02-7443917/ 02-4411093	1646	北干那那(Pekan Nanas)	3	1994年3月22日
202	Teh Ah Soot	女				2559516					1	1993年9月10日
203	庄玉泉(Choon Kerk Serng)	男				2238209	92,Jalan 17/2, 46400 Petaling Jaya		46400		1	1993年2月2日
204	王霖盛(Heng Lim Seng)	男	75岁		广东揭阳	0-019844	6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07-8834431	81900	39 Sungei Kem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5	1993年11月15日
205	谢怡通(Chia Yee Toone/ Chia Yee Toong)	男	76岁		广东	190325-05-5019	245 Lorong 9 Taman ACBE 72100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843109	72100	瓜拉庇勝港尾村新芭	2	1994年11月25日
206	刘炳荣(Liu Ping Yung)	男	68岁	商人	广东大埔	3015254	4,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e, 82000, Malaysia	6903327	82200	文律坡惹兰甫生街43号(43, Jalan Musang, Benut, Johore)	9	1994年7月2日
207	刘加荣(Lew Kah Yong)	男	59岁	商人	客家	0-694394	No, 125-2, Jalan kukup, kg, Rimba Terjun, 82000, Pontian, Johor	07-6870013	82000	文律	5	1994年7月25日

208	罗海永（Loh hai Yong）	男	56岁	务农	广东丰顺	2330697	19kg，Parit Tengah，Benut，82200，Johore，Malaysia	07－803304	82200	文律五条吧力（Ungu Parit，Benut Johore）	2	1994年11月25日
209	吴奉新（Go Hong Sin）	男	69岁	商人	广东揭阳	2324036	柔佛文律惹兰也吧22号	803797	82200		1	1994年7月2日
210	罗永宏（Loh Eng Hong）	男	59岁	书记员	广东丰顺	1805572	Lot 2175，Lorong 4，Pt Sayang，Benut，Johore Malaysia	07－803299	82200	文律海边	2	1994年7月5日
211	梁慎言（New Sik Lian/ Neo Sin Gian）	男	54岁	商人	福建南安	2329993	26 Jalan Jaffar，Benut，Johor，Malaysia		82200	文律	1	1994年6月29日
212	杨易松（Yong Ah Boon/ Yeo Aik Song）	男	74岁	裁缝	广东客家	01－5029（2329761）	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24号（Jalan Jaffar，Benut，Johor）	6903458	82200	柔佛文律	6	1994年8月1日
213	Saleha Bte Abd Hamid				马来西亚	3325269	Batu 8 Kampung Gelam，76400 Tg. King，Malacca Melaka	06－511808	76400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76400 Malaysia		1994年4月20日
214	曾思贵（Chen Soo Kooi）					2483451	297，Kanp Ung Baru，2350 Semenyih					1993年2月8日
215	李桦卓（Lee Wah Cheak）	男	76岁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67771852		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	1	1998年9月
216	黄宝珠（Ng Poh Choo）	女	71岁		福建金门		BLK 52 Lengkok Bahru # 08－303，Singapore 0315				1	1998年8月25日
217	叶尚友（S. A Yap）	男	79岁				112，Weshart Road				1	1998年8月20日
218	蔡大善	男	77岁		福建漳浦		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2705827			1	1998年8月25日
219	陈福来	男	63岁				BLK 95 # 07－770，Commomwealth Drive	4752867			1	1998年8月24日

220	游镜泉	男	85 岁		广东大埔		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 #07 - 158, Singapore 2365	65648740			1	1998 年 8 月 10 日
221	谢昭思(Chia Chew Soo)	男	67 岁				BLK 4, Ghim Moh Road # 12 - 250, Singapore 270004				1	1998 年 8 月 28 日
222	梁亚六	男								新加坡西北部林厝港	1	1993 年 4 月 9 日

二、“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一）投诉资料

1. 蒙难者：

陈　平，男，30岁，农夫。

陈　来

投诉人资料：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6日。

2. 蒙难者：

陈　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陈天送

投诉内容：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7日。

3. 蒙难者：

赖　某，男。

赖三昧

投诉人资料：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No. 25 - C, Batu Bahar, Bahau, N. Sembilan。日占时住址：Bukit Keledek Estate, Ayer Kuning, N. Sembilan。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 Ayer Kuning, N. 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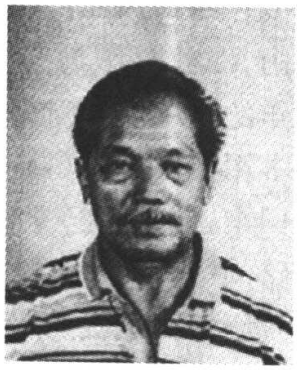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2年12月29日。

4. 蒙难者：

李　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113, 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 S.，邮编

72120。日占时住址：Johore(柔佛)


李 浩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 年 4 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6 日。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 岁，经营香烟。

何亚细

投诉人资料：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 岁，身份证号 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1. KG Banu Mahsan Bahau N. S.，Malaysia，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 38 英里。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在马口 38 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9 日。

6. 蒙难者：

姜 祥，男，33 岁，种菜。

姜金山

投诉人资料：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No. 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7. 蒙难者：

谭　发，男，36岁，农民。

谭观金

投诉人资料：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No. 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0日。

8. 蒙难者：

何柏岭

何　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何文之子何栢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No. 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深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5日。

9. 蒙难者：

李友文

李　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8. Kg Baru Mahsan Bahau N .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Pilah。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在庇勝，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6日。

10. 蒙难者：

黄 友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49A. 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38埠庇勝路。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6日。

11. 蒙难者：

谢义生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C. 2. Ldg Bahau N. 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0日。

12. 蒙难者：

卢 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

广西。住址：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笨打利胶园。

卢 荣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5 日。

13. 蒙难者[①]：

何镜文，男，30 岁，经营香烟。

何亚九

投诉人资料：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 岁，身份证号 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No. 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 38 英里。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 年，在马口 38 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8 日。

---

① 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 5 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李平珍

投诉人资料：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9日。

15. 蒙难者：

陈　南，男，30岁，农夫

陈金生

蒙难地点：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1944年。

投诉人资料：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63 Sua Grensing，Ayer Kuning，Rantau，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

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1992 年 12 月 24 日。

16. 蒙难者：

邱　乾，男，34 岁，胶工。

邱　洪

投诉人资料：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 岁，身份证号 2481133，退休。住址：No. 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 71450。日占时住址：（1942 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1942 年尾。

投诉内容：1942 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 12 岁，妹妹邱月芙才 9 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5 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瞿　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瞿定之子瞿汉仁，56 岁，身份证号 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 6 月 12 日，我父亲翟定被日军强迫拉夫去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我所深爱的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他死去了。在那里，他劳累过度，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说是日军变相的谋杀。我有 9 个兄弟姐妹，都由我母亲照顾。你能想像我们幼年时代的生活吗？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很小时就不得不工作来维持生存。我们应该谴责谁？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29 日。

18. 蒙难者：

辜某某。

投诉人资料：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 岁，身份证号 340928 - 10 - 5063，胶工，住址：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

辜炳煌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死亡时间：1942 年底。

投诉内容：1942 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并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从他朋友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5 日。

19. 蒙难者：

叶锦生，男，76 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叶锦生之子叶乔仔（Yap Keow Chai），54 岁，身份证号 2672600，胶工，祖籍广东淡水。住址：士毛月新村门牌 No. 97 号（No. 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邮编 7145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

叶乔仔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因为建筑“死亡铁路”得病亡故。

蒙难时间：1942 年尾。

投诉内容：我父亲叫叶锦生，出生于 1898 年 12 月 12 日，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 年，他和 Lam Yin Chon 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的 Burma 修筑死亡铁路，1945 年就回来了。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已得了轻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 年回到马来西亚后，病情加重，经短期治疗，似乎并未好转。医生说他实际上已得了肺结核，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患病，父亲不能工作，我与母亲不得不照顾他，直到 1976 年 12 月 9 日他去世。自 1945—1976 年期间，我们花费了 5—6 万马来西亚林吉币，其中包括了父亲的丧葬费。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5 日。

20. 蒙难者：

Liew Mok Sang，男。

廖亚荀

投诉人资料：Liew Mok Sang 哥哥廖亚荀，身份证号 3811511。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弟弟 Liew Mok Sang 被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他的朋友 Lim Yeng Cheng 先生。这位先生说，我弟弟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弟弟的生命给予合理的赔偿，日本政府应对此付出代价。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29 日。

21. 蒙难者：

李　苟，男，1923 年生，胶工。

李思才

投诉人资料：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 岁，身份证号 2705357，胶工。住址：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的叔叔李苟，出生于 1923 年 10 月

18日，是死亡铁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就回来了。回来时身体很虚弱，因为叔叔的腿受了伤，无法正常活动，因此，也无法工作。由于他仍是单身，在1945—1972年期间，母亲和我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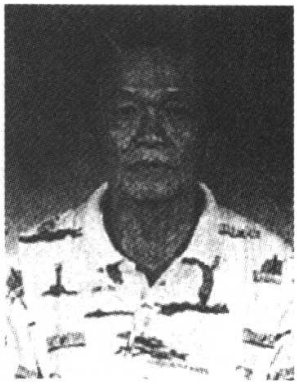
22. 蒙难者：

陈Sak，男。

投诉人资料：陈Sak之侄陈友权（Chin Yoo Kneng），身份证号2705265，胶工。住址：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告诉你的是关于我叔叔陈Sak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6月，他被日军逮捕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找到证据，并要求合理赔偿。



陈友权

投诉日期：1993年3月19日。

23. 蒙难者：

曾Seng Fatt，男。

投诉人资料：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证号3979092。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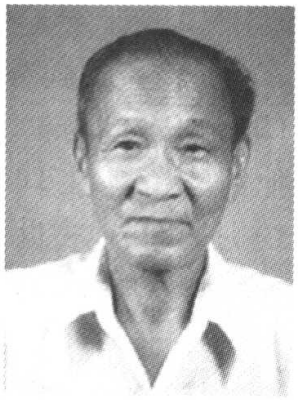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一直生病，几乎没有药品来治疗，最后就死了。作为他的侄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的死作出赔偿。

曾珠生

投诉日期：1993年1月20日。

24. 蒙难者：

叶　林，男，胶工。


叶　芳

投诉人资料：叶林弟弟叶芳(Yap Fong)，70岁，身份证号3397724，住址：No. 118 Pekan Salak, Sepang, 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9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黄华公司。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已经占领了马来西亚。住在园丘的许多20多岁的华人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未和家人联系。日军投降后，只有少数幸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们说我哥哥双腿患有疾病，由于缺乏药品和治疗，溃烂而死在边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25. 蒙难者：

邓　权，男，32岁，工人。

邓传生

投诉人资料：邓权妻子Wong Yew，78岁，身份证号2704365。邓权的儿子邓传生(Then Chon Sam)，52岁，身份证号7929486，杂工。住址：NO. 114, Kampun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雪兰义士毛月新村门牌—NO. 114)，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Sungai Purun园丘雪兰义。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 Semenyih, Selangor。那时，我丈夫年仅32岁，我28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我丈夫被捉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那段时间，我过着艰苦的生活。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同胞，最近已经去世了。我希望日本政府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1日。

26. 蒙难者：

丘 Chong，男，30 岁，身份证号 0569958。

丘亚年

投诉人资料： 丘 Chong 之子丘亚年（Kau Ah Yen），身份证号 7632880，住址：No. 129，Ladang Sg，Purun Estate，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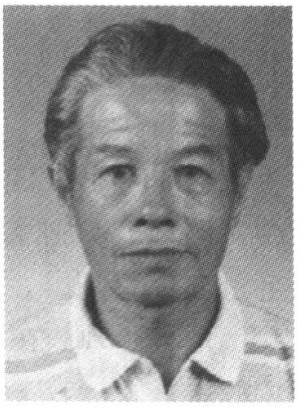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我三年前死去的父亲丘 Chong。1942 年，我们居住在 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当我父亲被日军送到泰国时，他年仅 30 岁。他被日本人强迫送到泰缅边界的死亡铁路为日本人工作。他离开后，我家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死于疾病。我父亲在那里经受了很多痛苦，生活很艰苦，有时工作后也没有吃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11 月 25 日。

27. 蒙难者：

张金仔，男，19 岁。



张思平

投诉人资料： 张金仔弟弟张思平（Chong Soo Phin），60 岁，身份证号 0570451，祖籍广东。住址：No. 304，Kampong Baru，Semenyih，Semenyih，Selangor Darul，Malaysia，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在泰国边界为日本人修筑死亡铁路而死去的哥哥，他叫张金仔。在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后被日军警探抽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叫 Lam Yin Chan（身份证号 2704182）的同胞一直活到现在。他现住在 No. 282，N/Village Semenyih，Selangor，他可以证明这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9 月 14 日。

28. 蒙难者：

陈　登，男，30多岁，农民。

陈土金

投诉人资料：陈登之子陈土金（Cheng Toh Kim），58岁，身份证号2705498，祖籍惠州。住址：B-8，Kg，Baru，Semenyih，Selangor，雪兰义州士毛月新村B-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雪兰义加蕉。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7月或8月，在雪州加蕉，我父亲被征召前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异邦。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予以合理的赔偿。1942年，我叔叔陈Ti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得以幸存，战后返回了家乡。所有的强制劳工都得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很多人都死了。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里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所遭受的痛苦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2月26日。

29. 蒙难者：

孙　九，男，72岁，胶工。

孙玉清

投诉人资料：孙九之子孙玉清（Soon Yok Jin），44岁，身份证号7725078。住址：雪兰义州士毛月有才花园4路5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雪兰义州士毛月新笆桑园。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家后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孙九（2990117）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缅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当他1945(6)年回来时，由于在那里工作非常辛苦，没有饭吃，身体非常虚弱并且经常生病。正是因为他的虚弱，这些年他不能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前，他不得不依靠我照顾，赡养，看病。两年前他去世。从1945年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特币，其中包括丧葬费。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2月6日。

30. 蒙难者：

伦 Choy，男，68 岁（1977 年时），工人（建筑死亡铁路）。

伦 九

投诉人资料： 伦 Choy 之子伦九（Loon Kaw），63 岁，身份证号 300614－01－5093（3600379），祖籍广东。住址：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Mersing Johor。邮编 86800。日占时住址：Kluang 叶豆沙村。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 年，我父亲伦 Choy 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说，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对强制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很多强制劳工都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些可怜的工人没有药物治疗。战后，那些比较强壮和能够忍受虐待的人得以幸存，并回到国内。我父亲是这些幸运的人中的一个。他受了很多苦。作为他的儿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他所遭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 年 11 月 1 日。

31. 蒙难者：

刘 Choo，男，18 岁。

刘雁青

投诉人资料： 刘 Choo 哥哥刘雁青（Low Kam Chin），65 岁，身份证号 2705177，住址：Batu 6，Sungei Gadut，Railway Track Sides，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Jalan Tampin，Seremban N. S.。日占时住址：Broga（Kampung）。

投诉内容： 1942—1943 年日占期间，我和家人居住在 Broga（Kampung）。我弟弟刘 Choo，当时只有 18 岁，我们为日本人修建铁路。后来我和弟弟回家到 Setul Mantin N. Sembilan，那时我弟弟还是没有结婚。

投诉日期： 1993 年 1 月 5 日。

32. 蒙难者：

严 朋，男，什工。

投诉人资料： 严朋之子严生（Yan Sang），60 岁，身份证号 2473764，祖

籍广东。住址：NO. 21 号叻务八条石芙蓉森美兰(No 21, 8th Mile Labu Road, Seremban)，邮编 71900。日占时住址：叻务八条石 Kirby 园。

严　生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严生。1943 年，我 11 岁时，我父亲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 Kirby Estate at Batu 9 Labu Road, Negeri Sembilan 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 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 Foonf Kuan，他也在 Kirby Estate 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自父亲被捉走后，我母亲不得不面对那段困难的日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依靠亲戚、朋友给的一些食物和我母亲种的木薯等生存。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6 日。

33. 蒙难者：

封　群，男，45 岁，什工。

封贤才

投诉人资料：封群之子封贤才(Fong Ng Choy)，61 岁，胶工，身份证号 2007150，祖籍广西。住址：No. 2128 Taman Bukit kaya,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 70200。日占时住址：叻务八英里。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封贤才。1943 年，我 12 岁，我父亲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 Kirby Estate, Jalan Labu 9th Mile, Negeri Sembilan 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要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 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 Yam Pian，他也在 Kirby Estate 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0 日。

34. 蒙难者：

曾国传，男，32岁，种植。

曾国赞

投诉人资料：曾国传弟弟曾国赞（曾亚旦，Chan Ah Tan），69岁，身份证号1990241，祖籍福建厦门。住址：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林鲁新村，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双溪南湄。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我哥哥曾国传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哥哥曾遭虐待。他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在那里死去了。作为他的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哥哥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0日。

35. 蒙难者：

黄光年，男，35岁，农民。

黄　娇

投诉人资料：黄光年之子黄娇（Wang Kiaw），53岁，政府公务员，身份证号2484961，祖籍惠州。住址：No. 52 Kampung Baha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二马路。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黄娇。母亲告诉我，在1941年时，我们居住在马口二马路，以种菜为生。1942年三四月间，我父亲黄光年被日军抓夫用卡车载到金马士，以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从死亡铁路返回的我父亲的朋友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一直生病，没有药物医治，最后死了。在家里，我可怜的母亲为了整个家庭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没有父亲总是很伤心。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整个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0日。

36. 蒙难者：

Kan Ah Heng，男。

李玉英

投诉人资料： Kan Ah Heng 之妻李玉英（Lee Yoke Yen），身份证号 3563823，住址：49 Fv KG. China, Bahau, N. S. 。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4 年，我丈夫 Kan Ah Heng 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失去我深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设法抚养三个孩子。我没有足够的钱抚养他们、买衣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支付医药费。谁应该对我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2 年 12 月 22 日。

37. 蒙难者：

陶　计，男，34 岁，胶工。

陶清妹

投诉人资料： 陶计之女陶清妹（Thow Chin Moi），54 岁，身份证号 2025840，祖籍惠州，住址：No. 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 719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老园丙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现在 53 岁，住在 Labu New Village,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在这之前，我全家居住在士毛月老园丙公司（Old Rubber Estate at Semenyih, Selangor）。我父亲叫陶计，是割胶工，有六个孩子。Wong Kew 和我父亲一起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做苦力，修筑死亡铁路。等到和平以后，他（Wong Kew）平安的回到了马来西亚，而我父亲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父亲腿断了，或者是得了其他疾病，或者是死在那里了。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们兄弟姐妹不得不照顾我多病的母亲和祖母，就像当初她们照顾我们一样，因为是她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把我们抚养大的。我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1 日。

38. 蒙难者：

钟　生，男，36 岁，农民。

钟　娣

投诉人资料：钟生之女钟娣（Choong Thai），63 岁，身份证号 2477118，无工作，祖籍广东惠州，住址：8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2 号路 Bahau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钟娣。1943 年 7 月，在马口，我父亲钟生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5 日。

39. 蒙难者：

李　安，男，39 岁，杂工。

李　娣

投诉人资料：李安之女李娣（Leh Thye 或者 Lem Thye），69 岁，身份证号 2484928，住址：30 K. G. Baru Mahsan,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阿依坤领。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们住在阿依坤领（黄楼公司）。1943 年，我父亲李安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那时我 17 岁，本来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已经被日本人写了，准备拉上车带走，后来有两位印度人要陪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所以就让他们去了。我母亲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死在那里了。我父亲曾被日本人虐待、拷打，住的地方很差。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也没有药物来治疗，最后就死了。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是家中最苦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6 日。

40. 蒙难者：

张汉平，男，37岁，杂工。

张木娇

投诉人资料：张汉平之女张木娇(Chung Mok Kiew)，57岁，胶工，身份证号2485027，祖籍广东。住址：No. 61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榕吉。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家住在榕吉，以割胶为生。1942年中，我年仅7岁，我父亲张汉平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曾遭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而且总是生病，但是那里没有药物用来治疗这些疾病，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我父亲也是死于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没有什么能够弥补的。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母亲把三个兄妹给了别人领养，只留下我和弟弟两人，不久，我和兄妹们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的去向。后来我弟弟又生病死了，而母亲又不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我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6日。

41. 蒙难者：

符　中，男，48岁，农夫。

符　英

投诉人资料：符中之女符英(Foo Ying)，75岁，身份证号2487371，住址：8 K. G.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Pilah。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符中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总是生病，那里没有药物医疗他的病，最后就死了。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让我们能够在一起，

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母亲的照顾，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在日占期间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 日。

42. 蒙难者：

谭　友，男，38 岁，农民。

谭凤英

投诉人资料：谭友之女谭凤英（Tham Fong Yin），51 岁，身份证号 3810035，祖籍广府，住址：No. 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友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因为那里没有药物治疗一些疾病，在他患有多种疾病时，死去了，死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因这样的情况而死的。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的恐怖。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5 日。

43. 蒙难者：

朱　南，男，40 岁，胶工。

朱玉英

投诉人资料：朱南之女朱玉英（Choo Geok Eng），61 岁，做过劳工，身份证号 2485022，祖籍广东。住址：No. 2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 Malaysia，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 年，在马口黄梨山，我父亲朱南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那里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的疾病，又被日本人虐待。那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只有一小部分人能

够忍受那里的生活。能够回来的人都是幸运的。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2 日。

44. 蒙难者：

赖　光，男，30 岁，什工。

赖　妹

投诉人资料：赖光侄女赖妹(Lai mooi)，46 岁，胶工，身份证号 3409483，祖籍广东，住址：No. 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Malaysia，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 年，我叔叔赖光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就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在那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当生病时也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因病而死。其他工人同样因无药医治而死。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我叔叔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5 日。

45. 蒙难者：

李　信，男，34 岁，胶工。

李水娇

投诉人资料：李信之女李水娇(Lay Swee Kiew)，53 岁，身份证号 3564433，祖籍广西北流，住址：52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2 号路 Bahau, N. S.。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我父亲在马口被日军抓夫送到金马士，然后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在那里遭受很多苦难，被日本人虐待，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十分伤心，而那时我也只有 2 岁。那些日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哭。后来，母亲从悲痛中走出来，可怜的母亲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

苦地种地。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6 日。

46. 蒙难者：

张克贤，男，30 岁，农民。

张　妹

投诉人资料：张克贤之女张妹（Chong Moi），51 岁，身份证号 2008347，祖籍广东，住址：No 84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芙蓉哎叮。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50 年前，我们一家住在芙蓉文叮街坊后面，以种农作物为生。1942 年，我父亲张克贤在街上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已死在那里，连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不好，他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最后死去了。在家中，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她遭受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9 月 19 日。

47. 蒙难者：

Chin Tin Yoong，男，30 岁，农民。

陈四妹

投诉人资料：Chin Tin Yoong 之女陈四妹（Chin See Moi），60 岁，身份证号 0216316，胶工，住址：Lot 1723 E1722, No 55 Jalan Kemboja,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编 43500。日占时住址：Jalan Bangi, Semenyih。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想说的是有关我父亲陈 Tin Yoong 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 1942 年 6 月，在居住地 Semenyih，他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对此作出

调查，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如果有任何消息，希望能够及时通知我，我将对此深表感谢。

投诉日期：1993 年 8 月 20 日。

48. 蒙难者：

Chan ann chee，男，30 岁，农民。

丘金兰

投诉人资料：Chan ann chee 之妻丘金兰（Hoo Kim Lan），身份证号 2990168，住址：180，KG. Baru，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 9 月，我丈夫 Chan ann chee27 岁时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我等了他 51 年，但是都没有他要回来的迹象。他去哪里了呢？我从泰国死亡铁路回来的人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于疾病。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很多困苦，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药物医治疾病，最后死了。当我所深爱的丈夫被捉去后，我必须要照顾一个大的家庭。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不得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走后，我遭遇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7 日。

49. 蒙难者：

Hew Yong，男。

陈思兰

投诉人资料：Hew Yong 之母陈思兰（Chin See Lan），身份证号 2704173，住址：No. 120 KG Baru Semenyih Selangou，Malaysia。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我的大儿子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那里，他遭受很多磨难，最终死在那里。现在我老了，如果你能帮助我对日进行索赔，我将十分感谢。期待你的答复，在这里先谢谢你。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50. 蒙难者：

邓　仁，男。

黄　妹

投诉人资料：邓仁之弟媳黄妹（Wong Moi），女，79岁，身份证号2010342，卖菜，住址：165，Kampung China，Bahau，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NG Loong Kongsi，Rinchin G Estet Batu 25，Jalan Seremban，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丈夫的哥哥邓仁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自从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林亚青的人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病死了。谁应该偿还他的生命？我想那些强迫他去修筑死亡铁路的日本政府对他的死给予赔偿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日。

51. 蒙难者：

黄Teck，男，42岁。

黄佛英

投诉人资料：黄Teck之女黄佛英（Hong Foot Yin），身份证号2705275，住址：Batu 6，Ladang Senawang，Negeri Sembilan。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那是在1942年到1943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居住在Sembilan Selangor。我父亲黄Teck被日军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是42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月7日。

52. 蒙难者：

林Kwee，男。

投诉人资料：林Kwee之子孙女林都妹（Lim Tu Moi，身份证号2484930），孙子林汉明（Lim Hon Mun，身份证号7612076）、林奇生（Lim Kai Sang，身份证号4296345），住址：Batu。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 年，我们的祖父林 Kwee 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他就死在工地。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被日本人虐待，被拷打，没有足够的食物，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作为他的孙辈，我们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2 日。

林都妹

53. 蒙难者[①]：

陈　平，男，30 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陈平之女陈树妹(Chin Soo Moy)，52 岁，身份证号 7697839，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住址：No. 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黄梨山。

陈树妹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 30 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在 1942 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载去金马士，然后被载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去修死亡铁路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5 日。

54. 蒙难者：

谢　平，男，38 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谢平之女谢瑞英(Chia So Ying)，61 岁，身份证号 2013041，家庭主妇，住址：114Batu Bakar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不二乡。

---

① 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 1 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谢瑞英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叫谢平。据我母亲说，1943 年，他被日军（由区长吩咐到马口警察局报到）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很艰苦，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我父亲被日本兵虐待。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当时我母亲无力抚养我们三姐妹，忍痛把两个妹妹送给了别人，以至我们至今还没有联系，可说是家破人亡，这种损失是难以补偿的。作为他的女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7 月 17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3）

55. 蒙难者：

李　凤

李　青，男，35 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李青之女李凤（Lie Pong），54 岁，身份证号 3564222，割胶，祖籍广西，住址：老同成三百吉马口，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柔佛州。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李凤。1942 年，在柔佛，我父亲李青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那时，没有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我们得知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日本兵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喜欢，日本兵就无缘无故的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子女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4）

56. 蒙难者：

谢　佐，男，36 岁，胶工。

谢亚妹

投诉人资料：谢佐之孙女谢亚妹(Shia Ah Moi)，40岁，身份证号4596422，胶工，祖籍广西北流，住址：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 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马六甲。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谢亚妹。1942年7月，在淡边，我祖父谢佐被日军拉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祖父无法承受那里艰苦的生活，身体不好，因为生病没有药物治疗而死。因为我父母早亡，所以我代我祖父申冤。另外我婆婆告诉我，我公公还没有儿子就被日本兵捉去了。我婆婆抱我来养，做后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6日。

57. 蒙难者：

陈kim seng，男，35岁，农夫。

陈桂荣

投诉人资料：陈kim seng堂兄弟陈桂荣(Chin Kwee Weng)，身份证号1296283，住址：2356，Taman Rasa Jaya，Seremban。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12月，我堂兄弟陈kim seng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堂兄弟的生命消失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2月26日。

谭　晚

58. 蒙难者：

谭　永，男，40岁，工头。

投诉人资料：谭永之子谭晚(Tam Chat Pat)，53岁，身份证号3064795，商人，祖籍广东，住址：104，Jalan Besar Ladang Geddes Bahau N. 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Tanah merah N. Sembilan。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3)年，我只有5岁，5月的一天，我父亲谭永去芙蓉芭买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那时，他被日本兵拷打，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那里的环境，脚受了伤没有药物治疗，最后死了。我父亲被抓走后，我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我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父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5日。

59. 蒙难者：

叶一青(Yap Yit Cheang)，男。

叶一青

投诉人资料：叶一青之子叶运兴(Yap Yoon Hing)，40岁，身份证号4681185，建筑工人，住址：Lot No. 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占时住址：Ampang Pechah Village, Kuala Kubu Bahru, Ulu Selangor。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1942年7月31日，我父亲叶一青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返回马来西亚，总共在那里工作了44个月，工资每月$8.00，总共$352.00。我作为他的儿子很高兴能够代表他叙述上面的事实。附件内容是我父亲自己手写的关于他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事实。还有一份日本陆军中尉的信件的复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对我父亲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30日。

60. 蒙难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Khudrai Beda

投诉人资料：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岁，身份证号380401-04-5099，住址：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3 年，我父亲 Blong Bodek Bin Sarip 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0 日。

61. 蒙难者：

赖　东，男，76 岁（采访时的年龄），锄草工人。

杨　东

投诉人资料：赖东之妻杨东（Yong Tong），69 岁，身份证号 0013198，退休，祖籍广东，住址：No. 1，Jalan Tembaga Satu，Desa Perind Kulai，Batu 27，Kulai，Johor，邮编 81000。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新马时期的 1942 年 5 月，我丈夫赖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叶坐了几天火车才抵达目的地。大约 1944 年农历端午他去世，埋在铁路旁边。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他死亡的消息是一个姓吕的人告诉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4 日。

62. 蒙难者：

徐　发，男。

蔡　金

投诉人资料：徐发之妻蔡金（Chai Kim），75 岁，身份证号 231673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D－35，Jalan Durian(2)，Kulai，Johor，邮编 81000。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马来西亚时期的 1942 年 5 月，我丈夫徐发被日军拉夫做苦力，该园丘每组 25 人抽 3 人。当时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车经槟榔启特和其他大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一起由 5825 部队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后来我从一个姓吕的人那里得知，1942 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死在泰国的 NanChang Station，这是 5825 部队驻扎地。日本人应该对我丈夫的死负责。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

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诉日期：1994 年 12 月 27 日。

63. 蒙难者：

Md. Akib. bin. Abu，男。

Mohammad bin MD. Akid

投诉人资料：Md. Akib. bin. Abu 之子 Mohammad bin MD. Akib，59 岁，身份证号 3335362，跟班，马来亚人。住址：KG Pernu 10 km，3230 Jalan Bkt Kecil，Melake.，邮编 75460。日占时住址：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愿意对此作证：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127A，J. Bujit Cina，75100，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73，Durian Daun，75400，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9 日。

64. 蒙难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 岁，tentera Jepun。

Halima binte Hj. Husin

投诉人资料：Adad bin hj husin 姐姐 Halima binte Hj. Husin，68 岁，身份证号 3714966，家庭主妇，马来西亚人，住址：Batu 10，Krubong，Melaka，邮编 75050。日占时住址：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弟弟 Adad bin hj husin 被日军强迫拉夫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居住在 kg. Krubong。在那里由于缺乏药物治疗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7 日。

65. 蒙难者：

Kudai bin taib，男，46 岁。

Tijah binte Kudai

投诉人资料： Kudai bin taib 之女 Tijah binte Kudai，62 岁，身份证号 0872062，退休，马来西亚，住址：17 1/2，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 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 年某一天夜里 12 点，我们这里马来的酋长带着日军强制性地把我父亲抓走了，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当局发了一张绿色卡片，让我母亲每月从区办公室或者酋长那里领薪水。三个月后，卡片改成了红色的。那以后，酋长告诉我母亲这是最后一次领薪水了，因为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 年 12 月 3 日。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 岁和 18 岁。

Munah binte Dollah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 之妹 Munah binte Dollah，60 岁，身份证号 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197 B，Jalan Bukit Cina，Melaka，邮编 75100。日占时住址：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 Bado bin Dollah，20 岁，我弟弟叫 Abu bin Dollah，18 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 年 9 月 18 日。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 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 之妹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 岁，身份证号 0900327，住址：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Negeri Sembilan，邮编 71300。日占时住址：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

Sembilan。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三个日本兵来到 Kampung Senama 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 Via Kuala Lumpur 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1 月 4 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8. 蒙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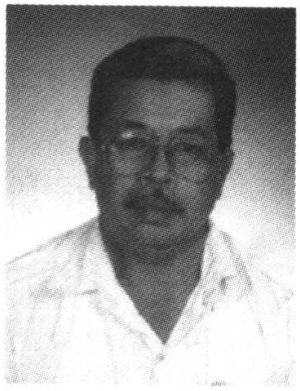
Abu Noh Awal，男。

投诉人资料：Abu Noh Awal 兄弟 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 1776157，住址：239，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 75100。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 10 月 11 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 Kwai 河上的铁路桥。1946 年，一个叫 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 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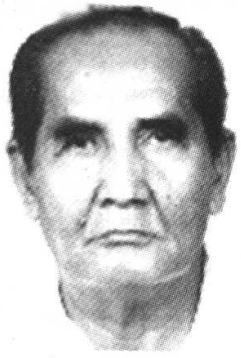
Bakar Bin Awal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 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Othman Bin Abu Talib 本人，男，68 岁，身份证号 A 0169430（271315 - 04 - 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K. M 16 No. KK 26，KG. Kerubong Melaka，邮编 75250。日占时住址：Kg Limau Purut，Simpang Empat Alor Gajan，Melaka，邮编 78000。

投诉内容：1942 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Othman Bin Abu Talib

(1) 1942 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 Tampin 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 Bengkok,被送到 Bengkok 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 Bampong 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 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 年 8 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 Ipoh 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 Ipoh 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 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 1942 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5 年 11 月 20 日。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 岁,出生于 1916 年,身份证号 3571074,Pesara(1994 年 11 月 22 日去世)。

Ismail Bin
Abdul Hamid

投诉人资料:Abdul Hamid Bin Lateh 之子 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 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 邮编 73000。日占时住址: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 S.。

蒙难地点: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 1942 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 1941 年 8 月 12 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 1994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30 去

世了，享年 78 岁。

我父亲说：“1942 年 1 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 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 地方回来后，我在 Kampong Bukit Temensu，Kuala Pilah 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 5 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 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 Seremban 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 Bampong 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 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 25 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 Seremban 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 5 元日币和 5 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 Kuala Pilah 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 1945 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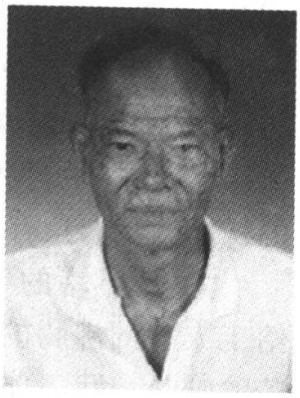
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12月1日。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谢汝普

投诉人资料：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9月2日。

72. 蒙难者：

叶　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李　伟

投诉人资料：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E－61, 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

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 25 人抽 3 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 1945 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4 日。

73. 蒙难者：

廖　桂，男，34 岁，种菜。

廖　英

投诉人资料：廖桂孙女廖英(Liew Yeen)，48 岁，身份证号 2036044，胶工，祖籍大浦，住址：老同成园，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怡保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体一直不好，因为那里没有吃的，生病时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他死于疾病。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8 日。

74. 蒙难者：

黄　信，男，38 岁，胶工。

黄　妹

投诉人资料：黄信之女黄梅(Wong Moi)，57 岁，身份证号 2475758，祖籍广东罗定，住址：马口朱区 No. 115 Chu Waid Bahau N. S.，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芙蓉巴尾。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父亲黄信是在 1942 年 5 月去芙蓉市区购物时被日本军捉去的。当时曾有人看见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车，那车上有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车站，然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建造死亡铁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他乡。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拳打脚踢。所有的强制劳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里就像是在地狱一般，没有食物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作为他的女儿，我要求日本

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5）

75. 蒙难者：

谭　门，男，35 岁，农民。

谭　妹

投诉人资料：谭门之女谭妹（Tham Moi），52 岁，身份证号 3810049，割胶，祖籍广府，住址：18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 72100。日占时住址：马口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我父亲谭门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了。他们说，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没有药物治疗。我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6）

76. 蒙难者：

郑　华，男，90 岁（如果现在活着的话），锄草工人。

张　银

投诉人资料：郑华之媳妇张银（Chong Yoon），73 岁，身份证号 2316510，退休，祖籍广东，现住址：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邮编 81000。日占时住址：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我叫张银，今年 73 岁。1942 年 5 月，在古来，我公公郑华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地点在南昌车站。两年多以后，他死在那里。我是他惟一的亲属，我希望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对我亲人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因为当年，有许多无辜的年轻壮丁因为劳动过度而生病，在缺少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而死去。

投诉日期：1994 年 11 月 20 日。

77. 蒙难者：

谢贵元

谢常义，男，38 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谢常义之子谢贵元（Cheah Kui Yuen），60 岁，身份证号 2990086，祖籍梅县，现住址：文德甲，No. 28 - 31，Kampung Baru，Mentakab，Pahang Darul Mammur，Malaysia，邮编 28400。日占时住址：士毛月大街。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1942 年 12 月某一天的早晨，日军突然出现在 Semenyih 镇的大街上，逮捕年轻人，把他们送到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我父亲也在其中。自从他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证据所证明的，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当日军粗暴的把我父亲拉上一旁停着的卡车时，我试着爬上车把我父亲拖下来，我试了两次，但是都徒劳无功。一个日本兵非常恼怒，打了我两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时把我推下了车。那时我 10 岁，掉下车后我昏倒了。

这就是我父亲那天早晨被抓走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现在作为他惟一的后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我父亲的死及我和我母亲所受的伤害给予某种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26 日。

温功发

78. 蒙难者：

温　有，男，32 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温有之子温功发（Ong Kong Fatt），54 岁，杂工，身份证号 1323991，祖籍广东，现住于 No. 19，kg. Baru Mahsan Bahau，N. S.，邮编 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马口庇勝路 38 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死亡。

蒙难时间：1942 年（被抓）

投诉内容：我父亲在1942年年末在马口街上被日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死亡铁路，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听一些生还者回来说，我父亲是脚烂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给以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7日。

79. 蒙难者：

李　钦，男，51岁，矿工。

李　儒

投诉人资料：李钦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442618，现住于No. 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邮编0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难地点：泰国"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1942年7月间。

投诉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南征，统治新马，我伯父是在吡叻州金宝埠的东生锡矿公司做工，当时全部的锡矿工作已告停顿，不过他仍在该公司住宿，在该处周围的空地栽种一些红薯及杂粮之类来维持生活。那时我父亲李钿曾数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种，他却不听劝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军捉去参加修筑"死亡铁路"，当时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于火车在开往北上巴东勿刹时，他那机智的同伴终于在半途逃跑了(大约火车在晚上时在巴东勿刹有逗留片刻)，巴东勿刹距离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过后据说池炳来到加基武吉，还与我父李钿说了许多关于李钦的不幸，这全都是事实(因为池炳在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的)。我伯父他这一去就音讯全无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8月30日。

80. 蒙难者：

李丁友，男，83岁，胶工。

李南生

投诉人资料：李丁友之子李南生(Lee Lum Sang)，52岁，驾驶员，身份证号8027316，现住于34, Jalan Kajang Raya 9. Taman Kajang Raya Kajang Selangor，邮编43000。日占时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

Selangor。

蒙难地点：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回来后死亡。

投诉内容：我父亲李丁友当年受日军强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过着非人的生活，生病无药医，在泰国建筑死亡铁路，于1942年做到1946年，回马后，双脚已伤病，不能工作，活到1974年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1月28日。

81. 蒙难者：

谭明文，男；谭＊先，男

谭　华，男；萧记，男。

杜三妹

投诉人资料：杜三妹(Toh Sum Moy)，女，81岁，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 34 Jalan Besar Johol,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3100。日占时住址：瓜拉庇勝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乙号公司。

蒙难地点：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

蒙难时间：1942年3月被骗去泰国。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我父亲谭明文、伯父谭＊先、叔父谭华和姑丈萧记四位亲人，被日本皇军征召去泰国充当建筑铁路劳工三年余，当时每天清晨6时，就被日军赶出来工作，中午吃大锅饭，只有简单的咖哩水咸鱼干及臭米饭调配，完全没有发薪饷，有时还受到殴打，下午5时始可以收工回到简陋的长屋休息。日本政府应就我这些亲人所受的痛苦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3日。

82. 蒙难者(投诉人)：

准拿督何成(Martin. Ho. Sing. AMP)，男，69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4610，住址：No17, Jalan Selangor, Canning Garden, Taman, Canning,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400。

何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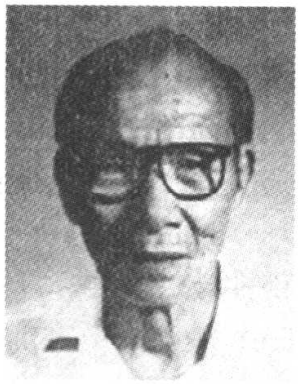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①]，我受日本人的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工作，建造

① 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

一条火车铁道，共长 120 多公里。这批工人中单是吡叻州人士就有 78 名。当年在苏岛修铁路时的情景令我毕身难忘。当年的工作情况是：我们经常赶工，有时须不停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一旦雨夜赶工，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本人当年不幸的遭遇、受苦受难，日本国政府应当负责，还我一个合理，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83. 蒙难者（投诉人）：



李振球

李振球(Lee Chin Kow)，男，1925 年生，69 岁，退休在家，祖籍广东梅景。身份证号 1655792，住址：11. B-Jalan Jetaka 7, Taman Maluri Kuala Lumpur, Malaysia，邮编 56100。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时期，我与怡保华人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同样受日军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工作一年多，修筑死亡铁路。想当年工作的困境与痛苦，根本是笔墨难以形容。当年受日本强迫工作，时间长，经常又吃不饱，有时采大山芭的野果充饥。有时一天不停工作十多个小时，苦不堪言。一旦患上病时，只有等待死去。我们在铁路工作，日军政府分文不给。我是当年虎口余生者，但令人遗憾，目前年事高已不能再工作。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一切责任，以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遵守国际法，补偿养老金给我。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84. 蒙难者（投诉人）：

何木森

何木森(Ho Mook Sum)，男，70 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0625852，住址：No. 750, 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Ipoh. Perak，邮政编码 31400。

投诉内容：1944 年 5 月 1 日，我在新加坡受日军的欺骗去印尼苏岛建造死亡铁路，工作地点是巴干峇鲁。想当年修铁路时，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如果不肯工作，必要受日本兵殴打，苦不堪言。我的不幸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我在印尼苏岛建死亡铁

路，我是虎口余生者。过去受日军残害的事我毕生难忘。我目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给我养老金。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5 日。

85. 蒙难者（投诉人）：

李德贵

李德贵（Lee Tuck Kwai），男，1913 年生，81 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1426426，住址：1345. Pasir Pinji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 31400。

投诉内容：当年日军占领时期，1944 年 5 月 1 日，在新加坡我们一大批怡保华人被日军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修筑死亡铁路。我们所遭受的惨况笔墨难以形容。想当年，我们饱受日军的折磨、摧残，他们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迫害我们。有时一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又吃不饱。通常在雨夜赶工时，更是饥饿。虽然工作一年多，但是日本政府不肯发给薪水，令人遗憾。日本国家目前是经济强国，对于我们受害者，受日军残害的老年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补偿给我们养老金。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8 日。

86. 蒙难者（投诉人）：

萧新华

萧新华（Siew Sin Wah），男，1926 年生，69 岁，退休。身份证号 A0905241，住址：20. Psrn Seri Enam，Taman Cempaka Ipoh，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 31400。

投诉内容：1944 年 5 月 1 日，在新加坡受到日军欺骗，与其他怡保华人一起到印尼，建造 120 多公里的死亡铁路，使我毕生难忘。虽然在印尼巴干峇鲁修铁路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当年的困境毕生难忘：工作辛苦，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日军的所作所为能够负起一切责任，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的困境与感受，补偿养老金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3 年 10 月 17 日。

87. 蒙难者(投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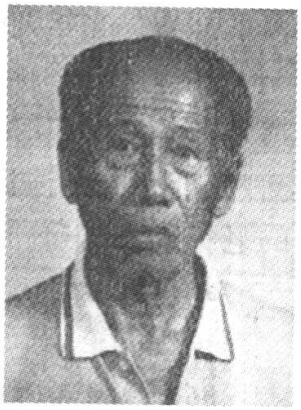
易兴良

易兴良(Yah Heng Seong)，男，70岁，退休在家。身份证号0397761，住址：27. Jalan Pekalan Barat, Taman Shan Tin Baku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650。

投诉内容：日占时期，我受日军强迫，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是虎口余生者。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困苦与不幸，对于我在精神与时间上的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与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7日。

88. 蒙难者(投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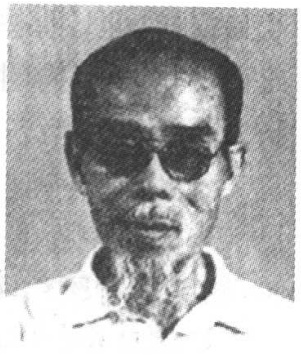
黄　南

黄南(Wong Nam)，男，1912年生，82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02666，住址：Lot No 17, Kampong Simee,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也就是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受日军欺骗，被诱骗到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吃不饱，还要经常受折磨。当年日本皇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不够吃。有时饥饿，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采野果充饥才会不死。我们在印尼苏岛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可是我们死亡铁路受害者受日军折磨与伤害，迄今仍旧使我毕生难忘。当年我们在印尼苏岛工作，日本政府分文不给，令人遗憾。如今我们都已经是老人，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还我们公道，补偿养老金。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6日。

89. 蒙难者(投诉人)：



陈开銮

陈开銮(Chan Kooi Loon)，男，1910年生，84岁，退休在家，祖籍中国海南。身份证号1427651，住址：No. 16, Clarke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当年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许多人民无辜受日军残害，冤枉惨死，使我们毕生难忘。我本人同样与其他人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受日本皇军欺骗，被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建死亡铁路，受苦受难的情况是笔墨难以形容。我在当年不幸的遭遇使我毕生难忘。想当年，我们都是年轻的壮汉，如今已是年老体弱无力的老人。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与民主人权精神补偿给养老金，体恤我的困境与痛苦，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0日。

90. 蒙难者（投诉人）：

李金祥

李金祥（Lee Kim Seong），男，1918年生，76岁，退休，祖籍中国惠州。身份证号0362234，住址：No. 2, Po Garden Lane,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当年日本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我由新加坡动身，前往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日本政府分文不给，还要受各种不幸残害。我们经常吃不饱，时常挨饿；如不做还会遭到日军的拳打脚踢。想当年的惨状，随时看见埋尸。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足够的营养，使得铁路工人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死去。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同情我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91. 蒙难者（投诉人）：

蓝水木

蓝水木（Lam Swee Mook），男，76岁，矿商。身份证号（旧）0445349，（新）170305-71-5069，住址：No. 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吡叻万里望红泥山。

投诉内容：二战期间，我在马来西亚做铁路技师，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我是在27岁时被日军招募去的，我的工作就是督导一队铁路工人，他们负责重建英国军队撤退时炸毁的铁路桥。

在我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三年半里，我帮助重建或重修了从 Pdang Besar 到 Johor Baru 的 30 座以上的铁路桥。我后来被派到 Kelantan，拆卸下从 Gua Musang 到 Kuala Lerai 的铁路，装运到靠近缅泰边境的 River Kwai（我所附的当时我老板的信证实我的说法）。

日军投降后，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同胞们的羞辱，因为我为日本人做事，他们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叛徒。我不得不四处寻求安全感。那些天是我更加痛苦的日子。现在我越来越老了，更加依赖向日本政府寻求财政支持，弥补我由于为日本服务，以及由此遭受羞辱而应该得到的赔偿。

我真诚地认为日本政府会就此对我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考虑。我在 1944 年被拉夫到全马修筑铁路，1946 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 36 个月，劳役工资每月 200 元日币，被拖欠工资共 36000 元日币。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0 日。

92. 蒙难者（投诉人）：

李华生（Lee Fah Sang），男，身份证号 1166084，住址：Bukit Keledek，Syer Kuning N. S.。

李华生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我被征召到泰国，派到死亡铁路工作。在那里，生活很凄惨。日军士兵虐待工人，他们随意踢打工人。那些生病的人得不到医治，很多工人由于缺少医治而死亡。我很幸运地活下来，战后我返回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一切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4 月 9 日。

93. 蒙难者（投诉人）：

李彰（Lee Cheong），男，74 岁，退休。身份证号 2495355，住址：No. 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政编码 73300。日本占领时住址：No. 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编 73300。

李　彰

投诉内容：日本士兵强迫我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那些残暴的士兵虐待我，那些野蛮的日军随意踢人、打人。许多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死于疾病。我很

幸运的活下来并活到现在。我在死亡铁路遭受了很多折磨，谁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完全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1942 年 3 月 20 日，我被诱骗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4 年 8 月 10 日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的时间为 29 个月，劳役工资每月 60 元，被拖欠工资达 1740 元。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6 日。

94. 蒙难者（投诉人）：

程玉荣

程玉荣(Cheng Yuk Wing)，男，64 岁，退休，祖籍广东云浮县。身份证号 3052046，住址：8407. Kg Rim Jasin，邮政编码 77000。日本占领时住址：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N. S.。

投诉内容：我 14 岁时，我和我母亲（中文名董二）在 Seremban 的 Bukit Keredik 被日军征召。我和我母亲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的生活用笔墨难以形容。日本人没有缘由地虐待我和和我同去的人。我们经常被踢打。我们得病后得不到治疗，很多人因此死去。我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受的虐待进行赔偿。我 1943 年被拉夫建筑死亡铁路，1946 年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 44 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 1. 8 元算，我被拖欠工资共 2376 元。

投诉日期：1993 年 4 月 9 日。

95. 蒙难者（投诉人）：

林荫青

林荫青(Lam Yin Chan)，男，69 岁，退休。身份证号 2704182，住址：282. 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 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士毛月，雪州。

投诉内容：50 年前，我 18 岁时，被日本人诱拐并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 Kuala Lumpur，我被塞进一列火车并运到 Butterworth。从 Butterworth，我又被送到泰国的 Chengmai。随后，我走了一个星期，到了 Chengmai 西边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在

那里，我开始为日本人工作。我受尽折磨和虐待。有时，我甚至得不到食物。直到二战结束，我在泰国待了三年。我的日本老板是黑板和中田。我希望我能就我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得到补偿。

我是1942年7月或8月开始被诱骗的，他们允诺每月给工资150元，完工后即可回到马来西亚。我在1946年2月或3月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可劳役工资每月仅90元，实际上他们拖欠我4916元。我当时每月只能领1元，日军管理方面的人说余额89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未收到这些款项。拖欠工资4916元，我认为还必须算上利息，同时加上精神及肉体备受折磨之赔偿。在泰国建死亡铁路期间，我曾被日军殴伤，因此我要求受伤害之额外赔偿，而且家人各散东西，备受身心苦痛，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3年12月17日。

96. 蒙难者（投诉人）：

丘文(Kow Woon)，男，84岁，身份证号0660408，住址：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 S.，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马口榕吉园。

丘　文

投诉内容：1943年5月，我33岁，被日本兵强迫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许多奴役劳工遭到了虐待。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很多人在染上各种各样的病后死去，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活了下来。我是这些幸运者之一，并在战后回到了国内。在死亡铁路的生活很悲惨。对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那里是地狱。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悲惨待遇进行补偿。我是1943年在马口榕吉园被日军强拉到泰国建死亡铁路。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挨打，直到日军投降。总共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并于1946年8月回到马来西亚。劳役时间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被拖欠工资共3904元。

投诉日期：1993年1月20日。

97. 蒙难者（投诉人）：

李水(Lee Sui)，男，66岁，身份证号2014979，住址：Ladang Geddes

李 水

Bahau N. S. D. K.，邮政编码 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Ladang Geddes Bahau N. S. D. K。

投诉内容：我是 1943 年被日本拉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众多人中的一个。在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恶劣。日本人确实很残忍，他们任意地折磨这些工人。生活环境很糟糕，许多人得了病，由于几乎得不到救治，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疾病。我在泰国的时候，每天过着日晒雨淋的日子。工作的时候受了不少苦痛，流的都是血汗。我做了一千多个日子，没得到日本人一毛钱。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我从 1942 年被拉夫到泰国修死亡铁路到 1945 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 36 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 4 元计，我被拖欠工资 4320 元。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12 日。

98. 蒙难者(投诉人)：

陈北水

陈北水(Chan Pak Swee)，男，66 岁，身份证号 1294741，住址：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邮政编码 77100。日本占领时住址：Rengam Est Johor。

投诉内容：我曾被日军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工作期间，我被毒虫咬了，咬坏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由于没有药品，最后我的一条腿不得不截掉，从而导致终身残疾。战后，我作为一个残疾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我的亲戚朋友生活，直到现在，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以便更换一条更灵活的假腿，好好度过下半生的生活。1942 年 8 月我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5 年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三年多，但我没有领过任何薪金，所以我希望获得工资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8)

99. 蒙难者(投诉人)：

何文辉

何文辉(Ho Man Fee)，男，82 岁，身份证号 0234939，住址：45. Kg，Baru N.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 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1943 年正月我与两位兄长何美、何华在马口榕吉园被强拉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抵达泰国后，何美开始肚泻，三天后便死了。而何华在六个月后，也因脚烂而死亡。而我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毒打。当时的惨境无法用笔墨形容。许多人得了病，但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治疗而死去。工人遭到日军的虐待。他们几乎没有衣服可穿，而食物也很坏。对那些工人来说，死亡铁路就是地狱。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在二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的悲惨遭遇进行赔偿。1943 年正月我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 年 8 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 44 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 2 元计，被拖欠工资 3904 元。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100. 蒙难者(投诉人)：

陈德文

陈德文(Chan Teck Ban)，男，82 岁，身份证号 0891436，退休，住址：No. 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 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波德申石古洞南里园林仁公园。

投诉内容：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日本占领期间，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身心受到伤害。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 1942 年 10 月 5 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 年 10 月 3 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

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7 日。

101. 蒙难者(投诉人)：

廖昌华(Liew Chong Wah)，男，67 岁，退休，身份证号 0889835，住址：No. pt. 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 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受托人廖世鸿。

廖昌华

投诉内容：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之悲惨无法想像。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缺乏食物，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我的很多生病的工友由于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日本兽兵无缘无故地踢打我们。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辛酸和精神苦痛。我惟一希望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我是 1942 年 10 月 5 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 年 10 月 3 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2 月 12 日。

(陈德文和廖昌华两人情况的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9)

102. 蒙难者(投诉人)：

钟保(Cheong Pao)，男，78 岁，身份证号 3810633，住址：广合 No. 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N. S.，Malaysia，邮政编码 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马口笨打利。

钟　保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在 Bahau 被日本人征召，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死亡铁路那里不是人呆的，它是地狱。所有的奴役劳工都遭到日本人的虐待。没有人敢与他们作对。由于不能忍受死亡铁路的生活，很多人死去，其中的一些人是得病而死。你得病后几乎

得不到任何救助。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但我历尽辛酸和精神痛苦。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1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我很幸运地被分到军部当厨师。到1945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总共做了三年多，44个月。当时每月工资200元，只给了我5个月的工资寄回家后来就没给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能赔我三年多的工资和利息。

投诉日期：1993年9月18日。

103. 蒙难者(投诉人)：

游福(Yew Fook)，男，66岁，驾驶员，身份证号2178711。住址：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邮政编码43200。日本占领时住址：士毛月坼(SINI ESTEL)。

游　福

投诉内容：我与我的59个工友，在日本士兵的征召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劳工生活非常悲惨。我们吃了很多苦，劳工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在我们呆在泰国期间，我们中的好多人死去。只有日本政府向我们的遭遇进行赔偿才合理。

我当时的工作地点是泰国的大山芭。从被日军强迫当劳工到回马来西亚，我整整在泰国做工三年六个月，因此我的右手致残。当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被迫到河里捉生鱼吃。当时有病没药医，我命大才能过关。

投诉日期：1994年2月1日。

104. 蒙难者(投诉人)：

蒙有(Mong Yeo)，男，73岁，身份证号0440399，散工，住址：No. 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Mentakab，Pahang。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彭雪文德甲23碑红毛园。

蒙　有

投诉内容：我是1942年4月8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4年9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0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泰币5铢。

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0 日。

105. 蒙难者(投诉人)：

罗汉辉(Low Hon Wee)，男，67 岁，身份证号 A0578520，退休，住址：No. 4232，Pulau Sebang，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邮政编码 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Mile 29，Kampung Pondok Batang，Jasin，Malacca，West Malaysia。

罗汉辉

投诉内容：1942 年 3 月 5 日，我在 Jasin 镇被一个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的警察(中国人)抓住，送到当地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我去泰国建造铁路，每天可得三元日薪，其中的一元会寄给我的母亲。在我被英军送回马来西亚后，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她说她从未看到一个子儿。

后来，我被载到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卡车进入森林地带，卡车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当时我们共有约 200 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 100 人一个营地，每 25 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我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供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被送回国。日本投降后，我继续在该处做工，大约在三个月后，1945 年 11 月 20 日，英军才将我们送回国，我能平安回家，可以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 200 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 20 人左右。我在那里工作了 39 个月，按日薪 3 元计，日本人还欠我 2340 元。我回国后任职胶工，直到 1949 年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10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0)

106. 蒙难者(投诉人)：

戴　贵

戴贵(Tai Kooi)，男，80岁，身份证号3810330，退休，住址：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C 10, Bahau, N. 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 S.。

投诉内容：1943年我被拉夫到泰国建设"死亡铁路"。在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我遭到打骂。我病痛时也无药可医。我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共做了二年半，30个月的苦力。至今已经50载了，当时劳役工资每日3元，算来被拖欠工资36000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所应得的。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3日。

107. 蒙难者(投诉人)：

刘华焕

刘华焕(Low Wah Woon)，男，78岁，胶工，身份证号2013297，住址：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Bahan N. 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Bahan N. Sembilan。

投诉内容：我是1942年被日军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的工人之一。修造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日本确实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随意虐待劳工，把工人当奴隶看待。生活环境恶劣，没有足够的食物。很多工人得病了，由于得不到救治，其中的一些人死去。我是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36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4元，而被拖欠工资4320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0日。

108. 蒙难者(投诉人)：

谢奕文(Che Ng Man)，男，72岁，身份证号3811469，胶工，住址：Ldg Geddes Bahau N. 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

投诉内容：我当年居住在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被日本蝗军抓去

谢奕文

修死亡铁路。在第二期由芙蓉出发到目的地，一日三餐挨饿。工作的时候稍慢些，日军就动手掴脸或者拳打脚踢，毫无人性，随意横行。在日本占领期间，修铁路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和精神上的痛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3年10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1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共两年三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而被拖欠工资1620元。

投诉日期：1993年10月20日。

109. 蒙难者（投诉人）：

卡欣·莫哈末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男，72岁，身份证号0875449，退休公务员（公共工程局），住址：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日本占领时住址：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投诉内容：我是1942年6月8日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9个月。我要求的并非是补偿被拖欠的工资，而是对我失去的尊严及39个月我及家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应得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

110. 蒙难者（投诉人）：

Abdullah Bin Omar，男，1929年生，65岁，身份证号2272857，住址：No 127 - A Jln Bukit Cina Melaka，邮政编码751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No 127 - A Jln Bukit Cina Melaka。

Abdullah Bin Omar

投诉内容：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 Melacca，居住在 Kampung Bukit Cina Melacca。1942 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 Melacca 送到 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晚上 7 点。当我们到达 Kuala Lumpur 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 2 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 Penang，时间是下午 2 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 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 7 天，后来在下午 7 点到达了 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 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 P. 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 Melacca，时间是 1945 年 5 月 5 日。我从 1942 年 5 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 1945 年 5 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没有工资。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6 日。

111. 蒙难者（投诉人）：

Mohamad B Emby，男，67 岁，身份证号 3575273，住址：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邮政编码 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Mohamad B Emby

投诉内容：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 Melacca，居住在 No：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1942 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 Melacca 送到 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下晚上 7 点。当我们到达 Kuala Lumpur 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 2 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 Penang，时间是下午 2 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 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 7 天，后来在下午 7 点到达了 Tamakam。在

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 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 P. 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 Melacca，时间是 1945 年 5 月 5 日。我从 1942 年 5 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 1945 年 5 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被拖欠工资很多。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 月 18 日。

112. 蒙难者（投诉人）：

Sharipp Bin Insoh，男，67 岁，自由职业，身份证号 6286313，住址：Kg. Bongik, Batu 20,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 7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Sharipp Bin Insoh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没有薪金，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品。很多人由于没有医药救治和被日军射杀而丢了性命。当铁路建成后，英军炸了这条路。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2 月 3 日。

113. 蒙难者（投诉人）：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男，77 岁，退休，祖籍印度。身份证号 3223948，住址：Kg Batu Belang Taman. N. S.，邮政编码 730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Tampin Bandar N. S. Malaysia。

卡森敏露甘

投诉内容：我本人是卡森敏露甘，印度回教徒，今年 77 岁。在 1942 年 6 月间，我住在淡边市工作 JKR，当年 25 岁，未结婚。有一天，日本军官负责人通过 JKR 管理人招集所有 JKR 工人，我当年被日军召去芙蓉，我的号数是 129 号，全部工人大约有 500 多人，由淡边坐 JKR 的卡车抵达芙蓉登记。在当天晚上 8 点坐火车南下新加坡，等一个星期才有两艘

船，载我们工人航行六天才抵达西贡。住一个多月，再次坐船抵达另外一个码头，忘记了名字，在那里住三天，再次坐火车二天才抵达巴当不刹住一天，然后全体工人开始步行一个月，最后到达一个名叫黄溪大地区。

我们开始砍树、盖房子，每组 25 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清晨 6 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 5 时才收工。由于那个地区有座大山，必须由大山中间破开山，造一条火车路通过缅甸。我们一组 25 人工作。我们每日工作只获得 2 元泰国币。我们在那边工作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我们 25 人一组，只剩下 10 个人回到马来西亚。

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被英军送到磐谷集中营地区住一个多月，才由英军用七艘商船分别运载老铁人回乡，六艘商船开往新加坡，另一艘开往槟城。我本人在槟城住一个月，然后由英政府负责让我坐火车由槟城抵达芙蓉，再由英军用卡车运送回家。我们起初全部工人在集中营有 1600 多人，回程的老铁人只剩下 900 多人而已。

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想当年在泰国当劳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国的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算，因为工作的地区隔开，因此其他地区发生的惨况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已经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苦痛，对欠下我们的薪水及一切损失应该给予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说是民主与人权的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道德的强盗国家。

投诉日期：1995 年 1 月 7 日。

114. 蒙难者（投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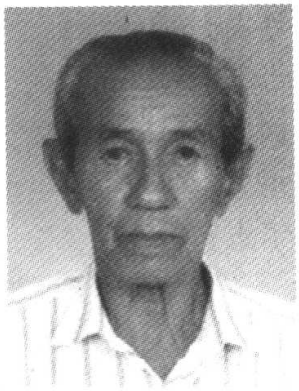
Sani Bin Maakip，男，69 岁，临时工，身份证号 4049985，住址：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邮政编码 33000。

Sani Bin Maakip

投诉内容：我 18 岁时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强迫当铁路工人，为日本人筑路。我们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够的饮水。我每个月也拿不到工资。因此，我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9 日。

115. 蒙难者(投诉人)：



Md Yunus B Mohamad

Md Yunus B Mohamad，男，72 岁，退休的驾驶员，身份证号 2276692，住址：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邮政编码 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的 1942 年，我 19 岁，未婚。那年 2 月 10 日上午 11 点，我正在马六甲的 Bunga Raya 散步，迎面过来一辆装着日军的军用卡车，车的前座坐着一个本地人。车的座位上坐满了日本兵，大约有 25 个。一个本地人和一个日本士兵让我坐上卡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我从马六甲的 Durian Daun 来。他们让我带着他们回我的家，并让我带上一只枕头、一条毯子、一只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们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没和我说话。我们被带到马六甲的 Kubu 火车站。我们不能反抗，因为我们都被日本兵看着。

大约凌晨 2 点，火车离开 Tampin 去 Sereban 和 Kuala Lunpur。到达 Kuala Lunpur 后，我们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为我感觉就像是被喂养的猪。我们离开 Kuala Lunpur，到达 Ipoh 的 Perai P. W. 。在那里，日本兵再次给我们食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是吃不下。

在到达泰国的 Padang Besar 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卖食物，但我不能去买，因为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钱币。大约下午 4：30，我们到达了 Banpong 镇。在那里，日军给我们腌制的鱼和蔬菜等食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大约凌晨 3 点，我们被叫醒，走了 4 公里，寻找食物，后来我们到了去 Kamburi 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 2 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 Kamburi，并在下午 4：30 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 1 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 Depoh 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 4 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 6 点到下午 10 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 7 点，我们又步行，直到 11：30 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 30 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 10 点，而到 11 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 15 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

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 20 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 5 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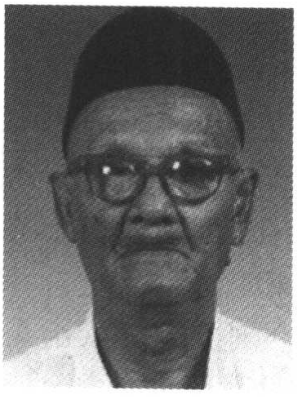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 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 10 米×5 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 1945 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 T. W. T. Bank 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 3 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 Pulau Sekiang，我们在 Island 待了 4 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 1946 年 2 月 6 日到 2 月 7 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 9 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 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 1942 年 2 月 10 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 1946 年 2 月 5 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 38 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8 日。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 岁，身份证号 1782254，住址：68 A Jalan Madarsah, Gombak Setia Gombak,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 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Ibrahim Bin J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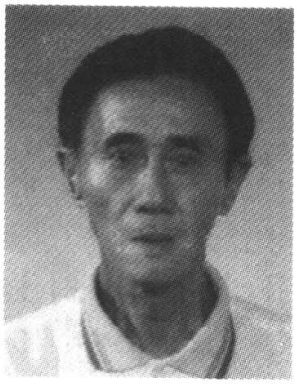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 年 OG-OS 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 Tampin 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1) Kriang Kerai;

(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 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 年,我被日本人从 Bengkok 带走,并在 1946 年的 6 月 11 日带到 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 Tampin 火车站。从 Tampin 到我的家乡,我由 Pos Office Van 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 1942 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2 月 1 日。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 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C2316768 220116 - 71 - 5193,住址:E - 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 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吕 威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 1942 年 5 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 25 人中抽 3 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 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12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2)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 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 0689154,住址: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 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曾　来

投诉日期：1994年8月30日。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No 54. 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加影　士毛月　老园　万宜路。

黄　九

投诉内容：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年11月25日。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 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黄　源

投诉内容：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

的事情。那时我才 14 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 1941 年 5 月 18 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 年 1 月 9 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 46 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 1 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5 日。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 岁，养老，身份证号 2027667，住址：NO 马身新村老人院 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 S.，邮政编码 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文冬 Pahang Malaysia。

刘　海

投诉内容：1943 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 1943 年 3 月 20 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 年 9 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 30 个月，劳役工资为 200 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5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3）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 岁，身份证号 1641374，住址：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 75614。

李世经

投诉内容：1942 年的 8 月 5 日，也就是我仅仅 20 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

和一大群人在 Sereban 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 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1993 年 1 月 20 日。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 岁，身份证号 4799389。住址：Batu 20，Taboh Naning，Alor Gajah，Melaka，邮政编码 78000。

亚利沙烈

投诉内容：1942 年，我在我的 Kanpung 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18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4)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 岁。身份证号 A－1366033，住址：123－2，Lorong Cik Mat，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Johor，邮政编码 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Batu 7 1/2，Paye Rumput，Melake。

Hj. Mohammad Bin Sahat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的 1942 年 9 月，日本政府鼓励 Melake 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 Padang Besar 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 年 10 月，我和 250 名 Melake 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 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 15 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

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 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 17 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 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 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 Itchiness，很容易造成 SCABBIES 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 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 30 或 40 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 25 个人被一起送回了 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 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 - BERI，虚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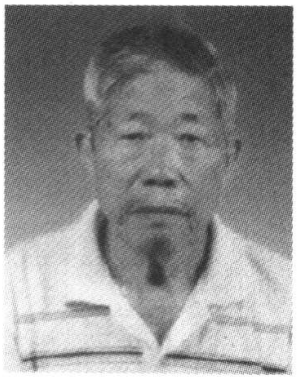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 Kamburi 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4 日。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 岁，退休，身份证号 1980987，住址：6 Jalan 18，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 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Jakoh Area Pa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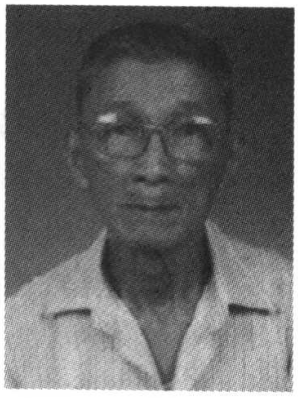


廖 安

投诉内容：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7日。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双溪龚珍雪州。

吴吉龚(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Selangor。

投诉内容：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龚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1993 年 11 月 28 日。

（二）新闻报道

1. 1993 年 9 月 19 日《星洲日报》：《公公去建死亡铁路　　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 18 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 1942 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 6）

2. 1993 年 9 月 11 日《南洋商报》第十版：《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 10 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 1943 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 71 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 30 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 1943 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 16 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 1960 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 24）

3. 1993 年 2 月 9 日《星州日报》：《“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 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 38 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 1942 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一去成永诀

据说：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 54）

4.《“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马口 12 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 35 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 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 20 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 55）

5. 1993 年 9 月 19 日《星洲日报》：《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 18 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

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谭妹：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 75）

7.（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199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　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 27 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 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 岁），陈开銮（83 岁），李德贵（80 岁），易兴良（67 岁），何木森（69 岁）及李金祥（70 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 120 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 1942 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 1943 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 1944 年 4 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 78 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

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 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 78 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 20 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1993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南洋商报》：《饱受日军折磨摧残　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 28 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 67 岁—83 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猝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咨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8.(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谈到日本赔偿　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

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 1 万亿日圆（约马币 250 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 415 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 11 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 6800 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 75 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 11 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 年 12 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 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　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 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　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1993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新明日报》：《蝗军放火烧病患　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 66 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 15 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 年，大约是 7 月或 8 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 35 人（年龄约由 14—15 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

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死亡铁路拣回命　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老铁人”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 100、101）

10. 199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蝗军掳壮男当奴隶　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勝 16 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 4232 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 岁），昨天在瓜拉庇勝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 16 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 29 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 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 3 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 1 元工资交

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

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 54 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 3 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 51 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 50 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 年 7 月 31 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 62 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 46 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 20 岁），叔父陈玉进（30 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 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 岁）与金莲（4 岁）；堂弟陈金成（3 岁）与金英（1 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 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陈金生，现年 51 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 20 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 73 岁，目前是在瓜拉庇勝县武吉古鲁我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勝马口路 33 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勝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 1942

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　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勝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沓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

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吕威：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　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 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 24 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 6 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 11 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 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 时再度工作，至下午 12 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 10 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

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 30 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 117）

13. 199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新明日报》：《向日本追讨血债　铁蹄统治受害　汇集力量争取》

（吉隆坡 19 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 50 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 100 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 50 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 7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 8 月 3 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 1984 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勝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　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勝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

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舜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老铁人亚利沙烈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 SELARANG PART 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

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序号	蒙难者	投诉人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业	祖籍	现在住址	日本侵占时住址	电话	邮编	填表日期
1	陈平	陈来(Chan Loy)	50岁	3810616	胶工	广东惠阳淡水	No. 83A,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马口黄梨山	844635	72100	1993. 10. 16
2	陈新	陈天送(Chan Thln Soong)	51岁	3814722	什工	广东淡水	No. 84,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马口黄梨山	06-842115	72100	1993. 9. 17
3	赖某	赖三昧(Lye Sam Mol)	51岁	2012944	胶工		No. 25 - C, Batu Bahar, Bahau, N. Sembilan	Bukit Keledek Estate, Ayer Kuning, N. Sembilan			1993. 10. 1
4	李旺	李浩(Lee Hau)	50岁	3564419	胶工	广西陆川	113, 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 S.	Jo Hore		72120	1993. 10. 16
5	何镜文	何亚细(Ho Ang Au)	51岁	2484974	胶工	广东	1. KG Banu mahsan Bahau N. S Malaysia	马口三十八英里	842807	72100	1993. 9. 19
6	姜祥	姜金生(Kiang Kam Sang)	47岁	2010344	胶工	广东信宜	No. 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	马口埠巴都巴加		72100	1993. 10. 18
7	谭发	谭观金(Tam Kuan Kam)	57岁	2484490	胶工	广府	No. 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	马口埠巴都巴加		72100	1993. 10. 20
8	何文	何栢岭(Hoo Pak Ling)	57岁	410218-05-5023	木工	广东	No. 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Malaysia	马口庇勝路三十八埠	06-844178	72100	1993. 9. 15
9	李友	李友文(Lai Yen Nan)	85岁	1302490		广西	8.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Pilah		72100	1993. 10. 16
10	黄友明	黄友(Wong Yew)	80岁	2485069	杂工	潮州	49A. Kg Baru Mahsan Bahau	马口38埠庇勝路	844749	72100	1993. 9. 16
11	谢行甫	谢义生(Che Nee Sang)	42岁	4200235	胶工	广西	C. 2. Ldg Bahau N. S.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861490	72110	1993. 10. 20

12	卢富	卢荣(Lo Weng)	65 岁	2014001		广西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	马口笨打利胶园	06 - 845763	72100	1993. 9. 15
13	何镜文	何亚九(Ho Ah Kaw)	50 岁	3560604	机器	广东	No. 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	马口三十八英里	06 - 775089	72100	1993. 9. 18
14	钟易明	李平珍(Lee Ping Chan)	74 岁	7724716		广东	马身花园 64 号	马口榕桔园		72100	1993. 9. 19
15	陈南	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	52 岁	3570560	卡车司机	广西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71200, Rantau, N. S.	柔佛甫来	06 - 641963	71200	1992. 12. 24
16	邱乾	邱洪(Hew Foong)	63 岁	2481133			No. 5, Jalan Tan 2110, Taman Tuanku Ampuan Naj Hah Sungai Guout, Seremban Neger Sembilan	士毛月老同,园丘	06 - 773919	71450	1993. 11. 25
17	翟定	翟汉仁	56 岁	1215449	经营果苗场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8139619	43500	1994. 1. 29
18	辜某某	辜炳煌(Koh Pen Fong)	59 岁	340928 - 10 -5063	胶工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	士毛月	03 - 8139788	43500	1993. 11. 25
19	叶锦生	叶乔仔(Yap Keow Chai)	54 岁	2672600	胶工	广东淡水	No. 97, Kampun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West Malaysia	士毛月	06 - 773919	71450	1993. 11. 25
20	Liew Mok Sang	廖亚荀		3811511							1994. 1. 29
21	李荀	李思才(Lee Soo Choy)	58 岁	2705357	胶工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c	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8139778	43500	1993. 10. 21
22	陈 Sak	陈友权(Chin Yoo Kneng)		2705265	胶工		45, Main Road, Semenyih, Selangor Malaysia			43500	1993. 3. 19
23	曾 Seng Fatt	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		3979092							1993. 1. 20

24	叶林	叶芳(Yap Fong)	70岁	3397724			No. 118 Pekan Salak, Sepang, Selangor Malaysia	士毛月黄华公司		43900	1993.9.20
25	邓权	邓传生(Then Chon Sam)	52岁	7929486	杂工		No. 114, Kampun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士毛月 Sungai Purun 园丘雪兰义		43500	1993.10.21
26	丘 Chong	丘亚年(Kau Ah Yen)		7632880			No. 129, Ladang Sg, Purun Estate,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Sungai Purun, Semenyih, Selangor		43500	1993.11.25
27	张金仔	张思平(Chong Soo Phin)	60岁	05-70451			No. 304, Kampong Baru, Semenyih,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Darul, Malaysia	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	8139103	43500	1993.9.14
28	陈登	陈土金(Cheng Toh Kim)	58岁	2705498		惠州	B—8, 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雪兰义州士毛月新村 B—8号	雪兰义加蕉	03-8139069	43500	1993.12.26
29	孙九	孙玉清(Soon Yok Jin)	44岁	7725078			雪兰义州士毛月有才花园4路58号	雪兰义州士毛月新芭桑园	8139825	43500	1993.12.6
30	伦 Choy	伦九(Loon Kaw)	63岁	300614-01-5093 (3600379)		广东	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 86800 Mersing Johor	Kluang 叶豆沙村	07-794857	86800	1993.11.1
31	刘 Choo	刘雁青(Low Kam Chin)	65岁	2705177			Batu 6, Sungei Gadut, Railway Track Sides,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Jalan Tampin, Seremban N.S.	Broga(Kampung)			1993.1.5
32	严朋	严生(Yan Sang)	60岁	2473764			No. 21号叻务八条石芙蓉森美园(No. 21, 8th Mile Labu Road, 71900 Seremban)	叻务八条石 Kirby 园	701189	71900	1993.11.16

33	封群	封贤才（Fong Ng Choy）	61岁	2007150	胶工	广西	No. 2128 Taman Bukit kaya,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ulan	叻务八英里	06－710248	70200	1993. 11. 20
34	曾国传	曾国赞（曾亚旦 Chan Ah Tan）	69岁	1990241		福建厦门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林鲁新村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双溪南湄	06－561086	78000	1993. 11. 20
35	黄光年	黄娇（Wang Kiaw）	53岁	2484961		惠州客人	No. 52 Kampung Bahau Mahsan 72100 Bahau	马口二马路		72100	1993. 10. 10
36	Kan Ah Heng	李玉英（Lee Yoke Yen）		3563823			49 Fv KG. China, Bahau, N. S.				1992. 12. 22
37	陶计	陶清妹（Thow Chin Moi）	54岁	2025840		惠州	No. 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士毛月老园丙公司	701171	71900	1993. 11. 21
38	钟生	钟娣（Choong Thai）	63岁	2477118	无工作	广东惠州	8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			72100	1993. 10. 15
39	李安	李娣（Leh Thye, Lem Thye）	69岁	2484928		客家人	30 K. G. Baru Mahsan, 72100 Bahau, Negeri Sembilan	阿依坤领	843287	72100	1993. 10. 16
40	张汉平	张木娇（Chung Mok Kiew）	57岁	2485027	胶工	广东	No. 61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	榕吉		72100	1993. 10. 16
41	符中	符英（Foo Ying）	75岁	2487371			8 K. G. Mahsan, Bahau, N. S.	Pilah		72100	1993. 10. 1
42	谭友	谭凤英（Tham Fong Yin）	51岁	3810035		广府	No. 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72100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马口埠		72100	1993. 1. 5
43	朱南	朱玉英（Choo Geok Eng）	61岁	2485022	做过劳工	广东	No. 2 K. G. Baru Mahsan, 72100, Bahau, N. S. Malaysia	马口黄梨山	06－841372	72100	1993. 10. 12

44	赖光	赖妹(Lai mooi)	46岁	3409483	胶工	广东	No. 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Malaysia	马口黄梨山		72100	1993. 9. 15
45	李信	李水娇(Lay Swee Kiew)	53岁	3564433		广西北流	52 K. G. Baru Mahsan, Bahau, N. S.	2号路 Bahau, N. S.		72100	1993. 10. 16
46	张克贤	张妹(Chong Moi)	51岁	2008347		广东	No. 84 K. G. Baru Mahsan, 72100, Bahau, N. S.	芙蓉咬叮		72100	1993. 9. 19
47	Chin Tin Yoong	陈四妹(Chin See Moi)	60岁	02-16316	胶工		Lot 1723 E1722, No. 55 Jalan Kemboja, Taman Paling Jaya,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Jalan Bangi, Semenyih	03-8138720	43500	1993. 8. 20
48	Chan ann chee	丘金兰(Hoo Kim Lan)		2990168			180, 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1993. 1. 27
49	Hew Yong	陈思兰(Chin See Lan)		2704173			No. 120 KG Baru Sememyih Selangou, Malaysia				1993. 10. 20
50	邓仁	黄妹(Wong Moi)	79岁	2010342	卖菜		165, Kampung China, 72100 Bahau, N. S.	NG Loong Kongsi, Rinchin G Estet Batu 25, Jalan Seremban, Semenyih Selangor	06-845040	72100	1993. 11. 2
51	黄 Teck	黄佛英(Hong Foot Yin)		2705275			Batu 6, Ladang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1993. 1. 7
52	林 Kwee	林都妹(Lim Tu Moi)		2484930			Batu				1993. 1. 12
53	陈平	陈树妹(Chin Soo Moy)	52岁	7697839	胶工	广东惠阳淡水	No. 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	马口黄梨山	844635	72100	1993. 10. 15
54	谢平	谢瑞英(Chia So Ying)	61岁	2013041	家庭主妇				845086	72100	1993. 7. 17
55	李青	李凤(Lie Pong)	54岁	3564222	割胶	广西	老同成三百吉马口	柔佛州		72100	1993. 10. 20

56	谢佐	谢亚妹(Shia Ah Moi)	40岁	4596422	胶工	广西北流	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 S.	马六甲 Melaka		72120	1993. 10. 16
57	陈 kim seng	陈桂荣(Chin Kwee Weng)		1296283			2356, Taman Rasa Jaya, Seremban				1993. 12. 26
58	谭永	谭晚(Tam Chat Pat)	53岁	3064795	商人	广东	104, JalanBesarLadang Geddes 72110 Bahau N. S.	Tanah merah N. Sembilan			1993. 10. 15
59	叶一青	叶运兴(Yap Yoon Hing)	40岁	4681185	建筑工		Lot No. 17, Ldg. Tang Ho, Saleng, 81400 Senai, Johor	Ampang Pechah Village, Kuala Kubu Bahru, Ulu Selangor	07 - 5995512	81400	1994. 6. 30
60	Blong Bodek Bin Sarip	Khudrai Beda	56岁	380401 - 04 -5099			Batu 1812 KG Gadek, 78000 Alor Gajah, Melaka			78000	1994. 6. 20
61	赖东	杨东(Yong Tong)	69岁	00 - 13198	退休	广东	No. 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81000 Kulai, Johor			81000	1994. 9. 24
62	徐发	蔡金(Chai Kim)	75岁	2316735	退休	广东	D - 35, Jalan Durian(2), 81000, Kulai, Johor			81000	1994. 12. 27
63	Abu	Mohammad bin MD. Akib	59岁	3335362	跟班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06 - 390267	75460	1994. 10. 9
64	Adad bin hj husin	Halima binte Hj. Husin	68岁	3714966	家庭主妇	马来西亚	Batu 10, Krubong, Melaka	Batu 10 Krubong Melaka	06 - 360305	75050	1994. 9. 27
65	Kudai bin taib	Tijah binte Kudai	62岁	08 - 72062	退休	马来西亚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			78000	1994. 12. 3
66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	Munah binte Dollah	60岁	01 - 86387	退休		197 B, Jalan Bukit Cina, 75100 Melaka	189, Jalan Bukit Cina, Melaka	06 - 244825	75100	1994. 9. 18

67	Abu Bakar bin Ujang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3岁	09-00327		马来西亚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 Sembilan	06-651860	71300	1994.11.4
68	Abu Noh Awal	Bakar Bin Awal		1776157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75100 Melaka		06-241375	75100	1994.8.30
69	Othman Bin Abu Talib	Othman Bin Abu Talib	68岁	A 0169430 (271315-04-5033)		马来西亚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75250 Melaka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78000 Alor Gajan, Melaka	06-344484	75250	1995.11.20
70	Abdul Hamid Bin Lateh	Ismail Bin Abdul Hamid		02-27639		马来西亚	3410, Taman indah, 73000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 S.	06-415754	73000	1994.12.1
71	谢汝灿	谢汝普(Yee poo)	81岁	1309216		广东高州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06-562051	78000	1994.9.2
72	叶海	李伟(Lee Wee)	76岁	2316195	退休	广东	E-61, Kg. Baru, 81000 Kulai, Johor			81000	1994.9.24
73	廖桂	廖英(Liew Yeen)	48岁	2036044	胶工	大浦	老同成园	怡保埠		72100	1993.10.18
74	黄信	黄梅(Wong Moi)	57岁	2475758		广东罗定	马口朱区 No. 115 Chu Waid Bahau N. S.	芙蓉巴尾		72100	1993.10.5
75	谭门	谭妹(Tham Moi)	52岁	3810049	割胶	广府	18 Taman Bahau 72100 Bahau, N. Sembilan	马口埠		72100	1993.10.20
76	郑华	张银(Chong Yoon)	73岁	2316510	退休	广东	D33 Kampung Baru, 81000, Kulai, Johor, Malaysia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07-6634972	81000	1994.11.20

77	谢常义	谢贵元（Cheah Kui Yuen）	60岁	2990086		梅县	文德甲，No. 28－31，Kampung Baru，28400，Mentakab，Pahang Darul Mammur，Malaysia	士毛月大街	09－272209	28400	1993. 10. 26
78	温有	温功发（Ong Kong Fatt）	54岁	1323991	杂工	广东	No. 19，Kg. Baru Mahsan Bahau，N. S.	马口庇勝路38埠	842667	72100	1993. 9. 17
79	李钦	李儒	73岁	04－42618	退休	广东	No. 97，Pekan Baru 02200 Kaki Bukit，Perlis	Batu 12，kampong Tasoh，JLN，Kaki Bukit，Perlis Malaya		02－200	1994. 8. 30
80	李丁友	李南生	52岁	8027316	驾驶员		34，Jalan Kajang Raya 9. Taman Kajang Raya 43000 Kajang Selangor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Selangor	8369180	43000	1994. 1. 28
81	谭明文等	杜三妹（Toh Sum Moy）	81岁	130219－71－5074		广东	No. 34 Jalan Besar Johol，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瓜拉庇勝 柔河 甘榜 西末南洛园丘乙号公司	06－467396	73100	1994. 2. 23
82	何成（Martin. Ho. Sing. AMP）	何成		0－624610		广东梅景	No17，Jalan Selangor，Canning. Garden，Taman，Canning，31400 Ipoh，Perak. Malaysia		05－548489	31400	1993. 10. 17
83	李振球（Lee Chin Kow）	李振球		1655792		广东	11. B－Jalan Jetaka 7，Taman Maluri 56100 Kuala Lumpur，Malaysia		03－9812110	56100	1993. 10. 17
84	何木森（Ho Mook Sum）	何木森		0－625852		广东	No. 750，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31400 Ipoh. Perak		05－3210650	31400	1993. 10. 15
85	李德贵（Lee Tuck Kwai）	李德贵		1426426			1345. Pasir Pinji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36743	31400	1993. 10. 18

86	萧新华（Siew Sin Wah）	萧新华		A0905241			20. Psrn Seri Enam, Taman Cempaka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30285	31400	1993. 10. 17
87	易兴良（Yah Heng Seong）	易兴良（Yah Heng Seong）		0397761		广东	27. Jalan Pekalan Barat, Taman Shan Tin Baku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31650	1993. 10. 17
88	黄南（Wong Nam）	黄南（Wong Nam）		0－602666		中国海南	Lot No. 17, Kampong Simee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31400	1993. 10. 16
89	陈开銮（Chan Kooi Loon）	陈开銮（Chan Kooi Loon）		1427651		惠州	No. 16, Clarke Street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56648	31400	1993. 10. 10
90	李金祥（Lee Kim Seong）	李金祥（Lee Kim Seong）		0－362234			No. 2, Po Garden Lane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38103	31400	1993. 10. 17
91	蓝水木（Lam Swee Mook）	蓝水木（Lam Swee Mook）		0－445349（170305－71－5069）			No. 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	吡叻万里望红泥山	756206	0－2200	1993. 11. 10
92	李华生（Lee Fan Sang）	李华生（Lee Fah Sang）		1166084			Bukit Keledek, Syer Kuning N. S.				1993. 4. 9
93	李彰（Lee Cheong）	李彰（Lee Cheong）		2495355		广东云浮县	No. 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73300 Batang Melaka	No. 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F3300 Batang Melaka		73300	1993. 1. 16
94	程玉荣（Cheng Yuk Wing）	陈玉荣（Cheng Yuk Wing）		3052046			8407. Kg Rim 77000 Jasin	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 N. S.		77000	1993. 4. 9

95	林荫青(Lam Yin Chan)	林荫青(Lam Yin Chan)		2704182			282. 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	士毛月,雪州		43500	1993. 12. 17
96	丘文(Kow Woon)	丘文(Kow Woon)		0 - 660408			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 S.	马口榕吉园	06 - 412706	73000	1993. 1. 20
97	李水(Lee Sui)	李水(Lee Sui)		2014979			Ladang Geddes Bahau N. S. D. K.	Ladang Geddes Bahau N. S. D. K		7298	1993. 1. 12
98	陈北水(Chan Pak Swee)	陈北水(Chan Pak Swee)		1294741			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	Rengam Est Johor	06 - 509412	77100	1993. 11. 10
99	何文辉(Ho Man Fee)	何文辉(Ho Man Fee)		0 - 234939			45. Kg, Baru N. Sembi-Lan. Malaysia	马口榕吉园	06 - 415854	73000	1993. 1. 20
100	陈德文(Chan Teck Ban)	陈德文(Chan Teck Ban)		0 - 891436			No. 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波德申 石古洞 南里园 林仁公园	06 - 412706	70450	1993. 3. 27
101	廖昌华(Liew Chong Wah)	廖昌华(Liew Chong Wah)		0 - 889835			No. pt. 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	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	06 - 770788	70450	1993. 12. 12
102	钟保(Cheong Pao)	钟保(Cheong Pao)		3810633			广合 No. 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72100 N. S., Malaysia	马口笨打利	843128	72100	1993. 1. 20
103	游福(Yew Fook)	游福(Yew Fook)		2178711			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	士毛月园坼(SINI ESTEL)	9052110	43200	1994. 2. 1
104	蒙友(Mong Yeo)	蒙友(Mong Yeo)		0 - 440399			No. 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 Mentakab, Pahang	彭雪 文德甲 23 碑 红毛园		0 - 2200	1993. 11. 10
105	罗汉辉(Low Hon Wee)	罗汉辉(Low Hon Wee)		A0578520			No. 4232, Pulau Sebang, 73000 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	Mile 29, Kampung Pondok Batang, Jasin, Malacca, West Malaysia	060 - 06 - 412385	73000	1993. 11. 10

106	戴贵（Tai Kooi）	戴贵(Tai Kooi)		3810330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C 10, Bahau, N. S.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 S.	011 - 650013	72100	1994. 3. 23
107	刘华焕（Low Wah Woon）	刘华焕（Low Wah Woon）		2013297			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72110 Bahan N. S.	Bahan N. Sembilan	06 - 861231	72110	1993. 11. 20
108	谢奕文（Che Ng Man）	谢奕文(Che Ng Man)		3811469			Ldg Geddes Bahau N. S.	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	861490	72110	1993. 10. 20
109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		0 - 875449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06 - 587391	78000	1994. 1. 20
110	Abdullah Bin Omar	Abdullah Bin Omar		2272857			No. 127 - A Jln Bukit Cina 75100 Melaka	No. 127 - A Jln Bukit Cina 75100 Melaka	06 - 243490	75100	1994. 6. 26
111	Mohamad B Emby	Mohamad B Emby		3575273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06 - 212067	75400	1994. 1. 18
112	Sharipp Bin Insoh	Sharipp Bin Insoh		6286313			Kg. Bongik, Batu 20, Rembau, Negeri Sembilan	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71300	1994. 12. 3
113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		3223948			Kg Batu Belang Taman. N. S.	Tampin Bandar N. S. Malaysia	06 - 417397	73000	1995. 1. 7
114	Sani Bin Maakip	Sani Bin Maakip		4049985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			33000	1994. 10. 9
115	Md Yunus B Mohamad	Md Yunus B Mohamad		2276692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75400 Melaka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75400 Melaka	06 - 249491	75400	1994. 4. 18

116	Ibrahim Bin Jai	Ibrahim Bin Jai		1782254		广东	68 A Jalan Madarsah, Gombak Setia Gombak, Kuala Lumpur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03 - 6897021	53100	1994. 12. 1
117	吕毓良(吕威)	吕毓良(吕威)		C2316768 (220116 - 71 - 5193)		广东	E - 61 Kulai N/V 81000 Kulai Johor Malaysia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	07 - 6634972	81000	1994. 9. 12
118	曾来(Chan Loy)	曾来(Chan Loy)		0 - 689154			30 Lorong 5 Tampoi N/V. 81200 JB Johor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07 - 2363385	81200	1994. 8. 30
119	黄九(Wong Kew)	黄九(Wong Kew)		3571291			No. 54. Kg Baru Batu 8 Labu 71900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加影 士毛月 老园万宜路	06 - 701989	71300	1993. 11. 25
120	黄源(Wong Yin)	黄源(Wong Yin)		1786833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73300 Batang Melaka/N. S.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06 - 461530	73300	1993. 11. 25
121	刘海(Liew Hoy)	刘海(Liew Hoy)		2027667			No. 马身新村老人院 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 S.	文冬 Pahang Malaysia	06 - 701989	72100	1993. 11. 25
122	李世经(Lee Soy Keng)	李世经 (Lee Soy Keng)		1641374			75614 Taman Tebat Kering, Kuala Pilah			75614	1993. 1. 20
123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		4799389			Batu 20, Taboh Naning 78000 Alor Gajah, Melaka			78000	1994. 3. 18
124	Hj. Mohammad Bin Sahat	Hj. Mohammad Bin Sahat		A - 1366033			123 - 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 84000 Muar, Johor	Batu 7 1/2, Paye Rumput, Melake	06 - 9537559	84000	1994. 8. 4
125	廖安(Liew Onn)	廖安(Liew Onn)		1980987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Jakoh Area Pahang	9319534	56000	1994. 2. 27
126	吴法兴(Ng Fak Hin)	吴法兴(Ng Fak Hin)		1216152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43500 Selangor	双溪舂珍雪州	8137781	43500	1993. 11. 28

三、华人军票损失调查

（一）投诉资料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　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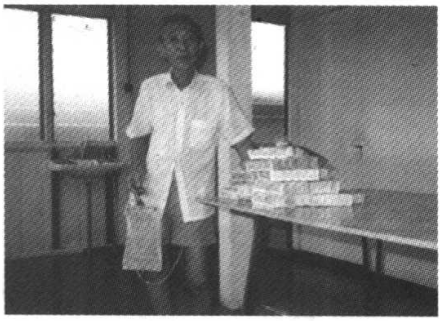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39300元。

投诉内容：50 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 39300 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 50 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 岁，退休。



陈良炳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 2089621。日本入侵住 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 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 31600。

损失数额：13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8 日。

4. 受害者：

曾　春，男。

曾庆敦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 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 330306 - 08 - 5185。现住 2，Main Road，sg. siput（u）perak。邮编 31100。

损失数额：1 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蔡逢泉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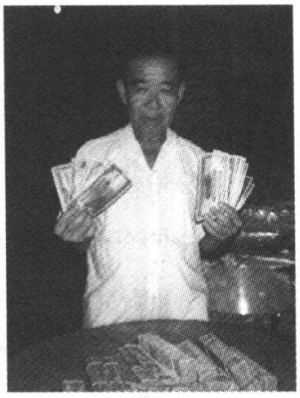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334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养猪、种木茨，靠这两项收成过生活，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日本宣告失败后，就不肯承认香蕉票，以前的血汗钱就不能再用，一家大小靠吃木茨过三餐。日后的一切生活如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不只是我们一家人，同时受害的还有许多马来亚人。对于过去种种的损失以及日本的迫害，日本政府更应当履行诺言，负责作充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6. 受害者：

江成武，男，33岁，农民。



江玉河

投诉人资料：江成武之子江玉河（Kong Yi Hor），62岁，商人，祖籍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0348044。日本入侵时住Sungai Bator Selama，Perak。现住No. 8 Main Road，Rantau Panjang，Selama，Perak。邮编34100。

损失数额：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亚半岛时期，我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以卖胶园和农场来集下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有欠公平。可是，

最近经友人提醒，我们发现这些由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因此希望日本政府能遵守一切诺言，换回这些已经保存50年的军用香蕉票，以作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9日。

7. 蒙难人：

陈志柳，男。

陈雪芬

投诉人资料：陈志柳之女陈雪芬(Chin Shet Foon)，56岁，中医，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380915－01－5284。日本侵占时住Kluang，Johor，现住No. 49，Jalan Pasir Mas，Evergreen Park，Ipoh，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20310元。

投诉内容：本人陈雪芬向贵协会登记，我仍旧存有日本香蕉票20310元，是我生父陈志柳先生生前存着留下给我的。我希望能给我兑换成马币，感谢万分。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2日。

8. 受害者：

投诉人丈夫。

张亚荣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妻张亚菜(Teoh Ah Chye)，73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095150。现住No. 131 Bagan Panchor Pantai Remis Perak。邮编34900。

损失数额：3万元。

投诉内容：我现在还存有我丈夫留给我的3万元香蕉票，这是我丈夫在日本侵占Bagan Panchor期间做生意所得的钱，他临死前将钱给了我，我保存至今。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适当的时机安排我们兑换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9. 受害者：

黄　培，男，85岁，从事农业。

黄俞清

投诉人资料:黄培之子黄俞清(Wong Yee Chern),48岁,商人,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7584306。日本侵占时住Sungia Siput (v)Perak,现住T-4 360. Kampong muhibbah Sungia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1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六只大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兑换的允诺。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特殊经历:黄培曾经于1943年在日本人刀下侥幸生存下来,受难地点是Sanaia Siput (u) Perak。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10. 受害者:

李志华

李伙仙,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伙仙之孙李志华(Lee Chi Wa),29岁,鞋匠,身份证号码为A0319174。现住202, 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5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时,我公公做生意赚到的钱都买了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

11. 受害者:

林明富,男,36岁,鱼贩。

投诉人资料:林明富之子林龙通(Lim Ling To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

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2069393。日本侵占时住 No. 112 Main Road Trong，Perak，现住 K. B. 14，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邮编 34000。

林龙通

损失数额：1 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是位鱼贩，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我们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所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一切的诺言，给予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12. 受害者：

周　润，男，45 岁，商人。

周广华

投诉人资料：周润之子周广华（Chow Kong Hwa），67 岁，退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 0622862。日本侵占时住 76，Hume Street，Ipoh，Perak，现仍住该地。邮编 30300。

损失数额：44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生意存下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样它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2 日。

13. 受害者：

林　平（Lam Phang）。

投诉人资料：林平之子林新民（Lam Sum Beng），54 岁，小贩，祖籍广东新宁，身份证号码为 0590149。日本侵占时住 20，Horley Street，Ipoh Perak，现住 45，Jalan 4，Ampang Baru，Ipoh Perak。邮编 3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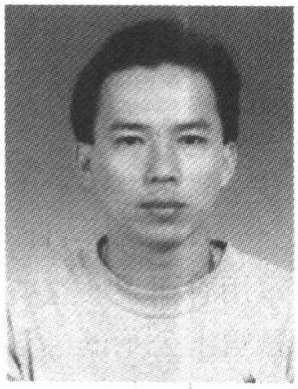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233293 元。

林新民

投诉内容：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我的父亲是经商的，所以在生意上只好以日军印的香蕉票作交易。可是他存下来的香蕉票在日军投降以后变得毫无价值，他只好将这些香蕉票保存至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到。先父逝世前便将香蕉票交给我保存至今。现在日本政府宣布凡拥有香蕉票者可以用1元换回1元马币。所以我现在呈上这份申请表格，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其诺言，换回我父亲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14. 受害者：



李爱文

李金保，男，78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金保之孙李爱文(Lee OI Bown)，27岁，销售员，身份证号码为A0739864。现住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损失数额：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爷爷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日本政府经常说日本国家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当然更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而不该一味维护强盗的宗旨，令人遗憾终身。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黄国祥

15. 受害者：

黄　禄，男，9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黄禄之子黄国祥(Wong Kok Seong)，44岁，工人，祖籍嘉应洲梅县，身份证号码为2734793。日本侵占时住288, Gunong Rapat, Ipoh, Perak, W.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350。

损失数额：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耕种和做点小本生意，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6 日。

16. 受害者：

杜联庆，男，76 岁，退休。

杜亚美

投诉人资料：杜联庆之子杜亚美(Toh Ah Bee)，51 岁，小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430930 - 08 - 5187。日本侵占时住 Batu 10 Lekik Sitiawan Perak Malaysia。现住 5, Jalan Lumut Sitiawan. Perak。邮编 32000。

损失数额：16911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做小生意，保存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都是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原来是我们的命根，可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但是我们受害者发现日本香蕉票都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人道的精神，给予合理兑换。它必须负一切责任，履行诺言，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更不能永世成为一个强盗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2 日。

17. 受害者：

刘关雄(Low Kuan Hong)，男，83 岁，退休。

刘关雄

投诉人资料：刘关雄本人，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 1034292。日本侵占时住 No. 32 Main Road, Sungai Siput(N), 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 No. 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Ipoh Perak。邮编 30100。

损失数额：7770 元。

投诉内容：本人在日军统治新马时期，做机械工作，每日做足 12 小时。工作期间每月出粮出香蕉票，我辛辛苦苦储到的血汗钱共有 7770 元。日军一投降，我所有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因为日本军用票都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保留了 50 年的血汗钱，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兑换

给我。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5 日。

廖润新

18. 受害者:

廖荣贵。

投诉人资料:廖荣贵之子廖润新(Liaw Yoon Sin),65 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 0393446。现住 28, 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 31650。

损失数额:3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1 日。

19. 受害者:

叶　九,男,70 岁,矿工。

叶玉华

投诉人资料:叶九之女叶玉华(Yap Yoke Wah),46 岁,文员,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 1429645。日本侵占时住 Pusing Perak,现住 45, Jalan Thomson, Ipoh。邮编 30350。

损失数额:12000 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我父亲给我的 12000 元香蕉票,这是日本帝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发行的。当时我父亲做矿工攒下了这些钱。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军票上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样。我现在希望能够兑换这些军票。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20. 受害者:

投诉人陈家英父母。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女陈家英(Tan Kia In),41 岁,咖啡店职员,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4578494。日本侵占时住 Air Kuning,现住 No. 21 Ja-

lan Besar Air Kuning, Kampar Perak。邮编 31920。

损失数额：28435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母是做咖啡店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 28435 元的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夜之间它变成了废纸，这对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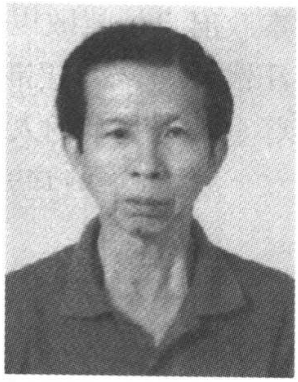
陈家英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3 日。

21. 受害者：

梁　寅，男，84 岁，从事渔业。

投诉人资料：梁寅之子梁伟杭（Leong Wai Thong），54 岁，祖籍开平，身份证号码为 1407073。现住 Kampung Pilong No. 10, Ipoh Perak。邮编 30000。



梁伟杭

损失数额：3 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兑换的字样。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就更加应该根据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8 日。

22. 受害者：

陈　焯，男。

投诉人资料：陈焯之子陈继光（Chan Chee Kwong），64 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 4020305。日本侵占时住 3 Post Office Road Porit, Perak，现住 4 Jalan Delation Merdeka Garden, Ipoh Perak, West Malaysia。邮编 30100。

陈继光

损失数额：23000 元。

投诉内容：1941 年英国统治马来亚时，先父及我们均为良好公民。1942 年日本统治东南亚，我们也是良好公民，操小贩及耕种为生，辛苦过活，先父留下血汗钱。日本帝国票上印明“大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马来西亚和英国钞票的诺言。日本政府应该付出两倍或三倍的现在的马币收回，实现诺言。这是“大日本东南亚共荣圈”的纪念品，应收回作为后代的纪念，并存入博物院留念。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23. 受害者：

钟亚远，男，55 岁，农民。

钟水清

投诉人资料：钟亚远之子钟水清(Choong Swee Ching)，56 岁，化工，祖籍嘉应洲，身份证号码为 1390337。日本侵占时住 Thoo Fook Village, Kledang Hill, Menglembu, Ipoh，现住 851, Bukit Merah, Lahat, Ipoh, Perak。邮编 31500。

损失数额：13035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了一段禾芭，我叔叔也卖了一段胶园，兑换成日本军票。但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日本钱不能用了。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苦受难者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一切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0 日。

24. 受害者：

江　鑑，男。

曾伍娇

投诉人资料：江鑑之妻曾伍娇(Chang Eng Kiew)，71 岁，退休，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 1026181。现住 269 Kg. Baru Limau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邮编 33020。

损失数额：2465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亡夫与我卖地

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的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4 日。

王金海

25. 受害者：

王　卓(Wong Chok)，男，79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王卓之子王金海(Wong Ah Kaw@ Wong Kam Hoy)，53 岁，退休，祖籍广东花县，身份证号码为 2094046。日本侵占时住金保，现住 F - 108 Kuala Bikam Bidor, Perak。邮编 35500。

损失数额：7000 元。

投诉内容：先父经营小生意，在日本统治期间，他被日本士兵逮捕入狱，并被用刑。当他被释放出来时，已经受了重伤，释放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为我最爱的父亲的去世作出补偿。我母亲仍然保留着 7000 元的香蕉票。我手上的这些香蕉票，上面都写着“保证兑换”。应该让现在的日本政府来给我们兑换这些香蕉票，这是很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9 日。

26. 受害者：

黄守墩(Ng Siew Toon)，男，55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守墩之子黄发明(Ng Ha Ben)，50 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2060823。日本侵占时住 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现住 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Malaysia，邮编 33400。

黄发明

损失数额：22495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8 日。

27. 受害者：

黄源宗

黄书顶，男，84岁，什货店。

投诉人资料：黄书顶之子黄源宗（Ng Wan Cheng），53岁，祖籍福建晋江东石，身份证号码为3826899。日本侵占时住Sg，Siput Perak(U)，现住55 Main Road Sg Siput(U)，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母开什货店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1日。

28. 受害者：

陈荣兴

陈清安（1975年去世），男，5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清安之子陈荣兴（Tan Eng Hin），45岁，出租车司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512471。日本侵占时住“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现住138，Taman Bintang，Pantai Remis，Manjung，Perak，Malaysia。邮编34900。

损失数额：11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酒、米等，因为存了几百包谷米，还没来得及分发，就被日本士兵捉去，扣留一星期才放回。我伯父（大伯）也被一班人捉去，钱也被拿去两麻袋，至今无下文。日本军用票上明确印着“日本政府保证该钞票的面额价值，可以兑换”。日本当局应该对该钞票作出赔偿，更应该对该国在战争时期所发行的钞票负起全责。以上资料是我母亲朱瑞媚（72岁，身份证号码0642276）提供。

特殊经历：我父亲陈清安曾经刀下余生，受害地点就在“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

投诉日期：1994年3月30日。

29. 受害者：

陈　麟(Tan Leng)，男，42岁，耕种。

陈喜泰

投诉人资料：陈麟之子陈喜泰(Tan Hee Thai)，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411022-08-5241(2094205)。日本侵占住美罗区，安顺路，七英里(7th Miles，Jalan Teluk 35500 Bidor Perak West Malaysia，现住 G-12 Kg Coldstream Bldor，Perak，West Malaysia。邮编35500。

损失数额：1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8日。

30. 受害者：

蔡世汪，男，已故，小商人。

蔡尤标

投诉人资料：蔡世汪之子蔡尤标(Chuah Yew Phew)，66岁，退休，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0352927。日本侵占时住 Kampung Basung，Kuala Kangsar，Perak，Malaysia，现住25，Jalan Raja Chulan，Kuala Kangsor，Perak。邮编33000。

损失数额：4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经营小生意，省吃俭用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使心血白费，生活陷入困境，对受害者家属很不公平。既然这些军用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就必须履行承诺，让目前仍保存有香蕉票的人兑换现款，以维护日本国家的威望和形象。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31. 受害者：

何　道(Ho Doo)，男，8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何道之子何思文(Ho See Woon)，44岁，农民，祖籍广东，

身份证号码为 7582606。日本侵占时住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现住 349,Chengdrong,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邮编 31000。

何思文

损失数额: 32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以耕种为生,是种植甘蔗、芋头、稻米的,在日本统治期间辛辛苦苦得到的香蕉票,突然之间变成没有价值的钞票,使家父白白浪费了心血,我们觉得应该得到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32. 受害者:

李　宽(Lee Khoon),男。

李　洪

投诉人资料:李宽之子李洪(Lee Hoong),63 岁,退休,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码为 1441915。现住 L. C. 4 Behind Main Road, Malim Nawar,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 31700。

损失数额: 1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卖面生意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6 日。

33. 受害者:

丁银福,男,70 岁,商人。

丁银福

投诉人资料:丁银福之女丁秀凤(Tim Siew Hong),33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证号码为 6343457。现住 272 Kg. Cina, Sitiawan,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 32000。

损失数额: 9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

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6 日。

34. 受害者：

投诉人叶亚狮之父。

叶亚狮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叶亚狮（Yeap Ah Sai），64 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29111908 - 5009。现住 3 Jalan Hering，Pekan Boone，Parit Buntar，Perak。邮编 34200。

损失数额：20000 元左右。

投诉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生意辛辛苦苦存下血汗钱。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军票当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在香蕉票上日本国家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其实，持有军用票的人受没有良心的日本政府的欺骗超过半个世纪，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不然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6 日。

35. 受害者：

李振生（Lee Chin Seng），男，73 岁，杂货店主。

李锦荣

投诉人资料：李振生之子李锦荣（Lee Kum Weng），40 岁，电器店员，祖籍新会和村，身份证号码为 4675863。日本侵占时住瓜拉美金新村，美罗埠，吡叻州。现住 A - 8，Kampong Batu 12，Jalan Bidor，Teluk Intan，Perak。邮编 36020。

损失数额：393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粮食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36. 受害者:

李　光(Lee Kong),男,肉贩。

李　安

投诉人资料:李光之子李安(Lee Onn),男,55 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 1789895。现住 89, Taman Paik Siong, Hulu Bemam, Tanjong Malim, Perik。邮编 35900。

损失数额: 78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靠贩肉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兑现诺言,换回军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8 日。

37. 受害者:

黄维民(Ng Wee Ming),男,80 岁,商人。

黄美莉

投诉人资料:黄维民之女黄美莉(Ng Mary),女,45 岁,车衣,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 1409670。现住 No. 42, Bulatan Ipoh, Taman Ipoh, Ipoh Perak。邮编 31400。

损失数额: 25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商的生意人,辛辛苦苦保存 2 万多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走了之,始终没有任何赔偿,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但是在日本军用票上,日本政府有特别的印证与承诺,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是全球最富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政府应当尊重本国所发行的日本军用票,向我们拥有者收回兑换。如果日本国家不肯兑换,那么历史可以证明日本是一个强盗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民主、人权,令人感到遗憾。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5 日。

38. 受害者：

陈炽安(Chan Chee Onn)，男，71 岁，木匠。

陈炽安

投诉人资料：陈炽安本身，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 0387873。日本侵占时住甲板埠，布先市。现住 109，Kg. Baru，Chendrong Batu Gajah，Perak。邮编 31000。

损失数额： 30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作为一个熟练工匠，年轻力壮，专门承包一切民房建筑，经几年来的艰苦拼搏，辛苦存下几万块香蕉票。日军撤退后，本想一把火烧掉算了，幸好在朋友劝解下才保留至今。如今我希望日本能体谅我在日治时期的苦难，照票面价值如数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2 日。

39. 受害者：

投诉人李中福之父。

李中福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李中福(Lee Tiong Hock)，34 岁，工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5892442。日本侵占时住 No. 28，Jalan Iskandar Pengkalan Hulu，Hulu Perak，Perak，现在仍住此地。邮编 33100。

损失数额： 56650 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小杂货店生意的。在三年零六个月里，一切生意买卖，百姓皆用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为准，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我父亲还留存了大量的香蕉票。但日本政府于战败后，推卸一切责任，害得我父亲辛勤的经营化为乌有，所储有的军用票皆化为废纸。日本政府在新马发行的军用票上印有保证，所以其必须作出有关的赔偿！如今我代表父亲向日本当局追讨所应得的有关损失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20 日。

40. 受害者：

蔡文江，男，46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文江之女蔡宝云(Chuah Pah Hon)，44 岁，药店助理，

蔡宝云

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4021161。日本侵占时住 No. 16 Jalan Damar Laut Mntai Remu, Perak，现住 No. 191B - C, Jalan Chung Thye Phin, Taiping, Parak Darul Ridzuan。邮编 34000。

损失数额：2249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兑换我们的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1 日。

41. 受害者：

陈方性，男，50 岁，小商人。

陈龙吉

投诉人资料：陈方性之子陈龙吉（Than Leong Kiat），49 岁，小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0429430。日本侵占时住 No. 9. Jalan Besar Bagan Datoh, Perak Malaysia，现住 50, Jalan Besar, Pangkor, Perak, Malaysia。邮编 32300。

损失数额：16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开什货店，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42. 受害者：

投诉人朱永年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朱永年（Choo Weng Lin），72 岁，小贩，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 0605794。日本侵占时住怡保，万里望大街 33 号，现住 No. 103 Regrouping Area, Menglembu, Ipoh。邮编 31450。

损失数额：3533.7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辛辛苦苦当劳工保存 3533.7 元的血汗钱。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日本政府没有留下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国家能遵守许下的诺言，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兑换军用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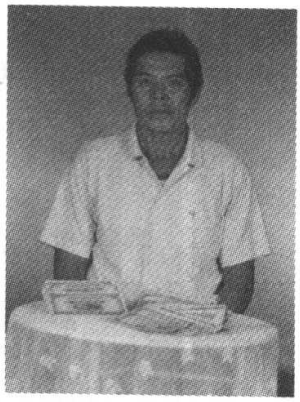
朱永年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2 日。

43. 受害者：

李　文(Lee Mun)，男，81 岁，建筑商。

投诉人资料：李文之子李德明(Lee Tab Min)，51 岁，建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 2007285。日本侵占时住 Batu Arang, Selangor，现住 1207, Jalan Regat Emas 3, Taman Bandar Baru, Kampar, Perak。邮编 31900。



李德明

损失数额：42 万元钱。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建筑商，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受害者，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44. 受害者：

吴信发(Goh Soon Huat)，男，29 岁。

投诉人资料：吴信发之嫂张如莲(Teoh Joo Nai)，81 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141142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红毛丹区，现住 33, Dataran Tasek Timor 3, Taman Restu Jaya, Ipoh, Perak。邮编 31400。

张如莲

损失数额：3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期间，我家变卖菜园，存下日本香蕉票军用票。但自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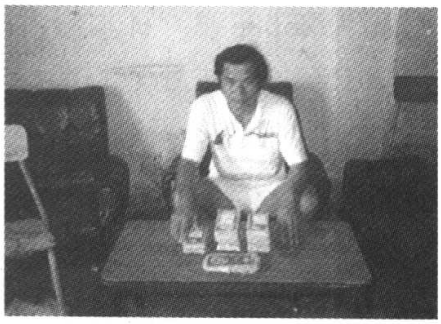
日本政府保证可兑换的香蕉票，便被视同废纸。时至今日，日本已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基于人道精神，应对在日本统治期间，在精神或经济上或生命上蒙受损害之家属作出适当的赔偿。

特殊经历：1942 年，在 Sungai Siput 被日本宪兵集体屠杀，枪下逃生。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4 日。

45. 受害者：

投诉人陈振广之父



陈振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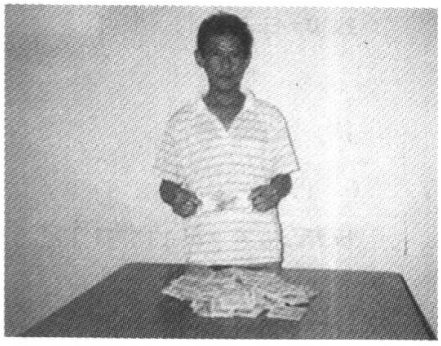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陈振广（Chan Sai Koo，Chan Chen Kong），48 岁，司机，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 4020164。日本侵占时住 No. 55，New Street，Tronoh，Perak，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 31750。

损失数额：40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适当的赔偿。

46. 受害者：

林玛潘（Lim Ma Pun），男，50 岁，小商人。



林启平

投诉人资料：林玛潘之孙林启平（Lim Khai Ping），46 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 7595136。日本侵占时住 38，Jhamberlain Road，Ipoh，Perak，现住 67，Jalan Empat，Taman Pertama，Ipoh，Perak。邮编 30100。

损失数额：1048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祖父做小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

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10 日。

47. 受害者:

许荣昌

许荣昌(Khor Weng Cheang),男,70 岁,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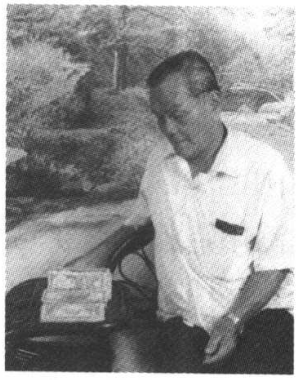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许荣昌本人,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 2563828。日本侵占时住 Kuala Karau, Perak, Malaysia。现住 87, Jalan Besar, Kuala Kurau, Perak。邮编 34350。

损失数额: 602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本身经营土产、运输,辛辛苦苦的奔波,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运送货物。因为生意难做,只好连运输的工具也变卖了。因此存下日本统治时期的香蕉军用票。但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血汗钱换回的香蕉军用票顿时一文不值,那时生活陷入困境,再无本钱做生意,只能过着贫苦的生活。如今年老多病,只依靠子女们给的零用钱过活。香蕉军用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国保证兑换"的字眼,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执行香蕉票印证许下的诺言,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目前日本政府是经济强国,应该执行日本政府当时票面上的诺言,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在国际上的尊严。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8 日。

48. 受害者:



许钦汉

许炳添,男。

投诉人资料:许炳添之子许钦汉(Khor Khim Hun),65 岁,退休,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 2101392。日本侵占时住 Lunas, Kedah,现住 No. 129 - L, Jln Tepi Sungei Hutan Melintang Perak。邮编 36400。

损失数额: 105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家父许炳添在吉打鲁被强迫卖出十余只大猪,换取当时日币,即日本军用香蕉票,总共 10500 元。我们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本身国家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偿还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 日。

49. 受害者：

王桂兰

王以积(Wong Jee Chek)，男，84岁，咖啡店，祖籍海南琼州，身份证号码为2058412。日本侵占时住S. 1, Kg Bharu, Liman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现住No. 373, Simpang Pulai N\V,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300。

投诉人资料：王以积之女王桂兰(Wong Kwee Lan)，47岁，家庭妇女，身份证号码为2058464。

损失数额：37444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开咖啡店和做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换成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50. 受害者：

洪玉樱

程秀芳(Cheng Sau Fong)，女，80岁，家庭妇女。

投诉人资料：程秀芳之媳洪玉樱(Hoon Gie Ing)，49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7957596。日本侵占时住K. 29,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现住734 Jalan Tbk 2\14 Taman Bukit Kepayang, Seremban N. S. 。邮编70200。

损失数额：12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婆婆是做炸香蕉和炸番茄的小生意的，在三年零八个月里，辛辛苦苦存下12000元香蕉票。在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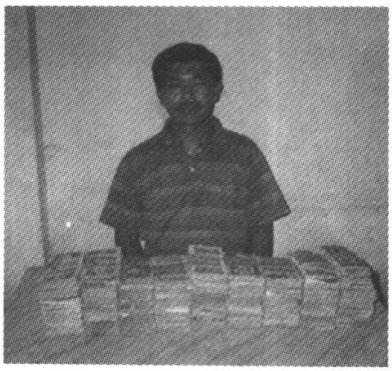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年5月9日。

51. 受害者：

郑文摘(Teh Boon Tiak)，男，5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郑文摘之孙郑林森(Teh Lim Sim a/l Teh Thean Soo)，

44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162222。日本侵占时住No. 9, Jalan Besar, Padang Rengas, Perak Darul Ridzuan, Malaysia，现仍住原地。邮编33700。



郑林森

损失数额：14441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祖父做什货赚钱，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这样对我们才算公平。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52. 受害者：

温　九(Wong Kiew)，男，56岁，木工，身份证号码为1436491－132。

温有铨

投诉人资料：温九之子温有铨(Woon Yow Chuen)，48岁，木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436444。日本侵占时住Kuang Chemor, Ipoh，现住327 Batu Lima Tambu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1700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香蕉票上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所以现在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6日。

53. 受害者：

黄　发(Wong Fatt)，男，91岁，工人。

黄耀焜

投诉人资料：Wong Fatt之子黄耀焜(Wong Yow Koon)，60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340627－08－5089。现住8, Jalan Wangi, Happy Garden, Ipoh, 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6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店屋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给我们兑换军票。

54. 受害者：

黄瑞娇

黄瑞娇(Ong Swee Kian)，女，75 岁，退休，祖籍广东台山，身份证号码为 1073162。日本侵占时住 26th Mile, Matang Kunda, Hilir Perak, Perak, Malaysia。现住 27, Jalan Bagan Datoh, Selekoh, P. O. Box 9, Perak, Malaysia。邮编 36200。

投诉人资料：黄瑞娇本人。

损失数额：2818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做小农场生意，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6 日。

55. 受害者：

王友清

王友清(Ong You Cheng)，男，74 岁，退休，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码为 0126761。现住 26, Tawas Baru 3, Taman Tasek Damai,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 3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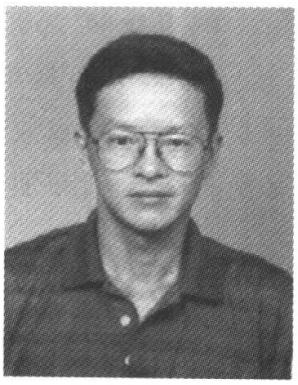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王友清本人。

损失数额：543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本人辛辛苦苦卖胶所留下来的钱，做了一点小生意，所存下的都是日本的香蕉票。可是战败投降以后，日钞就不被承认了，这是太残忍了。那是我一点一滴的血汗钱啊！今日的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强国之一了，再者，该日钞有日本政府付款给持票索求者的证明，基于人道的立场，日本政府应该履行其诺言，负责赔偿。

56. 受害者：

投诉人苏顺源之祖父。



苏顺源

投诉人资料：苏顺源(Saw Soon Guan)，男，36岁，商人，祖籍福建泉州南安，身份证号码为5376247。日本侵占时住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6, 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 22, Taman Ampang,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10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先祖父是一名经商者，千辛万苦存下了日本帝国政府之军用票10万元。但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该军用票一日之间变成废币，一文不值，对我等持有者是极为残酷的。但是该军用票票面上印证日本国家可以兑现，因此我等军用票持有者尊重日本国家之承诺。期望日本国家能早日兑现该军用票票面之承诺。可是我们一等就等了50年。现在的日本国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之一，我等想日本国家不会赖账吧！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57. 受害者：

余敬廷(熙光)，男，58岁(已去世)，商人。

余昇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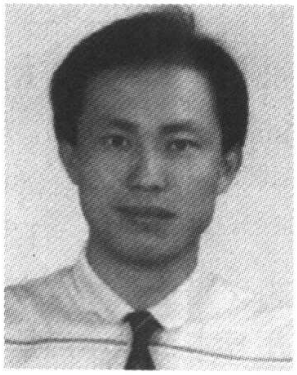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余敬廷之子余昇卫(盛威，Yu Sing Wei)，59岁，退休，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码为3839684。现住32 Selasar Rokam 14 Taman Ipoh Jaya Gunong Rapat,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30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余敬廷，1954年去世，在1943—1946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他是一位商人。他与友人在怡保合伙经营什货生意，先在知里者街开“悦商”号做以米为主的买卖，后转组“南星公司”于烈治街，至日本战败投降而结束，分得3万元的香蕉票。上述钞票，日本政府既然在票上印有“承诺付还予持票人”字句，但迄今未见自动兑现其承诺，令人遗憾。我有正当的身份，我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58. 受害者：



徐礼傅

程瑞英，女，38岁，裁缝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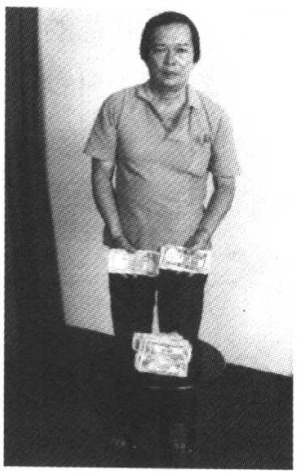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程瑞英之孙徐礼传（Soo Lea Diong），35岁，烧焊工，祖籍马来西亚，身份证号码为5752852。日本侵占时住 Sitiawan，Perak，现住 No. 43 Kampong Baru Kampong Koh Sitiawan，Perak，Malaysia。邮编32000。

损失数额：9670元。

投诉内容：日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祖母做裁缝，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受害者兑换日本军票，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59. 受害者：



钱汉辉

钱开和，男，86岁。

投诉人资料：钱开和之子钱汉辉（Chee Han Oi），52岁，政府公务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603485。钱开和之女钱春容，42岁，家庭妇女。日本侵占时住 Kopison Gopeng，Perak，现住 47，Jalan Devadason Ipoh Garden，Ioph，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467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们父亲是做小贩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这些香蕉票还完好的保存着，日本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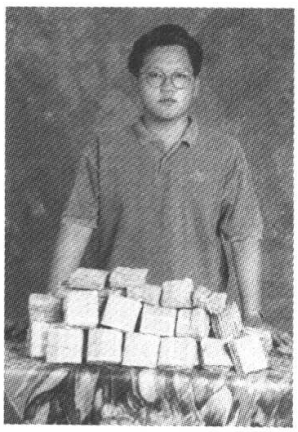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60. 受害者：

林泗辉，男，4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泗辉之孙林国兴（Lim Kok Hin），24岁，货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1751354。日本侵占时住 Gopeng，Gunung

Rapat, Kampa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 现住 63 Jalan Besar, Kampu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邮编 31300。


林国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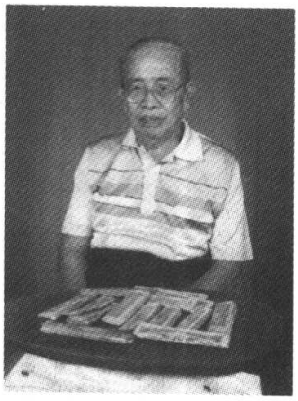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36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先祖父是一位售卖虾饼的小贩。那时，大马人民被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所发给的香蕉票来进行日常生活上的交易或任何买卖。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我先祖父就把大部分的香蕉票丢进河里或烧掉。后来，经过扫除和整理家具，我们发现还遗留下一小部分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从友人口中知晓，日本国家所发行的香蕉票如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就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筹委会”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后代。在此，我希望该协会能替我们这些受害者所辛辛苦苦遗存下来着的香蕉票得回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8 日。

61. 受害者：

潘玉坤(Poon Yeok Kuan)，男，79 岁，小商人，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 0633424。日本侵占时住 No. 26, Kampang Rawa, 31600 Gopeng, Perak。现住 No. 999, Kampang Rawa, Gopeng, Perak。邮编 31600。


潘玉坤

投诉人资料：潘玉坤本人。

损失数额：6000 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本人做贩鸡的小贩，辛辛苦苦储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军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全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现今的日本政府，能够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有印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的受害者，以安慰我们精神和身心所受的苦难。

62. 受害者：

陈忠王，男。

陈镇湖

投诉人资料：陈忠王之子陈镇湖（Tang Tiang Ong，Tan Ting Ho），58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094382。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朱毛，拱桥，现住No. 80，Main Road，Sungei Siput(U)，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765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留存下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马来西亚香蕉票有76500元，这些钱是日军侵占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存下的。当时，我父亲被迫支付日本军要求交纳的奉纳金，再加上父亲当时因为战争失业，生活陷入贫困，所以不得不变卖惟一的一段胶园和店屋面，存下了这些钱。假如当年不是为了交奉纳金，父亲就不需要变卖胶园和店屋面来换取香蕉票，那么和平以后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可以依靠入息的产业而变得一无所有。现在香蕉票如同废纸，毫无价值，使我等损失巨大，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实践诺言（香蕉票面保证兑换），兑换同等价值来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6日。

63. 受害者：

林亚烈，男，39岁，船主，小商人。

张淑兰

投诉人资料：林亚烈之女张淑兰（Chong Sook Lan），54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1360541－F。日本侵占时住Jalan，Eunos，Singapore，现住Bik 8，Bedok South Ave2 ＃06－300。邮编1646。

损失数额：3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父是一位船主和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

64. 受害者：

陈玉璋

陈玉璋(Tan Giok Chung, Tan Gek Cheong)，男，73岁，退休，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K256034。日本侵占时住Jalan Padungan,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30, Taman Phoning Lrg. Seladah No. 1 - H, Off Jalan Tun Jugah, Kuching, Sarawak。邮编93350。

投诉人资料：陈玉璋之女陈春华，42岁，家庭主妇。

损失数额：38156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年轻时是个渔夫，拥有一艘帆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被派去用自己的帆船运载胡椒前往新加坡，再载回来米糖等日用品，行程一个来回需要一个月，历经惊涛骇浪的风险。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的三年多里，我父亲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分文不值，给父亲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还好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仍旧保存了有50年历史的香蕉票。现在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能遵守承诺，把我们的血汗钱给予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0日。

65. 受害者：

温志镜

温扬声(Voon Yang Sanot)，男，80岁，退休，祖籍新安，身份证号码为468268。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Jalan Landeh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53, Tenth Mile Bazaar, Kuching, Sarawak，邮编93250。

投诉人资料：温扬声之子温志镜(Voon Chi Jui)，46岁，工人。

损失数额：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是务农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66. 受害者：

张成冰，男，商人。

张玉梅

投诉人资料：张成冰之女张玉梅（Teo Geo Moi），4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H0157275。日本侵占时住No. 43 Jalan Tun Mustapha, Kg, Lajau, Labuan，现仍住此地。邮编87008。

损失数额：56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安居乐业，生意一帆风顺，就在事业发展最顺利的时候，日本鬼子发动了一场魔鬼般的战争，残杀无辜的百姓，日军还强迫人民把英殖民地的钱变换成日本香蕉票流通使用。我父亲的血汗钱从此就变成了日本香蕉票。如今我父亲还留下日本香蕉票有56000元。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还我一个公道，把当年承认保证流通使用的日本香蕉票，换回我国的马来西亚钱。目前日本政府执行民主人权，国家富裕，相信日本政府会换回香蕉票的。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67. 受害者：

投诉人蔡玉华之父。

蔡玉华

投诉人资料：蔡玉华（Chai Ie Hua, Chou Ie Hua），女，51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K150936。日本侵占时住Kampong Belawai, Sarikei，现住No. 28, Indah Lane Ic, Off Jalan Teku, Sibu, Sarawak。邮编9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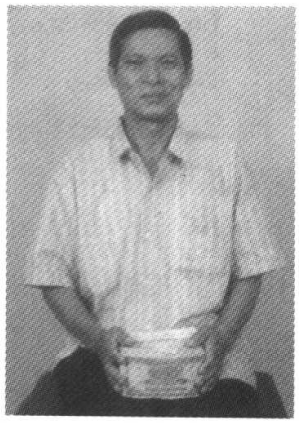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3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时期，家父从商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数十万元，自从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当时仅家母保存下3万余元，并保存至今。其他数十万元，因为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家父一气之下，全部把它们烧毁，家父因此破产，全家生活清苦！最近我们发现香蕉票上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本着人道的精神，人类的道德心，给我们受害者合情合理的赔偿。假如日本国尚有民主人权的存在，那么便应该负起一切的赔偿责任。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

68. 受害者：

投诉人黄鞬钦之父。



黄鞬钦

投诉人资料：黄鞬钦(Wong Pik King)，男，52岁，劳工，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码为K341749。日本侵占时住Sg Ma'aw, Sibu, Sarawak, Malaysia，现住84, Jalan Dipa Negara, Perpindahan Mumong, Kuala Belait,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邮编6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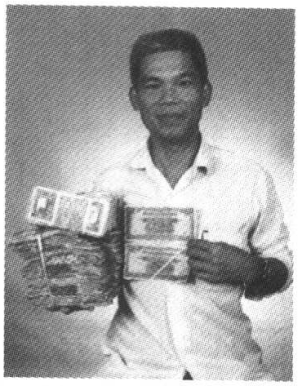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时期，我父亲是做小贩的，辛苦存下的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这些仍保存着香蕉票的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69. 受害者：

林良海(Ling Liang Kai)，男，40岁，小商人。



林恩森

投诉人资料：林良海之子林思森(Ling Sii Seng)，46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K139832。日本侵占时住Bulcit 9 gu, B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现住49 A, Hua Kiew RD, Sibu, Sarawak, Malaysia。邮编96000。

损失数额：4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大帝国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种植香烟叶，辛苦存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在军用票上说明保证可以兑换。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诺言。盼望日本政府能兑现诺言，赔偿我的4万元军用票。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70. 受害者：

陈榜辉，男，75岁，小贩。

陈福胜

投诉人资料：陈榜辉之子陈福胜(Tan Hock Se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汕头，身份证号码为K691686。日本侵占时住马来西

亚国砂拉越州民都鲁省，现住 No. 44，Main Bazaar，Bintulu，Sarawak，East Malaysia。邮编 97008。

损失数额：2440 元。

投诉内容：(委托人许志远律师)我的当事人拥有 1941—1945 年发行的军用香蕉票 2440 元。这些钱是我当事人的父亲留下给他的。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答应将这些军用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钱，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将这一诺言实现。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5 日。

71. 受害者：

陈国珍，男，30 岁，小商人。

张雅季

投诉人资料：陈国珍之媳张雅季(Teoh Ah Khiok)，41 岁，书记，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4469373，日本侵占时住 30 Market Lane，34000Taiping Perak，现住 3 - 1 - 4 Jalan Gemas，Pulau Pinang。邮编 10460。

损失数额：17587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翁卖猪肉，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4 日。

72. 受害者：

马振标(Beh Chin Phioh)，男，53 岁，商人，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 3078109(旧)，400715 - 08 - 5179(新)。日本侵占时住 Port Weld，Taiping，Perak，现住 674 - M，Jalan Air Terjun，Penang。邮编 10350。

马振标

投诉人资料：马振标本人。

损失数额：95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辛

辛苦苦存下一笔为数 95000 元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日本国家经常说他们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3 日。

73. 受害者：

谢祥荣

谢福庆，男，80 岁，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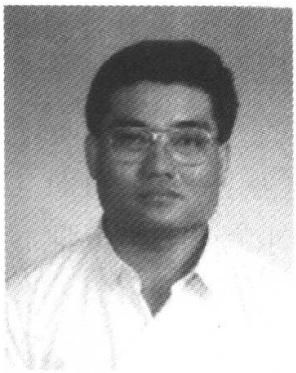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谢福庆之子谢祥荣（Cheah Seong Eng），49 岁，职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4093453。日本侵占时住槟城，现住 663 - C, Pepper Estate, Fettes Park Penang。邮编 11200。

损失数额：10 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至今拥有 10 万元左右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把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2 日。

74. 受害者：



陈德兴

陈梅和，男，68 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梅和之子陈德兴（Tan Teik Hing），41 岁，车轮商，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 4668936。日本侵占时住 Sungai Tiram, Bayan Lepas, Penang，现住 5F, Sepuluh Kongsi, Bayan Lepas, Penang。邮编 11900。

损失数额：6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农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

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6 日。

75. 受害者：

投诉人林亚全之父。

林亚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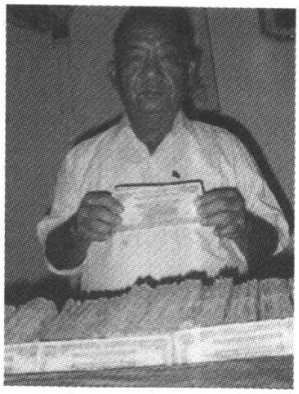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林亚全(Lim Ah Chuan)，男，41 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4451796。现住 5157 Mk 20, Kubang Semang Bkt Mertajam, Pulau Pinang。邮编 14400。

损失数额：9501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父亲在日军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穿户走街的做小贩生意，在三年零八个月里，一共存了 9501 元的日本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如同废纸。但是这些香蕉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这个当今世界超级经济强国应当履行诺言，免得他国说日本政府言而无信。在此我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血汗钱。

76. 受害者：

投诉人洪金龙之父。



洪金龙

投诉人资料：洪金龙(Ang Kim Leng)，男，65 岁，劳工，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 0300863。日本侵占时住北海，容眼亚占，现住 893, Jalan Bertam, Kepala Batas, Seberang Prai Utara。邮编 13200。

损失数额：30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和小贩，他靠卖蔬菜和粮食换得了被称为“香蕉票”的日本军用票。这些香蕉票是靠我们的血汗换来的。但是随着日本帝国军队的投降和崩溃，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意识到这些“钱”现在只是一堆废纸了。实质上，除了这些香蕉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父母只能像一个奴隶一样干活来偿还我们所欠别人的债，因为这一变故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我父母已经离开

了人世，但是每当我看着父母留给我的这些香蕉票，就让我想到这些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以及因为这些废纸，我父母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受的痛苦和悲伤。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为日本帝国对马来西亚所做的一切做出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履行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日本国家仍然存在，你们不能逃避和忽视你们的责任。如果你们不能负责任地把我们的血汗钱兑换给我们，收回你们的香蕉票，那么是没有人会原谅你们的。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0 日。

77. 受害者：

庄秋桂(Ch'ng Chew Kooi)，男，44 岁，小商人。

庄清培

投诉人资料：庄秋桂之子庄清培(Ch'ng Cheng Phoey)，64 岁，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 3785029。日本侵占时住 No. 1504, Mukim 7, Kg Setol, Teluk Air Tawar, P. W。现住 411, Teluk Air Tawar,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邮编 13050。

损失数额：2056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期，(1941—1945 年二次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庄秋桂是一个杂货店商人。他工作非常辛苦，总共储蓄了 20560 元的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从马来西亚撤退以后，所有的香蕉票都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对我的父亲。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会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9 日。

78. 受害者：

黎金水，男，79 岁。

黎燕妮

投诉人资料：黎金水之女黎燕琼(Lai Yin Kheng)，36 岁，书记，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5283224。日本侵占时住槟城，现住 15 - 07 - 03 Lintang Paya Terubong 1, Penang Malaysia。邮编 11060 Penang。

损失数额：57000 多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57000多元,这是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把这些辛苦赚来的钱兑换成马币,因为这些都是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79. 受害者:

投诉人林明心的公公(家翁)。

林明心

投诉人资料:林明心(Lim Beng Sim),女,59岁,退休教师,祖籍福建海登,身份证号码为3641840。日本侵占时住槟城中路(现已拆毁),现住43 Reservoir Crescent, Penang。邮编11500。

损失数额:30000元。

投诉内容:本人林明心现存有日统治马来西亚时发行的香蕉票大约3万元,这些钱是我家翁留给我丈夫的。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三年零八个月里,我丈夫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辛苦做点小生意,存下了这么多血汗钱。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为我们兑换成马币。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早日为我们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80. 受害者:

邱淑兰,女,82岁。

邱淑兰

投诉人资料:邱淑兰之子林应武(Lim Eng Woo),39岁,管工,祖籍广东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477517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现住27, Lorong Cengal Dua Jalan Bagan Lallang B'worth。邮编13400。

损失数额:7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被迫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做生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拥有7万元的日本香蕉票。这些钱是我母亲卖了十多头猪存下来的,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将这些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

81. 受害者：

蓝国兴

蓝清水(Lam Cheng Swee)，男，46 岁，机车司机，身份证号码为 P263604。

投诉人资料：蓝清水之子蓝国兴(Lam Kok - Heng)，54 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 4325480。日本侵占时住 60c Sungai Pinang Road, Penang。现住 16 Tingkat Mas Penang, Malaysia。邮编 11600。

损失数额： 11600 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蓝清水，1896 年出生在中国，因为被人迫害和生活困难，他和母亲以及兄长来到马来西亚。在经过艰难的选择和努力工作以后，在 1923 年 11 月 29 日，我父亲成为了一流的机车司机，当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工作，有着很好的报酬。这个典型的中国工人，一直工作到 1969 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即使在病床上，他还是坚信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一天能够归还他在中国继承的房子。本人出生在 1940 年，在日本南进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是当时发生的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经能够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一队日本兵来强迫先父交出我们的汽车，然后在白布条上写下几个红字："日本帝国军队拿走了……"。1969 年先父去世时，我们才把白布条扔掉。而且我也发现先父留下了大约 11600 元香蕉票，它和先祖父留下的中国产业文件一起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的确受了很多苦难。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只能从头再来，因为日本军用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应该得到公正的赔偿，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了 50 年了。我希望日本能在二战以后履行诺言和保证赔偿，赔偿给我们这些在大马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2 日。

82. 受害者：

高泉荣

高忠尾。

投诉人资料：高忠尾之孙高泉荣(Ko Chuan Eng)，50 岁，店员，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0274560。日本侵占时住 40, Arminean Street, Ghaut, Off Weld Quay, Penang。现住 667, Fettes Road, Pepper Estate Penang。邮编 11200。

损失数额： 3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祖父在外归入口的货船上做点小生意，遗留下日治时期的纸币。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却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钱，当时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应当执行诺言，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9 日。

83. 受害者：

黄木星(Ng Bak Seug)，男，小商人。

黄暹凤

投诉人资料：黄木星之女黄暹凤(Ng Siam Hong)，47 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5114790。日本侵占时住 1044，Bukit Kecil，14000 Bukit Mertajam，P. Pinang。现住 1179，Bukit Kecil，Bukit Mertajam，P. Pinang。邮编 14000。

损失数额：34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从大山脚下骑自行车到居林、吉打等地去卖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了一块北海的地，受到一些人的欺骗，把地卖了，换来一大堆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我的父亲承受不起这个打击，最后病倒了，过了几年便去世了。这块地在目前的价值是数百万，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实在是心痛。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对我们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6 日。

84. 受害者：

陈成家(Tan Seng Kah)，男。

陈晓明

投诉人资料：陈成家之子陈晓明(Tan Siaw Beng)，42 岁，工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 4356854。日本侵占时住 Bukit Merah，Bagan Serai，Krian，Perak，Malaysia。现住 1218，Lorong Chempa，Butterworth，Penang，Malaysia。邮编 12200。

损失数额：49050 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陈成家至今仍然保存了日本军用香蕉票 49050 元，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赔偿。在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钱变成了废纸。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树胶园的买卖。我父亲说当时有 30 担的树胶片被日本人拿去，并没有给钱。当时每担树胶片的价格是 4490 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全数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4 日。

85. 受害者：

骆万寿(Loh Ban Siew)，男，64 岁，商人。

郭炫孜

投诉人资料：骆万寿之妻郭炫孜(Koay Suan Kee)，64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 3078171。日本侵占时住 113，Jalan Magazine，10300 Penang，Malaysia。现住 162 - P，Jalan Padang Tembak，Pulau Pinang。邮编 11400。

损失数额：12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先夫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数十万元。这些香蕉票都是先夫辛苦做生意留下来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变得一文不值，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如今日本国家是一个奉行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曾经作出保证让每一个持有军用香蕉票的人兑换为有价值的现代钞票。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方可赎回它在过去侵略野蛮暴行的罪过，并借此机会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0 日。

86. 受害者：

康乌有，男，渔夫。

康丰荣

投诉人资料：康乌有之子康丰荣(Kh'ng Hong Eng)，59 岁，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3465814。日本侵占时住 406 Jalan Tanjang Tokong Penang，Malayisa。现住 340，Jalan Tanjong Tokong Penang Malaysia。邮编 10470。

损失数额：13407 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时期，父亲是位渔夫，他辛辛苦苦把香蕉票存下来，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已经不能使用。可是日本政府在票上保证拥有者可以兑换，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在人道上，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票上的诺言，兑换原有的钱，以慰我死去的父亲。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87. 受害者：

投诉人刘碧莲之夫。

投诉人资料：刘碧莲(Low Piak Lian)，女，73岁，退休，身份证号码为1088185。日本侵占时住Tampin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现住15, Lorong Pulau Tikus, Penang, Malaysia。邮编10350。

损失数额：5000多元。

刘碧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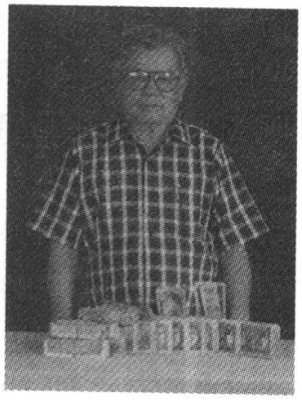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在胶园工作，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88. 受害者：

黄清才(Ooi Cheng Chye)，男，71岁，董事经理。

投诉人资料：黄清才本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2533202。日本侵占时住Pahau, Kulim, Kedah, Malaysia。现住1101, Jalan Raja Uda Butterworth, Penang, West Malaysia。邮编12300。

损失数额：8475元(原来有四万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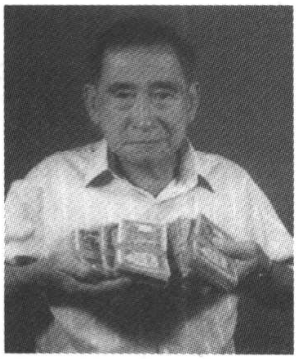


黄清才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我和父亲)在Pahau, Kulim, Kedah, Malaysia拥有一家木材厂，我们给一家叫做干田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供应木材。上述会社是一家海军供应者，这家会社的负责人叫做柴野英夫。在二战后期，我们大约拥有香蕉票4万多元，但因时间已久，一部分已经给白蚁吃掉，只剩下总数8475元的香蕉票。今天，日本已是经济大国，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3 日。

89. 受害者:



郑玉堂

郑玉堂(Teh Gaik Thung),男,76 岁。

投诉人资料:郑玉堂本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码为 3789589。日本侵占时住 Matang Tinggi, Bukit Mertajam, Penang。现住 1125, Permatang Tinggi, Bukit Mertajam, Penang。邮编 14000。

损失数额: 9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种黄梨,辛辛苦苦储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1 日。

90. 受害者:

谢枚洙

谢沧浪(Cheah Chong Long),男,59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谢沧浪之女谢枚洙(Cheah Bee Choo),50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 0302342。日本侵占时住 No. 3305 Kampung Telaga Ayer Butterworth, Pulau Pinang, Malaysia。现住 No. 36, Lorong Kiambang, off Jin, Raja Uda Butterworth, Pulau Pinang, Malaysia。邮编 13000。

损失数额: 55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爸爸是小贩,开杂货店,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合理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这样才能安慰那些已经死去的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1 日。

91. 受害者:

投诉人杨文龙之父。

杨文龙

投诉人资料：杨文龙(Yong Boon Leong)，男，24岁，建筑工人，身份证号码为 A1341672。现住 718-C, MK 3, Jalan Balik Palau, Ayer Hitam, Pen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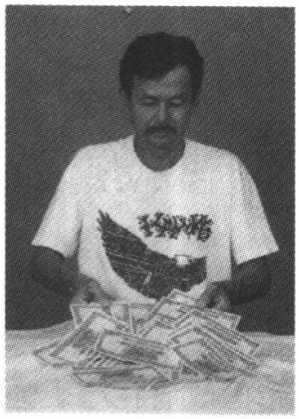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22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积下了12200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钱的票面上都写着"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必须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这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3日。

92. 受害者：

叶鏎珍(Yap Chor Tin)，男，32岁，小贩。


叶耀堂

投诉人资料：叶鏎珍之子叶耀堂(Yap Yoon Tong)，46岁，小贩，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107012。日本侵占时住 Bakar Arang, Sungai Patani, Kedah。现住 No. 2813 Lorong Sekasih 6A/1, Taman Selasih, Kulim, Kedah。邮编0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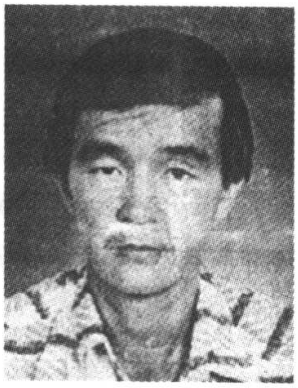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8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7日。

93. 受害者：

投诉人叶振华之祖父，小商人。


叶振华

投诉人资料：叶振华(Heap Chin Hua)，男，39岁，技工，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4842654。现住 D201, Taman Sri Tandop, Batu 3, Sungai Korok, Alor Setar, Kedah。邮编05400。

损失数额：25300元。

投诉内容：这笔钱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原因不祥。我父亲提起过，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期间，我祖父是一

位做杂货生意的小商人，辛辛苦苦保存下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25300元。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一走了之，不负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交代，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再说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国家金钞票是有印证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责任，收回政府的金钞票，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94. 受害者：

张四芳(Teoh Soo Hong)，男，45岁，商人。

张京水

投诉人资料：张四芳之子张京水(Teoh King Chooi)，58岁，退休，祖籍福建龙溪，身份证号码为0758913。日本侵占时住Kota Sarang Semut，Kedah。现住172，Taman Mahawangsa，Seberang Jalan Putra，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10900元。

投诉内容：父亲为生意而日夜奔跑，废寝忘食，流血又流汗，终于存下了一笔血汗钱，本来想从此可以安享晚年。孰料日本帝国政府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投降，军用票也随之变成了废纸，父亲一生的积蓄也付之东流。身为儿子的我，恳求日本现任政府，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于拥有军用票的人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减轻日本军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95. 受害者：

陈东岳，男，58岁

陈亮锡

投诉人资料：陈东岳之子陈亮锡(Tang Liang Tick)，28岁，小贩，身份证号码为0427833。日本侵占时住Simpang Ampat，Alor Setar，Kedah，现住No. 48，Batu 51/2，Simpang Empat，Alor Setar，Kedah。邮编06650。

损失数额：6000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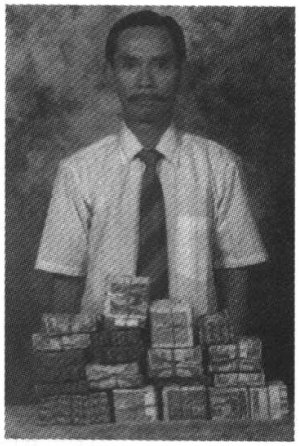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香

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军用票不被承认。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96. 受害者：

刑穀花，男，73 岁。



刑竞海

投诉人资料：刑穀花之子刑竞海（Heng Kheng Hai），68 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 0776556。日本侵占时住 No. 6 Jalan Marbok，Sungai Petani，Kedoh，Malaysia。现住 No. 270 Jalan Hospital，Sungai Petani，Kedah，Malaysia。邮编 08000。

损失数额：40610 元。

投诉内容：二战期间，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时候，为了养活全家，我父亲被迫卖胶园，做生意。当时发行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以后，日本政府从占领地撤军，这导致我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和痛苦，当时我们都依靠日本军用票在生活。后来我被告知日本政府会承认这些军用香蕉票，并且保证能够按照币面价值兑换成马币。我欣赏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希望我保存了 50 年的香蕉票都能够得到补偿。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日本人民受到大家的尊重，听说日本政府致力于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人权和民主，我很高兴。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7 日。

97. 受害者：

陈坤德（Tan Khoon Teik），男，86 岁，商人。

陈宗缘

投诉人资料：陈坤德之子陈宗缘（Tan Teong Ean），男，62 岁，退休，祖籍福建思明，身份证号码为 0087570。日本侵占时住 68，Pekan Mekayu A/S Kedah Malaysia。现住 D－249，Kawasan Perumahan Awam Mergong，Alor Setar，Kedah。邮编 06250。

损失数额：10 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陈宗缘，向日本政府为我家族成员和我在日治期间所受的苦难提出赔偿要求。在日治期间，我家里人和我都遭到日本士兵的不公平对待，由于缺乏粮食造成营养不良。同时，人们都被强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发行的“军票”来代替被禁用的英镑。战争结束以后，当时是小商人的父亲陈坤德(已经去世)去世时留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用票”，这笔钱被他的大儿子——我继承了。在这些军用票上印着“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按照我现在所拥有的总数不下于 10 万元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同等数额的马来西亚林吉特。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2 日。

98. 受害者：

林连金(Lim Bian Kim，Lim Lian Kim)，男，80 岁，退休，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 0088266。日本侵占时住 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现住 No. 210，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邮编 05400。

林连金

投诉人资料：林连金之女林秀娇(Lim Siew Kiou)，38 岁，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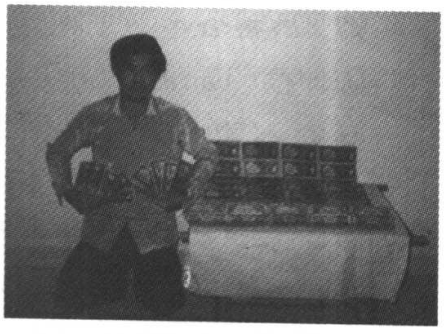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27280.5 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林连金今年已经 80 岁了，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鱼行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和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6 日。

99. 受害者：

郑祖音，男，48 岁，小贩。



郑新国

投诉人资料：郑祖音之孙郑新国(Teh Sin Kok)，41 岁，打工，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 4473246。日本侵占时住 5 1/2 Rutu Simpang Empat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现住 643 Lrg Kota Makmur 8/1

Taman Srz Kota Kedah Malaysia。邮编 06600。

损失数额：23585 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我祖父是个商人，辛辛苦苦地积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然而，日本从马来西亚撤走以后，所有23585 元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在当时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我们辛苦地赚来这些钱，但是一夜之间我们成了穷人，变得一无所有。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给予兑换，因此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日本政府有承诺赔偿的。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香蕉票。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发达的强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而，这对我们意味着很多。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 日。

100. 受害者：

投诉人纪锦江之父。

投诉人资料：纪锦江(Kee Kim Kang)，男，43 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8106479。日本侵占时住 Padang Lembu Gurun Kedah。现住 No 10 Padang Lembu Gurun Kerah。邮编 08330。

纪锦江

损失数额：103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渔夫。他为了使他的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而辛劳工作。当时在马来西亚使用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积下了 103000 元香蕉票。日本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香蕉票当成了废纸。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否则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人权，希望日本政府尽快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6 日。

101. 受害者：

林浮栳

林浮栳(Lim Poo Low)，男，73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3029891。日本侵占时住Kampang Kuai, Jawa, Padang Lalang, Kota Setar, Kedah。现仍住此地。

投诉人资料：本人。

损失数额：40000元。

投诉内容：我希望将我现在所拥有的4万元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单位)，这些钱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跟我们买东西时付给我们的。然而，日本军队投降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军票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且能将这件事转告给日本当局。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102. 受害者：

李天荣

Lee Kong Fong 李功芳，男。

投诉人资料：Lee Kong Fong 李功芳之子李天荣(Lee Thean Yoong)，73岁，失业，身份证号码为0121027。日本侵占时住No. 123, Kampong, Lallang, Baling, Kedah。现住No. 123 Kg Lallang, Baling Kedah。邮编09100。

损失数额：18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农民，他在Kampong, Lallang, Baling, Kedah拥有一家商店，我帮助他管理业务，日本军用香蕉票是当时惟一使用的货币。在商品交易中，我们存下了总数为18000元的一笔香蕉票，在英国重新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这些香蕉票成了一堆废纸。如今本人年老失业，急需资金。谨此函达贵国现任政府，务必履行日本占领期间所作的承诺，赔偿给本人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3日。

103. 受害者：

黄　蕊，女，83岁，水果贩。

黄　蕊

投诉人资料：黄蕊之孙丘奎贤（Khoo Kooi Hean），35岁，建筑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5786983。日本侵占时住32 Jalan Jetti Lama B'worth P. W。现住1528，Taman Keladi，Lorong Angsana 43，Sungai Petani，Kedah。邮编08000。

损失数额：24737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母卖水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祖母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票，尽早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104. 受害者：

洪理贤（Ang Lee Hianga），男，30岁，小商人。

林美菁

投诉人资料：洪理贤之妻林美菁（Lim Mooi Cheng），70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240109－02－5088。日本侵占时住Pekan Pokok Sena Kedah。现住C/O 172 Taman Mahawangsa 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20000元。

投诉内容：我与先夫辛勤地工作，才储蓄到2万元军用票，很不幸，日本政府在1945年向盟军投降，使我们拥有的军用票变成了废纸，因此日本政府必须对我们的损失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105. 受害者：

黄武元，男，30岁，烟店老板。

投诉人资料：黄武元之孙黄毓煌（Ng Seok Hua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朝阳，身份证号码为8201395。日本侵占时住86 Jalan Raya Serang Kedah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09800。

损失数额：30000元。

黄毓煌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在Kangar，Perlis 拥有一家烟厂，他是这家烟厂的老板，但是他不得不辛勤经营这家工厂来养活每一个人。1945 年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货币香蕉票成为了一堆“废纸”，他的工厂和所有钱都成为了过去。我们至今仍然拥有价值 3 万元的香蕉票，现在他的孙子代替他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把我祖父在日治期间失去的钱财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12 日。

106. 受害者：

张自守，男，50 岁，树胶园园主。

张致祥

投诉人资料：张自守之子张致祥（Chong Tee Seong），男，49 岁，书记，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码为 0798584。日本侵占时住 Labu Besar，Kulim，Kedah。现住 No. 375，Lorong Cengai Merah，Taman Bersatu，Kulim，Kedah Darul Aman。邮编 09000。

损失数额：13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掉胶园存下了 13 万元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们辛勤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5 日。

107. 受害者：

投诉人郑元增之父。

郑元增

投诉人资料：郑元增（Teh Guan Cheng），男，44 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3569667。现住 No. 13，Jalan Besar Btg Melaka，N. Sembilan，Malaysia。邮编 73300。

损失数额：11628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存下了

军用香蕉票，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希望日本政府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2 日。

108. 受害者：

投诉人石芳之父。

石 芳

投诉人资料：石芳（Cheok Hong），男，46 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 3404904。日本侵占时住 Lukut。现住 Lot 1854 Main Road Lukut，Post Dickson N. Sembilan。邮编 71010。

损失数额：4000 多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商的，辛辛苦苦存下了 4000 多元香蕉票。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却都无法使用，给我们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0 日。

109. 受害者：

投诉人黄亚娇之父。

黄亚娇

投诉人资料：黄亚娇（Wong Ah Kiew），女，56 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三水，身份证号码为 2491692。现住 27 - D，Kampung Kinching，Ulu Temiang，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 70200。

损失数额：14500 元。

投诉内容：我请求日本政府将我们受害者的日本军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我的日本军用票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在二战期间，我的父亲做木匠，工作非常辛苦，好不容易积下了一笔钱。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钱不能再用了。这些钱就留给了我，他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将它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币），共有 14500 元。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30 日。

110. 受害者：

投诉人陈明远之父。

陈明远

投诉人资料：陈明远(Tan Bing wah)，男，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891867。现住280 - E Temiang Road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0200。

损失数额：1949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父卖胶园和其他财产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心灵。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9日。

111. 受害者：

投诉人黄天麟之祖父。

黄天麟

投诉人资料：黄天麟(Wong Thian Li)，男，38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5145925。现住NO. 56 Main Road Batu Kikir,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200。

损失数额：9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是一个胶园的经营者，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祖父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衷心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受害者家属兑换军票，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6日。

112. 受害者：

投诉人王家和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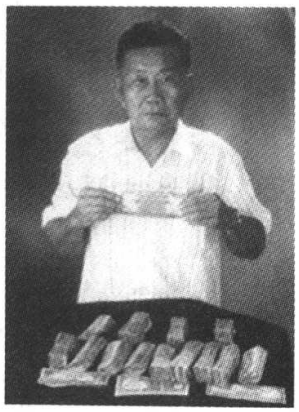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王家和(Ong Kah Hoe)，男，62岁，退休，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320506 - 08 - 5105。日本侵占时住No. 11, Market Road, Trong, Taiping Perak, Malaysia。现住68 - F, Jalan Lister Kuala Pilah N.

Sembilan。邮编 72000。

损失数额：1079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杂货店，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父亲还拥有香蕉票 9000 元。这些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之后变成了废纸，我们家顿时陷入了贫困，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9 日。



王家和

113. 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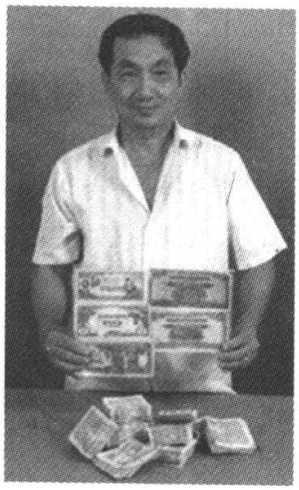
魏微山，男，95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魏微山之子魏仕炳（Nee San Beng，Ngai Soy Heng），56 岁，退休，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证号码为 0884117。现住 10 - A，Jalan Temiang，Seremban Negeri Sembilan，Malaysia。邮编 70200。

损失数额：1144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开咖啡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跟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家属兑换，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5 日。



魏仕炳

114. 受害者：

廖　保，男，60 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廖保之子廖关生（Lem Kim Sang），男，51 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 3567396。日本侵占时住森州万茂。现住 No. 13 Lorong 1，Taman. K. S. M. Bahau，N. S. 。邮编 72100。

损失数额：20 万元。

投诉内容：战争带给国家不安宁，国破民亡，亲人之间生死离别，这一切都是日本大帝国政府统治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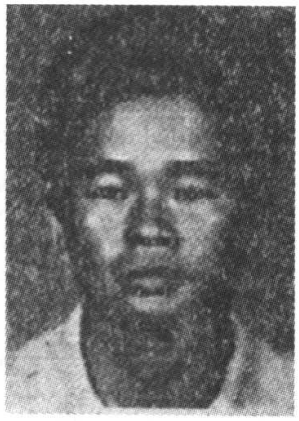
廖关生

西亚时期迫使我们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的结果。战败以后日本军票没有了任何价值，人们只能用以物换物来维持生计，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命也朝不保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6 日。

115. 受害者：

杨　德(Yang Teck)，男，42 岁，割胶工人。



杨日生

投诉人资料：杨德之子杨日生(Yang Nyak Sang)，46 岁，泥水扎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0239997。日本侵占时住 Port Dickson，Lukut，Negeri Sembilan。现住 477，Taman Sri Mawar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邮编 70450。

损失数额：6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杨德在他 42 岁时去世了，作为一个割胶工人，他拥有一部分胶园。当时我们家拥有一定的日本香蕉票。很不幸地，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成了一堆废纸，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日本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30 日。

116. 受害者：

郭谭胜(Kok Tam Sing)，男，75 岁。

郭谭胜

投诉人资料：郭谭胜本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1301380。日本侵占时住 No. 155 Green Ward Mantin N. S.。现住 No. 185 Green Ward，Wantin N. S.。邮编 71700。

损失数额：94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的 44 个月中间，我出卖了我的财产来做生意，直到日本投降。结果日本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我的血汗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让我感到万分痛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9 日。

117. 受害者：

李俊开

李　切，男，62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切之子李俊开(Lee Choon Kai)，75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571763。日本侵占时住No. 7 Jalan Besar, Perak Chuan, Port Dickson，现仍住此地。邮编71960。

损失数额：11000元。

投诉内容：自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马来西亚时，我们全家人搬迁到胶园内，不幸家父被毒蛇咬了一口，伤重。当时苦难重重，因此出售树胶园一段，用作医药费及生活费用，留下万余元的香蕉票。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但是它并不是亡国。马来西亚人民的血汗钱，日本人不应该不承认，应该履行承诺，予以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3月8日。

118. 受害者：

曾　寿

曾　寿(Chen Shu)，男，82岁，退休，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240265。日本侵占时住Hosapa, Titi, Jelebu. N. S.。现住66, Jalan Dato Moyang Salleh, Kuala Klawang, Jelebu,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600。

投诉人资料：曾寿本人。

损失数额：15000元。

特殊经历：我的胞兄遭到日军杀害，他叫曾宁发，当时20岁，在于郎郎耕有5英亩的香蕉芭，但是他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知知港，河沙坝。他在于郎郎蕉芭工作时惨遭日军先锋队屠杀，沉冤50多年未雪，现在向日本申诉。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把店屋卖掉，改行做农夫和经营小贩，辛辛苦苦，省衣节食。我父亲为一家九口的生活奋力工作，挨了三年多，稍有积蓄，但是所赚的都是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日本政府发行的，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正面印有保证兑换的字眼，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竟然变成废纸，导致我父亲欲哭无泪。我们一家大小做了三年多，只赚到这些废纸。这些军用香蕉票保存至今，50多年完好无损，共有15000元，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兑换之诺言，兑换回马来西亚的钞票，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0 日。

119. 受害者:

陈玉进,男,28 岁,农耕。

陈玉莲

投诉人资料:陈玉进侄女陈玉莲(Tan Nyok Lun),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 281120 - 05 -5000。日本侵占时住 Pedas,N. S. 。现住 35,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邮编 71700。

损失数额:5000 元。

投诉内容:1942 年 2 月,我的叔叔管理胶园时,在胶园内被日本军人杀害了。行凶的日军为先锋队。当时他存下了 5000 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钱由我保管至今,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给我兑换成马币,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2 日。

120. 受害者:

李华富,男。

李文雅

投诉人资料:李华富之子李文雅(Lee Woon Yah),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3054762。现住 41,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 71700。

损失数额:4 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李文雅,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是一家从我父亲手里接收下来的店铺。在二战以前,我们这家店是 Mantin 镇上惟一的一家,因此我们积下了很多钱,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日本占领了马来西亚,我们的商品卖出去以后,得到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因为日本那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无法使用和进行交易,我们的店破产了,我们感到伤心和困惑。当时,整个家庭都陷入悲伤,只能从头再来,因此损失无法计算。基于公平和人道的考虑,日本政府应该接受我们的日本军用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121. 受害者：

吴锦运，男，60岁，商人。

吴景桔

投诉人资料：吴锦运之子吴景桔(Goh Keng Ngoh)，59岁，店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856237。日本侵占时住Melaka。现住No. 10 Rumah Rakyat, Gemenchih, N. S. , Malaysia。邮编73200。

损失数额：12495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点，日本占领了新马。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商人，他辛辛苦苦地积下了12495元的日本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他们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赔偿，将军票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马币。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122. 受害者：

投诉人Poh Leong Chiew的叔叔。

Poh Leong Chiew

投诉人资料：Poh Leong Chiew，男，59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18536。现住272 - F, Jalan Tuanku Antat, Rahang Kecil, Seremban, N. S. 。邮编70100。

损失数额：1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叔叔是位商人，他存下了16000元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全成了废纸。每一张日本军票上面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8月7日。

123. 受害者：

黄　振(Wong Chin)，男，小园主。

投诉人资料：黄振之子黄观霖(Wong Koon Lam)，男，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北流，身份证号码为0923814。现住412 Sungai Klau Raub Pahang Darulmakmur。邮编27630。

损失数额：6000多元。

黄 振

投诉内容：在1945年以前，日本控制了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当时，我父亲黄振被迫卖掉了大部分胶园。我父亲捐了一部分钱给日本政府作军费，剩下部分自己留用。在我们国家光复以后，我们已经储蓄了很多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是我们不能在我们国家使用这些军用票了。当时我们全家人因为这些日本军用票失去了它的价值，不能再使用而对生活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上次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今后会给我们兑换香蕉票的。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兑现诺言，把我们的军用票兑换成马币，而不要使我遗憾终身，这样也能给日本国家挽回一些声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124. 受害者：

蓝石秀，女。

投诉人资料：蓝石秀之子蓝金(Lam Kim)，57岁，金矿，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654532。现住238 Sungai Lui N/ V Pahang Raub 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8400元。

蓝 金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辛辛苦苦工作，存下了8000多元的香蕉票。我母亲保存至今。日本政府应该还我父母的血汗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能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125. 受害者：

投诉人陈金池之父。

陈金池

投诉人资料：陈金池(Tan KimTee, Tan Hock Seng)，男，56岁，传销商，祖籍福建厦门，身份证号码为3091841。日本侵占时住Bangan Serai, Perak, Malaysia。现住T-7, Kampung Sempalit, Raub Pahang Darul Makmur, 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4万元。

投诉内容：当时，先父是当地的闻人（当时俗称侨领），他变卖财产换回几麻袋的日钞，无可否认的，这是先父的血汗钱。日军走了，当时的日钞也变成了废纸，所以母亲就要把它烧掉，幸亏先父发现得早，抢回40张遗留下来，我一直把它看作是纪念品保留着。虽然日军走了，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还是要负起责任的，因为日钞票面上写着“日本政府保证兑换”，这很明显地指出日本政府等待持有者来索取。现在就是索取的时候了。日本政府可以赔偿给英国与菲律宾，同样的原因，当然也应该负起同样的责任，赔偿给马来西亚的日钞持有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126. 受害者：

王炳火，男，21岁，杂货店主。

王朱赐

投诉人资料：王炳火之弟王朱赐（Ong Choo Soo），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8307089。日本侵占时住杨厝港，飞机坊路，第256号，Singapore。现住B-2292，Taman Mirama，Jalan Haji Ahmad，Kuantan，Pahang。邮编25300。

损失数额：42260元。

投诉内容：我们家有七兄弟和五姐妹，家庭幸福，环境良好。有开杂货店的、务农的、养猪的、养鸡鸭的，还有椰子园、大船等等。1942年2月14日，日本军队来村里将壮丁都抓去了，我家就抓去了五位，其中有我的一个兄弟王炳火，一去不回头，至今仍然生死不明。我的父亲被日军打成重伤，被迫将金器和英国纸币7600元给了日军。父亲重伤成疾，再加上失去儿子和金钱，家境逐渐败落，遭到重重打击，于1943年年底气绝去世。日军强迫供给食物、鸡鸭、猪等，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日军仗势欺人，百姓惟有忍气吞声。日军投降以后，用劳苦换来的香蕉票共有126000元，到现在共剩下42260元。日军使我父亲重伤去世，一兄失踪，生意、家庭破落，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的军票变成了废纸。这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无法消失。对日本人应该和睦相处还是恨之入骨，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希望日本现在的政府能够赐还公道，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127. 受害者：

林木星(Lim Bok Seng)，男，34岁，农民。

箫金燕

投诉人资料：林木星之子萧金燕(Seow Yun)，50岁，职业 Rubber Tapper，身份证号码为0259539。日本侵占时住 Mengkarak，Pahang。现住 No. 1，Durian Tawar，Mengkarak，Pahang。邮编28200。

损失数额：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种稻米存下香蕉票3万元，这些都是他的血汗钱。可是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体恤受苦受难者的贫苦生活，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128. 受害者：

龙泽恩，男，72岁，小商人。

龙兆良

投诉人资料：龙泽恩之子龙兆良(Loong Siew Leong)，53岁，发展商，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10721-06-5077。日本侵占时住 C-152，Jalan Bukit Ubi Kuantan Pahang。现住 C-822，Jalan Kenanga，Off Bukit Ubi，Kuantan，Pahang Darul Makmur。邮编25200。

损失数额：34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的父亲靠贩肉为生。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他存下了一些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投降离开马来西亚以后，这些钱全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在精神和其他方面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们受害者已经保存了这些钱半个多世纪了，这次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这个世界经济强国能够基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家民主、人权的信仰，以适当的利率给予我们受害者赔偿。我相信这些行动能够慰藉我们千百万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129. 受害者：

蔡依锰

蔡起俊(Chay Choong)，男，83岁，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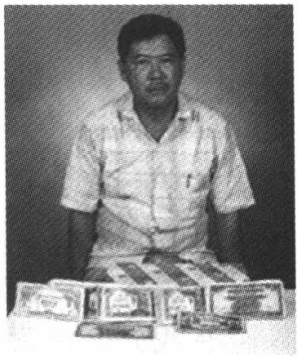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蔡起俊之子蔡依锰(Chay EE Mong)，40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8373944。日本侵占时住85，Quarry Road，Brinchang，Cameron Highlands，Pahang，现仍住此地。邮编39100。

损失数额：96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先父种菜兼经营土产生意，当时存有香蕉票数目很多，可是这些血汗钱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分文不值。现在所保存的只不过960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依照钞票上的保证宣言，悉数赔偿给持款的受害者家属，而且有关的香蕉票是当时战乱时期所通用的官方钱币，理应由日本政府负责。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130. 受害者：



覃杰章

覃　章(Jam Chong)，男，4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覃章之子覃杰章(Cham Kit Cheong)，50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1655951。日本侵占时住Kampung Kamando，Jasin Melaka，Malaysia。现住B-72，Tiew Tan Garden，Jalan Aman，Temerloh，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邮编28000。

损失数额：614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和作小贩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们家庭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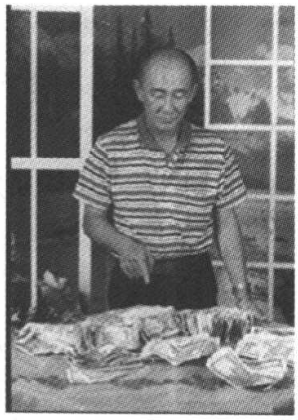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7日。

131. 受害者：

林廷杰，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廷杰之子林日盛(Lim Jit Seng)，55岁，商人，祖籍海南琼州文昌，身份证号码为3075867。日本侵占时住Paya Lang Triang Pah-

ang Malaysia。现住 10, Jalan Besar Taiang Pahang Malaysia。邮编 28300。



林日盛

损失数额：21463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咖啡店的，含辛茹苦积蓄下军用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对我等很不公平。幸好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保存了 50 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2 日。

132. 受害者：

罗辉保，男，23 岁，农民。

罗茂龙

投诉人资料：罗辉保之子罗茂龙（Low Boon Leng），55 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3819503。日本侵占时住 No. 136 Kampang Lian Seng 34300 Bagan Seral Perak, Malaysia。现住 No. 17, Jalan Kuairi Brinchang Cameron Highland, Pahang。邮编 39100。

损失数额：2151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存有我公公经营农场存下来的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0 日。

张亚利

133. 受害者：

陈稠娘，女，47 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陈稠娘之子张亚利（Teo Ah Lee），74 岁，农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2282623。日本侵占时住 4294 - C Bukit Baru, Melaka, Malaysia。现住 8043 - C Bukit Baru, Melaka, Malaysia。邮编 75150。

损失数额：89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母亲卖胶园、养猪、做农活，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使我们家财产遭受损失。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7 日。

134. 受害者：

苏清恭(Soh Chin Khoon)，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苏清恭之子苏亚富(Soh Ah Foo)，70 岁，退休，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 1768029。日本侵占时住 28，Jalan Bunga Raya，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 75100。

苏亚富

损失数额：5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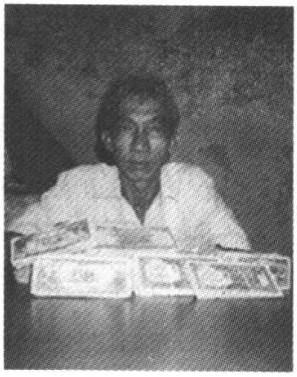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营卤咸鱼的，全部咸鱼卖完后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投降以后宣布香蕉票不通用，我父亲听到消息以后，对他的精神和他的生意都造成了伤害，从此我父亲的身体慢慢地衰弱、生病，1952 年就去世了。我去清理他睡房皮箱里的衣裤时发现香蕉票已经生出了白蚂蚁。那些被白蚂蚁蛀坏的香蕉票已经被拿去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但是我们还藏有一部分的香蕉票。这些钱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在香蕉票上面都有保证，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7 日。

135. 受害者：

汤永谭，男。

投诉人资料：汤永谭之子汤佩林(Tong Phwee Lim)，52 岁，技工，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 3048813。现住 8，Jalan Tukang Best Melaka。邮编 7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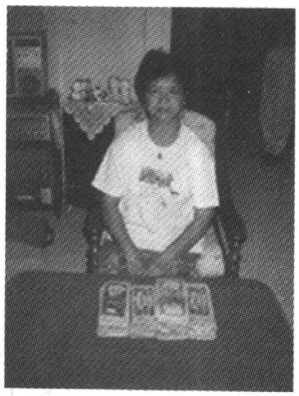
汤佩林

损失数额：344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酒饼卖，赚来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投降以后，就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

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的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换回其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6 日。



刘燕娘

136. 受害者：

刘春水(Lau Soon Swee)，男，78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刘春水之女刘燕娘(Lau Yan Niu)，53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 410107 - 04 - 5068。日本侵占时住 2770 - C, Batu 3, Sem-abok, 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 75050。

损失数额：160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一位生意人(经营杂货店)，他去世以后留给我很多的香蕉票日本钱，但是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已经不被他们承认了。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保证这些钱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却不再承认。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把我们受害者手中的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货币。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蔡耀川

137. 受害者：

蔡立成，男，55 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蔡立成之子蔡耀川(Sua Yeow Chuan)，24 岁，商人，祖籍福建泉州，身份证号码为 A 1923489。现住 No 2293, Jalan Bt. Gajah, Merlimau, Melaka。邮编 77300。

损失数额：3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祖父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这笔钱留给了我父亲。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使我们的财产、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所有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1 日。

138. 受害者：

刘金桃(Low Kim Toh)，男，81岁。

刘雅英

投诉人资料：刘金桃之孙刘雅英(Low Ah Eng)，35岁，小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5625714。日本侵占时住3097-J Batu 8 3/4, kampung Berangan Umbai 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77300。

损失数额：7299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卖胶园换来了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把军用香蕉票换回马来西亚货币。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9日。

139. 受害者：

投诉人王辉森的祖父母、父母。

王辉森

投诉人资料：王辉森(Wong Hui Shim, Wong Yun Fui)，男，65岁，退休政府公务员，祖籍海南琼海，身份证号码为0192455。日本侵占时住No. 70, Kampong Hulu Road Malacca, Malaysia。现住No. 53-I Ong Kim Wee Road Melaka。邮编75300。

损失数额：188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军用票两地通用，当时我们被迫兑换“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香蕉票，现在我们要求以一元对一元的利率给予我们赔偿。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期间染病，因为缺乏医药，先后逝世，遗留下英国殖民地时代通用的、价值极高的钱币2万多元，储备下来作为升学和生活之用。当日本统治新马时期，我们被通令兑换“军用香蕉货币”，市场才能通用。现在我尚存18800元军用票币。战后和平将近50年了，如以利息计算，利息比本金还要多。日本现在为强国之一，既然军用香蕉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那么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必须以一元日本军用票换取新加坡币一元才能解决。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8日。

140. 受害者：

王明象(Ong Ming Chew)，男，32岁，农民。

王先兴

投诉人资料：王明象之子王先兴(Ong Seng Sing)，60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325325。日本侵占时住 Bt 8 Kampung Gelan Tj Keling Melaka。现住 25 Jalan Zahir 22 Taman Malim Jaya Melaka。邮编 75250。

损失数额：76464.64元。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时期，我父亲务农，辛勤开垦，大量种植木薯和番薯。三年期间，获得不少利润，我父亲深感安慰。正当要展开拳脚改行从商时，未料日军突告投降，我们以血汗赚来的钱如此轻易失去，深感不值。我父亲当时留下的76464.64元香蕉票，我仍然完好保留至今，希望日本当局能够以目前的市场价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141. 受害者：

林呈会(Lim Teng Hui)，男，71岁，小园主。

林 霓

投诉人资料：林呈会的孙女林霓(Lim Nee)，42岁，会计主任，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4328015。日本侵占时住 1 1/2 Mile, Jalan Minyak Beku,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现住185, Jalan Abu Bakar,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邮编83000。

损失数额：3867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公公种番薯、木薯、香蕉，养鸡和养鸭，辛辛苦苦储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38670元。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就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持有日本军用香蕉票者，大家合作，团结起来，目标一致，追回合理的票值是公平的、不过分的。日本政府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142. 受害者：

齐辉耀，男，商人。

齐垂菊

投诉人资料：齐辉耀之女齐垂菊(See Sui Kiah)，45岁，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490730－01－5138。日本侵占时住马来西亚半岛柔佛笨珍。现住293，Jalan Alsagoff，Pontian，Johor Darul Takzim。邮编82000。

损失数额：6495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经营一家咖啡店存下了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曾承诺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偿还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挽回日本国家的名望。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143. 受害者：

林裘茶，男，64岁，退休。

林保月

投诉人资料：林裘茶之女林保月(Lim Poh Guat)，27岁，教师，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A0754342。现住No 5，Jalan B，Tongkang Pecah，Batu Pahat，Johor。邮编83010。

损失数额：约四五千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番薯和木薯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用我父亲的血汗赚来的，那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既然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7日。

144. 受害者：

投诉人沈光裕之父。

投诉人资料：沈光裕(Sim Kwang Joo)，男，57岁，农民，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码为3227438。日本侵占时住No 8 Jalan Kenetik Permas Kukup Pontian Johor，现仍住此地。邮编82300。

损失数额：约 20 万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发行了有印证的日本政府香蕉票。我父亲辛辛苦苦做生意，卖胶园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大马许多人民都把日本印证的香蕉票当成废纸，以为不能再使用。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成马币，赔偿我们的损失。

沈光裕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3 日。

145. 受害者：

赖　球(Lai Kiew)，男，86 岁，退休，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 0033264。现住 21，Jalan Chong Hwa，Kluang，Johor。邮编 86000。

投诉人资料：赖球本人。

损失数额：9165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帮助政府修建铁路，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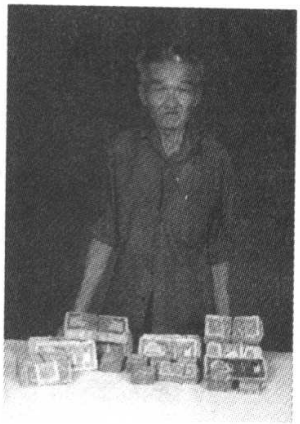
赖　球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15 日。

146. 受害者：

投诉人李荣和他的父亲。

投诉人资料：李荣(Lee Yong，Book Yong)，男，69 岁，职业 Kubber Dealek，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1892537。日本侵占时住 142 - 144 Jalan Kaya Serom 3Muar Johor，Malaysia。现住 313 Serom，3 Sungai Mati Muar，Johor。邮编 84410。



李　荣

损失数额：284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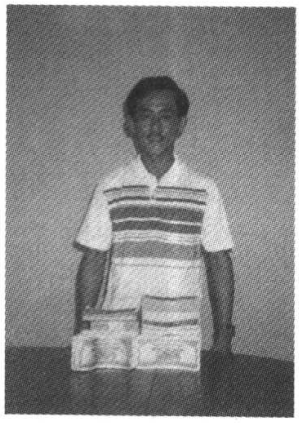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和

父亲经商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可害惨了我们受害者。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就应该履行诺言，把我们受害者的军票兑换成马币，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8 日。

147. 受害者：

叶仁德(Yap Teck)，男，78 岁，退休。



叶瑞忠

投诉人资料：叶仁德之子叶瑞忠(Yap Sui Choon)，39 岁，商人，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 4755678。日本侵占时住 Batu 1 1/2 Jalan Mawai，Kota Tinga Johor。现住 14，Jalan Jaafar，Kota Tinggi Johor Darul Takzim。邮编 81900。

损失数额：615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菜卖生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钱 61500 元。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3 日。

148. 受害者：

谢亚添(Chia Ah Tian)，男，90 岁。

谢亚添

投诉人资料：谢亚添本人，祖籍广东潮州澄海，身份证号码为 2254092。日本侵占时住 Pt. Gantung，Pt. Jawa Muar Johor。现住 Tc 88 Jln Cempelca PT Jawa，Muar，Johor。邮编 84150。

损失数额：6764 元。

投诉内容：本人经营杂货店，做生意，因为战火燃起，家乡被日军侵占，我把店转送他人，从此一无所有，只存有香蕉票 6764 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149. 受害者：

张金荣(Teoh Kim Tong)，男。

张丽珠

投诉人资料：张金荣之女张丽珠(Teoh Le Choo)，56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81017-07-5036。日本侵占时住1162 Bukit Martagin。现住1 Jalan Bewahara Luar Chanh，Johor。邮编8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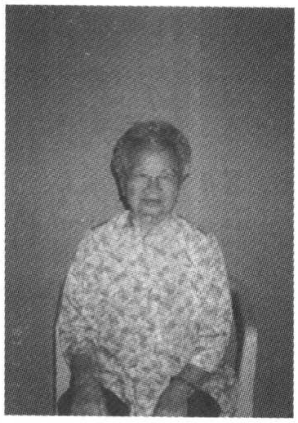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7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个小贩，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全成了废纸，这使得我家遭受巨大的损失，给我父亲带来很大的打击。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7日。

150. 受害者：

李亚带(Lee Ah Tai)，女，88岁。



李亚带

投诉人资料：李亚带本人，祖籍广东鹤山，身份证号码为080306-71-5088。日本侵占时住E22，New Village，Bidor，Perak。现住No 1 Jalan Angerek 20，Taman Johor Jaya，Johor Bahru。邮编8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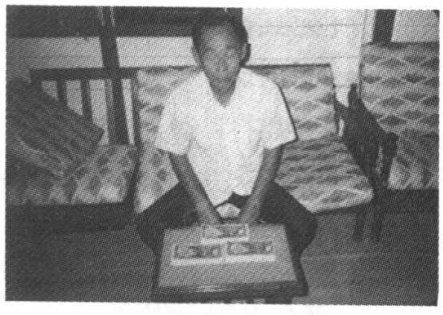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5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丈夫挖锡矿，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心灵。

投诉日期：1994年7月6日。

151. 受害者：

巫八音，男，38岁，小商人。



巫庆惠

投诉人资料：巫八音之子巫庆惠(Goh Keng Hwee)，61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046342。日本侵占时住Bhtu Pahat Johor Malaysia。现住280 Lorong Kenanga Bt

36 Jalan Johor Pontian Johor。邮编 8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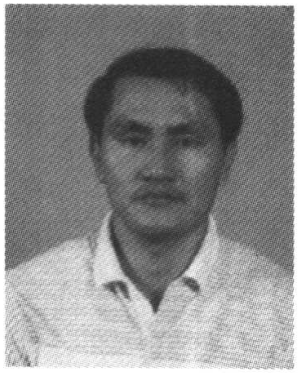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82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军队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可是日本军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4 日。

152. 受害者：

吕全胜(Loi Chum Sing)，男，39 岁，小贩。



亚　生

投诉人资料：吕全胜女婿亚生(Ah Sang)，48 岁，散工，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 3053978。日本侵占时住 Buloh Kasap, Segamat,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现住 No 5, Jalan Abdullah, Buloh Kasap, Segamat, Johor。邮编 85010。

损失数额：278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岳父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我们所有持有香蕉票的人。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2 日。

153. 受害者：

何荣宗，男，62 岁。

投诉人资料：何荣宗女婿汤艾顺(Tung Ai Soon)，32 岁，售货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6904711。现住 No 67 - 15, Parit Ahmad, Jalan Bukit Pasir, Batu Pahat, Johore。邮编 83000。

损失数额：23123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岳父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8 日。

154. 受害者：

彭福占

彭福占(Pee Hock Chiam)，男，75 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沙美村，身份证号码为 0692219。日本侵占时住 Hock Seng Teck Sawmill Jalan Way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现住 11 - B, Jalan Way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邮编 81900。

投诉人资料：彭福占本人。

损失数额： 63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给人做工，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我感到万分痛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而且我认为日本政府也应当给予我们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2 日。

155. 受害者：

陈其春

Tan See Jin，男，72 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Tan See Jin 之子陈其春(Tan Chee Choon)，男，65 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 0033575。日本侵占时住 No 19, Jalan Mersing, Kluang, Johor,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 86000。

损失数额： 84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把猪卖给了日本军队当局。结果这场交易让我爸爸积下了 8400 元日本军用香蕉票。今天这些钱由我继承下来。我真诚希望日本国家能够赔偿我父亲——一个战争期间的受害者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6 日。

156. 受害者：

郑元虎，男，90 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郑元虎之子郑松林(Tee Siong Lim, Tee Siong San)，54 岁，胶工，祖籍福建德化，身份证号码为 1582742。日本侵占时住加烘 25 号。现住 P 370, Kahang Now Village, Kahang, Kluang, Johor。邮编 86700。

损失数额：20000 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和胶片，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 20000 元左右。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8 日。

郑松林

157. 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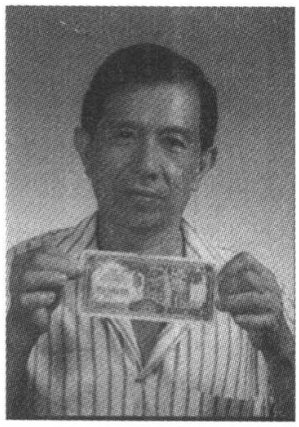
黄　雀，男。

投诉人资料：黄雀之子黄南（Ng Lam），53 岁，工厂员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0741294。现住 No 12，Bukit Mor Parit Jawa，Muar，Johor，Malaysia。邮编 84150。

损失数额：158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掉胶园，得到了 15800 元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一切诺言，赔偿我们先人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0 日。



黄　南

158. 受害者：

投诉人赖昌明的祖父。

投诉人资料：赖昌明（Lai Cheong Beng），男，31 岁，养殖，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 7031927。日本侵占时住柔佛州，笨珍，二河东。现住 21，Jalan Balan Bukit，Taman Kota Yong Peng，Johor。邮编 83700。

损失数额：1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父卖掉胶园，得到了 1 万元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

赖昌明

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些钱，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一切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5 日。

159. 受害者：

张金成

张金成(Teo Kim Seng)，男，64 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0040584。日本侵占时住 No. 115A, Kampong Parit Besar, Jalan Kluang, Batu Pahat, Johor, West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 83000。

投诉人资料：张金成之子。

损失数额：大约 2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张金成是一个买土产的小商人，当时他存下了一大笔香蕉票。然而，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当时，因为这个毫无预见的巨大损失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对未来丧失了信心，面临着很多困难，我们丧失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指的是日本军票)。现在，日本经济发展程度很高，国家奉行民主、人权，因此，我盼望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将这些军用票兑换成马币。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6 日。

160. 受害者：

刘德祥

刘　发(Lew Huat)，男，36 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刘发之子刘德祥(Lew Teck Siong)，55 岁，商人，祖籍广东揭扬和婆，身份证号码为 3516022。日本侵占时住 E12, Kangkar Pulai, Johore，现仍住此地。邮编 81110。

损失数额：4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治期间，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存下大批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投降以后，他们不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写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目前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基于人道的精神，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履行诺言，将这批血汗钱兑换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2 日。

161. 受害者：

投诉人关金荣之父

关金荣

投诉人资料：关金荣(Kwong Kim Earn)，男，41岁，商人，祖籍福建兴化，身份证号码为8363243。现住102, Jalan Payamas, Tangkak, Muar, Johor。邮编84900。

损失数额：3215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父亲是经营自行车生意的小商人，当时，他存下了大量的香蕉票，也就是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他扔掉了很多香蕉票，现在他仍存有32150元。在这些香蕉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0日。

162. 受害者：

投诉人邱吉琳之父

邱吉琳

投诉人资料：邱吉琳(Hiew Hee Ling)，男，58岁，劳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744606。日本侵占时住Kota Tinggi Johor，现住80, Jalan Nagasari 4, Segamat Baru, Segamat, Johore。邮编85000。

损失数额：307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小生意，保留下来日本军用票。日本自从投降以后对这些军用票拒不承认，没有任何交代，一走了之，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当年所发行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履行你们的诺言，换回你们政府的香蕉票。如果日本国家不肯收回，那么日本国家还谈什么民主和法律，简直是一个强盗的国家，令人感到终身遗憾。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163. 受害者：

刘朗山，男，5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刘朗山之子刘远希(Liew Yan See)，76岁，退休，祖籍广

东，身份证号码为 0677205。日本侵占是住 24 miles，Johor。现住 No. B－5 Sengkang N/V.，Kulai，Johor。邮编 81000。

刘远希

损失数额：104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期间，我父亲居住在 24 miles，Johor，靠种植蔬菜和养猪存下了日本钱香蕉票 10400 元，并且保存至今。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早日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8 日。

164. 受害者：

戴　庚(Tai Kang)，男，46 岁，商人。

戴　煌

投诉人资料：戴庚之子戴煌(Tai Wong)，72 岁，退休，身份证号码为 3012256。日本侵占时住 124，Main Road，Senai Johor，现仍住此地。邮编 81400。

损失数额：30000 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期间，我父亲戴庚 46 岁，拥有一家杂货商店。在当时，整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使用的货币只有“日本军用香蕉票”。战争一结束，所有的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们觉得这对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很不公平。我要求日本政府早日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4 日。

165. 受害者：

投诉人蔡亚九之父，男，小商人。

蔡亚九

投诉人资料：蔡亚九(Chua Akaw)，男，52 岁，小贩，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3661178。日本侵占时住巴力士隆，现住 8，Jalan Kedidi 3 Parit Sulong Batu Pahat，Johor。邮编 83500。

损失数额：12000 元。

投诉内容：当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仍然拥有香蕉票 12000 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只有赔偿给我们这

些拥有军票的人才是公平的。有军票为证，日本政府应该照此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9 日。

166. 受害者：

投诉人李必存之父，男，农民。

李必存

投诉人资料：李必存（Lee Pit Choon），男，57 岁，杂工，祖籍丰顺，身份证号码为 3003607。日本侵占时住 Pulau Tekong，Singapore。现住 3319，Kg Pertanian Masai，Johore Darul Takzim，Malaysia。邮编 81750。

损失数额：12853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耕种积下了香蕉票 12853 元。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 日。

167. 受害者：

投诉人刘再福之父，男。

刘再福

投诉人资料：刘再福（Law Chye Hock 或者 Liew Chai Fook），男，46 岁，书记，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 2472446。日本侵占时住 No. 8，Singapore Stree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现住 No. 33，Jalan Jaya 2，Taman Jaya Skudai，Johor Bahru，Malaysia。邮编 81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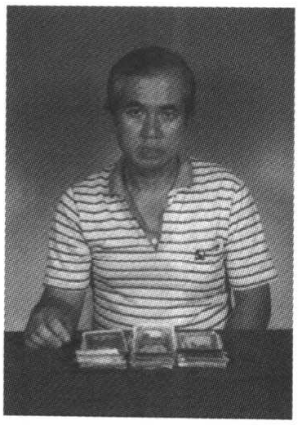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20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一名杂货小商人，每天辛辛苦苦做一点小生意养活一家大小，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也积存了一笔 2 万多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军用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帝国政府当年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必须要遵守诺言，换回我们保存了 50 年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维护日本政府在世界上的声誉。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6 日。

168. 受害者：

投诉人刘铁喜之父，男，小贩。



刘铁喜

投诉人资料：刘铁喜(Liow Tiat Hee)，男，43岁，小商人，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码为01－5241。现住35，Jalan Gunong，Bekok，Johore，邮编86500。

损失数额：8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做小贩的，辛辛苦苦存下了8200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受害者，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3日。

169. 受害者：

投诉人沈建国之祖父，小商人。

沈建国

投诉人资料：沈建国(Sim Kian Kok)，男，41岁，商人，祖籍福建诏安，身份证号码为8041525。现住RS 61，Jalan Rambutan，Off JalanTunku Bendahara，Muar，Johor。邮编84000。

损失数额：67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祖父买卖椰子，做生意，很辛苦。在日本军队撤出马来西亚以后，我祖父仍然保存有日本军用香蕉票，他以为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兑换。在香蕉票上写的很清楚："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因此在我祖父临死之前，他把香蕉票交给了我，并且要我好好保存。我请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给我，因为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4日。

170. 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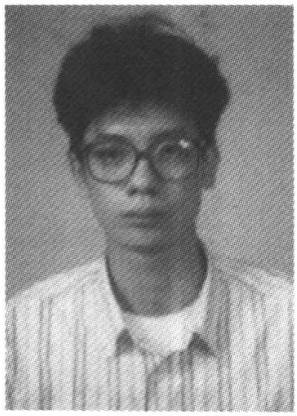
林家成(Lim Kar Seng)，男，80有余。

投诉人资料：林家成之孙林永绪(Lim Yung Hsu)，24岁，推销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507070。现住No. 1，Jalan SS 22/39，Damansara Jaya，Petaling Jaya，Selangor，邮编47400。

损失数额：40000 元。

投诉内容：记得我小的时候，祖父告诉我，这些香蕉票日本钱是他卖掉他所有的胶园和其他的财产换来的。这些钱都是经过千辛万苦赚来的，是他的血汗钱。日本政府曾经说过，这些钱可以兑换，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保持国家的声望和荣誉，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林永绪

171. 受害者：

许溪水(Koh Kai Swee)，男，50 岁，菜贩。

投诉人资料：许溪水之子许鸿池(Koh Fong Chee)，60 岁，司机，祖籍福建安县，身份证号码为 3856140。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现住 25，Jalan 93，Kepong Baru，Kuala Lumpur。邮编 52100。

损失数额：10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菜买菜都是使用香蕉票，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全数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6 日。

许鸿池

172. 受害者：

陈寨前，女，76 岁。

投诉人资料：陈寨前之子黄年泰(Ng Ne Tai)，商人，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证号码为 2169295。日本侵占时住 Tanjong Karang，Selangor Malaysia。现住 137 Jalan Besar，Tanjong Karang Selangor。邮编 45500。

损失数额：118214.5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母亲是农民，辛辛苦苦存下了 118241.5 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

黄年泰

不公平的。如今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负责一切后果，给我们受害者兑换我们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1 日。

173. 受害者：

赖继仁，男，32 岁。

赖继秀，男，75 岁。

赖继秀

投诉人资料：赖继仁弟弟赖继秀（Lai Kee Siew），75 岁，退休，祖籍广东赤溪，身份证号码为 0510436。日本侵占时住双溪大年街场，现住 581，Jalan 20，Ampang New Village，Selangor。邮编 68000。

损失数额：3423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时期，我在双溪大年的街场做轮胎生意，开了一间店。每天辛苦工作，换取酬劳。但是，当时我的血汗钱都买不到粮食，家里的妻儿被迫吃干粮、番薯、木薯等。所存的香蕉票如同一堆废纸！由于这些香蕉票是我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虽然在日本人投降以后化为乌有了，可是我还是舍不得丢弃。另外，我的胞兄曾经在日治时期被迫到安德曼岛去工作，建筑“死亡铁路”，不久患病，返家后就死亡了。现在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将我以及我家族所受的损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4 日。

174. 受害者：

颜荣家，男，69 岁。

颜联池

投诉人资料：颜荣家之子颜联池（Gan Lian Tee），42 岁，厂长，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4385329。日本侵占时住 No 48 Jalan Besar，Pekan Johol Negeri，Sembilan，73100。现住 No 57 SS 2/24 Sea Park Petaling Jaya，Selangor，Malaysia。邮编 46000。

损失数额：35000 元。

投诉内容：我们要求兑换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们被迫使用的军

用香蕉票。当时我们的父亲是一名胶园的商人，而日本军用票是当时惟一能够使用的货币，我们被迫在交易中使用这种惟一的货币。然而，随着日本政府向英国投降，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毫无选择，只能烧掉或者是保存下这些钱。我们烧掉了剩下的很多香蕉票，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废纸，而且我们感到我们所有的努力和辛勤劳动都白费了。因为付给我们的工资和买卖商品都是这种香蕉票。我们一共留下了35000元日本军用香蕉票。在每一张军票上都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负起责任，对我们这些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5日。

175. 受害者：

庄养娘(Chng Yeong Neo)，女，60岁，家庭妇女。

郑明坤

投诉人资料：庄养娘之孙郑明坤(Teh Beng Khoon)，55岁，报馆公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1076099。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安顺埠对面港双溪泗厘农村避难(Refugees Camp at Sungai Suli Village, Teluk Anson, Perak)。现住 Blok 5, 5 - 4 - 10, Jalan 5/149B, Taman S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邮编5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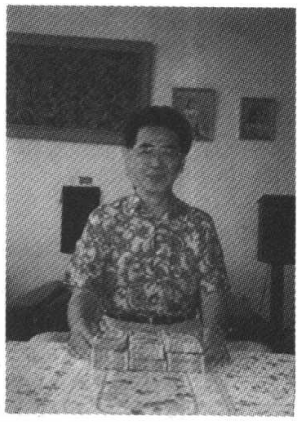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8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祖母和母亲卖了一块芭地，存下了8000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176. 受害者：

方钦院，男，36岁，小商人。



方越冬

投诉人资料：方钦院之子方越冬(Hng Keok Seng, Fang Yet Tong)，69岁，退休，祖籍福建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3914865。日本侵占时住21 Bandar Bahru, (Jin Market) Kedah, Malaysia。现住10 Jalan Nyaman 12, Bukit Indah, Jalan Klang Lama, Kuala Lumpur, Malaysia。邮编58200。

损失数额：7600 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母亲是经营杂货店生意的，一生劳累，辛苦经营，存下了 7600 元日本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8 日。

177. 受害者：

黎　源，男，80 岁，做木桶生意。

杨玉娇

投诉人资料：黎源之媳杨玉娇（Yong Yoke Kiow），53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惠州，身份证号码为 7895806。日本侵占时住 Sungai Rayung，Ampang，Kuala Lumpur。现住 No 201，Blok 16，Jalan 6/1，Seksyen 6 Shah Alam，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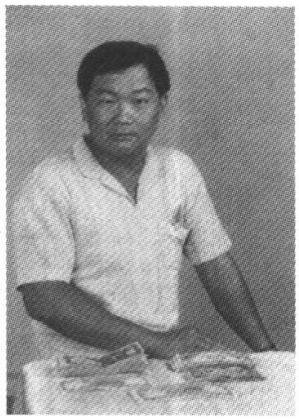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552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家翁做木桶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当日本军队撤退回日本本国前，日本政府答应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的居民，所有的日本钱都会给我们兑换回来的。家翁一直在盼望有一天他的血汗钱能够要回来。但是直到今天，家翁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他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5 日。

178. 受害者：

陈亚克，男，72 岁，司机。



陈英旺

投诉人资料：陈亚克之子陈英旺（Teng Eng Guan），34 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5857217。日本侵占时住 52，Kg Paya，Kluang Johore。现住 8 - 11 - 9 Tailian Miharja Cheras Kuala Lumpur。邮编 56100。

损失数额：30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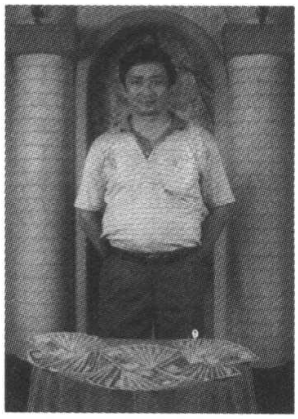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在统治我们马来西亚期间，对我国人民残杀、迫害，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在人心惶惶的统治时期，不知有多少大马人吃尽苦头，甚至有的家破

人亡。那不是金钱和时间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站起来向日本政府要回一些公道。我父亲自己赚回来的血汗钱都是日本的军用香蕉票，至今没有兑换，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4 日。

179. 受害者：

许孝烈(Khoo How Lee)，男，75 岁，小贩。



许良琦

投诉人资料：许孝烈之子许良琦(Khoo Liam Khay)，44 岁，电器技工，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3416756。现住 191 A，Sentul Pasar，Kuala Lumpur。邮编 5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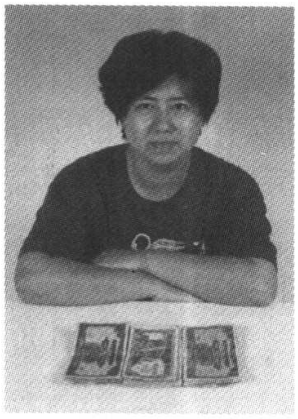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308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是做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一切诺言，给我们兑换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3 日。

180. 受害者：

陈世坚(Chin Sew Kim)



萧素芬

投诉人资料：陈世坚之女萧素芬(Siau Soo Hoon)，38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 5086500。现住 69，Jalan 18，Desa Jaya，Kepong，Kuala Lumpur，Selangor。邮编 52100。

损失数额：55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胶园存下了香蕉票。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我们度日如年，寝食难安，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情景实在是苦不堪言。但是，日本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军票，这对于我们众多的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现在的日本是经济强国，是应该有能力偿还我们受害者的血汗钱的，应该以人道的立场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181. 受害者：

谢　某，女。

谢桂兰

投诉人资料：谢某之女谢桂兰（Chia Kai Lan），48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码为7762402。现住74，Jalan Talalla K Lumpur。邮编50460。

损失数额：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姑母（养母）当女佣存下了大概1万多元的香蕉票日本钱。但是自从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香蕉纸币却不被承认及使用。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舍得将她老人家所剩下的血汗钱烧掉或毁灭，希望有朝一日，日本政府会给我们赔偿，那么这些纸币也就不会毫无价值，成为废纸。

投诉日期：1994年3月7日。

182. 受害者：

吴义娇，女。

林祝和

投诉人资料：吴义娇之子林祝和（Lim Chok Hua），43岁，商人，祖籍广东汕头，身份证号码为4131742。日本侵占时住35，Jalan Bangsar Kuala Lumpur，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59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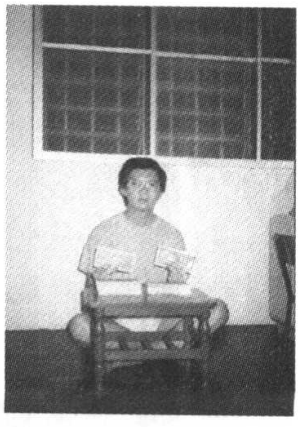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约10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母亲开杂货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自从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承担一切责任，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9日。

183. 受害者：

黄连才，男，80岁，商人。



黄仪文

投诉人资料：黄连才之孙黄仪文（Francis Wong Yee Vun），26岁，查账员，身份证号码为H0680300。日本侵占时住P－0 Box 88，Beaufort 8980F，Sabah。现住97，Jalan Melur 11 Taman Melur Ampang Selangor。邮

编 68000。

损失数额：6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公公是小贩，存下 6 万多元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6 日。

184. 受害者：

陈春成，男，78 岁，退休。

陈清源

投诉人资料：陈春成之子陈清源（Tan Cheng Guan，Tan Bee Tee），53 岁，小贩，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 410706 - 04 - 5035。日本侵占时住万里望（马六甲野新）。现住 No A - 100，Tmn Sri Jaya，Tanjong Karang。邮编 4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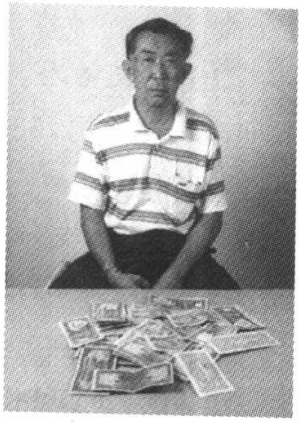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037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以养牛为生，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都保证可以以 1 元兑换如今的马币 1 元。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8 日。

185. 受害者：

沈振益（Sim Chen Ee），男。



沈荣意

投诉人资料：沈振益之子沈荣意（Sim Eng Ye），65 岁，退休，祖籍福建厦门，身份证号码为 1173113。日本侵占时住 Kuala Langat Sel。现住 28 Lebuh Gambuh Kam 3 Taman Desawan Klang Sel。邮编 41200。

损失数额：17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15 日。

186. 受害者：

许玉扁

许忠义，男，杂活和捕鱼。

投诉人资料：许忠义之女许玉扁（Koh Geok Pee），56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 7919214。现住 37 Lorong Pandangan Kampong Raja Uda Port Klang Sel。邮编 42000。

损失数额：30000 多元。

投诉内容：1942 年日军侵略大马半岛时期，当时我才 10 岁，日军十分残忍，滥杀无辜，真是人神共愤。还记得当年日军毁了我的家园，我眼看着自己最亲的亲人和同胞全被杀害了。为了逃避日军的杀害，我们只有四处逃难，躲在香蕉芭地里，忍饥挨饿，每天眼看着日军捉走女人，先奸后杀；男的被捉去后强逼灌涨肚子以后当球踢打，直到被折磨致死。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为了逃难不得不把杂货店卖掉，辛辛苦苦的存下了一笔钱，那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军不单单杀害无辜，欺诈人民的血汗钱，还强迫交纳奉纳金。现今的日本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基于人道的立场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所以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给我们所有蒙难同胞家属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5 日。

187. 受害者：

孙美英

郑玉维，男，68 岁。

投诉人资料：郑玉维妻子孙美英（Soon Bee Eng），66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2170910。日本侵占时住 18, Batu 7 3/4, Tonjong Karang, Selangor。现住 6, Jalan Rejang 14, Setapak Jaya, Kuala Lumpur。邮编 53300。

损失数额：2 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夫妇靠种菜卖菜存下来香蕉票日

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始终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188. 受害者：

张司仲，男，75 岁，退休。

张招玉

投诉人资料：张司仲之女张招玉（Diong Chiew Yoke），30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 7422062。日本侵占时住 416，New-Village，Kampong Koh Sitiawan，Perak。现住 No 2 Jalan 17，Ampang Sriwatan Kuala，Lumpur。邮编 68000。

损失数额：7000 元。

投诉内容：自从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半岛后，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我父亲做小生意，存下血汗钱，虽然只有区区 7000 元，但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不负责任，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这很不公平。我们希望日本国家良心发现，换回香蕉票，赔偿我们这些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5 日。

189. 受害者：

白成根（Peh Chen Kong），男，80 有余，树胶工人。

白瑞标

投诉人资料：白成根之女白瑞标（Peh Swee Peow），54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 0398159。现住 No 1，Jalan SS 22/39，Damansara Jaya，P. J. Selangor。邮编 47400。

损失数额：402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了胶园和产业，换来了香蕉票日本钱。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每一张钞票上都被血汗浸透了，这是不容易赚到的。父亲告诉我，要我好好保存，因为日本政府曾经许下诺言，这些钱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履行它的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190. 受害者：

东 喜

东 喜（Tong Yee），女，71 岁，身份证号码为 0517504。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半山芭。现住 870 Happy Garden，Jalan Selesa，Jalan Kuchai Lama，Kuala Lumpur。邮编 58200。

投诉人资料：东喜之子彭利汉（Pang Lee Han），身份证号码为 4771554。

损失数额： 49000 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代，我的父母亲不惜代价变卖园地，换取日钞，以求生计。没想到，日本投降，导致短短的一夜之间，我们这么辛苦存下的血汗钱就化为乌有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多年来，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钞票，有望一日，日本政府能够良心发现，以 1 元日钞兑换 1 元马币，作为几十年来财产损失之赔偿。而今，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对于它曾经写在日钞上的明确字眼（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必定会作出一个公平的赔偿和明理的交代。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28 日。

191. 受害者：

钟彩云

投诉人钟彩云的公公。

投诉人资料：钟彩云（Chong Yon，Chong Chai Ngan），女，48 岁，家庭主妇，身份证号码为 0503843。现住 No 21 - 1，Jalan Burung，Taman Bekit Maluri，Kepong，Kuala Lumpur。邮编 52100。

损失数额： 9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家公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4 月 25 日。

192. 受害者：

施朝沛，男，65 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施朝沛之子施国均(See Kok Kwong),40岁,营业代表,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676034。日本侵占时住2,Jalan Kranji,Kampar,Perak。现住160 Jalan Besar Ampang,Ampang Selangor。邮编68000。

施国均

损失数额:3573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一夜之间,这些钱都成为了废纸,这给我父亲带来了莫大的伤害。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这些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3日。

193. 受害者:

林 煆,男。

林穆荣

投诉人资料:林煆之子林穆荣(Lim Bok Eng),65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555406。日本侵占时住No 692 Batu 6 Jalan Bernam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现仍住此地。邮编45500。

损失数额:109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务农、卖椰子存下了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却不肯承认香蕉票的价值,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一家人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遵守诺言,保证可以兑换,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日。

194. 受害者:

张华盖(Teoh Wah Kai),男,78岁,退休。

张华盖

投诉人资料:张华盖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60913-71-5047。日本侵占时住No 2,Jalan Pasar,Sabak Bernam,Selangor。现住31,Jalan Raja Chulan,Sabak Bernam,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45200。

损失数额:20000元。

投诉内容：1942 年，本人从事杂货生意，大战期间转为小贩生意，辛苦经营，存有日本香蕉钱 2 万元。但是大战结束以后，一夜之间一切化为乌有，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是日本天皇被废，政府灭亡，那自然应该另当别论。可是日本天皇依然存在，政府也并没有灭亡。香蕉票上的印证应该得到适当的兑换，这才是对我们受害者合理的处理方法。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13 日。

195. 受害者：

王　庆，男，73 岁，退休。

王宝春

投诉人资料：王庆之子王宝春（Wong Poh Choon），商人，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 6353880。日本侵占时住吉隆坡，新街坞，公蕉园。现住 67，Seri Kembangan Jalan SK 3/2 Selangor。邮编 43300。

损失数额：760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胶园，存下来 76 万元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2 月 21 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 1）

196. 受害者：

黄永逢，小商人。

李秀花

投诉人资料：黄永逢媳妇李秀花（Lee Seng Hua），55 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码为 1178177。日本侵占时住雪邦，五支。现住 No 29，Jalan Barat Tanjung Sepat Kuala Langat Selangor DE。邮编 42800。

损失数额：703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家公是卖椰糖、米这些杂货的，辛辛苦苦存下的日本军用票，都是血汗钱。想当年，日本政府只是战败，并不是国家灭亡，日本国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仍然活生生的存在，为何日

本政府不应负上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日本政府应当凭着人类道德心，站在人道的立场，赔偿给我们无辜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3 月 9 日。

197. 受害者：

投诉人王苏蝦之父。

投诉人资料：王苏蝦(Wong Su Ha)，女，46 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7969313。现住 29, Jalan 1/149A, Taman Bukit Intan Sri Petaling, Kuala Lumpur。邮编 57000。

王苏蝦

损失数额：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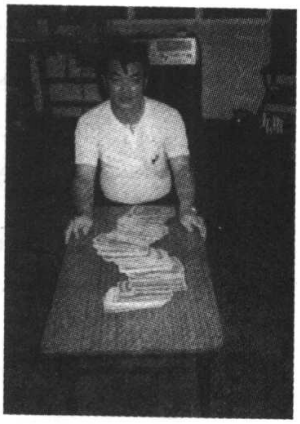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辛苦存下血汗钱 8000 元，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也没有任何交代，一日之间，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很是不公平。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负起一切责任，收回军票，补偿我们的损失，好让我们无辜的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6 日。

198. 受害者：

杨谭进(Yong Tham Chin)，男，38 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谭进之孙杨亚生(Yong Ah Seng)，47 岁，冷气工程，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 2148093。日本侵占时住 Jalan Bukit Belacan, Ampang, Selangor。现住 1008, Jalan 16, Ampang New Village, Ampang, Selangor。邮编 68000。



杨亚生

损失数额：575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是位经商的小商人，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履行诺言，跟我们受害者兑换军用香蕉票，赔偿给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4 日。

199. 受害者：

苏　骚，男，47岁，小园主。

苏炳新

投诉人资料：苏骚之孙苏炳新(Soo Peng Sin)，44岁，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245565。日本侵占时住Pekan Getah。现住C－9 Pekan Getah Malaysia，Tapah Road，Perak。邮编35400。

损失数额：7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祖父卖胶园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8月8日。

200. 受害者：

陈　世(Tan Hok，Tan See)，男，78岁，退休。

陈天送

投诉人资料：陈世之子陈天送(Tan Thean Sang)，54岁，油漆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2650706。现住No 23，Jalan 7，Selayang Bahru，Batu Caves，Selangor。邮编68100。

损失数额：1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些香蕉票，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201. 受害者：

朱天利(Chue Tin Lee)，男，83岁，退休。

朱健光

投诉人资料：朱天利之子朱健光(Chue Keen Koong)，44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513964。日本侵占时住Bukit Belachan Ampang，Selangor。现住No 516 Buck D，Sunway Caurt Jalan Pjst/13，Bandar Sunway Petaling Jaya，Selangor。

损失数额：65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一个小商人。他工作很辛苦，赚来了香蕉票。当日本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全变成了废纸。现在我们发现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9 日。

202. 受害者：

徐清淡，男，34 岁（当年），种植烟草。

林瑞珍

投诉人资料：徐清淡妻子林瑞珍（Lim Swee Tin，Lam Suan Hua），66 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 0986042。日本侵占时住 20，UPRA（8），Grik，Perak Darul Rizuan。现住 38，Jalan Belatuk 5，Puchong Jaya，Puchong，Selangor。邮编 47100。

损失数额：98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先生是以种植烟草为生的，几经辛苦储存下来香蕉票，本人所存的香蕉票是当时为了结婚、证婚用的。没过多久，日本投降，这些香蕉票也就作废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我们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5 日。

203. 受害者：

黄瑞标之父

黄瑞标

投诉人资料：黄瑞标（Ng Sew Piaw），男，72 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4077837。日本侵占时住 Manong Kuala Kangor PK。现住 F－1－3 Taman Kinrara Batu 7 Jin Puchong。邮编 58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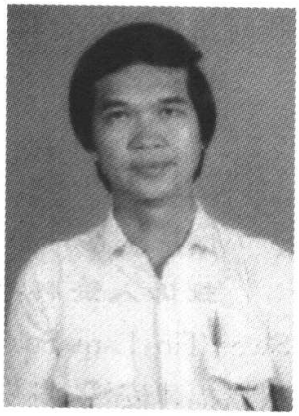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爸爸卖胶园，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然

而很遗憾，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在说谎。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6 日。

204. 受害者：

投诉人史立鼎之父



史立鼎

投诉人资料：史立鼎(Ah Peng, Say Lap Peng)，男，54 岁，电器技工，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 3994325。现住 354 Jinjang Selatar Jinjang, Kuala Lumpur。邮编 52000。

损失数额：82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1 日。

205. 受害者：

宋民生，男，30 岁，商人。

宋能辉

投诉人资料：宋民生之子宋能辉(Song Leng Hoi)，42 岁，保险代理员，祖籍福建金门，身份证号码为 8069080。日本侵占时住 98 - A, Jalan Meru, Klang。现住 4, Jalan Serindit 13, Taman Eng Ann, Klang。邮编 41150。

损失数额：33000 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钱做生意，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0 日。

206. 受害者：

王坤松，男，63 岁，商人。

徐玉凤

投诉人资料：王坤松媳妇徐玉凤(Sew Ah Mooi)，女，42 岁，商人，祖籍福建兴化，身份证号码为 8066497。日本侵占时住 155，Jalan Besar，14000 Bukit Mertajam，Penang。现住 421，Jalan Permai H，Tasik Permai，Ampang，Selangor。邮编 6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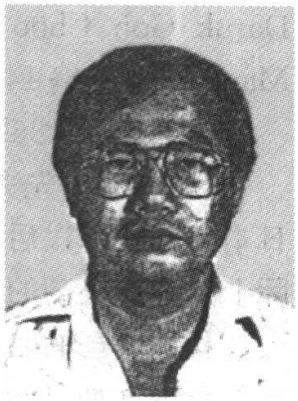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30000 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家翁是一位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大约一共有 3 万多元，是我家翁的血汗钱。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始终没有提及兑换军票的事情，这对于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来说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跟我们兑换所有的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5 日。

207. 受害者：

庄金顺



庄良海

投诉人资料：庄金顺之子庄良海(Ching Liang Hai)，41 岁，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 4500997。日本侵占时住 Jalan Telok Gadong Klang Selangor。现住 3 Jalan Mahang 1，Tmn Meru Utama，Bt. 6，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邮编 41050。

损失数额：13000 元左右。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辛辛苦苦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25 日。

208. 受害者：

投诉人林东川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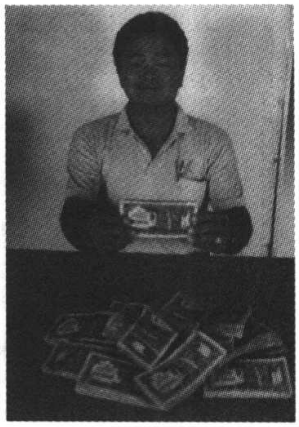
投诉人资料：林东川(Lim Tong Chuan)，男，37 岁，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 5187968。日本侵占时住 35 Btg Melaka，N. S.。现住 3580 Tmn

Batang Melaka, N. S. 。邮编 73300。

损失数额：2266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国家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2 日。



林东川

209. 受害者：

郑亚来，男。

投诉人资料：郑亚来妻子陈观凤（Chin Kwan Foong），66 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紫金，身份证号码为 0306145。现住 117, Jalan Dotuk Goh Choo Cheng, Bukit Mektajam Malaysia。邮编 14000。

陈观凤

损失数额：36792.15 元。

投诉内容：先夫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辛苦劳动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血汗钱化为废纸，甚为痛心。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是国际上知名度甚高的富强国家，理应遵守在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给予先夫及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18 日。

210. 受害者：

林亚笠（Lim Ah Lek），男，65 岁，退休，祖籍福建绍安，身份证号码为 1309060。日本侵占时住双溪立白发展芭（靠近日本兵营）。现住 No. 89 Sungai Nipah Chuah Pos N. S. , Malaysia。邮编 71960。

林亚笠

投诉人资料：林亚笠本人。

损失数额：6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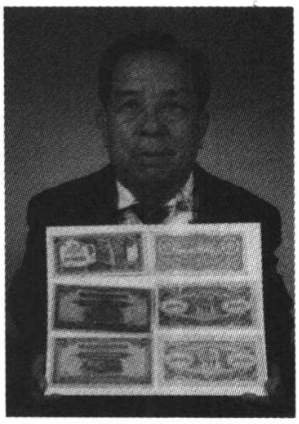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做散工来维

持生活，我们一家省吃俭用，存下了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战败以后，把香蕉票变成了废纸，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向日本国家讨回公道，这些香蕉票，是我受尽千辛万苦、经历生死离别，用我的热血、泪汗混合而成的。我请求日本国家一定要履行当年的诺言，赔偿新马同胞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 年 8 月 8 日。

211. 受害者：

林首科(Lim Siew Kee)，男，46 岁，小贩。



林进德

投诉人资料：林首科之子林进德(Lim Chin Tit)，67 岁，商人，祖籍马来西亚，身份证号码为 3617014。日本侵占时住 224，Jalan Ampang，Kuala Lumpur，Malaysia。现住 263 - 1A，Jalan Pahang，Setapar，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 53000。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和我做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本国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8 日。

212. 受害者：

苏　卓(Soo Chook)，男，71 岁，农民。

苏　卓

投诉人资料：苏卓本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2769896。现住 No 66 Sungai Buloh Hospital Selangor Malaysia。邮编 47000。

损失数额：15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给我们受害者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20 日。

213. 受害者：

陈业兴

陈大宠，男，80岁，退休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大宠之子陈业兴（Chan Yaip Heng），26岁，工程师，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A1089566。日本侵占时住Melaka。现住L－1，Rumah Murah Bahau，N Sembilan D. K。邮编72100。

损失数额：11928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时，日本帝国政府占领新马。当时我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日本占领新马期间他积下了11928元的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撤退以后，这些钱都成了废纸。在这些钱上都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7日。

214. 受害者：

孙建成

孙　同，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孙同之侄孙建成（Soon Kian Se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898892。日本侵占时住Parit Tinggi N/V K Picah Negeri Sembilan。现住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

损失数额：2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日军在1942年3月16日杀害我孙建成九位亲人。本人是当年劫后余生者。日军残杀港尾村无辜村民大小800多人。过了两年，我们仍旧搬回自己家园。当年我种植了很多生果园，同时我们家养了50多只羊和许多的鸡鸭，日本占领期间，我们把羊卖掉存下了香蕉票22000元。可是日本政府自从1945年投降之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说法，这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对于当年的所有受害者，日本政府始终不肯负起责任。最近我们发现日本政府香蕉票上面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0日。

215. 受害者：

林先庭，男，81岁，劳工。

林桂凤

投诉人资料：林先庭之女林桂凤(Lim Kwai Fong)，45岁，家庭妇女，祖籍海南万宁，身份证号码为4020726。日本侵占时住32，Fair Park，Ipoh，Perak。现住25，Laluan Bercham Selatan 2，Tmn Tasek Cahaya，Ipoh，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4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劳工，存下了香蕉票，这些都是父亲的血汗钱。而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些钞票，是很不公平的。因为票上声明可以兑换。目前日本经济发达，应该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7日。

216. 受害者：

邱万玉，男。

邱秀金

投诉人资料：邱万玉之女邱秀金(Ku Siw Tin)，41岁，裁缝，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8376110。日本侵占时住Teluk Batu 9，Jalan Banting，Selangor。现住2040，Jalan Banting，Pandamaran，Port Klang，Selangor。邮编42000。

损失数额：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祖父和父亲存下血汗钱1万元香蕉票，但是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没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给予合理的兑换，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一切诺言，才有民主可言，我希望日本国家不要变成了强盗国。

投诉日期：1994年12月26日。

217. 受害者：

投诉人薛锡威母亲

投诉人资料：薛锡威(Sip Seip Wai)，男，54岁，什工，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15187。日本侵占时住怡保甲板埠吡叻州。现住No. 771，Re-

grouping Area, Menlembu, Ipoh, Perak。邮编 31450。

薛锡威

损失数额：283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母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香蕉票 28300 元整。但是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一走了之，对香蕉票根本没有任何交代，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同时，目前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许下的诺言，换回日本香蕉票。因为军用香蕉票是当年日本国家占领时期印发给全体市民使用的。目前我们持有香蕉票者都希望日本政府给予补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7 月 15 日。

218. 受害者：

投诉人汤陆父母

汤　陆

投诉人资料：汤陆(Tong Lok)，男，55 岁，石厂工人，祖籍广东蕉岭，身份证号码为 1064900。日本侵占时住打巴埠大港村吡叻州。现住 1139 - C, Bukit Merah, Lahat, Perak。邮编 31500。

损失数额：6000 元。

投诉内容：日军占领时期，父母亲均为筑路工人，省吃俭用，存下大笔香蕉票。日军撤退以后，这些军用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家当时几乎无米可炊，苦不堪言。后来经过几次搬家，遗失了不少钱，现仅存 6000 元整。这些都是父母当时的血汗钱，希望日本政府如数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5 日。

林　郎

219. 受害者：

林　郎(Lim Long, Lim Yew Chye)，男，88 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林郎本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 0557047。日本侵占时住 Batu 5 1/2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West Malaysia。现住

No. 162 - E Jalan Limau Gedong Off Jalan Meru Klang Selangor Darul Ehsan。邮编 41050。

损失数额：17460 元。

投诉内容：我当时是小商人，买卖椰干和椰油，保留香蕉票至今约 50 余年，总共 17460 元。现在我希望此协会能帮我向日本政府要回此笔利息以及同等价值的日元或者马币。

投诉日期：1994 年 6 月 28 日。

220. 受害者：

王　扇(Ong Sun)，男，商人。

王基恩

投诉人资料：王扇之子王基恩(Ong Kee Eng)，46 岁，司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 0500429。日本侵占时住 Ampang。现住 No 135，Jalan 12，Kg Baru Ampang，Ampang，Selangor。邮编 68000。

损失数额：10 多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从商、卖胶园，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 年 5 月 2 日。

221. 受害者：

朱　金，男，52 岁，务农养猪养鱼。

朱有兰

投诉人资料：朱金孙女朱有兰(Chi Yong Lang)，55 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1382724。日本侵占时住 Tronoh，Negeri Perak，Malaysia。现住 No. 36，Persiaran Kledang Timur 3，Bandar Baru，Menglembu，Perak。邮编 31450。

损失数额：52000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祖父务农、养猪、养鱼，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

是很不公平的。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有权利向日本国家要求合理赔偿，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发行的香蕉票。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12 日。

222. 受害者：

赖锦溪，男，务农。

陈宝兴

投诉人资料：赖锦溪女婿陈宝兴（Tan Foo Heng），36 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 5409636。日本侵占时住 Matang Taiping，Perak。现住 45，Tmn Sitiawan Jaya，Sitiawan，Perak。邮编 3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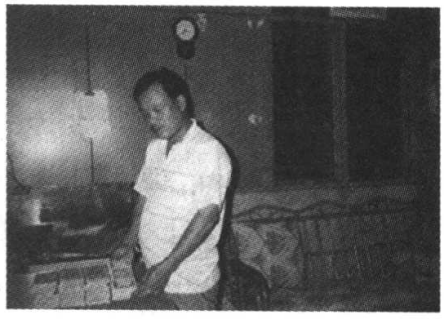
损失数额：19575 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占领统治新马三年零八个月，我岳父赖锦溪当时以务农为业，含辛茹苦，克勤克俭，日积月蓄，存下军用香蕉票 19575 元。在日军撤离新马以后，日本军用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我现在尚保留上述钞票，故希望日本政府会兑现其所作出的一切承诺，换回受害者所持有的军用香蕉票以作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9 月 2 日。

223. 受害者：

林　成，男，88 岁，经营烟叶生意、种植烟土。



林天养

投诉人资料：林成之子林天养（Lam Tin Yang），40 岁，车夫，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 4647173。日本侵占时住日利谷，Benta，K Lipis，Pahang。现住 173 - C，Kg Baru，Benta，Pahang。邮编 27300。

损失数额：40000 元。

投诉内容：先父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曾经联合家族兄弟刻苦经营烟土生意，兼种植烟叶，遗留下一笔 4 万元的日本香蕉票。现在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有权要求日本现政府依照票面价值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25 日。

224. 受害者：

李蒹葭

李蒹葭(Lee Kiam Kah)，男，64岁，胶商。

投诉人资料：李蒹葭本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26919。日本侵占时住224，Jalan Tungyen，Kuala Pilah，N. S.。现仍住此地。邮编72000。

损失数额：2346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我的父母兄弟姐妹13口人都必须向日本交纳奉纳金，以获得良民证。那时，我家出售一批猪获得了23460元日本香蕉票，可日本投降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当时日本钞票上都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给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0日。

225. 受害者：

叶江然

叶　富(Yip Foo)，男，2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叶富之子叶江然(Yip Kong Yin)，43岁，木工，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805001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吡叻州。现住1365，Kg Rawa，Gopeng，Perak。邮编31600。

损失数额：12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5日。

226. 受害者：

蔡丽珍

蔡庆南，男，98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蔡庆南孙女蔡丽珍(Choy Lai Chun)，39岁，家庭妇女，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4890451。日本侵占时住Bentong Pahang。现住H－6，Perting，Village Bentong Pahang，Malaysia。邮编28700。

损失数额：20000 元。

投诉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政府侵入新马，统治了马来西亚。我祖父蔡庆南是一位小贩。当时辛辛苦苦的做小贩，存下了日本香蕉票 2 万元。但是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不负责任，一走了之，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日本军用票上面有日本政府的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兑现诺言，负起一切责任，给予我们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 年 10 月 20 日。

（二）新闻报道

1. 199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全国版）：《持香蕉钞速登记——蒙难家属协会要向日本索偿》

（吉隆坡 10 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展开登记香蕉钞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军用票）持有人运动以来，目前已经接获 210 名拥有香蕉钞票的大马人报名，而向该会登记者则有 50 多名。

王先生展示其父拥有的 76 万军用票

这些大马人所拥有的香蕉钞票，数目相当庞大，虽然该会尚未作出正确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亿算计，而其中一名登记者就拥有 76 万元的香蕉钱。

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今日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通过电话向他报名者有 210 人，而登记者则有 50 多名，这些人是来自大马各地，甚至有者远自沙巴。

孙氏说，该筹委会将于今年 8 月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将一切军用票索偿资料及名单，提呈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主席高本健一，以进一步商讨向日本政府提出索偿问题。

登记月底结束

他表示，军用票持有人登记运动将在 5 月 1 日结束，那些想参与索偿运

动的军票持有者不应再犹豫，尽快向他报名。

他也非议吉隆坡国际邮币公司董事经理陈康伟日前表示要用香蕉钱（军用票）换回现钱是不可能的言论，并指责陈氏的谈话是不负责任的。

日政府须负责

受害者家属许鸿池出示其父留下的11700元军用票，右为受害者家属筹委会主席孙建成。

他说，日军统治时期印制的钞票是人民花了很多血汗赚来的，但蝗军后来一走了之，就说这些钞票不能使用，这对那些辛苦地以劳力换取钱财的人民是不公平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负责，负起赔偿的责任。

他说，虽然当年的日本蝗军政府已倒台，但国家还在，就应该负责任。

他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南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印尼、香港及缅甸等地所发行的军用票者没印上“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而惟独新马一带所发行的军用票却印有这些字眼，因此他认为用这些军用票换回现钱是理直气壮的。“日本可以赔给英国及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可以?”

他表示曾经针对此事致函联合国，却石沉大海，在日本东京，他也跟联合国人权律师团主席嘉莲派克商量过起诉日本政府，除非有关方面肯赔偿，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吴溢兴也来信建议他多进行活动，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视这件事。

受害者分五种

他表示，在日治时期，受蝗军肆虐残害的受害者可分五种：(1) 被残杀，(2) 被逼到泰缅建死亡铁路，(3) 慰安妇，(4) 奉纳金，(5) 军用票持有人。

他说，他本身就有九个亲人是被日军杀害的。

他指出，在1985年开始进行有关活动，到了1993年才成立有关筹委会，目前该筹委会正在申请注册中。副主席是姚观生，秘书杨潘照，财政林俊田。

他呼吁全马各地军用票持有者尽速向他联络，其地址是345，Bukit Tembusu，72600，Kuala Pilah，Negeri Sembilan，电话：06－813079。

（参见本节案例195）

（三）受害投诉人资料列表

受害人投诉资料列表

序号	蒙难者	损失数额	投诉人(英文名字)	性别	年龄	祖籍	身份证号码	现在住址	电　话	填表日期
1	杨丹	73420元	杨文福(Yong Mun Fook)	男	56岁	福建兴化仙游	1371128	毛边余广街十四号	05-3591331, 3592550	1994.5.24
2	林国呈	39300元	林万才(Lim Van Choy)	男	44岁		500305-08-5449	30 Persiaran Madrasah, Hill-view Estate, Ipoh	05-3120935	1994.4.24
3	陈良炳(Tan Leong Peng)	13000元	陈良炳(Tan Leong Peng)	男	82岁	福建仙游	2089621	19, High Street, 31600 Gopeng Perak, Malaysia。		1994.4.18
4	曾春	10000元	曾庆敦(Chan Jin Toon)	男	61岁	福建永定	330306-08-5185	2, Main Road, 31100 sg·siput (u)perak	05-5980122	1994.4.25
5	蔡加坤	13340元	蔡逢泉(Chuah Hong Chua)	男	63岁	广东潮州	0-603981	489, Lorong 8, Kampung Bercham, 31400 Ipoh, Perak Darul Ridzuan, Malaysia	05-579091	1994.4.20
6	江成武	13000元	江玉河(Kong Yi Hor)	男	62岁	广东潮州普宁	0-348044	No. 8 Main Road, Rantau Panjang, 34100 Selama, Perak	05-804917	1994.6.9
7	陈志柳	20310元	陈雪芬(Chin Shet Foon)	女	56岁	广东河婆	380915-01-5284(0039999)	No. 49, Jalan Pasir Mas, Evergreen Park, 31650 Ipoh, Perak	05-549464, 3212892	1994.5.12
8	投诉人丈夫	30000元	张亚菜(Teoh Ah Chye)	女	73岁	福建同安	3095150	No. 131 Bagan Panchor 34900 Pantai Remis Perak	6772217	1994.5.15
9	黄培	18000元	黄俞清(Wong Yee Chern)	男	48岁	广东河婆	7584306	T-4 360. Kampong muhibbah 31100 Sunaia Siput (u) Perak	05-5984993	1994.2.21
10	李伙仙	5300元	李志华(Lee Chi Wa)	男	29岁		A0319174	202, 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31100 Perak	05-5984472	1994.4.28
11	林明富	10000元	林龙通(Lim Ling Tong)	男	59岁	福建同安	2069393	K. B. 14, 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	05-8473841	1994.4.24
12	周润	44000元	周广华(Chow Kong Hwa)	男	67岁	广东新会	0-622862	76, Hume Street, Ipoh, Perak	05-3224540	1994.2.12

13	林平（Lam Phang）	233293元	林新民(Lam Sum Beng)	男	54岁	广东新宁	0-590149	45, Jalan 4, Ampang Baru, 31400 Ipoh Perak	05-3122197	1994.4.8
14	李金保	20000元	李爱文(Lee OI Bown)	男	27岁	马来西亚	A0739864	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05-4386480	1994.7.11
15	黄禄	20000元	黄国祥(Wong Kok Seong)	男	44岁	嘉应洲梅县	2734793	288, Gunong Rapat, 31350 Ipoh, Perak, W. Malaysia	05-2811042	1994.4.16
16	杜联庆	169110元	杜亚美(Toh Ah Bee)	男	51岁	福建	430930-08-5187	5, Jalan Lumut 32000 Sitiawan. Perak	05-912425	1994.3.22
17	刘关雄(Low Kuan Hong)	7770元	刘关雄(Low Kuan Hong)	男	83岁	广东南海	1034292	No. 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30100 Ipoh Perak	05-546378	1994.5.5
18	廖荣贵	30000元	廖润新(Liaw Yoon Sin)	男	65岁	广东增城	0-393446	28.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	05-3217204	1994.4.11
19	叶九	12000元	叶玉华(Yap Yoke Wah)	女	46岁	广东东莞	1429645	45, Jalan Thomson, Ipoh	05-542061	1994.4.25
20	投诉人陈家英父母	28435元	陈家英(Tan Kia In)	女	41岁	广东	4578494	No. 21 Jalan Besar Air Kuning, 31920 Kampar Perak	05-4788001	1994.5.3
21	梁寅	30000元	梁伟杭(Leong Wai Thong)	男	54岁	开平	1407073	Kampung Pilong No. 10, Ipoh Perak		1994.4.8
22	陈焯	23000元	陈继光(Chan Chee Kwong)	男	64岁	广东南海	4020305	4 Jalan Delation Merdeka Garden, 30100 Ipoh Perak, west Malaysia	05-546951	1994.4.21
23	钟亚远	130350元	钟水清(Choong Swee Ching)	男	56岁	嘉应洲	1390337	851, Bukit Merah, 31500 Lahat, Ipoh, Perak	05-3214704	1994.4.20
24	江鑑	2465元	曾伍娇(Chang Eng Kiew)	女	71岁	广东四会	1026181	269 Kg. Baru Limau Kati 33020 Kuala Kangsar, Perak		1994.3.4
25	王卓（Wong Chok）	7000元	王金海（Wong Ah Kaw, Wong Kam Hoy）	男	79岁	广东花县	2094046	F-108 Kuala Bikam 35500 Bidor, Perak		1994.3.29

26	黄守墩	22495元	黄发明(Ng Ha Ben)	男	50岁	福建永春	2060823	No. 35 Main Road 33400 Lenggong, Perak, Malaysia	05-7677339	1994.4.8
27	黄书顶	20000元	黄源宗(Ng Wan Cheng)	男	53岁	福建晋江东石	3826899	55 Main Road 31100 Sg Siput (U), Perak		1994.3.11
28	陈清安	110000元	陈荣兴(Tan Eng Hin)	男	45岁	福建同安	3512471	138, Taman Bintang, Pantai Remis 34900, Manjung, Perak, Malaysia	05-6772986, 6771412	1994.3.30
29	陈麟(Tan Leng)	15000元	陈喜泰(Tan Hee Thai)	男	53岁	广东潮州潮阳	411022-08-52413(2094205)	G-12 Kg Coldstream 35500 Bldor, Perak, West Malaysia	05-4341572	1994.2.28
30	蔡世汪	40000元	蔡尤标(Chuah Yew Phew)	男	66岁	福建晋江	0-352927	25, Jalan Raja Chulan, 33000 Kuala Kangsor, Perak	05-7765895	1994.4.20
31	何道(Ho Doo)	32000元	何思文(Ho See Woon)	男	44岁	广东	7582606	349, Chengdrong,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		1994.4.25
32	李宽(Lee Khoon)	10000元	李洪(Lee Hoong)	男	63岁	广东番禺	1441915	L. C. 4 Behind Main Road, 31700 Malim Nawar, Perak Darul Ridzuan	05-4771041	1994.5.16
33	丁银福	9000元	丁秀凤(Tim Siew Hong)	女	33岁	福建福清	6343457	272 Kg. Cina, 32000 Sitiawan, Perak Darul Ridzuan	05-916810	1994.4.26
34	投诉人叶亚狮之父	20000元	叶亚狮(Yeap Ah Sai)	男	64岁	福建	29111908-5009	3 Jalan Hering, Pekan Boone, 34200 Parit Buntar, Perak	04-562137	1994.5.16
35	李振生(Lee Chin Seng)	39300元	李锦荣(Lee Kum Weng)	男	40岁	新会和村	4675863	A-8, Kampong Batu 12, Jalan Bidor, Teluk Intan, Perak	05-6561087	1994.4.24
36	李光(Lee Kong)	78000元	李安(Lee Onn)	男	55岁	广东高州	1789895	89, Taman Paik Siong, Hulu Bernam, 35900 Tanjong Malim, Perik	05-4596381	1994.4.18
37	黄维民(Ng Wee Ming)	25000元	黄美莉(Ng Mary)	女	45岁	福建晋江	1409670	No. 42, Bulatan Ipoh, Taman Ipoh, 31400 Ipoh Perak	05-556621	1994.5.5

38	陈炽安(Chan Chee Onn)	30000元	陈炽安(Chan Chee Onn)	男	71岁	广东东莞	0-387873	109,Kg. Baru, Chendrong Batu Gajah, Perak	05-3665279	1994.3.22
39	投诉人李中福之父	56650元	李中福(Lee Tiong Hock)	男	34岁	福建	5892442	No. 28, Jalan Iskandar Pengkalan Hulu, Hulu Perak, 33100 Perak	04-4778048	1994.5.20
40	蔡文江	22490元	蔡宝云(Chuah Pah Hon)	女	44岁	福建	4021161	No. 191B-C, Jalan Chung Thye Phin, 34000 Taiping, Parak Darul Ridzuan	05-831240	1994.6.1
41	陈方性	16000元	陈龙吉(Than Leong Kiat)	男	49岁	福建同安	0-429430	50, Jalan Besar, Pangkor, Perak, Malaysia	05-6852388	1994.4.25
42	投诉人朱永年之父	3533.7元	朱永年(Choo Weng Lin)	男	72岁	广东新会	0-605794	No. 103 Regrouping Area, Menglembu, Ipoh	2811972	1994.4.12
43	李文(Lee Mun)	420000元	李德明(Lee Tab Min)	男	51岁	广东新会	2007285	1207, Jalan Regat Emas 3, Taman Bandar Baru, 31900 Kampar, Perak		1994.4.24
44	吴信发(Goh Soon Huat)	30000元	张如莲(Teoh Joo Nai)	女	81岁	广东潮州	1411424	33, Dataran Tasek Timor 3, Taman Restu Jaya, 31400 Ipoh, Perak	05-567176, 576009	1994.2.24
45	投诉人陈振广之父	40000元	陈振广(Chan Sai Koo, Chan Chen Kong)	男	48岁	广东东莞	4020164	No. 55, New Street, 31750 Tronoh, Perak, Malaysia	05-3676392	
46	林玛潘(Lim Ma Pun)	10480元	林启平(Lim Khai Ping)	男	46岁	广东潮州潮阳	7595136	67, Jalan Empat,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05-5265651	1994.6.10
47	许荣昌(Khor Weng Cheang)	60200元	许荣昌(Khor Weng Cheang)	男	70岁	广东普宁	2563828	87, Jalan Besar, 34350 Kuala Kurau, Perak	04-557039	1994.5.18
48	许炳添	10500元	许钦汉(Khor Khim Hun)	男	65岁	广东普宁	2101392	No. 129-L, Jln Tepi Sungei 36400 Hutan Melintang Perak	05-6412342	1994.7.1
49	王以积(Wong Jee Chek)	37444元	王桂兰(Wong Kwee Lan)	女	47岁	海南琼州	2058464	No. 373, Simpang Pulai N\V, Ipoh, Perak, Malaysia	05-3571070	1994.7.11

50	程秀芳(Cheng Sau Fong)	12000元	洪玉樱(Hoon Gie Ing)	女	49岁	福建福州	7957596	734 Jalan Tbk 2\14 Taman Bukit Kepayang,70200 Seremban N. S.	06-736103	1994.5.9
51	郑文摘(Teh Boon Tiak)	144410元	郑林森(Teh Lim Sim, Teh Thean Soo)	男	44岁	福建永春	4162222	No. 9, Jalan Besar, Padang Rengas, 33700 Perak Darul Ridzuan, Malaysia	05-7584246	1994.7.8
52	温九(Wong Kiew)	17005元	温有铨(Woon Yow Chuen)	男	48岁	福建永春	1436444	327 Batu Lima Tambun, Ipoh Perak, Malaysia	05-563579	1994.2.6
53	黄发(Wong Fatt)	6000元	黄耀焜(Wong Yow Koon)	男	60岁	广东增城	340627-08-5089	8, Jalan Wangi, Happy Garden, 31650 Ipoh, Perak	05-502897	
54	黄瑞娇(Ong Swee Kian)	28180元	黄瑞娇(Ong Swee Kian)	女	75岁	广东台山	1073162	27, Jalan Bagan Datoh, 36200 Selekoh, P. O. Box 9, Perak, Malaysia	05-6489279	1994.7.16
55	王友清(Ong You Cheng)	54300元	王友清(Ong You Cheng)	男	74岁	广东陆丰	0-126761	26, Tawas Baru 3, Taman Tasek Damai, 30010 Ipoh, Perak, Malaysia	05-567901	
56	投诉人苏顺源之祖父	100000元	苏顺源(Saw Soon Guan)	男	36岁	福建泉州南安	5376247	6, 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 22, Taman Ampang, Ipoh, Perak	05-3132427	1994.7.8
57	余敬廷(熙光)	30000元	余昇卫(盛威,Yu Sing Wei)	男	59岁	广东大埔	3839684	32 Selasar Rokam 14 Taman Ipoh Jaya Gunong Rapat, 31350 Ipoh Perak	05-3121262	1994.5.15
58	程瑞英	9670元	徐礼传(Soo Lea Diong)	男	35岁	马来西亚	5752852	No. 43 Kampong Baru Kampong Koh Sitiawan 32000, Perak, Malaysia	05-915582	1994.7.18
59	钱开和	4670元	钱汉辉(Chee Han Oi)	男	52岁	海南	0-603485	47, Jalan Devadason Ipoh Garden, Ioph, Perak		1994.7.12

60	林泗辉	36000 元	林国兴(Lim Kok Hin)	男	24 岁	福建永春	0 - 1751354	63 Jalan Besar, 31300 Kampu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	05 - 371145	1994. 7. 18
61	潘玉坤(Poon Yeok Kuan)	6000 元	潘玉坤(Poon Yeok Kuan)	男	79 岁	广东四会	0 - 633424	No. 999, Kampang Rawa, 31600, Gopeng, Perak		1994. 4. 28
62	陈忠王	76500 元	陈镇湖(Tang Tiang Ong, Tan Ting Ho)	男	58 岁	广东潮州	3094382	No. 80, Main Road, Sungei Siput(U), Perak	05 - 5983649	1994. 7. 26
63	林亚烈	35000 元	张淑兰(Chong Sook Lan)	女	54 岁	广东惠州	1360541 - F	Bik 8, Bedok South Ave2 #06 - 300	4456443	1994. 4. 28
64	陈玉璋(Tan Giok Chung, Tan Gek Cheong)	38156 元	陈春华	女	42 岁	福建莆田	K256034	No. 30, Taman Phoning Lrg. Seladah No. 1 - H, Off Jalan Tun Jugah, 93350 Kuching, Sarawak	082 - 460669	1994. 5. 10
65	温扬声(Voon Yang Sanot)	30000 元	温志镜(Voon Chi Jui)	男	46 岁	新安	468268	No. 53, Tenth Mile Bazaar, 93250 Kuching, Sarawak	082 - 611150	1994. 4. 27
66	张成冰	56000 元	张玉梅(Teo Geo Moi)	女	45 岁	福建永春	H0157275	No. 43 Jalan Tun Mustapha, Kg, Lajau, Labuan	087 - 411251	1994. 4. 16
67	投诉人蔡玉华之父	30000 元	蔡玉华(Chai Ie Hua, Chou Ie Hua)	女	51 岁	福建同安	K150936	No. 28, Indah Lane Ic, Off Jalan Teku, 96000 Sibu, Sarawak	084 - 327584	1994. 4. 10
68	投诉人黄辉钦之父	10000 元	黄辉钦(Wong Pik King)	男	52 岁	福建闽清	K341749	84, Jalan Dipa Negara, Perpindahan Mumong, Kuala Belait,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1994. 7. 2
69	林良海(Ling Liang Kai)	40000 元	林思森(Ling Sii Seng)	男	46 岁	福建福清	K139832	49 A, Hua Kiew RD, Sibu, Sarawak, Malaysia	084 - 310376	1994. 7. 2
70	陈榜辉	2440 元	陈福胜(Tan Hock Seng)	男	38 岁	广东汕头	K691686	No. 44, Main Bazaar, Bintulu, Sarawak, East Malaysia	086 - 331426	1994. 7. 5
71	陈国珍	17587 元	张雅季(Teoh Ah Khiok)	女	41 岁	福建同安	4469373	3 - 1 - 4 Jalan Gemas, Pulau Pinang	04 - 379060	1994. 7. 4

72	马振标(Beh Chin Phioh)	95000元	马振标(Beh Chin Phioh)	男	53岁	广东潮州潮阳	3078109 (400715 - 08 - 5179)	674 - M, Jalan Air Terjun, 10350, Penang	04 - 363992	1994.6.3
73	谢福庆	100000元	谢祥荣(Cheah Seong Eng)	男	49岁	福建	4093453	663 - C, Pepper Estate, Fettes Park Penang	8990623	1994.4.22
74	陈梅和	6000元	陈德兴(Tan Teik Hing)	男	41岁	广东潮阳	4668936	5F. Sepuluh Kongsi, Bayan Lepas, Penang	843242	1994.4.26
75	投诉人林亚全之父	9501元	林亚全(Lim Ah Chuan)	男	41岁	福建永春	4451796	5157 Mk 20, Kubang Semang 14400 Bkt Mertajam, Pulau Pinang	10482356	
76	投诉人洪金龙之子	30000元	洪金龙(Ang Kim Leng)	男	65岁	福建南安	0300863	893, Jalan Bertam,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rai Utara	04 - 5751932	1994.4.20
77	庄秋桂(Ch'ng Chew Kooi)	20560元	庄清培(Ch'ng Cheng Phoey)	男	64岁	福建惠安	3785029	411, Teluk Air Tawar, Butterworth, 13050, Penang, Malaysia	04 - 318961	1994.4.29
78	黎金水	57000元	黎燕琼(Lai Yin Kheng)	女	36岁	广东	5283224	15 - 07 - 03 Lingang Paya Terubong 1, 11060 Penang Malaysia	600286	1994.4.23
79	投诉人林明心的公公	30000元	林明心(Lim Beng Sim)	女	59岁	福建海登	3641840	43 Reservoir Crescent 11500, Penang	684259	1994.4.25
80	邱淑兰	70000元	林应武(Lim Eng Woo)	男	39岁	广州潮州普宁	4775174	27, Lorong Cengal Dua Jalan Bagan Lallang B'worth	04 - 323066	1994.4.10
81	蓝清水(Lam Cheng Swee)	11600元	蓝国兴(Lam Kok - Heng)	男	54岁	广东南海	4325480	16 Tingkat Mas Penang, Malaysia	04 - 6581848	1994.4.12
82	高忠尾	30000元	高泉荣(Ko Chuan Eng)	男	50岁	福建同安	0 - 274560	667, Fettes Road, Pepper Estate Penang	620510	1994.3.9

83	黄木星（Ng Bak Seug）	34000 元	黄暹凤（Ng Siam Hong）	女	47 岁	广东潮州	5114790	1179, Built Kecil, Bukit Mertajam, 14000 P. Pinang	04 - 5391721	1994. 7. 6
84	陈成家（Tan Seng Kah）	49050 元	陈晓明（Tan Siaw Beng）	男	42 岁	福建南安	4356854	1218, Lorong Chempa, 12200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	04 - 310214	1994. 6. 24
85	骆万寿（Loh Ban Siew）	120000 元	郭炫孜（Koay Suan Kee）	女	64 岁	福建惠安	3078171	162 - P, Jalan Padang Tembak, 11400 Pulau Pinang	04 - 680261	1994. 7. 10
86	康乌有	13407 元	康丰荣（Kh'ng Hong Eng）	男	59 岁	福建同安	3465814	340, Jalan Tanjong Tokong 10470 Penang Malaysia	04 - 8905127	1994. 7. 5
87	投诉人刘碧莲之夫	5000 元	刘碧莲（Low Piak Lian）	女	73 岁		1088185	15, Lorong Pulau Tikus, 10350 Penang, Malaysia	04 - 379079	
88	黄清才（Ooi Cheng Chye）	8475 元	黄清才（Ooi Cheng Chye）	男	71 岁	福建南安	2533202	1101, Jalan Raja Uda, 12300 Butterworth, Penang, West Malaysia	04 - 312923, 345251	1994. 7. 13
89	郑玉堂（Teh GaikThung）	9000 元	郑玉堂（Teh Gaik Thung）	男	76 岁	广东揭阳	3789589	1125, Permatang Tinggi,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04 - 5394116	1994. 7. 11
90	谢沧浪（Cheah Chong Long）	55000 元	谢枚洙（Cheah Bee Choo）	女	50 岁	福建安溪	0 - 302342	No 36, Lorong Kiambang, off Jin, Raja Uda 13000 Butterworth, Pulau Pinang, Malaysia	04 - 382336	1994. 7. 21
91	投诉人杨文龙之父	12200 元	杨文龙（Yong Boon Leong）	男	24 岁		A1341672	718 - C, MK 3, Jalan Balik Palau, Ayer Hitam, Penang		1994. 7. 23
92	叶鏘珍（Yap Chor Tin）	8000 元	叶耀堂（Yap Yoon Tong）	男	46 岁	广东惠阳	0 - 107012	No 2813 Lorong Sekasih 6A/1, Taman Selasih, 09000 Kulim, Kedah	04 - 909551	1994. 4. 17
93	投诉人叶振华之祖父	25300 元	叶振华（Heap Chin Hua）	男	39 岁	福建同安	4842654	D201, Taman Sri Tandop, Batu 3, Sungai Korok, 05400 Alor Setar, Kedah	04 - 725337	1994. 4. 12

94	张四芳（Teoh Soo Hong）	10900元	张京水（Teoh King Chooi）	男	58岁	福建龙溪	0－758913	172, Taman Mahawangsa, Seberang Jalan Putra, Alor Setar, Kedah	04－7339205	1994.4.25
95	陈东岳	6000元	陈亮锡（Tang Liang Tick）	男	28岁		0－427833	No 48, Batu 51/2, Simpang Empat, Alor Setar, Kedah	941606	1994.4.21
96	刑毅花	40610元	刑竞海（Heng Kheng Hai）	男	68岁	海南	0－776556	No 270 Jalan Hospital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Malaysia	410819	1994.4.27
97	陈坤德（Tan Khoon Teik）	100000元	陈宗缘（Tan Teong Ean）	男	62岁	福建思明	00－87570	D－249, Kawasan Perumahan Awam Mergong, 05350 Alor Setar, Kedah	04－7313171	1994.4.22
98	林连金（Lim Bian Kim, Lim Lian Kim）	27280.5元	林秀娇（Lim Siew Kiou）	女	38岁	福建惠安		No 210, Sungai Korok, 05400 Alor Star, Kedah Malaysia	722531	1994.6.26
99	郑祖音	23585元	郑新国（Teh Sin Kok）	男	41岁	福建漳州	4473246	643 Lrg Kota Makmur8/1 Taman Srz Kota Kedah Malaysia	722289	1994.6.2
100	投诉人纪锦江之父	103000元	纪锦江（Kee Kim Kang）	男	43岁	广东潮州	8106479	No 10 Padang Lembu Gurun Kerah		1994.6.6
101	林浮栳（Lim Poo Low）	40000元	林浮栳（Lim Poo Low）	男	73岁	福建安溪	3029891	Kampang Kuai, Jawa, Padang Lalang, Kota Seta, Kedah	7940869	1994.7.4
102	李功芳（Lee Kong Fong）	18000元	李天荣（Lee Thean Yoong）	男	73岁		0－121027	No 123 Kg Lallang, Baling Kedah	04－4702590	1994.7.3
103	黄蕊	24737元	丘奎贤（Khoo Kooi Hean）	男	35岁	福建安溪	5786983	1528, Taman Keladi, Lorong Angsana 43,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04－4244393	1994.7.16
104	洪理贤（Ang Lee Hianga）	20000元	林美菁（Lim Mooi Cheng）	女	70岁	广东潮州	240109－02－5088	C/O 172 Taman Mahawangsa 05150 Alor Setar, Kedah	04－7339205	1994.7.16

105	黄武元	30000 元	黄毓煌(Ng Seok Huang)	男	38 岁	广东潮州潮阳	8201395	86 Jalan Raya Serang Kedah Malaysia	04 - 4077639	1994. 6. 12
106	张自守	130000 元	张致祥(Chong Tee Seong)	男	49 岁	广东丰顺	0 - 798584	No. 375, Lorong Cengai Merah, Taman Bersatu, Kulim, Kedah Darul Aman	04 - 903797	1994. 3. 5
107	投诉人郑元增之父	11628 元	郑元增(Teh Guan Cheng)	男	44 岁	福建永春	3569667	No. 13, Jalan Besar Btg Melaka, N. Sembilan, 73300 Malaysia	06 - 461562	1994. 4. 12
108	投诉人石芳之父	4000 元	石芳(Cheok Hong)	男	46 岁	福建南安	3404904	Lot 1854 Main Road Lukut, 71010 Post Dickson N. Sembilan	06 - 401950	1994. 4. 20
109	投诉人黄亚娇之父	14500 元	黄亚娇(Wong Ah Kiew)	女	56 岁	广东三水	2491692	27 - D, Kampung Kinching, Ulu Temiang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06 - 734372	1994. 4. 30
110	投诉人陈明远之父	19490 元	陈明远	男	58 岁	福建永春	0 - 891867	280 - E Temiang Road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 - 715590	1994. 4. 19
111	投诉人黄天麟之祖父	9000 元	黄天麟(Wong Thian Li)	男	38 岁	福建莆田	5145925	N. 56 Main Road Batu Kikir, 72200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881298	1994. 5. 6
112	投诉人王家和之父	10790 元	王家和(Ong Kah Hoe)	男	62 岁	福建南安	320506 - 08 - 5105	68 - F, Jalan Lister 72000 Kuala Pilah N. Sembilan	06 - 814268	1994. 5. 9
113	魏微山	11440 元	魏仕炳(Nee San Beng, Ngai Soy Heng)	男	56 岁	海南文昌	0 - 884117	10 - A, Jalan Temiang 70200,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 - 722029	1994. 2. 25
114	廖保	200000 元	廖关生(Lem Kim Sang)	男	51 岁	广东高州	3567396	No. 13 Lotong1, Taman. K. S. M. 72100 Bahau, N. S.	06 - 841320	1994. 2. 26

115	杨德（Yang Teck）	6000元	杨日生(Yang Nyak Sang)	男	46岁	广东	0-239997	477,Taman Sri Manwar 70450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06-771537	1994.4.30
116	郭谭胜(Kok Tam Sing)	94000元	郭谭胜(Kok Tam Sing)	男	75岁	广东	1301380	No. 185 Green Ward, Wantin N. S.	06-683109	1994.4.29
117	李切	11000元	李俊开(Lee Choon Kai)	男	75岁	福建永春	3571763	No. 7 Jalan Besar, Perak Chuan, Port Dickson	481346	1994.3.8
118	曾寿（Chen Shu）	15000元	曾寿(Chen Shu)	男	82岁	广东惠阳	0-240265	66,Jalan Dato Moyang Salleh, Kuala Klawang,71600 Jelebu,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06-606081	1994.5.10
119	陈玉进	5000元	陈玉莲(Tan Nyok Lun)	女		福建安溪	281120-05-5000	35,Jalan Besar,71700 Mantin, N. Sembilan	06-682897	1994.4.22
120	李华富	40000元	李文雅(Lee Woon Yah)	男		广东	3054762	41,Jalan Besar,71700 Mantin, N. Sembilan Darul Khusus	06-681988	1994.4.24
121	吴锦运	12495元	吴景桔(Goh Keng Ngoh)	男	59岁	海南	0-856237	No. 10 Rumah Rakyat,73200 Gemenchih,N. S. ,Malaysia		1994.7.5
122	投诉人 Poh Leong Chiew的叔叔	16000元	Poh Leong Chiew	男	59岁	福建	0-218536	272-F,Jalan Tuanku Antat, Rahang Kecil, 70100 Seremban,N. S.	06-722102	1994.8.7
123	黄振（Wong Chin）	6000元	黄观霖(Wong Koon Lam)	男	53岁	广东北流	0-923814	412 Sungai Klau 27630 Raub Pahang Darulmakmur	09-387381	1994.3.6
124	蓝石秀	8400元	篮金(Lam Kim)	男	57岁	广东	1654532	238 Sungai Lui N/ V Pahang Raub Malaysia	353708	1994.3.6
125	投诉人陈金池之父	40000元	陈金池（Tan KimTee、Tan Hock Seng）	男	56岁	福建厦门	3091841	T-7, Kampung Sempalit, 27600 Raub 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	09-354487	1994.4.22
126	王炳火	42260元	王朱赐(Ong Choo Soo)	男	58岁	福建永春	8307089	B-2292,Taman Mirama,Jalan Haji Ahmad,Kuantan,Pahang	09-5145992	1994.4.29

127	林木星(Lim Bok Seng)	30000元	萧金燕(Seow Yun)	男	50岁		0-259539	No. 1, Durian Tawar, 28200, Mengkarak, Pahang	09-247098	1994.4.18
128	龙泽恩	34000元	龙兆良(Loong Siew Leong)	男	53岁	广东新会	410721-06-5077	C-822, Jalan Kenanga, Off Bukit Ubi, 25200 Kuantan, Pahang Darul Makmur	09-5134995	1994.5.15
129	蔡起俊(Chay Choong)	9600元	蔡依锰(Chay EE Mong)	男	40岁	福建莆田	8373944	85, Quarry Road, Brinchang, 39100 Cameron Highlands, Pahang	05-4911449	1994.7.12
130	覃章(Jam Chong)	6140元	覃杰章(Cham Kit Cheong)	男	50岁	广西	1655951	B-72, Tiew Tan Garden, Jalan Aman, 28000, Temerloh, Pahang Darul Makmur, Malaysia	09-2964542	1994.7.17
131	林廷杰	21463元	林日盛(Lim Jit Seng)	男	55岁	海南琼州文昌	3075867	10, Jalan Besar Taiang Pahang Malaysia	09-2554115	1994.7.12
132	罗辉保	21510元	罗茂龙(Low Boon Leng)	男	55岁	广东潮州	3819503	No. 17, Jalan Kuairi 39100 Brinchang Cameron Highland, Pahang	05-4981131	1994.7.20
133	陈稠娘	8900元	张亚利(Teo Ah Lee)	男	74岁	福建永春	2282623	8043-C Bukit Baru, Melaka, Malaysia	06-321803	1994.4.27
134	苏清恭	50000元	苏亚富(Soh Ah Foo)	男	70岁	福建漳州	1768029	28, Jalan Bunga Raya, 75100, Melaka	06-221687	1994.4.27
135	汤永谭	34400元	汤佩林(Tong Phwee Lim)	男	52岁	广东惠州	3048813	8, Jalan Tukang Best 75200 Melaka	06-248761	1994.4.6
136	刘春水(Lau Soon Swee)	16000元	刘燕娘(Lau Yan Niu)	女	53岁	福建安溪	410107-04-5068	2770-C, Batu 3, Semabok, Melaka	06-381005	1994.4.24
137	蔡立成	30000元	蔡耀川(Sua Yeow Chuan)	男	24岁	福建泉州	A 1923489	No. 2293, Jalan Bt. Gajah, Merlimau, 77300 Melaka	391269	1994.2.21
138	刘金桃(Low Kim Toh)	72990元	刘雅英(Low Ah Eng)	男	35岁	福建永春	5625714	3097-J Batu 8 3/4, kampung Berangan Umbai Melaka	390328	1994.5.29

139	投诉人王辉森的祖父母、父母	18800元	王辉森(Wong Hui Shim, Wong Yun Fui)	男	65岁	海南琼海	0-192455	No. 53-I Ong Kim Wee Road 75300 Melaka	06-242173	1994.6.18
140	王明象(Ong Ming Chew)	76464.64元	王先兴(Ong Seng Sing)	男	60岁	福建永春	3325325	25 Jalan Zahir 22 Taman Malim Jaya 75250 Melaka	06-358508	1994.7.18
141	林呈会(Lim Teng Hui)	38670元	林霓(Lim Nee)	女	42岁	福建安溪	4328015	185, Jalan Abu Bakar, Batu Pahat, Johor, Malaysia	07-449690	1994.4.23
142	齐辉耀	6495元	齐垂菊(See Sui Kiah)	女	45岁	海南	490730-01-5138	293, Jalan Alsagoff, 82000 Pontian, Johor Darul Takzim		1994.4.22
143	林裘茶	5000元	林保月(Lim Poh Guat)	女	27岁	福建南安	A0754342	No. 5, Jalan B, Tongkang Pecah, 83010 Batu Pahat, Johor	07-451202	1994.3.17
144	投诉人沈光裕之父	200000元	沈光裕(Sim Kwang Joo)	男	57岁	福建绍安	3227438	No. 8 Jalan Kenetik Permas Kukup Pontian Johor	07-899348	1994.3.3
145	赖球(Lai Kiew)	91650元	赖球(Lai Kiew)	男	86岁	福建仙游	00-33264	21, Jalan Chong Hwa, 86000 Kluang, Johor	07-711605	1994.3.15
146	投诉人李荣和他的父亲	28420元	李荣(Lee Yong, Book Yong)	男	69岁	福建	1892537	313 Serom, 3 Sungai Mati 84410 Muar, Johor	06-413553	1994.4.18
147	叶仁德(Yap Teck)	61500元	叶瑞忠(Yap Sui Choon)	男	39岁	广东惠州	4755678	14, Jalan Jaafar, 81900 Kota Tinggi Johor Darul Takzim	07-8831478	1994.4.23
148	谢亚添(Chia Ah Tian)	6764元	谢亚添(Chia Ah Tian)	男	90岁	广东潮州澄海	2254092	Tc 88 Jln Cempelca PT. Jawa, 84150 Muar, Johor		1994.4.21
149	张金荣(Teoh Kim Tong)	7000元	张丽珠(Teoh Le Chow)	女	56岁	广东潮州	381017-07-5036	1 Jalan Bewahara Luar 85400 Chanh, Johor	07-962495	1994.2.7
150	李亚华(Lee Ah Tai)	15000元	李亚华(Lee Ah Tai)	女	88岁	广东鹤山	080306-71-5088	No. 1 Jalan Angerek 20, Taman Johor Jaya, Johor Bahru	07-3559248	1994.7.6
151	巫八音	8200元	巫庆惠(Goh Keng Hwee)	男	61岁	广东潮州	00-46342	280 Lorong Kenanga Bt 36 Jalan Johor Pontian Johor		1994.7.4

152	吕全胜(Loi Chum Sing)	27800元	亚生(Ah Sang)	男	48岁	广西	3053978	No. 5, Jalan Abdullah, 85010 Buloh Kasap, Segamat, Johor	07-9441172	1994.8.2
153	何荣宗	23123元	汤艾顺(Tung Ai Soon)	男	32岁	福建	6904711	No. 67-15, Parit Ahmad, Jalan Bukit Pasir, 83000 Batu Pahat, Johore	07-425275	1994.2.28
154	彭福占(Pee Hock Chiam)	63000元	彭福占(Pee Hock Chiam)	男	75岁	福建同安沙美村	0-692219	11-B, Jalan Wayang Kota Tinggi, Johor, Malaysia	07-8831322	1994.5.12
155	Tan See Jin	8400元	陈其春(Tan Chee Choon)	男	65岁	海南	00-33575	No. 19, Jalan Mersing, 86000, Kluang, Johor, Malaysia	07-722792	1994.4.26
156	郑元虎	20000元	郑松林(Tee Siong Lim, Tee Siong San)	男	54岁	福建德化	1582742	P 370, Kahang Now Village, 86700 Kahang, Kluang, Johor	781394	1994.2.28
157	黄雀	15800元	黄南(Ng Lam)	男	53岁	福建永春	0-741294	No. 12, Bukit Mor Parit Jawa, 84150Muar, Johor, Malaysia	06-965369	1994.4.20
158	投诉人赖昌明的祖父	10000元	赖昌明(Lai Cheong Beng)	男	31岁	福建晋江	7031927	21, Jalan Balan Bukit, Taman Kota 83700 Yong Peng, Johor	07-474582, 011-713780	1994.2.25
159	张金成(Teo Kim Seng)	20000元	张金成之子	男		广东潮州		No. 115A, Kampong Parit Besar, Jalan Kluang, Batu Pahat 83000, Johor, West Malaysia	07-443750	1994.2.26
160	刘发	40000元	刘德祥(Lew Teck Siong)	男	55岁	广东揭扬和婆	3516022	E12, Kangkar Pulai, 81110 Johore	07-671017	1994.2.22
161	投诉人关金荣父亲	30000元	关金荣(Kwong Kim Earn)	男	41岁	福建兴化	8363243	102, Jalan Payamas, Tangkak, 84900, Muar, Johor	06-982167	1994.3.20
162	投诉人邱吉琳之父	30700元	邱吉琳(Hiew Hee Ling)	男	58岁	广东	0-744606	80, Jalan Nagasari 4, Segamat Baru, 85000 Segamat, Johore	07-933360	1994.4.29
163	刘朗山	10400元	刘远希(Liew Yan See)	男	76岁	广东	0-677205	No. B-5 Sengkang N/V., 81000 Kulai, Johor	07-630723	1994.4.18

164	戴庚（Tai Kang）	30000元	戴煌（Tai Wong）	男	72岁		3012256	124, Main Road, Senai Johor	07-5994408	1994.4.24
165	投诉人蔡亚九之父	12000元	蔡亚九（Chua Akaw）	男	52岁	广东潮州	3661178	8, Jalan Kedidi 3 Parit Sulong Batu Pahat, Johor	07-466314	1994.7.9
166	投诉人李必存之父	12853元	李必存（Lee Pit Choon）	男	57岁	丰顺	3003607	3319, Kg Pertanian Masai, Johore Darul Takzim, Malaysia	07-2514759	1994.5.1
167	投诉人刘再福之父	20000元	刘再福（Law Chye Hock, Liew Chai Fook）	男	46岁	福建南安	2472446	No. 33, Jalan Jaya2, Taman Jaya Skudai, Johor Bahru, Malaysia		1994.5.6
168	投诉人刘铁喜之父	8200元	刘铁喜（Liow Tiat Hee）	男	43岁	广东梅县	01-5241	35, Jalan Gunong, 86500 Bekok, Johore	07-902086	1994.5.13
169	投诉人沈建国之祖父	67000元	沈建国（Sim Kian Kok）	男	41岁	福建诏安	8041525	RS 61, Jalan Rambutan, Off JalanTunku Bendahara, Muar, Johor	06-919492	1994.3.4
170	林家成	40000元	林永绪（Lim Yung Hsu）	男	24岁	福建永春	1507070	No. 1, Jalan SS 22/39, Damansara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03-7180348	1994.4.21
171	许溪水	10000元	许鸿池（Koh Fong Chee）	男	60岁	福建安县	3856140	25, Jalan 93, Kepong Baru, 52100 Kuala Lumpur	6365872	1994.2.26
172	陈寨前	118214.5元	黄年泰（Ng Ne Tai）	男		福建福清	2169295	137 Jalan Besar, 45500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03-8795092	1994.4.21
173	赖继仁	342300元	赖继秀（Lai Kee Siew）	男	75岁	广东赤溪	0-510436	581, Jalan 20, Ampang New Village, 68000 Selangor	03-4951585	1994.4.14
174	颜荣家	35000元	颜联池（Gan Lian Tee）	男	42岁	福建永春	4385329	No. 57 SS 2/24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5417741	1994.7.25
175	庄养娘（Chng Yeong Neo）	8000元	郑明坤（Teh Beng Khoon）	男	55岁	福建惠安	1076099	Blok 5, 5-4-10, Jalan 5/149B, Taman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west Malaysia	03-9577503	1994.4.30

176	方钦院	7600元	方越冬(Hng Keok Seng, Fang Yet Tong)	男	69岁	福建潮州普宁	3914865	10 Jalan Nyaman 12, Bukit Indah, Jalan Klang Lama,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03-7816067	1994.4.8
177	黎源	55200元	杨玉娇(Yong Yoke Kiow)	女	53岁	福建惠州	7895806	No. 201, Blok 16, Jalan 6/1, Seksyen 6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03-5500295	1994.4.15
178	陈亚克	30000元	陈英旺(Teng Eng Guan)	男	34岁	福建	5857217	8-11-9 Tailian Miharja Cheras Kuala Lumpur	03-9718319	1994.5.14
179	许孝烈(Khoo How Lee)	30800元	许良琦(Khoo Liam Khay)	男	44岁	广东潮州	3416756	191 A, Sentul Pasar, 51000 Kuala Lumpur	03-4413249	1994.4.23
180	陈世坚(Chin Sew Kim)	5500元	萧素芬(Siau Soo Hoon)	女	38岁	福建福州	5086500	69, Jalan 18, Desa Jaya, Kepong, 52100 Kuala Lumpur, Selangor	03-6361765	1994.4.25
181	谢某	13000元	谢桂兰(Chia Kai Lan)	女	48岁	广东番禺	7762402	74, Jalan Talalla 50460 K Lumpur		1994.3.7
182	吴义娇	100000岁	林祝和(Lim Chok Hua)	男	43岁	广东汕头	4131742	35, Jalan Bangsar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03-2824564	1994.4.19
183	黄连才	60000元	黄仪文(Francis Wong Yee Vun)	男	26岁		H0680300	97, JalanMelur 11 Taman Melur 68000 Ampang Selangor	03-4918873	1994.4.26
184	陈春成	10370元	陈清源(Tan Cheng Guan, Tan Bee Tee)	男	53岁	福建南安	410706-04-5035	No. A-100, TmnSriJaya, Tanjong Karang	03-8798306	1994.5.8
185	沈振益(Sim Chen Ee)	17000元	沈荣意(Sim Eng Ye)	男	65岁	福建厦门	1173113	28 Lebuh Gambuh Kam 3 Taman Desawan 41200 Klang Sel	3235036	1994.4.15
186	许忠义	30000元	许玉扁(Koh Geok Pee)	女	56岁	福建同安	7919214	37 Lorong Pandangan Kampong Raja Uda Port Klang Sel	3673017	1994.4.5
187	郑玉维	20000元	孙美英(Soon Bee Eng)	女	66岁	福建永春	2170910	6, Jalan Rejang 14, 53300 Setapak Jaya, Kuala Lumpur	03-4226064	1994.4.25

188	张司仲	7000元	张招玉(Diong Chiew Yoke)	女	30岁	福建福州	7422062	No. 2 Jalan 17, Ampang Sriwatan 68000 Kuala, Lumpur	03-4928737	1994. 3. 25
189	白成根(Peh Chen Kong)	40200元	白瑞标(Peh Swee Peow)	女	54岁	福建安溪	0-398159	No. 1, Jalan SS 22/39, Damansara Jaya, P. J. Selangor	7180348	1994. 4. 25
190	东喜(Tong Yee)	49000元	彭利汉(Pang Lee Han)	男			4771554	870 Happy Garden, Jalan Selesa, Jalan Kuchai Lama, Kuala Lumpur	03-7801948	1994. 3. 28
191	投诉人钟彩云的公公	9000元	钟彩云(Chong Yon, Chong Chai Ngan)	女	48岁		0-503843	No. 21-1, Jalan Burung, Taman Bekit Maluri, Kepong, Kuala Lumpur	03-6362726	1994. 4. 25
192	施朝沛	35730元	施国均(See Kok Kwong)	男	40岁	广东新会	4676034	160 Jalan Besar Ampang, 68000 Ampang Selangor	4915912	1994. 3. 13
193	林假	10900元	林穆荣(Lim Bok Eng)	男	65岁	福建永春	0-555406	No. 692 Batu 6 Jalan Bernam Tanjong Kar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03-8795580	1994. 3. 1
194	张华盖(Teoh Wah Kai)	20000元	张华盖(Teoh Wah Kai)	男	78岁	福建永春	160913-71-5047	31, Jalan Raja Chulan, 45200 Sabak Bernam, Selangor Darul Ehsan	03-8861294	1994. 5. 13
195	王庆	760000元	王宝春(Wong Poh Choon)	男		广东惠阳	6353880	67, Seri Kembangan Jalan SK 3/2 Selangor	03-9480369	1994. 2. 21
196	黄永逢	70300元	李秀花(Lee Seng Hua)	女	55岁	福建古田	1178177	No. 29, Jalan Barat 42800 Tanjung Sepat Kuala Langat Selangor DE	03-8574561	1994. 3. 9
197	投诉人王苏虾之父	8000元	王苏虾(Wong Su Ha)	女	46岁	广东	7969313	29, Jalan 1/149A, Taman Bukit Intan Sri Petaling, Kuala Lumpur	03-9586810	1994. 7. 16
198	杨谭进(Yong Tham Chin)	57500元	杨亚生(Yong Ah Seng)	男	47岁	广东惠州	2148093	1008, Jalan 16, Ampang New Village, Ampang, Selangor	4910608	1994. 7. 4

199	苏骚	7000 元	苏炳新(Soo Peng Sin)	男	44 岁	广东新会	4245565	C - 9 Pekan Getah Malaysia, 34500 Tapah Road, Perak	05 - 4181468	1994. 8. 8
200	陈 世 (Tan Hok, Tan See)	12000 元	陈天送(Tan Thean Sang)	男	54 岁	福建安溪	2650706	No. 23, Jalan 7, Selayang Bah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03 - 6180716	1994. 7. 12
201	朱天利(Chue Tin Lee)	6500 元	朱健光(Chue Keen Koong)	男	44 岁	广东	0 - 513964	No. 516 Buck D. Sunway Caurt Jalan Pjst/13, Bandar Sunway Petaling Jaya, Selangor	03 - 7359683	1994. 7. 19
202	徐清淡	9800 元	林瑞珍(Lim Swee Tin, Lam Suan Hua)	女	66 岁	福建安溪	0 - 986042	38, Jalan Belatuk 5, Puchong Jaya, 47100 Puchong, Selangor	03 - 5752815	1994. 7. 15
203	黄瑞标之父		黄瑞标(Ng Sew Piaw)	男	72 岁	福建	4077837	F - 1 - 3 Taman Kinrara Batu 7 Jin Puchong	5704975	1994. 7. 16
204	投诉人史立鼎之父	82000 元	史立鼎(Ah Peng, Say Lap Peng)	男	54 岁	海南	3994325	354 Jinjang Selatar Jinjang, 52000 Kuala Lumpur	6264152	1994. 7. 21
205	宋民生	33000 元	宋能辉(Song Leng Hoi)	男	42 岁	福建金门	8069080	4, Jalan Serindit 13, Taman Eng Ann, 41150 Klang	03 - 3422440	1994. 7. 20
206	王坤松	30000 元	徐玉凤(Sew Ah Mooi)	女	42 岁	福建兴化	8066497	421, Jalan Permai H, Tasik Permai, Ampang, 68000 Selangor	03 - 4928359	1994. 7. 15
207	庄金顺	13000 元	庄良海(Ching Liang Hai)	男	41 岁	福建惠安	4500997	3 Jalan Mahang 1, Tmn Meru Utama Bt. 6, Off Jalan Meru 41050 Klang Selangor	03 - 3923761, 018 - 8200922	1994. 8. 25
208	投诉人林东川祖父	22660 元	林东川(Lim Tong Chuan)	男	37 岁	福建	5187968	3580 Tmn Batang Melaka, N. S.	461839	1994. 8. 2
209	郑亚来	36792. 15 元	陈观凤(Chin Kwan Foong)	女	66 岁	广东紫金	0 - 306145	117, Jalan Dotuk Goh Choo Cheng, 14000 Bukit Mektajam Malaysia	04 - 518336	1994. 6. 18
210	林亚笠(Lim Ah Lek)	6000 元	林亚笠(Lim Ah Lek)	男	65 岁	福建绍安	1309060	No. 89 Sungai Nipah Chuah Pos 71960 N. S. Malaysia	06 - 481126	1994. 8. 8

211	林首科(Lim Siew Kee)		林进德(Lim Chin Tit)	男	67岁	马来西亚	3617014	263 - 1A, Jalan Pahang, Setapar, 53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03 - 4235267	1994. 6. 28
212	苏卓(Soo Chook)	15000元	苏卓(Soo Chook)	男	71岁	广东	2769896	No. 66 Sungai Buloh Hospital 47000 Selangor Malaysia		1994. 7. 20
213	陈大宠	11928元	陈业兴(Chan Yaip Heng)	男	26岁	海南	A1089566	L - 1, Rumah Murah 72100 Bahau, N Sembilan D. K	06 - 841259	1994. 7. 7
214	孙同	22000元	孙建成(Soon Kian Seng)	男	59岁	福建永春	0 - 898892	345 Bukit Temensu 72000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06 - 813079	1994. 3. 10
215	林先庭	40000元	林桂凤(Lim Kwai Fong)	女	45岁	海南万宁	4020726	25, Laluan Bercham Selatan 2, Tmn Tasek Cahaya, Ipoh, 31400 Perak	05 - 572189	1994. 7. 17
216	邱万玉	10000元	邱秀金(Ku Siw Tin)	女	41岁	福建永春	8376110	2040, Jalan Banting, Pandamaran, 42000 Port Klang, Selangor	03 - 3688550	1994. 12. 26
217	投诉人薛锡威母亲	28300元	薛锡威(Sip Seip Wai)	男	54岁	广东新会	0 - 615187	No. 771, Regrouping Area, Menlembu, 31450 Ipoh, Perak	05 - 2810533	1994. 7. 15
218	投诉人汤陆父母	6000元	汤陆(Tong Lok)	男	55岁	广东蕉岭	1064900	1139 - C, Bukit Merah, 31500 Lahat, Perak	05 - 3212415	1994. 9. 5
219	林郎(Lim Long, Lim Yew Chye)	17460元	林郎(Lim Long, Lim Yew Chye)	男	88岁	福建永春	0 - 557047	No. 162 - E Jalan Limau Gedong Off Jalan Meru 41050 Kl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1994. 6. 28
220	王扇(Ong Sun)	100000元	王基恩(Ong Kee Eng)	男	46岁	福建莆田	0 - 500429	No. 135, Jalan 12, Kg Baru Ampang, 68000, Ampang, Selangor	03 - 4926519	1994. 5. 2
221	朱金	52000元	朱有兰(Chi Yong Lang)	女	55岁	广东	1382724	No 36, Persiaran Kledang Timur 3, Bandar Baru, Menglembu, Perak	05 - 2823691	1994. 10. 12

222	赖锦溪	19575 元	陈宝兴(Tan Foo Heng)	男	36 岁	广东潮州	5409636	45, Tmn Sitiawan Jaya, Sitiawan, Perak	05 - 6915236	1994. 9. 2
223	林成	40000 元	林天养(Lam Tin Yang)	男	40 岁	广东	4647173	173 - C, Kg Baru, Benta 27300, Benta, Pahang	09 - 3238611	1994. 10. 25
224	李蒹葭(Lee Kiam Kah)	23460 元	李蒹葭(Lee Kiam Kah)	男	64 岁	福建	0 - 226919	224, Jalan Tungyen, Kuala Pilah, N. S.	06 - 813427	1994. 7. 10
225	叶富	12000 元	叶江然(Yip Kong Yin)	男	43 岁	广东	8050018	1365, Kg Rawa, Gopeng, Perak	05 - 3594248	1994. 6. 25
226	蔡庆南	20000 元	蔡丽珍(Choy Lai Chun)	女	39 岁	广西	4890451	H - 6, Perting, Village Bentong Pahang, Malaysia	09 - 2226787	1994. 10. 20

后　记

这部历史资料能编汇成书，经历了不少岁月与人事。

1992 年，我自东京归国，回到新加坡。留日前辈蔡史君介绍专门研究新马二战课题的高岛伸欣教授给我相识，以协助义务通译工作。

十年前，高岛先生还是筑波中学的社会科老师。他从 1979 年开始，每年数趟赴新马，搜集资料，实地访问在日军屠杀中的幸存者，发掘村民所立纪念碑、慰安场所和细菌战基地等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在本地身体力行，活动了 13 年，成绩斐然，对马来西亚地理环境之熟悉，真令我这个本地人汗颜。

高岛先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论文。1982 年，日本续发教科书事件、虚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先生开始在日本媒体登广告，召集有心了解真相人士，组团到新马，一探受害者及被屠杀者墓冢。另外，也在新马物色受害者，派去日本，在几个民办组织的听证会上，发表受害证言。

孙建成

1995 年，美国西部“世界抗日战争联合大会”举行国际会议，朋友推荐我出席。不过，当时有事务缠身，不便远行，于是转询高岛，希望能找一位不尚空谈、有实际业绩人士，代表新马前去美国西部开会。先生几乎没考虑，便推举瓜拉庇劳孙建成先生。他并不因孙氏没有学识而无视他的成就，他肯定了孙所领导的草根组织。

于是约孙建成在柔佛新山巴士总站见面。我首次见他的印象还很清晰，他一边提着纸箱，一边是个破纸袋，摇摇晃晃步下车。他问我是否熟悉车站附近的小酒店价格，他只能住马币 30 元以下的简易旅社。我带他去见当时还在《中国报》任职的黄建成，寒暄过后，他把纸箱打开，里面都是二战时期的旧报，有剪下的，有复印的，他把一半赠给黄，留一半给了我。

我将资料带回来整理，发现一些受害者家属填写的表格，于是电询孙氏。他把所组织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简称“蒙协”）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他们在 1992 年筹备，1993 年成立，目的是要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经媒体公布会员条件后，全马响应者陆续发来邮件。在他不断上报呼吁、各方奔走之下，到了 1994 年，已有超过 400 份名单记录在案。

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 1997 年、1998 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 DATA BANK 文件盒里，每盒 80 夹，总计 600 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

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他也认为这些史料很珍贵，有编辑价值，不妨运到南京师范大学，他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边整理边打字存盘，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谈。我就在临行前夕，将原版资料装箱，用快递挂号寄出，完全没有复印，我们冒了一个大险，我已无从容的时间复印，在邮箱运抵南京之前，我和张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阶段，我们都未谈及费用，书生做事，客客气气。在良知的面前，我们已无法推卸责任。

我在华盛顿接到张教授寄来的估价单之后，才正式考虑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费。赞助金必须汇到一个团体机构再转账，南安会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会长林金福先生亲自写推荐信。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约十日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复函来，并付了一张支票，全额负担出版费！我、我们的努力都没白费。李氏基金成立于1952年，由树胶及黄梨园大王、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所创办，宗旨在于襄助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公共机构或个人，不问来者背景、种族、宗教和国籍。李光前给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为更多人提供学习和受教育机会"。李光前已于1967年谢世。李成义先生是李光前的长子。这个机构数十年来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调，新马贫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数。史料顺利出

版，我谨借这个机会代表孙建成和 600 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
2003 年 10 月 17 日

Survey of the Chinese Victim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责任编辑 何民胜　装帧设计 刘葶葶

日侵时期
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已刊图书：
《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 李恩涵 著
《魏特琳日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译
《屠杀与抗争》 经盛鸿 主编
《魏特琳传》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主编

ISBN 7-214-03670-3
9 787214 036704 >

ISBN 7—
K·491

S $22.00